
武俠世界
第31年
32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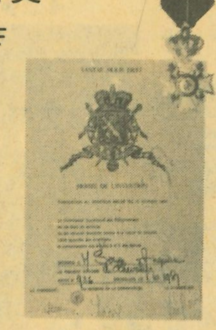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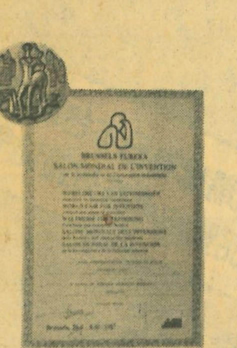
強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强力生髮靈"系統治療 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 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號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楊振華教授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超級營養液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自動抵抗身體各種疾病
爲生命帶來新希望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可作爲一種日常的保健飲品，但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免疫功能，健全中樞神經系統，調節內分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美國人則讚譽其"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851爲生命帶來新希望。



本品是正宗中國福建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請認明"振華牌"商標。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蜆殼街一至七號二樓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5369"
電傳：63033 TSH HX
傳眞：5—8068649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隆中客先生新著「三劍客故事集」之「鐵腕鐵肩」，故事由排雲山莊莊主貼出「招領寶衣」的告示說起，而引出血劍門和天心谷兩大正邪門派的紛爭，天心谷以武揚爲首，加上三劍客的勞福之等人成爲一條陣綫，去對付血劍門，揭穿他們勾結郎貴妃、知府郎天鵬謀害武舉人吳世英的四屍命案，最後由勞福之協助欽差大臣會審，卒將奸人繩諸以法……其中情節迂迴曲折，高峯迭起，打鬥場面激烈緊張，雙方鬥智、鬥勇，別具風格，使讀者耳目一新，佳作當前，不可不讀。

*　　*　　*

揚子江先生所著「雲海雙英」，由今期起連載刋出，故事情節生動，引人入勝，文字簡潔凝鍊、流暢自然，喜讀揚子江先生佳作的朋友，今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各顯神通」，請讀者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一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32期

（總號158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三劍客故事集／隆中客・文　可飛・圖

鐵腕鐵肩



覬覦至寶

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出現不計其數的招貼。

招貼上為首四個大字是「寶衣招領」，內容是：

拾獲寶衣一件，衣領斷裂，前有補丁，後有破洞，左袖有裂縫，右袖剩半截，自即日起，盼失主前往長辛店東郊斷雲山莊洽領。

像這樣的一件衣衫謂之「寶衣」，誰都會認為那是笑話。

為了這樣的一件「寶衣」，居然大發招貼，要失主前往具領，更是笑話中的笑話。

那麼，鬧這笑話的主人翁，排雲山莊莊主，如非是神經有病，那一定也是一個「寶人」。

但事實上，具有這種想法的人，絕對是大錯而特錯。

因為，排雲山莊的主人，就是「三劍客」中的老二勞福之。

各出心裁

只要是認識和聽說過「三劍客」的人，誰敢說勞福之神經有病，更有誰敢說勞福之是「寶人」。

不過，到目前為止，知道勞福之是排雲山莊主人的人可少之又少。

*　*　*

排雲山莊，這名字好像很神氣，但至少它的外表實在不怎麼樣。

它的外表不但不怎麼樣，而且，只要看一眼就予人以「破落戶」的感覺。

但破落戶畢竟是曾經風光過好一陣子的大戶。

就以排雲山莊來說，佔地百畝以上，週圍牆高達三丈，其規模之宏偉不難想像。

毫無疑問，它以前的主人，不是大官，就是大財主。

但現在，圍牆殘缺，像是被餓狗啃過的大餅一樣。

朱漆大門油漆剝落。

「排雲山莊」四個斗大的金字，黯然無光，連大門外原本栩栩如生的兩隻巨大、雄壯的石獅子，也好像「了無生氣」。

整座排雲山莊，只有老遠就可以看到的森森林木，仍然生趣盎然地在展示它的不平凡。

*　*　*

日正當中。

金色陽光下，一輛雙套馬車止于排雲山莊大門口。

馬車半新不舊，但拉車的兩匹馬兒却相當雄駿，車轅上的車把式雖然是已年逾半百，但面色紅潤，腰幹挺直，顯得很硬朗。

馬車才停，大門「呀」然而啓，一名鬚髮斑白的駝背老人蹣跚而出，直趨車前道：「勞公子回來了。」

勞公子？

難道車中就是排雲山莊的主人勞福之？

不錯，當駝背老人打起車帘，昂然而出的，果然就是勞福之。

剛好就在這時候，一騎快馬由排雲山莊前不遠處的官道經過，馬上人赫然是八王爺的寶貝女兒珍珠郡主。

珍珠一看到勞福之的背影，禁不住目光為之一亮，兜轉坐騎追了過來，一面歡呼道：「小金剛，等一等。」

正準備進入大門的勞福之，眉峯一蹙，徐徐地轉過身來。

珍珠已滾鞍下馬，眉開眼笑地道：「小金剛，我終於找到你了。」

此刻的珍珠，一身紅色勁裝，頭上紅巾護髮，足登紅色小蠻靴，全身上下一片艷紅。

也由於這一身別緻的打扮，使得原本俏佻而又美艷的她，增添幾分英氣和野性。

勞福之笑問：「有事？」

珍珠投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沒事就不能找你？」

「可是，我有事……」

「我不管，對了，你是來見識那件寶衣？」

「妳也注意到這件事？」

「才不哩，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那……我可以告訴妳，不是。」

「不是？那你跑到這兒幹嘛？」

「幹嘛？」勞福之笑意盎然地道：「這是我的家呀。」

珍珠的美目睜得大大地道：「你的家？」

勞福之道：「不錯，我勞福之就是這排雲山莊的主人。」

「乖乖不得了，這莊院好像比我父王的王府還要大哩！」

「唔……差不多。」

「你家人口又不多，住這樣大的莊院，是不是錢太多了？」

勞福之道：「說這樣的話，就表示妳太沒有學問了。」

珍珠笑問：「怎麼說？」

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珍珠，妳說，現在的小金剛是不是响叮噹，叮噹响的大人物？」

「不錯，現在的小金剛，也是大忙人，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妳。」

「一位响叮噹，叮噹响的大人物，自然要有體面的住宅，如果還住在大雜院式的天橋地區，那……多沒面子。」

「有道理。」

「老夫子說的話，不但有道理，而且還很有學問。」

「可是……」珍珠打量着排雲山莊的外表漫應道：「勞福之，我說老實話，你可別生氣。」

勞福之道：「笑話，身為响叮噹，叮噹响的大人物，豈能隨便生氣。」

「那……我要放膽說了。」

「說吧！」

「我說嘛，這莊院大則大矣，談體面却根本說不上。」

「妳的意思是外表不怎麼樣？」

「原來你也有自知之明。」
勞福之笑道：「珍珠，我又要說妳沒學問了。」
珍珠媚笑道：「沒關係，我這個人一向好玩，沒唸過多少書，根本談不上有甚麼學問。」
「那……我問妳，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妳懂不懂？」
「懂。」
「金玉其中，敗絮其外呢？」
珍珠美目一轉道：「你的意思是，這莊院外表雖然『不夠看』，裡面絕對是『夠看的』？」
「對對對！」勞福之含笑接道：「珍珠，方才，我錯怪妳了。」
「此話怎講？」
「妳，畢竟還是有學問的。」
珍珠目光一掠那輛外表同樣不怎麼樣的馬車，笑問道：「我又要說沒有學問的話了。」
「噢……」
「這馬車……」
「妳也認爲『不夠看』？」
「你說呢？」
「我說。」勞福之眉飛色舞地道：「這是天下第一的好馬車，連『世界第一的豪華轎車勞斯來斯』也望塵莫及。」
珍珠蹙眉道：「甚麼老死勒死？」
「何不多想想？」
「老毛病又犯了，你……說的又是八百年以後才有的事？」
「孺子可教。」勞福之含笑道：「珍珠，妳是越來越有學問了。」
珍珠道：「可是，你却越來越不通人情世故。」
勞福之一楞道：「此話怎講？」
珍珠悠悠地道：「你想想看，站在大門外，嘮叨個沒完沒了，是待客之道嗎？」
「有道理，」勞福之笑笑道：「其實，我也是有道理的。」
「你還有甚麼歪理？」
「不是歪理，是正理。」
「講！」
「妳今天好像特別惹火，我已經被迷得神魂顚倒，七葷八素，哪還想到甚麼叫人情世故。」
車把式一直在「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桿。
門旁駝背老人默默地將珍珠的坐騎拴在旁邊的拴馬樁之後，也一直低頭靜立一旁。
這時，這兩位老人都禁不住互望一眼，抿唇竊笑。
珍珠白了他一眼道：「油嘴滑舌的，惹得下人都笑了，也不害臊。」
勞福之涎臉作肅客狀道：「害臊的男人，一輩子也不會有美人投懷送抱……請！」
珍珠又白了他一眼，才相偕邁向大門。

* * *

勞福之說排雲山莊是「金玉其中，敗絮其外」，可不是「蓋」的。
別看它外表一副「破落戶」的樣子，裡面可的確是別有洞天。
滿眼都是參天古柏、扶疏花木，還有形式不一的亭榭和小橋流水點綴其間，水池中游魚可數，林蔭間百鳥齊鳴。
一草一木，都修剪得別具匠心，所有通道上不見一片腐敗落葉。
行家都了解，像這樣的大莊院，要經常維持這個樣子，非得十名以上的園丁不行。
來自王府的珍珠，當然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但此情此景之下，也只有「嘖嘖」連聲，連讚美的話都忘記說了。
勞福之邊走邊笑問道：「沒騙妳吧？」
珍珠笑問道：「這裡，一共用了多少人？」
「連門房、車伕、連帶燒飯的，一共十三個，剛好湊成十三太保。」
「也包括護院？」
勞福之反問道：「要護院幹嘛？」不等對方接口，又道：「妳別以爲這裡的圍牆東少一塊，西缺一片的就不安全，但妳也該明白，鄉間的野孩子還是爬不進來。」
珍珠笑問道：「如果是小偷呢？」
勞福之道：「是男小偷，管教他豎着進來，躺着出去，如果是女的嘛……」
他故做撫鬚狀，不接下去。
珍珠漫應道：「是女的又怎樣？」
「妳說呢？」
「我說嘛，乾脆拉上床去。」
「珍珠，妳這一說……」
「說到你心坎中去了？」
「對對對，眞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珍珠也！哈哈哈！」
勞福之笑得開心，沒注意到珍珠由於想摘下岔道上一枝可愛的紅花而快步走了過去。
勞福之察覺之後，連忙揚手凌空一招，以「大接引神功」把她吸了回來。
珍珠一臉茫然道：「這是幹嘛？」
勞福之正容道：「記着，在排雲山莊之內，妳只能跟我一起走，要是擅自行動，吃足苦頭，可別怪我沒事先提醒妳。」
「有這麼嚴重？」
「絕不騙妳。」
「那是爲甚麼？」
「因爲，這裡的所有房子、亭樹樓台，甚至一草一木，都是特別設計安排的，妳且仔細打量一下。」
此刻的珍珠，好像很乖，依言認眞地向四週打量了一陣子之後，還是茫然地道：「看不出甚麼名堂來。」
「有沒有甚麼感覺？」
「感覺？好像……這裡的一切都很有秩序，也好像雜亂無章。」
「對，妳觀察得很仔細。」

「爲甚麼會這個樣子？」
勞福之反問道：「妳聽說過諸葛武侯的『八陣圖』嗎？」
珍珠訝問道：「難道這就是『八陣圖』？」
勞福之道：「不是，但比『八陣圖』更玄妙，更神奇，更厲害，可以說，整個排雲山莊就是一個最神奇的大陣法。」
「這些，都是你設計的？」
「這個……妳不必過問。」
珍珠嘆了口氣道：「小金剛，你好像越來越神秘了？」
勞福之聳肩一笑道：「人在江湖，有些事是沒法自主的。」
珍珠美目一轉，道：「對了，那件甚麼寶衣，到底是怎麼回事？」
勞福之道：「那是一位朋友寄存在這裡的，招貼也是朋友發出的，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不信。」
「信不信由妳。」
「那……讓我瞧瞧好不好？」
「不好，」勞福之含笑接道：「一件又破又髒又臭的衣服，有甚麼好瞧的。」
珍珠笑問道：「那件寶衣，眞像招貼上所說的那樣子？」
「一點都不假。」勞福之正容接道：「珍珠，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妳是金枝玉葉的皇家郡主，比千金之子要珍貴千萬倍。」
珍珠截口媚笑道：「你是不讓我捲入江湖是非之中？」
「不錯。」
「請放心，我不過是由於好奇，才忍不住問問而已。」
「江湖上奇怪難解的事，越是知道得少越安全，懂嗎？」
「懂，謝謝你的關照。」
勞福之徐徐地道：「珍珠，我眞的有事，不招待妳去裡面了，現在，我送妳出大門。」
「可以，」珍珠仰臉作待吻狀道：「吻我。」
勞福之俯身輕輕一吻，却被她使勁地纏住。
勞福之本來是打算應付一下了事。
這一被纏住，却是輕吻變爲熱吻，應付變爲欲罷不能。
勞福之無可奈何中只好悄聲說道：「這樣不好，讓下人看到會笑話的。」
珍珠好像是全身都酥軟了，仍然像扭股糖一樣的纏着他道：「我不管，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是浪子，我是浪女，沒甚麼好笑話的。」
「可是，我眞的有正經事啊！」
「那……你得答應，今宵去看我，我們已經好久沒親熱過了。」
「今宵不行！」
「明夜？」
「好！明夜。」
「不許黃牛！」
「絕不黃牛。」
珍珠勝利地一笑道：「現在，打勾勾，蓋印……」
勞福之一切「遵辦如儀」，不過，所謂「蓋印」是改爲四片嘴唇的再度「接觸」。
好不容易把珍珠送出大門，目送她策馬疾馳而去之後，勞福之一回頭，柴如玉正俏立大門內，凝眸倩笑道：「爲甚麼不留下她來，重溫一下鴛鴦夢？」
勞福之笑吟吟地道：「軍情緊急，抽不出工夫啊！」
柴如玉道：「看你方才那個『人在江湖，不由自主』的無奈樣子，是不是有不該引鬼上門之感？」
「不！玉姊錯了。」
「我錯了？」
「我把她引進門來是有作用的。」
「甚麼作用？」
勞福之反問道：「玉姊以爲，珍珠只是一個單純的皇家浪女？」
柴如玉訝問道：「難道她也是江湖中人？」
「不錯。」
「是哪一個組合的？」
「快樂宮。」
「哦……你早就發現了？」
「不！發現才不過五天，而且，還發現她跟八王爺的父女關係也大有問題。」
「那……你方才把她引進來的意思是……」
勞福之徐徐地道：「展示實力，讓他們短期內不敢前來打擾。」
柴如玉點點頭，道：「對，至少最近三天之內，不要有人前來打擾。」
原來這排雲山莊是天心谷谷主武揚爲了因應道家的「四九天劫」所預佈的一着暗棋。
換句話說，排雲山莊也就是天心谷的「前進基地」。
由於「四九天劫」的危機日益迫近，最近，才將排雲山莊交由勞福之主持。
現在，除了賈斯文和三劍客之外，莊中所有執事人員，都是由天心谷派來的高手。
至於柴如玉的兩位胞弟柴老二、柴老三，限於資質和武功成就，賈斯文不願他們涉險，索性讓他們主持天橋的勞氏藥房和畫廊。
爲了壯大實力，天心谷主武揚親自出馬，以速成方式分別替柴如玉、龜劍秋、常含笑等三人增强功力。
柴如玉是受惠的第一位。
現在，武揚正替龜劍秋、常含笑二人分別施術中。
這，也就是柴如玉現在所說「至少最近三天之內，不要有人前來打擾」的原因。
可以想見，三天之後，柴如玉、龜劍秋、常含笑等三人的功力，縱然

不能跟勞福之並駕齊驅，也該是在伯仲之間的了。

* * *

勞福之、柴如玉二人閑談之間，只見一名青衣少婦，朝着大門口疾奔而來。

青衣少婦好像不是武林中人，也好像走了很遠的路，形容憔悴，步履蹣跚，好像隨時都會倒下去。

勞福之、柴如玉三人微微一怔之間，青衣少婦已走到他們跟前，看看排雲山莊的匾額，又看看勞福之和柴如玉，然後，忽然跪下，連連叩頭道：「勞公子、女神捕、請救……」

話沒說完，人已昏了過去。

很顯然，她是有着莫大的冤屈，特別來找女神捕龜劍秋救助的。

由於她不認識龜劍秋，才錯把柴如玉當作女神捕。

也由於她過度的疲勞和激動，才話說完就昏倒下去。

只是，目前，知道三劍客在排雲山莊的人少之又少，她，一名平常少婦，又是怎樣找到這兒來的？

此中是否另有玄機呢？

* * *

現在，青衣少婦已在排雲山莊內一幢精舍的小花廳中，面對勞福之、柴如玉二人哀哀飲泣。

雖然形容憔悴，但臉蛋清秀，眉目如畫，身材也很苗條。

清淚雙流中，更是有如帶雨梨花，楚楚堪憐。

毫無疑問，青衣少婦絕對夠得上稱爲「美人胚子」。

柴如玉輕輕一嘆道：「莫哭，莫哭，雖然女神捕要三天以後才能接見妳，但不論妳有多大冤屈，我跟勞公子一定盡全力先行幫忙。」

青衣少婦凄然一笑道：「多謝柴小姐，也多謝勞公子。」

「不用謝，」勞福之含笑接道：「請先喝下這碗鷄湯，提提神，再慢慢說。」

原來一旁的茶几上，還擺着一碗熱氣騰騰的雞湯。

青衣少婦沒接口，她那本已停止的清淚，又禁不住順腮滚落，並咽聲道：「多謝勞公子，我……我現在吃不下。」

柴如玉接口道：「別難過，我們都看得出來，妳，不但有嚴重的冤屈，也至少有一天沒進飲食了。」

端起鷄湯，遞向她面前道：「先喝下這個，才有精神說話。」

「是……」

青衣少婦雙手接過鷄湯，淺淺地喝了一口，却是邊喝邊清淚雙流。

不難想見，青衣少婦之所以止不住流淚，除了有嚴重的冤屈之外，對於勞福之、柴如玉二人的溫和、親切，和關愛也是主因之一。

勞福之、柴如玉二人靜待她喝完雞湯之後，才由勞福之含笑問道：「大嫂，在說到妳的冤屈之前，請先告訴我，妳是怎麼找到這裡來的？」

俗語說得好，「人是鐵、飯是鋼」，這話果然是很有道理。

喝過一碗鷄湯的青衣少婦，不但精神好得多了，蒼白的俏臉上，也增添少許紅潤。

她的衣袖拭去嘴邊的油漬，凄然一笑道：「是女神捕身邊的小紅姑娘告訴我的。」

小紅是龜劍秋的貼身侍女之一。

勞福之、柴如玉同聲一「哦」。

青衣少婦又道：「小女子因爲受到莫大的冤屈，申訴無門，有人指點我找女神捕龜小姐，一定可以平反，可是……可是……」

柴如玉接問：「可是怎樣？」

青衣少婦苦笑道：「小女子想盡了辦法，都找不到龜小姐，連小紅姑娘也推說不知道，最後，小女子只好跪在小紅姑娘面前不起來，才到得小紅姑娘指示這條明路。」

「這倒眞是難爲妳了。」勞福之接問道：「大嫂貴姓芳名？」

青衣少婦道：「小女子……」

勞福之截笑道：「我不是甚麼問案的官老爺，請直接稱『你、我』就行了。」

「是！我姓木、名巧娘、外子吳剛……」

「原來是吳大嫂。」

木巧娘沉思着道：「小……我世居大同，家翁是武舉人，外子也曾跟家翁練過一些强身功夫，通常三五個壯漢都近不了他的身。」

木巧娘不但是美人胚子，而且出語不俗，顯然是唸過書的「知識份子」。

勞福之徐徐地道：「三五個壯漢都近不了身，這身手很不錯啊。」

木巧娘幽幽地一嘆，道：「就由於他們父子倆武功不錯，才導致奇冤莫白，家翁已病死獄中，外子也已不成人形，危在旦夕。」

勞福之道：「到底是甚麼案子？」

木巧娘道：「是强盜案，一個蒙面大盜劫走一家錢莊的銀票和黃金，總值在白銀五十萬兩以上，事後，有人密報，案子是家翁所做。」

「有沒有証據？」

「沒有……」

「沒有証據，怎可僅憑密報而陷人入罪？」

「因爲，錢莊老闆也說，蒙面大盜的身材跟家翁近似，也跟家翁一樣有一頭斑白的捲髮，再加上家翁是武舉人，身手俐落，於是，父子倆都鄉鐺入獄。」

勞福之深深地吸了口氣道：「以後呢？」

木巧娘道：「家翁當然堅不承認，於是，在被嚴刑逼供之下，不明不白死在獄中。」

勞福之忍不住怒哼一聲道：「豈有

此理！」

木巧娘凄然一笑道：「勞公子，更豈有此理的還在後頭哩。」

勞福之又吸了口氣道：「請說下去。」

木巧娘徐徐地道：「就當家翁病死獄中之後，這個案子却戲劇性地破了。」

勞福之、柴如玉同聲訝問：「是怎麼破的？」

木巧兒道：「是那個强盜在鄰縣做案時，被當場逮捕，並將大同府的這個案子一併供了出來。」

勞福之道：「那麼，大同府應該對貴府有個合理的交代。」

「我也是這麼想。」木巧兒嘆了口氣道：「爲了這宗飛來橫禍，家翁賠掉老命，外子雖然倖逃一死，但雙腿被打斷，被整得不成人形，婆婆早於案發前已急得中風，一病不起，好好的一個家庭，被整得只剩我和小姑兩個婦道人家，按說，不論情、理、法各方面，大同府都該有個妥當的交代才對，可是……」她代之的是一聲長嘆。

勞福之接問道：「可是怎樣？」

木巧娘又嘆了口氣道：「大同府唯一的處理是承辦該案的捕頭、捕快罰薪半年，並另由府庫撥出一千兩銀子，一共才一千二百一十兩銀子作爲賠償。」

勞福之冷笑道：「等於是兩條半人命，外加一個原本溫馨的家庭，就只值一千多兩銀子？」

柴如玉也冷笑道：「大嫂絕不可接受。」

木巧娘道：「我當然不肯接受，可是……」

勞福之苦笑道：「又是可是？」

木巧娘也苦笑道：「送銀子來的是家翁生前的好友，也是大同府很體面的士紳。」

「……」勞福之欲言又止。

「那位世伯私下告訴我，不要白不要，如果要往上告，即使告到皇帝御前，也沒有結果。」

勞福之忍不住冷笑道：「小小一個知府，竟然膽敢如此無法無天。」

「知府雖小，但靠山硬，前途無量，馬上就要昇官。」

「到底是甚麼靠山？」

「他是當今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妹妹就是最得寵的鄖貴妃。」

「噢……」

「那位世伯也告訴我，他也深感不平，目前只有一個辦法可能有效。」

「甚麼辦法？」

木巧娘苦笑道：「就是我現在所走的這條路。」

勞福之道：「這條路，也是妳那位世伯告訴妳的？」

「是的。」

「妳那位世伯尊姓大名？」

「言午許，許仁。」

「那位知府呢？」

木巧娘一怔，道：「知府怎樣？」

勞福之道：「我是說，他姓甚名誰？」

木巧娘道：「那狗官叫鄖天鵬。」

「還有令先翁的名字。」

「他老人家吳世英。」

「很好，」勞福之含笑接道：「吳大嫂，妳這條路算是走對了。」

木巧娘美目爲之一亮道：「勞公子已經答應了？」

勞福之神色一正道：「答應是答應，但我跟龜姑娘最近都太忙，不易分手，所以，妳不能急。」

木巧娘忙道：「不急，不急！」

勞福之道：「不過，我既然答應了，對妳一定有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交代，請絕對放心。」

「謝謝勞公子，也謝謝柴小姐。」

木巧娘邊說邊站起身來，盈盈拜倒。

* * *

當夜，三更時分。

排雲山莊不見一絲燈火，也聽不到一點聲音。

這是一個無月又無風的深夜。

「月黑風高」，才是夜行人活動的好時機。

「無月」而又「無風」，對夜行人來說，就未免美中不足了。

雖然今宵不適合夜行人的活動，但目前却偏偏有人不信邪。

只見一道有如淡烟幻影似的人影，由排雲山莊左側越過圍牆，一下子沒入一株參天古柏的枝葉之中。

毫無疑問，這位夜行人的輕功，絕對是一流的……由騰昇到沒入十多丈高的古柏之中，也不過是單足在圍牆上輕輕一點而已。

那份快速、那份俐落，都好得沒話說。

而且，無獨有偶，當左側的夜行人侵入的剎那工夫之後，右邊也有人相繼侵入，那份快速、那份俐落，跟左邊侵入的那一位，一點也不遜色。

一下子侵入這樣高明的兩位不速之客，以勞福之爲首的排雲山莊高手，會不會察覺到呢？

兩名不速之客侵入之後，沒有後續行動。

排雲山莊中也沒有任何已經察覺的跡象。

約莫一袋烟的工夫之後，左邊侵入的那一位接連三次飛射，隱入接近一棟靜樓的一株桂花樹中。

也許此人已深知排雲山莊無異於龍潭虎穴，他的行動一直在樹與樹之間，而始終不會落地。

可是，饒他夠小心謹愼，隱入桂花樹中之後，就像一根木頭一樣，頭下脚上，一頭栽了下來，而且，恰好栽在勞福之的懷抱之中。

勞福之忍不住親了那人一下道：「這一招叫『軟玉溫香抱滿懷』。」

原來這位不速之客，就是快樂宮

的高手狐狸精胡莉。

胡莉溫馴地偎在他的懷中，睇着媚眼笑問：「第二招呢？」

「第二招當然是『兩翼包抄，當中突破』。」

「不害臊，這種話也說得出口。」

「我又不是甚麼正人君子，這種話也不算下流，爲甚麼說不出口。」

「好了，快放我下來。」

「爲甚麼要放妳下來，還有第三招哩。」

「第三招又是甚麼？」

「當然是再『唸唐詩，爬峯峯相連的高峯』呀！」勞福之說歸說，却還是把她放了下來。

這檔口，另一位侵入的不速之客，却一直都「按兵不動」。

胡莉抬手一掠鬢際亂髮，白了他一眼道：「想不到叮噹響，響叮噹的大人物，也使暗算手段。」

「暗算？」勞福之一本正經地道：「沒有，絕對沒有，玉皇大帝、西天佛祖、太上老君、耶蘇基督都可以給我証明。」說得順口，他那「八百年以後才流行的話」又脫口而出。

胡莉道：「可是，爲甚麼我一鑽入這桂花樹中，就頭暈，就栽了下來？」

勞福之悄聲接道：「狐狸精，告訴妳一個秘密，妳可別怕。」

「甚麼秘密？」

「這排雲山莊是古屋，也是鬼屋，方才一定是『好弟兄』看妳太惹火，才……」

胡莉嬌嗔地截口道：「鬼話連篇！」

勞福之似笑非笑地道：「不信就算了。」

「我問你，你早就察覺我入莊了？」

「沒有，絕對沒有！」

「那你怎會剛好等在這裡，把我接住？」

「因爲，我尿急，起來尿尿，剛尿完，妳就一頭栽了下來，不信，妳可以趴下去嗅嗅看。」

「嗅你的頭。」

「其實，也幸虧我方才尿急，要不然，妳這一頭栽下來，不香消玉殞才怪。」

胡莉苦笑道：「這麼說來，我還得感謝你的救命之恩才對？」

「本來是的，」勞福之含笑接道：「不過，雙方已經扯平，不用謝了。」

「此話怎講？」

「妳忘了，不久之前，妳解救過我大姊龜劍秋的清白。」

「那不算，那是于不二的功勞。」

「可是，通風報信的是妳哦。」

胡莉道：「別把冬瓜扯到茄子上，現在，說正經的。」

勞福之道：「對對對，妳，早就知道我喬遷了，特地趕來要我『唸唐詩，爬峯峯相連的高峯』的？」

「你……能不能正經一點？」

「這……還有甚麼事比『唸唐詩』更爲正經的呢？」

「告訴你，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在這裡。」

「哦……那……」

胡莉含笑接道：「我之所以趕到這裡來，是由於好奇，想見識那件寶衣。」

勞福之禁不住啞然失笑道：「原來如此。」

「怎麼樣？」

「不怎麼樣，這好辦得很，跟我來！」

＊　＊　＊

這棟靜樓一共三層。

火光一閃，漆黑的三樓上已點燃一支蠟燭。

燭影搖紅中，勞福之、胡莉二人煞像一對偷情的情侶，相偎相倚地站在一隅。

整個三樓約莫十五丈見方，除了近樓梯口處隔了一個小房間之外，空蕩蕩地甚麼都沒有。

不，也不能算是甚麼都沒有，至少，樓廳當中擺着一具小棺材。

其實，那不是小棺材，只不過一口很像小棺材的大木箱而已。

大木箱長長地足可裝入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而且全體漆黑發亮，但絕對不是油漆，也看不出來到底是甚麼質料製成。

胡莉游目四顧，最後目光落在「小棺材」上，不由眉峯爲之一蹙。

這當口，勞福之却已將東西兩面的窗子都打了開來。

胡莉訝問道：「幹嘛打開窗子？」

勞福之笑笑道：「這叫做予人方便啊。」

「我不懂。」

「比方說，如果妳狐狸精有意盜寶，得手之後由窗口出去，不是方便得多嗎？」

「去你的。」

「我不是開玩笑，妳別看這樓廳中甚麼都沒有，其實，却藏有一件無價之寶。」

「你說的是那件寶衣？」

「不錯。」

「寶衣在哪裡？」

「爲甚麼不多想想？」

胡莉「哦」了一聲道：「是藏在那小棺材中？」

「不錯。」勞福之正容接道：「不過，那不是小棺材，是大木箱，也是寶箱。」

「噢……」

「妳看它那樣子，一定既笨又重，是不是？」

「唔……」

「試試看，看它有多重，也不妨以長劍試試，能不能把它弄破？」

「好！」

胡莉快步走到「小棺材」前，隨手一提，就提了起來，不由「咦」了一聲道：「好輕，好像是紙做的。」

「小棺材」的底部還有成「北斗七星」狀的七個小孔，不由又訝問道：「這小孔有甚麼作用？」

勞福之道：「用來透氣呀，寶衣是有生命的東西，不透氣，豈不是會悶死。」

胡莉道：「別胡說八道，快打開來讓我瞧瞧。」

「妳可以自己動手呀。」

「哼。」

嬌「哼」聲中，胡莉果然自己動手了。

那「小棺材」除了底部的七個小孔之外，通體無縫，想打開它，不知由何處着手。

胡莉皺着眉，以手指在「小棺材」的頭尾和四面按了按，感覺很薄。

而且，還具有很强的彈性。

聞了聞，有檀香香氣，非常清雅的檀香氣。

可是，就是不知如何着手去打開。

她失笑了一下道：「果然是木箱。」

勞福之道：「老夫子說的話，當然不會假。」

「還是你來吧，我打不開。」

「妳可以用任何手段，包括刀劍。」

「弄壞了呢？」

「弄壞了不要妳賠，不但不要妳賠，反而有賞。」

「賞甚麼？」

「當然是陪妳『唸唐詩，爬峯峯相連的高峯』呀！」

「去你的！」胡莉搖搖頭道：「算了，還是你自己來吧。」

「好，看我的……」

勞福之說是「看我的」，但事實上他根本不容許對方有「看」的機會，也不知他是怎麼弄了一下，大木箱就應手而開，而且還發出頗大的聲音。

那開箱的聲音，靜夜中足可遠達百丈之外。

大木箱打開了，胡莉却不急着要看甚麼寶衣，反而偏着頭笑問：「小金剛，這偌大的排雲山莊，難道只有你一個人？」

「誰說的！」勞福之得意地笑道：「我這排雲山莊，撇開暗中的高手不算，光是奇門陣法，就足可抵得上百萬精兵。」

「可是，我們說話和開箱的聲音都不小，爲甚麼沒驚動一個人前來看看？」

「有我小金剛這種叮噹響，響叮噹的大人物坐鎮在這裡，誰還願多事前來察看？」

「勞福之，你太自負了！」

「太自負就是太有本事的充分表現。」

「唔……」

「方才，妳一頭栽入我的懷抱中，就是最好的証明。」

「……」

「想想看，如非是妳我有很好的交情，現在是怎樣的情況？」

「那不算！」胡莉笑笑道：「因爲，我不懂奇門陣法。」

勞福之道：「妳以爲，懂得奇門陣法的人，就可以來去自如了？」

「難道不是？」

「也許吧！對了，妳還要不要看寶衣？」

「要，當然要看。」

寶衣由勞福之從木箱中提了出來。

那是一件灰色的葛布道袍。

一如招貼上所說：衣領斷裂，前有補丁，後有破洞，左袖有裂縫，右袖剩半截。

而且，整件道袍上，血漬斑斑，儘管那些血漬早已變成一片烏黑，但看起來仍然令人悚目驚心。

胡莉目光一觸之下，蹙眉問道：「這就是寶衣？」

勞福之道：「如假包換。」

「它『寶』在甚麼地方？」

「我不知道。」

「你……怎會不知道？」

「因爲寶衣不是我的！」

「那是甚麼人的？」

「是一位朋友寄存在這裡，招貼也是朋友發出，我不過是代爲保護而已。」

胡莉把寶衣前後左右，上上下下，裡裡外外仔細地檢視着。

勞福之雙手抱胸，似笑非笑地問道：「怎麼？有甚麼不對？」

胡莉搖首苦笑道：「我只不過是想瞧瞧它寶在何處而已。」

「瞧出來沒有？」

「沒有。」

「是啊，連我這個臨時主人都瞧不出來，妳在匆促之間，又怎能瞧出甚麼名堂來。」

「算了，現在，請送我出去。」

勞福之訝問道：「送妳出去？不讓我『唸唐詩，爬峯峯相連的高峯』？」

胡莉截口媚笑道：「你真有誠意？」

「妳說呢？」

「我看……還是改天吧！」

「一定要走？」

「是的。」

「好，跟我來。」

勞福之蓋好木箱，跟胡莉相偕下樓之後，不到盞茶工夫，一道人影由東邊窗口穿窗而入。

燭影微搖中，可以看到，那是一名身材頎長，穿黑色勁裝，黑布蒙面的怪客。

此人輕功之佳，也是一流中的一流，穿窗而入時，悄無聲息，點塵不驚。

而且，他好像是早就計劃好了，一點也不浪費時間，一入樓廳，立即

抄起那「小棺材」，由原來窗口悄然遁走。

* * *

毫無疑問，這位「盜寶」的蒙面怪客，就是方才由右邊侵入的不速之客。

這位仁兄，並沒有像胡莉一樣由樹頂上一頭栽下來，顯然比胡莉高明，懂得奇門陣法。

他，是不是胡莉的同夥？

方才，勞福之將東西兩邊的窗子打開，豈非成了開門揖盜？

勞福之所以那樣做，到底是無心，還是有意？

* * *

蒙面怪客盜寶的同時。

北京城內一家小客棧中的一間上房中，忽然發出一聲驚呼。

不，嚴格說來，只能算是半聲驚呼，而且還很輕微，如非是有心人，不太可能聽到。

這，當然是表示有江湖人物在「作案」。

這位「作案」的仁兄，顯然運氣不怎麼好，儘管只弄出半聲驚呼，却偏偏給「有心人」聽到了。

這位有心人，又偏偏是排雲山莊的門房駝背老人。

駝背老人像一個幽靈，悄沒聲地貼着窗口，向室內打量着。

昏暗燈光下，一個勁裝漢子正背窗而立，俯身向床上注視着。

床上躺着的，赫然是白天曾經向排雲山莊求助過的木巧娘。

木巧娘被點了穴道，鼻息均勻，好像是好夢方酣。

她，本來就是一個美人胚子，此刻，成了燈光下的睡美人，更是格外令人怦然心動。

那勁裝漢子嚥下一口口水，低聲邪笑道：「果然是一位大美人，怪不得……」

頓住沒說完的話，「嘿嘿」淫笑道：「已到口邊的肥肉，自己不先行享受一下，豈非是天下第一的大傻瓜。」

說完，立即伸手去揭木巧娘的被子。

但就在這時候，只見他身子一震，像中了邪一樣地給「釘」在當場。

那是駝背老人凌空揚指點了他的穴道。

駝背老人身隨指進，人也到床前，首先解開木巧娘被制的穴道，並以手指豎在嘴唇間作「噤聲」狀，然後悄聲問道：「認識這個人嗎？」

木巧娘却訝然反問道：「這個壞人是老爺子制住的？」

「不錯，」駝背老人接問：「認不認識這個人？」

木巧娘苦笑道：「不認識，老爺子怎麼還沒回排雲山莊？」

原來木巧娘是乘勞福之的「座車」回到北京城的，由於當時的車把式不在，才由門房駝背老人駕車護送。

也由於駝背老人於入京城途中，及在客棧附近，兩次察覺這個勁裝漢子行跡可疑，所以才暗地留下來，以「守株待兔」的方式逮個正着。

駝背老人咧嘴笑道：「我要是回莊去了，妳的遭遇豈非是大糟而又特糟？」

木巧娘俏臉一紅道：「多謝老爺子……」

駝背老人截口道：「不用謝，趕快起來，收拾妳的行李，我要把妳和這個混帳東西，一齊帶回莊去。」

* * *

排雲山莊。

那「盜寶」的蒙面怪客不但輕功卓絕，也顯然懂得奇門陣法。

所以，他侵入時並未像胡莉一樣由樹頂上一頭栽下來，「盜寶」成功之後，也仍然是輕車熟路地，由樹頂上巧縱輕登地向莊外飛奔。

可是，對蒙面怪客來說，情況顯得很邪門。

因爲，他「飛奔」了好一陣子，不但沒有「奔」出排雲山莊，而且滿眼都是無窮無盡的樹尖，照這樣子的「奔」法，恐怕一輩子也「奔」不出這小小的排雲山莊。

更邪門的是：那原本輕得像紙箱的「小棺材」，竟然越來越沉重起來。

須知在「樹帽子」上飛奔，完全是憑輕身功夫。

這也就是說，目前的蒙面怪客，比在平地上飛奔本來就吃力得多。

加上他所扛着的「小棺材」越來越沉重，這份苦頭就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了。

但他到底是大行家，「硬闖」不成之後，索性停了下來。

才停下來，耳中就傳入一串嬌甜語聲道：「咦！怎麼停下來了？」

蒙面怪客沒好氣地脫口答道：「走不出去，當然停下來。」

話已出口，才一怔道：「妳是誰？」

「我是柴如玉。」

「原來是柴姑娘，妳在哪裡？」

柴如玉道：「于不二，虧你還自吹自擂如何如何的了不起，扛着人家飛奔了老半天，却還不知道我就在『小棺材』中。」

于不二這個人可丟大了。

——人家早就看出他就是自稱天下第一美男子，一切都不作第二人想的于不二。

——人家就在他耳邊說話，他還要問人家「妳在哪裡」。

——當他「劫寶」之前，明明已在暗中偷看清楚，「小棺材」中只有寶衣，怎會又多出一個大活人來？

此刻的于不二，如果不是在樹頂上而又有地洞可鑽的話，他一定一頭鑽了進去。

就當他怔愣出神之間，柴如玉的語聲又道：「怎麼？你不相信？」

現在，于不二分辨出來了，語聲的確是來自「小棺材」中，不由苦笑道：「高明！」

「格」地一聲，「小棺材」自動打開，原本以「縮骨神功」蜷臥其中的柴如玉，欠伸而起。

像「見風長」一樣，一下子就恢復了原狀，而且，不等于不二有甚麼反應，已帶着「小棺材」飛登另一株樹頂上，並嬌笑道：「能獲得一切不作第二人想的于不二的讚美，我想，我應該眞的算是高明人物了。」

不知于不二是還沒恢復正常，還是被柴如玉的美艷所迷住，竟然只是定定地看着她，沒接口。

「嗨！」柴如玉含笑接道：「請把蒙面黑巾揭下來，讓我多欣賞一下『天下第一美男子』的風采，好不好啊？」

經過這片刻工夫的緩衝，于不二已恢復他那狂妄不羈的故態，立即揭下幪面黑巾，洒脫地一笑道：「好，好，退一萬步說，我這天下第一美男子，還是不作第二人想的。」

柴如玉道：「聽你的語氣，好像對目前的遭遇，很不服氣？」

于不二道：「至少，對妳的天姿國色，是由衷的服氣。」

柴如玉道：「看來，你的『馬屁功』也可不作第二人想了。」

「多謝誇獎！」

「可惜我不欣賞這種功夫，別嬉皮笑臉的，我問你，于不二，你知不知道你目前的處境？」

「目前的處境很不錯呀！」

「那你就好好享受目前這很不錯的處境吧！」

柴如玉話聲才落，人踪已杳。

在于不二的感覺上，柴如玉就像是突然之間，在空氣中消失了一樣。

而且，隨着柴如玉的身形消失之後，突然起了一陣濃得化不開的濃霧，和一陣陣陰寒刺骨的寒風，就像是進入了寒冰地獄一樣。

憑于不二的修爲，也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苦笑道：「柴姑娘，說得好好的，怎麼又捉起迷藏來了？」

柴如玉冷笑道：「你不是認爲目前的處境很不錯嗎？」

聞聲而不見人，而且，柴如玉顯然還是站在原來的地方。

于不二不敢輕舉妄動，但口頭上却不甘示弱，依然嬉皮笑臉地道：「是很不錯啊！不過，如果妳柴大美人能重現寶相金身，就更加不錯了。」

「于不二，你該明白，我已經手下留了情。」

「所以，作爲一個男人，外表長得英俊，是可以到處佔便宜的。」

「狗改不了吃屎的習慣！」

「柴姑娘，說話文雅一點好不好？」

「不好，告訴你，如非是顧念你對龜劍秋妹子有過保持清白的功勞，今宵，絕對教你吃不了兜着走。」

「對了，龜劍秋呢？」

「她不會見你，也不想見你。」

「可是，我好想見她，想得要命，我，解救過她的清白，我不但看過她，摸過她全身的每一寸地方，度入解藥時還吻過她……」

柴如玉截口怒叱：「閉嘴！」

「那怎麼行，我說的都是事實呀！」于不二苦笑道：「柴姑娘，這樣子說話多彆扭，而且，這也不是待客之道。」

「對待惡客，這已經夠客氣了。」

「惡客也是客呀！」

「可是，你還油嘴滑舌，賊忒嘻嘻，全身都是邪氣。」

「這些，我不否認……」

「還有，你恃恩要脅，別有企圖……」

于不二截口道：「不不不！我絕對沒有恃恩要脅，不過，對於龜劍秋，我認爲，她是非嫁給我不可。」

柴如玉道：「爲甚麼非嫁給你不可？」

「方才，我說的那些事實，還不夠嗎？」

「我不懂。」

「我的意思是：傳統禮教上，一位未婚少女身體的隱秘部份，如果被某一位男人無意間看到了，那是非嫁給那位男人不可的。」

「放狗屁！你知不知道，我們苗疆少女，洗澡都是公開的，照你這說法，那該嫁給多少個男人？」

「這個……」于不二苦笑道：「苗疆風俗習慣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暗影中傳來勞福之的語聲道：「玉姊，讓我來跟他說。」

說話同時，一陣和風過處，霧散寒消，夜空中又見到了星星。

勞福之似笑非笑地跟柴如玉併肩站在一株參天古柏的樹頂上，大有「我欲乘風飛去」之概。

于不二楞了一下才苦笑道：「勞福之，我好嫉妒你。」

勞福之笑笑道：「我也一樣。」

「你也一樣？」

「是哦！我的意思是說，我也嫉妒你。」

「我有甚麼值得你嫉妒的？」

「因爲，你比我先看到我大姊那白璧無瑕的美妙胴體。」

「對對對，站在你的立場，你是有理由嫉妒，對了……」于不二接問道：「方才，我跟柴姑娘的談話你都聽到了？」

勞福之含笑點頭道：「不錯。」

「那麼，對於龜劍秋到底該不該嫁給我，閣下認爲呢？」

「不該！」

「不該？」

「不該就是不該，還有甚麼好問的。」

「你……你居然膽敢違反傳統禮教？」

「甚麼傳統禮教？你還是認爲，一個女人被一個陌生的男人看過她的胴體，就必須嫁給那個男人？」

「當然！」

「不是當然，是狗屁，我問你，有些女人，她的胴體被無數的陌生男人看過，照你這說法，那些女人豈非要嫁給無數的男人不可？」

于不二一怔道：「怎會有那樣的女人？」

勞福之道：「我說有，就一定有。」

「那……在甚麼地方？」

「『牛肉場』。」

于不二又一怔之後，才苦笑道：「你說的一定又是八百年以後的事？」

勞福之老氣橫秋地道：「對！孺子可教。」

于不二笑問：「八百年以後的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一個人有沒有學問的分別，就在這裡，」勞福之故作撫鬚狀道：「像我老夫子，文可以『等因、奉此』；武可以『稍息、立正』，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凡是太陽底下所發生的事，都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知道短短八百年以後的事，說那時候才流行的話，又算得了甚麼。」

「佩服，佩服。」于不二似笑非笑地道：「我不跟你瞎胡鬧，而且鄭重聲明，對於爭取龜劍秋做老婆，我是堅持到底，不達目的，絕不中止。」

勞福之道：「我可以斷定，你一定是白忙一場。」

「不會的，我有信心。」

「咱們走着瞧吧！請！」

「你這是下逐客令？」

「我是執行我玉姊方才的承諾，樹梢的禁制都已臨時關閉，你不會一頭栽下來，也不會再在原地打轉，可以安然離去。」

于不二笑道：「哪有那麼簡單的事！」

「你……你想跟我打一架？」

「架是一定有得打的，但不是現在。」

「閣下的意思是……」

「套句老掉了牙的話：『既入寶山，豈能空手而回』。」

勞福之蹙眉道：「有甚麼要求？痛快地說！」

于不二道：「我要看那件寶衣。」

「這好辦……」勞福之飛快地接口，立即由柴如玉手中的「小棺材」中提出「寶衣」，抖了開來。

而且，勞福之還乘機「露了一手」——他的胸前湧現一團淡淡的金光。

像于不二這樣的高手，夜視功夫自然是好得沒話說。

此刻，再加上他胸前的「金光」，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于不二笑道：「多謝閣下週全的服務。」

勞福之道：「小意思，方才你自己說得好：惡客也是客呀！」

一頓話鋒，又笑問：「看清楚沒有？」

于不二道：「看清楚了，不過……」

勞福之斂去胸前「金光」道：「不過怎樣？」

于不二道：「這寶衣到底寶在何處？」

「這個，說起來可就夠多了。」勞福之眉飛色舞地道：「比方說，穿上它，可以不怕火燒，不怕水淹、拳掌不傷，刀劍不破。」

「還有嗎？」

「還有，穿上它，冬冷夏熱，狗見了會狂追猛叫，小妞見了會掩鼻快跑……」

于不二截口苦笑道：「夠了！」

勞福之也截口道：「不夠。」

「好，說吧！」

「最寶之處是：武林中人聽到它的消息，就像餓狗見到肉骨頭一樣，爭先恐後，亂搶一通。」

「很好，你竟然把我當作餓狗！」

「不敢，我是說着玩的，其實，到目前爲止，你閣下才是第二位看寶衣的不速之客。」

「那第一位是甚麼人？」

勞福之笑道：「閣下這裝蒜的功夫，也可以不作第二人想了。」

于不二還要裝蒜：「我不懂。」

勞福之道：「那個人就是狐狸精。」

于不二道：「狐狸精這個人，我聽說過。」

「是嗎？」勞福之笑笑道：「據在下所知，閣下跟狐狸精可絕對不止於是『聽說過』而已。」

「噢……」

「閣下跟狐狸精一個『明修棧道』，一個『暗渡陳倉』，分途合擊，用心良苦，可惜都白忙了。」

「高明。」于不二苦笑道：「你還知道一些甚麼？」

勞福之悠悠地道：「我還知道狐狸精是快樂宮的金牌使者，你于大公子是快樂宮宮主的高徒……」

于不二不等他說完，也顧不了自己的風度，冷笑一聲，轉身由樹梢上疾奔而去。

勞福之揚聲笑道：「慢走，慢走，不送，不送。」

協助神捕　探出案情

排雲山莊五里外一片棗林中。

沈長老、于不二、胡莉等三人正席地而坐，悄聲交談着。

沈長老拈鬚點首道：「不錯，就是那件寶衣。」

于不二苦笑道：「可是，我們都沒有完成任務。」

沈長老道：「沒關係，宮主快要破

關了，這件事情也只有等宮主親自出馬才能解決。」

于不二道：「師伯，爲甚麼我們不能在宮主親自出馬之前自己進行……」

沈長老截口道：「如果光是賈斯文、三劍客那批人，我們自然可以自己進行，建一宗不世奇功，可是，事情一牽涉到天心谷，我們就不能太孟浪了。」

話鋒一頓又道：「方才，你們說過，對方已經知道我們的底細，那麼『寶衣招領』顯然是一項陰謀，方才你們兩個都已經親自體驗到排雲山莊的厲害了，想想看，如非是你們跟三劍客有過特殊的交情，你們能夠全身而退嗎？」

胡莉嬌笑道：「老爺子老謀深算，精心設計的一着閑棋，馬上就有了作用。」

原來前次胡莉、于不二二人合作解救龜劍秋的清白，那都是沈長老有計劃的安排。

沈長老笑笑道：「今宵的這點作用，還算不了甚麼，你們兩個，腦子放靈活一點，今後，必然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還行嗎？」

「爲甚麼不行，我就是利用他們的缺點啊！」

胡莉苦笑道：「甚麼缺點？」

沈長老道：「傻丫頭，妳說他們算不算是俠義道人物？」

胡莉點點頭道：「當然算。」

沈長老道：「俠義道人物，强調『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以報』，這就是他們的缺點，你們兩個好好把握對他們的恩情，他們一輩子也報答不完。」

胡莉含笑點首道：「現在，我完全明白了。」

于不二插口道：「師伯，事實上，恐怕不是這麼簡單。」

沈長老道：「你的意思是……」

于不二道：「方才的經過，我們都已經詳細地報告過了。」

「唔……」

「根據他們說話的分析，他們絕對不是甚麼死腦筋的人。」

「我懂，你指的是說龜劍秋不可能由於你看過她的胴體而嫁給你？」

「難道這還不夠？」

「是不夠。」

「我不懂。」

「告訴你，龜劍秋不嫁給你是另一回事，但她欠你的恩情，是絕對一輩子都還不了的，如果你不能好好地加以運用，那你于不二就是『永遠不作第二人想』的大笨蛋！」

于不二含笑接道：「多謝師伯指點，現在，我也完全明白了。」

沈長老轉向胡莉問道：「莉丫頭，血劍門方面，進行得怎樣了？」

胡莉道：「劉媚娘、莫老邪二人原則上都已同意，但他們都不能作主，必須由他們的門主決定。」

沈長老很自信地笑道：「不論他們的門主是誰，在面對天心谷的超强壓力之下，都非得跟咱們快樂宮合作不可……」

一聲嘹亮鶴唳打斷了他的話，一道人影凌空冉冉地下降。

星月微光下，可以看出來那是賈斯文。

賈斯文長衫飄拂，像乘雲，像御風，姿態優美已極，而且，於冉冉地下降雪中，並揚聲笑道：「好啊！來得好不如來得巧……」

沈長老截口冷笑：「恐怕不怎麼好。」

說話間，並向于不二、胡莉二人使了一個眼色。

于不二、胡莉二人同聲勁叱：「接掌！」

話出掌隨，兩人四掌齊揚，向約莫還有三丈高度的賈斯文凌空猛擊。

以于不二、胡莉二人的功力之高，這聯手一擊，是何等威力。

何況，賈斯文身形凌空，不論閃避或迎戰，都不太方便。

賈斯文好像是由於變出意外而驚呼一聲，結結實實地承受了對方的掌力，整個人像被拋擲起來一樣，騰昇三丈多高，又冉冉地下降。

于不二、胡莉二人虎視眈眈地嚴陣以待，當賈斯文再度降到三丈高度時，又聯手擊出一掌，賈斯文的身子，也爲之再度被「拋昇」三丈。

如此三降三昇，賈斯文沒有反擊，沒有閃避，也沒有說話。

這期間，沈長老一臉的凝重，深深地注視着。

當賈斯文第三度下降，于不二、胡莉二人準備聯手擊出第三掌時，沈長老的右手也徐徐探出，他的左掌瑩白如玉，隱泛寶光。

正冉冉下降的賈斯文也好像有了反應——他的週身出現一個金色光幢。

沈長老目射奇光，他那隻瑩白如玉的右掌，更爲瑩白，泛出的寶光也更爲明亮。

眼看一場石破天驚的一擊即將爆發的瞬間，半空中忽然傳出一聲清叱：「住手！」

隨着這一聲清叱，十多丈高處出現一個全身赤裸，約莫兩歲的嬰兒。

黑白分明的眼睛，紅潤的臉蛋，胖嘟嘟的身子，要多可愛有多可愛。

但沈長老一見到這個可愛的嬰兒，却臉色爲之一變再變。

雙方都很聽話，一觸即發的火爆場面，一下子就消失無踪——沈長老的右掌恢復常態，于不二、胡莉放下雙掌，賈斯文收斂金光，飄落丈外。

但他們四人都仰首注視着那奇異的嬰兒。

那嬰兒含笑說道：「沈兄別來無恙？」

「托福。」沈長老漠然地道：「武谷主已練成了身外化身的靈嬰，可喜可賀。」

原來那是天心谷谷主武揚的「靈嬰」。

道家的高手修爲到達一定境界時，可以「元嬰出竅」，神遊千里之外，已可以算是進入「地仙」的地位了。

「出竅的元嬰」雖已返老還童，不同於原貌，但說話却還是原來的嗓音。

沈長老跟武揚是舊識，所以，一聽那靈嬰的話音，就斷定是武揚。

武揚笑意盎然地道：「沈兄的白玉掌，不也已經登峯造極了麼？」

沈長老還是漠然地道：「武谷主是否有意賜教一番？」

武揚道：「目前，我人不在當地，就算想要向沈兄討教，也不可能。」

「可以另訂時地。」

「有機會的，一切且等貴谷主啓關之後，自可作一了斷。」

「好，我同意。」

「那麼，沈兄跟賈大俠的這一架，也可以免了。目前，不論誰勝誰敗，都與大局無關，是不是？」

沈長老沉思未語。

沈長老之所以沉思未語，顯然是認爲自己的「白玉掌」的威力，至少不遜於賈斯文的「如意神功」。

更重要的是，他還有于不二、胡莉兩個得力助手，而武揚的元嬰又不能參戰。

盱衡目前情況，他是站在有利的一方，很想乘機將賈斯文擊倒，除去一個强敵。

就在這檔口，駝背老人駕着載了木巧娘和勁裝漢子的馬車由棗林邊經過。

駝背老人由於看到賈斯文而「咦」了一聲，停下車來。

賈斯文却含笑揮手道：「這兒沒事，老人家請先回去。」

「是。」

駝背老人恭應聲中，馬車又飛馳而去。

沈長老笑笑道：「爲甚麼不留下助手來？」

賈斯文含笑反問：「閣下以爲，在下有留下助手的必要？」

沈長老道：「如果我不接受武谷主的勸導，閣下以一對三，豈非太吃虧了？」

這時，虛懸在半空中的武揚的元嬰，已消失無踪。

賈斯文眉梢一揚道：「那也沒關係，我這個人，武功雖然不行，『挨打功』却已登峯造極，方才，三位都已經見識到了。」

賈斯文的話，可絕對不是「蓋」的。

方才，他被于不二、胡莉的聯手掌力擊得三昇三降，可說的確是完全處於「挨打」狀態中。

沈長老沒接口。

賈斯文又道：「萬一我實在挺不住時，還可以逃，是不是？」

「打不還手」，軟硬都不吃，碰上這樣的對手，老江湖如沈長老也無可奈何地苦笑道：「賈斯文，我不能不服了你。」

賈斯文神色一正道：「我不要你服我甚麼，只希望你接受我一點忠告。」

「甚麼忠告？」

「不要跟血劍門勾搭，這是我特地半途停下來的原因。」

「哦！我還以爲你是特地下來『挨打』的哩！」

「自動送上門來『挨打』，你認爲世間有這樣的賤骨頭？」

「好像沒有。」沈長老接問道：「爲甚麼不要我跟血劍門勾搭？」

賈斯文道：「原因很簡單，現在，你我之間，是非友非敵，一旦你跟血劍門聯手，咱們馬上就是勢不兩立的敵人。」

「有這麼嚴重？」

「一點也沒誇張。」

「可是，我却認爲，你我之間，已經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了。」

「何以見得？」

「因爲，你是天心谷的人。」

「不對，我不是天心谷的人。」

沈長老道：「那麼，你會天心谷的『如意神功』，乘坐天心谷的千年靈鶴，又如何解釋？」

賈斯文道：「我用不着解釋甚麼，只請問一句話，方才，武谷主的元嬰稱我爲『賈大俠』，閣下有沒有注意到？」

沈長老一怔道：「這個……」

「這是說，你已經注意到了？」

「唔……」

「那麼，我再請問，如果我是天心谷的人，武谷主的元嬰會稱我爲『賈大俠』嗎？」

「那……閣下到底是甚麼人？跟天心谷有些甚麼淵源？」

賈斯文正容道：「我不想回答這問題，而且，這也不是很重要的問題。」

沈長老苦笑道：「目前，只有我跟血劍門『勾搭』，才是重要的問題？」

「不錯，至少在目前很重要。」

「……」沈長老沉思未語。

「閣下還要考慮？」

「唔……」

「好，希望閣下善加抉擇，告辭！」

＊　＊　＊

排雲山莊一間密室中。

燭光搖曳下，木巧娘呆坐一隅，勁裝漢子垂頭喪氣地蹲在角落裡，勞福之背負着手，有點眞像個老夫子一樣在踱方步。

此外，駝背老人翹着二郎腿，坐在門口，很悠閑地吸着旱烟桿。

勞福之踱了一陣子方步之後，站在勁裝漢子面前，含笑問道：「怎麼

樣？想通了沒有？」

那勁裝漢子道：「沒有甚麼想通不想通的，方才，我已經說過，我是一時見色起意，完全是我個人的事，並無甚麼主使人。」

勞福之冷笑道：「你認爲我沒有辦法讓你說實話？」

「我說的本來都是實話。」

「我問你，對於本朝律令『强姦良家婦女者處死刑』的嚴刑，你懂不懂？」

「我懂……」

「那你是心甘情願代人受死？」

那勁裝漢子道：「只要你不殺我，送到官府中我不會死，因爲我是『强姦未遂』。」

勞福之道：「『强姦未遂』處宮刑，你也該懂得？」

「宮刑」就是割掉男人的「命根子」，以免犯人有再犯的「本錢」。

「宮刑」雖然可以保全性命，但一輩子不能享受男女之間的魚水之歡，不見得比死刑好上多少。

那勁裝漢子默然無語。

勞福之道：「作爲一個男人，『命根子』被割掉之後，你認爲活着還有多大意思？」

那勁裝漢子仍未接口。

勞福之又道：「我重申我的保証，只要說出幕後主使人來，我不殺你，也不送官。」

那勁裝漢子苦笑道：「我說的都是老實話，你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是嗎？」勞福之冷笑道：「那麼，我問你：你在被擒之前所說的『果然是一位大美人，怪不得……』是甚麼意思？」

「這也是很平常的話啊！」

「平常？哼！我再問你：『已到口邊的肥肉，不自己先行享受一下，豈非是天下第一的大傻瓜』，又如何解釋？」

那勁裝漢子反問道：「勞公子是很有學問的人，像這樣簡單的話，還要人解釋？」

勞福之笑道：「不錯，只有像我這樣有學問的人，才看得出來，你那些話中的『怪不得……』和『自己先行享受』等字眼之中，另有玄機。」

那勁裝漢子臉色微變，沒接口。

「還有，」勞福之徐徐地道：「當吳大嫂落店時，在對街跟你交頭接耳的那個青衫文士，又是甚麼人？」

那勁裝漢子苦笑道：「勞公子，我不能不佩服你的高明。」

勞福之道：「我不要你佩服甚麼，只要你說老實話。」

那勁裝漢子道：「可是，我所知道的內幕不多，老實說出來，你也難免失望。」

「沒關係，知道多少說多少就是。」

「而且，我也有條件。」

「說出來試試看。」

「方才，勞公子已保証過，只要我說老實話，就不殺我，也不送官？」

「不錯。」

「要不要廢除武功？」

勞福之正容說道：「我本來是有這樣的打算，但爲了鼓勵你說老實話，我可以不廢除你的武功，不過……」

那勁裝漢子迫不及待地道：「不過怎樣？」

勞福之徐徐地道：「我要委屈你暫時住在排雲山莊，一直到這件案子完全解決之後。」

那勁裝漢子色然而喜道：「那太好了，其實，即使勞公子不强迫我留下來，我也要自己請求留下來哩！」

「你擔心你的僱主會殺你？」

「只要我說出一些內幕，那是必然的。」

「現在，你可以完全放心了，說你所知道的吧！」

那勁裝漢子苦笑了一下，才沉思着道：「小的叫『燕子周三』，在大同府是很有點名氣的飛賊。」

勞福之道：「綽號爲『燕子』，你的輕功一定很棒？」

周三尷尬地一笑道：「談不上很棒，不過，在大同地區作案，很少失手就是。」

「好，說下去。」

「可是，這一次，我並未作案，却在家中糊裡糊塗的被人制住。」

「那制住你的是甚麼人？」

「到目前爲止，小的還不知道那是甚麼人。」

「怎會有這樣的事？」

「因爲，當小的醒過來時，已在一個陌生的地方，人雖然已經醒過來，但仍有部份穴道被制，眼睛也被幪住。」

「然後呢？」

「然後，小的對面有人告訴小的，說他劫持小的並無惡意，而且是促成小的賺一筆大錢。」

勞福之忍不住笑道：「你是走上好運了。」

周三苦笑道：「勞公子請莫笑我。」

「我不笑你，說下去。」

「那個人問我，認不認識最近發生强盜案的吳家的小媳婦。小的說不認識，但見過這位大同府有名的大美人。」

勞福之看了木巧娘一眼，道：「然後呢？」

「那個人說，見過就好，」周三徐徐地接道：「他又說，吳家的小媳婦已趕往北京，要小的兼程趕上，將吳家小媳婦秘密弄回來，可以獲得五千兩銀子的酬勞。」

「五千兩銀子，是一個很誘人的數字。」

「是啊！那個人也這樣說，有了五千兩銀子，就可以金盆洗手，做個安份守己的良民了。」

「所以，你答應了？」

「在當時那種情況之下，小的不答應也不行啊！」

「唔……」

「於是，那個人解開了我的穴道和蒙目紗巾，遞給我兩千五百兩的銀票，並說，先付一半，餘款任務完成時一次付清，並且警告我，不可玩甚麼花樣，否則，即使我逃到天涯海角，他也有辦法找到我。」

周三爲了說話方便，乾脆改「小的」爲「我」了。

勞福之接問道：「這時候，你應該已經看到那是甚麼人了？」

周三道：「看到了等於沒看到。」

勞福之一怔道：「此話怎講？」

「那個人戴着幪面紗巾，只能看到兩隻精光四射的眼睛。」

「身材方面呢？」

「身材瘦長、年紀約莫四十左右。」

「口音怎樣？」

「口音有點兒沙啞，一口『藍靑』官話。」

「你們談話的那個房間，有沒有甚麼特徵？」

「沒有，那是一間柴房。」周三沉思着道：「對了，那個人身上有很濃的狐臭，同時，我也聞到室外飄入的桂花香氣，並隱約聽到不遠處傳來的木魚聲。」

勞福之道：「很好，這些綫索，都很有價值。」

「還有，」周三徐徐地接道：「我回程是蒙着面坐在馬車中，感覺到道路很不平，而且還聞到揚起的黃塵味道。」

「好極了！」勞福之接問道：「他們在甚麼地方放你下車？」

「大同府北大街。」

「由上車到下車，大概多少時間？」

「大概不到一個時辰。」

「任務完成之後，如何聯絡？」

周三苦笑道：「方才跟小的交頭接耳的那個青衫文士就是聯絡人，任務完成之後，交給那青衫文士，就可拿到餘款了。」

門口的駝背老人苦笑道：「該死！方才我應該先抓住那賊子的。」

勞福之道：「沒關係，能獲得這些綫索，已經很不錯了。」

接着，轉向木巧娘道：「吳大嫂請暫時在這裡安心等待，後天，我大姊一啓關，立即趕往大同。」

* * *

大同府，位於內外長城之間，分別跟綏遠、察哈爾接界，是山西北部第一門戶，自古即爲兵家必爭之重鎭。

大同跟北京雖然有好長一段距離，却難不倒有靈禽代步的人。

所以，當龜劍秋啓關的當夜，就和勞福之雙雙飛抵大同城中。

而且，訂下大同城中最體面的大同客棧兩間比鄰的上房，略進飲食之後，即匆匆外出。

* * *

頓飯工夫之後，勞福之、龜劍秋二人又回到郊外，乘上千年丹頂白鶴，飛向西北方向。

那是他們離開排雲山莊之前就商量好了的。

木巧娘是大同府土生土長的人，當然知道大同城郊區有哪一座寺廟具有不到一個時辰的路程，而且是不平的黃土路，並種有桂花樹。

不過，符合那些條件的，不是寺廟，而是規模不大不小的尼姑庵——水月庵。

乘馬車都不到一個時辰，乘鶴飛行，自然是片刻就已到達。

水月庵就建在一座小小的山腰，月光下看來，蒼松翠柏之間隱約地透出微弱燈光和有節奏的木魚聲，顯得清幽、靜謐，令人塵念盡消。

靈鶴在百十丈高空環飛一匝之後，在水月庵後半里處的密林中翩然下降。

一切按預定計劃進行。

由於是尼姑庵，勞福之隱身林中，由龜劍秋單獨去叩門。

「誰呀？」是年輕少女的嗓音，嬌甜中更具有强烈的磁性。

龜劍秋道：「我，路過寶庵，想請姑娘行個方便，讓我隨喜一番。」

山門「呀」然而啓，當門含笑而立的，並不是甚麼少女，是一位妙齡尼姑。

不！應該算是一位俏尼姑。

俏尼姑年約二十三四，面貌嬌美，眉梢眼角更隱含無限風情。

儘管她是光頭，穿的又是旣寬又大的灰色僧衣，但如果是男人見了仍然具有給迷得七葷八素的魅力。

龜劍秋心中嘀咕着。「好一個『我見猶憐』的天生尤物！」

俏尼姑却合什爲禮，含笑問道：「施主夤夜光臨，該不是僅止於隨喜吧？」

龜劍秋也含笑答道：「是的，我還另有所求。」

「哦！」

「請問師傅法號上下？」

「小尼無垢。」

「原來是無垢師傅，我想面謁貴庵住持，請師姑惠予傳稟。」

無垢笑笑道：「住持正在做晚課，施主所求如非重大事故，小尼當可作主。」

龜劍秋已遠遠地看到，佛堂中有一位跪在觀音大士神像唸經、敲木魚的灰衣女尼，那該是水月庵的住持了，當下也含笑答道：「其實，我所求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哦！」

「貴庵有沒有客房？」

「有。」

其實，龜劍秋是多此一問，一般寺、廟、庵堂，習慣上都設有客房以供善男信女隨時租住的。

龜劍秋徐徐地道：「我想暫時借住兩三天，可以嗎？」

「當然可以。」無垢側身肅客道：「施主請！」

龜劍秋舉步入內，無垢關好山門之後，回身笑道：「施主是先隨喜，還是先去客房？」

龜劍秋道：「我想先在佛前上上香，再隨喜一番。」

無垢道：「很好，菩薩會保佑施主多福多壽，多子多孫。」

「謝謝師傅！」

「施主請隨小尼來。」

在無垢的前導下，先進入佛堂。

佛堂中分別供奉觀音大士、普賢、文殊二菩薩的塑像，香烟繚繞中，顯得寶相莊嚴，令人肅然起敬。

龜劍秋分別在三位菩薩前上香、膜拜，並獻上十兩白銀的香油錢。

早就在佛前「作晚課」的那位住持，是一位約莫三十出頭的中年女尼，在龜劍秋上香的過程中，那位住持照樣的唸經、敲木魚，連眼皮都不曾抬過一下。

然後，開始隨喜。

這水月庵除了正中的佛堂之外，兩廂是藏經室。

佛堂後，通過一個天井，是住持和無垢的起居室。

經過無垢的說明，這水月庵只有住持止水師太和她兩個人，此外，還有一名燒飯、打雜的老嫗。

在整個隨喜過程中，龜劍秋並未發現甚麼可疑的地方。

唯一可疑的是那位無垢俏尼姑，不論氣質上、言談間，都不像是一位出家人。

桂花樹倒是有好幾株，由於正是桂花盛開的八月，香氣也很濃郁。

可是，沒看到燕子周三所說的柴房。

當然，龜劍秋也不方便提出要參觀柴房的請求。

客房是經過右廂迴廊，通過一道月洞門的獨院中。

獨院中花木扶疏，客房內窗明几淨，收拾得點塵不染。

無垢笑問：「這客房還合意嗎？」

「豈僅是合意，簡直太好了，」龜劍秋含笑接道：「我本來只打算借住兩三天的，現在，我想要多住幾天哩！」

無垢也含笑接道：「好啊！只要施主喜歡，隨便住多久都可以。」話鋒一頓，又道：「施主請坐，小尼去弄點茶水來。」

「深夜前來打擾師傅，眞不好意思……」

龜劍秋邊說邊就着一張木椅坐了下去。

這一坐下去，就「起不來」了——連人帶椅都就地掉了下去，「半途」中木椅一翻，人已落在一張雕花大床上。

憑龜劍秋的身手之高，她實在不應該掉下去。

尤其是才經過天心谷谷主武揚特別成全之後的龜劍秋，更不應該掉下去。

何況，這陷阱的深度不及十丈，而所設「機關」又很普通。

但事實上，龜劍秋像石頭一樣的掉了下去，沒有任何反應的能力。

因爲，她已中了暗算，力不從心。

暗中替龜劍秋掠陣的勞福之，對她入庵以後的行動都已看到。

但勞福之並未立即採取甚麼行動。

勞福之也持上述的觀點，認爲可以不落入陷阱而偏要落下去，必然是龜劍秋另有發現，而認爲有深入一探的必要。

所以勞福之暫時「按兵不動」。

* * *

龜劍秋畢竟是藝高人膽大，雖已落入陷阱中，却並不驚慌。

但她下意識地目光一掃之下，却禁不住俏臉飛酡，心頭如小鹿兒亂撞，連忙閉上眼睛。

原來這地下室約莫十丈見方，當中以鐵柵隔成兩間。

室頂懸着兩盞八角宮燈。

柔和燈光下，牆壁上貼着姿勢不一，栩栩如生的「妖精打架圖」。

這，還不是龜劍秋爲之羞紅俏臉，連忙閉上眼睛的主因。

主因是鐵柵的那一邊，那張同樣的雕花大床上，正有一男一女在玩着「妖精打架」的遊戲。

閉上眼睛雖然可以「眼不見爲淨」。

但鐵柵那邊的「奇異的樂章」却不能不聽。

那一對正在狂歡的男女，偏偏格外「賣力」，男的氣喘如牛，女的婉轉呻吟。

龜劍秋强定心神，默察體內功力並未消失，但有一股奇異的暖流流竄全身，使得功力沒法凝聚。

尤其是看到那活色生香的畫面之後，體內那股奇異的暖流，更增强了活力。

龜劍秋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她雖然還是黃花閨女，但有豐富的江湖閱歷，心知自己已中了强烈的春葯。

她不但驚，而且還恨，恨暗中掠陣的勞福之，爲甚麼還不來接應？

同時，她更恨自己，爲甚麼那麼大意，在功力更上一層樓之後，反而陰溝裏翻船。

雙重的恨意中，還夾雜着無窮的幽怨——爲甚麼會有這麼多的魔劫？不久之前才幾乎失身於莫邪之手，今

宵又碰上另一重魔劫。

胡思亂想中，鐵柵那邊傳來無垢的媚笑道：「喲……這麼精彩的好戲不看，太可惜呀！」

龜劍秋一横心，睜開眼睛怒叱道：「妖尼！妳名爲無垢，實際上比茅坑中的蛆蟲還要髒上千萬倍。」

無垢一點也不生氣地媚笑道：「沒有啊！我身上既凈又香，一點也不髒。」

「妳……幾時在我身上弄的手脚？」

「就是當妳在我後面的時候呀！」

「趕快給我解葯，否則……」

「別說狠話，我是好意呀！我看得出來，妳還是清水貨，有了春葯才能增加樂趣，讓妳好好地享受美妙的人生。」

「閉嘴！」

「喲！不得了，眼睛都紅了。」無垢扭頭向那對還在狂歡中的男女道：「這位姑娘已經慾火焚身，趕快去救火呀！」

「好啊……」

那男的歡呼一聲，「滚鞍下馬」，那一副惡形惡狀，令人不忍卒覩。

偏偏還要扶着鐵柵，賣弄着他的「本錢」邪笑道：「小寶貝，忍耐着，我馬上就過來救火。」

邊說邊着手打開鐵柵。

無垢接着邪笑道：「人家是黃花閨女，可要文雅一點啊！」

那男的道：「放心，我是最懂得憐香惜玉了。」

「呀」地一聲，鐵柵當中已開了一道小門，那男的邪笑着緩步而入。

此刻的龜劍秋，急得快要昏過去了，偏偏外面的勞福之也還沒有消息。

不過，這一急却急出靈感來。

龜劍秋也是練過「如意神功」的，經過最近天心谷谷主武揚親自成全之後，她的「如意神功」當然也更上一層樓。

可是，由於以往賈斯文的囑咐，她可從來不曾臨陣施展過「如意神功」。

方才落入陷阱，到目前爲止，她都不曾想到過這一點。

顧名思義，「如意神功」能隨意施力，功力到某一境界，更可以隨心所欲。

如果龜劍秋早想到運用「如意神功」，就不致落入陷阱。

身懷罕絕神功而不去使用，就像是捧着金飯碗討飯的乞丐一樣的好笑。

「如意神功」不愧是冠絕今古的絕藝，龜劍秋被急出「靈感」之後，念動功隨，立即同時發生兩種不同的功效。

一種是內在的——她那被强烈春葯所激起的熾烈慾焰，像「滚水潑雪」一樣一下子就消失淨盡。

一種是外在的——當那惡形惡狀的男的，邪笑着以「餓鬼擒羊」之勢撲向她時，却在金光一閃之下，被震得一個倒翻，撞在鐵柵上，發出「哇」地一聲怪叫。「這小姐會使法術。」

龜劍秋恨透了無垢和那男的，動念克敵之後，挺身而起，拔劍刺向那男的。

就當那男的嚇得臉無人色，閉目等死的刹那之間，龜劍秋却寶劍一偏，改爲刺向無垢。

龜劍秋之所以臨時改變主意，是由於那男的身上發出强烈的狐臭，必須留下活口。

這刹那之間的變化，實在太快速了，快得使無垢還沒回過神來就一命嗚呼。

龜劍秋一劍殺掉無垢的同時，並怒聲沉叱：「你們這對狗男女，還不快點穿好衣衫！」

那一對「狗男女」連忙手忙脚亂地穿回衣衫，龜劍秋順手點了他們的穴道。

這時候，勞福之也由龜劍秋原來掉入的地方「掉」了下來，口中連聲說：「妙極，妙極，精彩，精彩。」

龜劍秋怒聲道：「你現在趕來幹甚麼？」

也難怪龜劍秋會生氣。

當她急得要命，最須要勞福之幫忙的時候，不見人影。

現在，危機過去了，他却忽然冒了出來，簡直是「賊過興兵」嘛！

勞福之抱拳一拱，涎臉笑道：「大姊大姊莫生氣，小弟有下情上稟。」

龜劍秋沒好氣地截口道：「稟你的頭！」

勞福之涎臉道：「大姊，這是『機會教育』啊！如果不是我『袖手旁觀』，沉得住氣，又怎能逼出妳臨敵應變的機智來？」

龜劍秋沒接口。

龜劍秋之所以沒接口，當然是認爲勞福之說的不無道理。

她也明白，如果她一直逼不出「靈感」來時，在緊要關頭，勞福之還是會出手解救的。

勞福之又道：「而且，方才他們這一對兒所表演的精彩好戲，不好好地欣賞一下，實在是太可惜。」

「砰」地一聲，龜劍秋賞了他一記拳。

同時「呀」的一聲，密室右邊出現一道門戶，庵主止水師太俏立門口，沉聲問道：「二位施主到底是甚麼人？爲何上門欺人，擅殺無辜弱女？」

龜劍秋直到現在才看清楚，這位止水師太，約莫三十五六年紀，貌僅中姿，但却跟無垢一樣，眉梢眼色，別具一股子難以掩飾的風情。

勞福之搶先笑道：「眞是有其徒必有其師，妳這位庵主的表演功夫也不錯呀！」

止水冷笑道：「別跟我玩甚麼王二

中年漢子見止水師太已成階下囚，不由一呆。

麻子，如果二位不能有一個合理的交代，就別想活着離開這間地下室！」

勞福之扭頭向龜劍秋笑道：「大姊，我還是袖手旁觀，任由妳表演。」

龜劍秋道：「行，但這個男的生命由你保護。」

「爲甚麼還要保護這樣的人？」

「這個人的身上有狐臭，懂嗎？」

「哦！懂，懂，我保證他死不了就是。」

止水臉色驚疑不定，口中却厲聲叱問：「說！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龜劍秋冷笑道：「妳不配問！」

「很好！」止水徐徐地道：「現在我命令你們立即把我們的人送出來，否則——」

勞福之搶先接口道：「否則妳還要吃人。」

止水笑道：「我不吃人，但會殺人，你們且看清楚。」

她微一側身，就在室內八角宮燈照映之下，她後面的隧道中，至少有八個以上的勁裝漢子。

勞福之披唇一喝道：「這些都『不夠看』。」

「但很管用，」止水抬手一指勞福之「掉」下來的地方道：「你再看看那上頭。」

那上頭燈火通明，有四把鋼刀將「洞口」封住。

勞福之一手一個，把那對「狗男女」抓了起來，笑道：「那四把鋼刀好像很管用，不過，我還是要試試看。」

話落，他的週身湧起一個金色光幢，護着他和那對「狗男女」騰昇而起。

「轟」地一聲，那本來只有三尺見方的出入口被「轟」出一個丈許方圓的大洞，上頭並傳來連串的慘呼和勞福之的朗笑道：「眞差勁，盡是一些土鷄瓦狗。」

止水臉色大變地厲喝一聲：「殺！」

兩個勁裝漢子應聲揮刀撲向龜劍秋。

「噹、噹」兩聲，刀被震飛，人也變成兩具無頭屍體。

人影飛閃，又兩個持刀的勁裝漢子飛撲過來。

龜劍秋照樣施爲，像砍瓜切菜一樣，一劍一個，連慘呼聲都不曾發出。

死了四個，又上來兩個，那些人倒可以算上是悍不畏死的「死士」。

但龜劍秋殺紅了眼，加上方才所受怨氣，下手絕不留情。

片刻之間，八個勁裝漢子都濺血橫屍。

第五次的攻勢是暗器，密如飛蝗的暗器，挾着駭人心魂的凌空銳嘯，激射而來。

而且，暗器之後是烈火，跟烈火一齊進擊的是桐油。

油助火威，火仗油勢，刹時之間

，整個地下室成為一片火海。

隱道中傳出止水的冷笑道：「賊婢，妳還能活着出來，我才眞的服了妳。」

金光一閃，止水已被龜劍秋制住。

龜劍秋並冷笑道：「便宜妳暫時多活片刻。」

「如意神功」護體的龜劍秋帶着止水循隱道急奔，雖然沒有再出手殺人，但她身形所往，止水手下的助手，退避不及的還是非死即傷。

* * *

止水住持的禪房中。

現在，鵲巢鳩佔，勞福之、龜劍秋成了臨時主人。

原來的主人止水，却垂頭喪氣和那對「狗男女」並排坐在地上。

燭光搖曳中，龜劍秋臉罩寒霜，勞福之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德性。

沉寂了少頃之後，勞福之忽有所憶地道：「大姊，咱們應該先滅火。」

龜劍秋冷冷地道：「不必。」

勞福之道：「大姊，這些狗男女雖然都不能算人，但這座水月庵是無辜的。」

龜劍秋道：「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十丈以下的地下室，燒不到上頭來的。」

「是是……那麼，請大姊開始『問案』。」

「我懶得問，還是由你問吧！」

「那怎麼行，妳是女神捕呀！」

止水身子一震，向龜劍秋問道：「妳……妳就『三劍客』中的女神捕？」

龜劍秋哼了一聲。

勞福之却代答道：「不錯。」

止水道：「那麼，你就是小金剛勞福之了？」

勞福之笑問道：「妳看像不像？」

止水苦笑道：「見面更勝聞名，栽在你們手中，不寃，不寃。」

勞福之含笑點頭道：「客氣，客氣。」

止水嘆了口氣道：「我自己了解，水月庵罪孽深重，但跟你們『三劍客』却是井水不犯河水，二位怎會找上門來的？」

勞福之笑道：「師太請搞清楚，現在是我『審問』妳？還是妳『審問』我？」

止水徐徐地道：「你想問些甚麼，儘管問吧！」

龜劍秋却搶先問道：「這對狗男女是甚麼人？」

本來自己「懶得問」的龜劍秋忽然改變主意，是由於她此刻才有工夫打量那一對「狗男女」。

「狗男女」中男的約莫二十七八歲，相貌雖然很猥瑣，身子却很結實，而且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是一個內外兼修的武高手。

至於那女的，也不是甚麼俏尼姑，而是俗家人，具有七八分姿色，約莫二十三四的年紀。

止水冷笑道：「不論他們是甚麼人，所有責任都由我一肩承擔，要剮、要殺、或送官，我都認了。」

龜劍秋道：「只要妳說老實話，我不會殺妳。」

「那妳打算如何處置我？」

「送官。」

「眞的？」止水的目光中，掠過一絲難以察覺的驚喜。

不過，這情形，可逃不過龜劍秋、勞福之二人的法眼。

像目前這樣的案子，送官之後，身為庵主的止水，還是免不了一死。

那麼，為甚麼止水聽到「送官」二字，會有驚喜的表現呢？

龜劍秋向勞福之投過會心的一瞥之後，仍由勞福之接口道：「女神捕說的話妳不相信，能信誰的？」

龜劍秋也接着說：「我的話絕對是眞的，但妳也必須說眞話才行。」

止水冷然地道：「除非我不講，講出來的一定是眞話。」

外面天井中有人恭聲說道：「啓稟分舵主，屬下有意外發現。」

止水平靜地道：「甚麼發現？講！」

外面話聲道：「上燈時分，屬下在城中大同客棧發現兩個意外的大人物。」

「是怎樣的大人物？」

「是三劍客的的小金剛和鬼見愁。」

止水苦笑了一下道：「還有甚麼？」

「沒有了。」門外那話聲道：「客房那邊好像在冒烟。」

龜劍秋向止水打了一個「叫他進來」的手式，止水點點頭道：「沒關係，你進來吧！」

「是！」

「呀」地一聲，虛掩着的房門被推開，一名頗為精壯的中年漢子舉步入室。

但他目光一掃之下，像中邪似地楞在當場。

「這又是一次意外的發現。」勞福之含笑接道：「別客氣，請隨便坐。」

那精壯漢子好像很乖，二話不說，挨着那對「狗男女」的身邊就地坐了下來。

其實，說他很乖，倒不如說他很「識時務」更為恰當一點。

試想，連他的上司止水都乖乖地成了「階下囚」，他不乖還行嗎？

勞福之向龜劍秋笑問道：「大姊，是妳問還是我問？」

龜劍秋道：「由你問吧！」

「行，我問得不週全時，大姊再加以補充。」

「好！」

勞福之轉向止水道：「我該稱妳庵主還是分舵主呢？」

止水有點懶洋洋地道：「隨便。」

「那……我也稱妳為舵主了。」勞福之含笑接問：「請問舵主，是甚麼組合？」

「血劍門。」

勞福之苦笑道：「看來，三劍客跟血劍門還眞有緣份，誤打誤闖，居然又碰頭了。」

止水嘆了口氣，沒接口。

勞福之又道：「大同地區有一個叫『燕子周三』的飛賊，分舵主認不認識？」

止水楞了一下道：「認識。」

勞福之道：「十天之前，分舵主還跟『燕子周三』打過交道，是不是？」

「是的，」止水反問道：「周三失手了？」

「不錯。」

止水蹙眉自語道：「按當時情形，周三不可能知道跟他打交道的是我啊！」

勞福之道：「紙是包不住火的，不錯，當時，妳做得很秘密，但難免百密一疏，尤其是那位仁兄的狐臭。」

邊說邊向那對「狗男女」中的男的指了一下。

「哦……」止水沉思着道：「這裡還有桂花香氣，當時我也正在佛堂作功課，敲木魚，這些，都是不可原諒的疏忽。」

勞福之笑笑道：「時不論今古，地不分中外，後知後覺的人難免吃虧。」

止水道：「你也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今宵我雖然栽了觔斗，但就這一場遊戲來說，你也不可能成為贏家。」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

「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你還要不要問？」

「當然要問。」勞福之接問道：「這個案子，是不是妳的上司交辦的？」

止水道：「不是，嚴格說來，這個案子跟血劍門無關。」

「妳才是主角？」

「也不是，我也是女人，劫持那吳家小媳婦來幹嘛？」

「那麼，這位有狐臭的仁兄才是主角？」

「唔……」

「現在，我重申前問，他們這一對，到底是甚麼人？」

止水道：「方才我已經說過，任何責任，由我一肩承擔，你也不必追究他們是甚麼人了。」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如果你一定要追究，我敢斷定，你不但沒法處理，而且會碰上一鼻子灰。」

勞福之悠悠地道：「有這麼嚴重嗎？」

「絕對是的。」

「分舵主大人，妳也該明白，三劍客辦案，不論有多困難，絕不會半途而廢。」

那有狐臭的男的插口冷笑道：「師太，照實告訴他，看他能不能把我的鳥咬掉！」

「很好，」勞福之含笑道：「很有男子漢的味道，不過，你要是能自動說出來，那就更有男子漢的味道了。」

那有狐臭的男的道：「有甚麼不可以，問吧！」

「閣下尊姓大名？」

「郎天鴻……」

「跟大同府知府郎天鵬是甚麼淵源？」

「是親兄弟。」

「也算是當今皇上的舅子之一？」

郎天鴻冷笑道：「甚麼也算不算，本來就是貨眞價實的國舅爺。」

這檔口，龜劍秋客串「文案」，在一旁振筆疾書，把供辭紀錄下來。

勞福之笑意盎然地道：「是是，堂堂國舅爺，劫持個民間美女來玩玩，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

郎天鴻「唔」了一聲道：「這才像句人話，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你能上道，我也不會讓你吃虧。」

「……」勞福之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老實告訴你，我除了是當今的國舅之外，也是血劍門的巡察使者。」

「唔……」

「這個女的，就是止水幫你拉來的艮家婦女？」

「不錯。」郎天鴻得意地笑道：「所以，不論在朝、在野，我都有最扎實的後台。」

勞福之扭頭向龜劍秋笑道：「大姊，這回咱們捅上馬蜂窩了。」

郎天鴻笑道：「沒關係，現在罷手還不遲，而且還有你們的好處。」

止水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

止水之所以嘆氣，是擔心自己的處境？還是由於可憐郎大少連「察言觀色」的功夫都不懂得呢？

勞福之含笑說道：「你這個人好像還很有人情味，我也不能不有所回報。」頓住話鋒，目光一掠對方二人道：「聽好，從現在起，我給你們五天的時間去求救。」

郎天鴻臉色一變道：「你……你還是不肯通融？」

勞福之道：「這已經是格外開恩了。」

「可是，五天的時間不夠呀！」

「應該夠的，不論是向你那位貴妃妹妹求救，或者是向血劍門總壇求救都來得及的。」

「你……」

止水截斷他的話道：「不用說了，我們可以用飛鴿傳書。」

勞福之笑道：「對，還是分舵主大人比較聰明。」

止水道：「你打算如何安置我們？」

「這好辦。」勞福之笑笑道：「這五天當中，我跟我大姊兩人之中，總有一人在這裡陪着你們就是。」郎天鴻與止水一聽，為之無言。

尼庵綫索　欲蓋彌彰

是夕陽無限好的黃昏。

金色的陽光由密林頂上的枝葉間灑落在一棟小木屋的窗前。

窗前有人在獨飲。

這個獨飲的人就是血劍門的第二副門主「不老邪神」莫邪。

莫邪很會享受。

一壺酒，幾碟小菜，自斟自飲，悠然自得。

一名妖冶的青衣少婦，像幽靈似地，忽然出現在窗前。

這個人就是血劍門的第一副門主劉媚娘。

莫邪咧嘴笑道：「很好，準時回來。」

劉媚娘道：「我要是不準時回來，你又要去找狐狸精那個浪蹄子了。」

邊說邊由一旁的柴門飄然而入，一屁股坐上他的大腿，並笑問道：「這兩天，有沒有想我？」

「想得要命……」

為了表示他的「想得要命」不假，他的一對「爪子」老實不客氣地在她身上恣活動起來。

「不行！」劉媚娘撐拒着道：「先說正經事。」

莫邪涎臉邪笑：「還有比這更正經的？」

「廢話！」劉媚娘神色一正道：「門主說，快樂宮要求聯盟的事，可以接受，但在門主到達這裡之前，你我都必須暫時保持中立。」

「唔……」莫邪接問道：「有關排雲山莊玩的寶衣遊戲，門主知不知道？」

劉媚娘道：「門主說，那是有關天心谷跟快樂宮一件最大的秘密，箇中詳情，門主也不太清楚，所以才要我們暫時保持中立。」

「還有嗎？」

「有，大同分舵出了紕漏……」

劉媚娘接着將大同分舵飛書求援的內容說了一遍。

莫邪聽完之後，接問：「門主有何指示？」

劉媚娘道：「門主的意思是雙管齊下。」

「什麼雙管齊下？」

「這是說，一方面通知郎貴妃派大員赴大同疏導，一方面由你我就近支援。」

「那必須馬上開始行動。」

「當然……哎呀！你……」

原來莫邪的「爪子」一直不曾安份過，就這說話之間，劉媚娘已被剝了個一絲不掛，而且，還「眞槍實彈」地「馬上開始行動」了。

劉媚娘喘着道：「這……椅子上怎麼行。」

莫邪邪笑道：「這不是已經『行』了嗎。」

＊　＊　＊

大同府府衙簽押房外。

知府郎天鵬一臉驚容，連頭髮都沒梳理，三步併作兩步地衝進簽押房中，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轉了一圈又一圈之後，又回到門口，揚聲大喝：「來人！」

半晌沒人接口。

郎天鵬頓足怒吼。「來人呀！都死光了！」

也不是他的手下人都死光了，是這個時候還不到「上班」的時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緊急大事，使得這位即將高昇的郎國舅郎大人一清早就火燒屁股似地，急得大發雷霆，語無倫次。

當他第三次怒吼之後，才有人遠遠地接口道：「來了，來了。」

一名聽差模樣的人，邊說邊忙亂地扣着鈕扣，匆匆趕了過來。

不等那聽差走近，郎天鵬立即揮手喝道：「快！去請王師爺、李捕頭過來。」

那聽差一楞道：「大人，這個時候，他們還沒起床哦！」

「沒起床，把他們拉起來！」

「是！」

「分頭去拉，越快越好！」

「是……」

那聽差口中恭應，心中却在嘀咕着。「咱們大人如果不是吃錯了藥，就一定是小老婆偷人。」

眞正原因是他今晨一覺醒來，準備跟小老婆作「早課」時，駭然發現枕畔插着一把雪亮的匕首，和一紙便箋，便箋上有硃筆草成的七個字：

勞福之專程拜候

當王師爺、李捕頭被由床上拉起，匆匆趕來時，郎天鵬立即「獻寶」似地把勞福之留下的匕首和便箋向寫字枱上一擱，頹然一嘆道：「你們自己瞧！」

王師爺、李捕頭同聲驚問：「大人，這是哪裡來的？」

郎天鵬道：「我一睜開眼睛，就發現這東西在我枕畔。」

王師爺道：「大人沒受什麼損失吧？」

郎天鵬道：「損失是沒有，只是，這賊子欺人太甚！」

王師爺道：「的確是欺人太甚。」

郎天鵬道：「知道不知道，這個姓勞的是什麼人？」

王師爺道：「不知道啊！」

李捕頭接口道：「回大人的話，卑職倒是聽說過。」

接着，他將所聽說過的勞福之的來歷，簡略地說了一遍。

王師爺蹙眉道：「在北京活動的人怎會到大同來？咱們又沒有誰得罪他。」

李捕頭道：「莫非是為了吳家那個案子……」

王師爺道：「吳家那個案子，不是早就了結了嗎？」

李捕頭道：「可是，卑職聽說，不久之前，吳家那個小媳婦，獨自趕赴北京……」

「趕赴北京幹嘛？」

「大概是想翻案。」

郎天鵬插口冷笑道：「小小一個民婦，她能向誰去翻案？」

李捕頭苦笑道：「大人，吳家小媳婦沒法告御狀，但向三劍客求援，很有可能，何況……」

王師爺插口接道：「勞福之飛刀留柬，已有事實証明。」

郎天鵬臉色陰晴不定，欲言又止。

李捕頭道：「大人請放寬心，三劍客是俠義人物，雖然愛管閑事，却不會亂來。」

郎天鵬苦笑道：「刀子已經插到我腦袋邊了，還不算亂來。」

王師爺道：「江湖中事，我很不了解，李老弟認為，那個姓勞的是什麼意思？」

李捕頭沉思着道：「卑職猜想，勞福之很可能是替吳家打抱不平。」

「那……咱們該怎麼辦？」

「等勞福之來了再說吧！只要多花點銀子，應該不會有多大問題。」

「怎麼？俠義人物也要錢？」

「勞福之本人不會要錢，但他要錢來補償吳家是天經地義的。」

王師爺默然無語。

郎天鵬頓足長嘆道：「都是我那位寶貝弟弟惹的禍。」

李捕頭「哦」了一聲道：「對了，大人，最好請二爺避避鋒頭。」

郎天鵬道：「為什麼要避鋒頭？」

李捕頭道：「大人，江湖人雖然不敢為難官府中人，但如果二爺給勞福之碰上了，那可不太……不太……妙啊！」

郎天鵬冷笑道：「諒他也不敢對我弟弟怎麼樣。」

李捕頭道：「大人，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王師爺也附和着道：「是的，李捕頭說得很有道理。」

郎天鵬苦笑道：「事實上，我那寶貝弟弟，已經有幾天沒回來過了。」

李捕頭道：「大人，卑職馬上親自去水月庵瞧瞧。」

「也好。」

「恐怕不怎麼好。」話落人現，勞福之已舉步進入簽押房中。

室內的三人同時臉色大變，郎天鵬並脫口叱問：「你是怎麼進來的？」

「當然是走進來的呀！」

「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知道，這是大同府知府大人的簽押房，辦公重地。」

郎天鵬厲聲道：「知道是辦公重地還敢亂闖，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勞福之含笑接道：「沒那麼嚴重吧！事實上，昨宵我已經闖過一次了。」

勞福之邊說邊自行拉過一把椅子，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

郎天鵬等人同聲驚問：「你……你就是勞福之？」

勞福之點點頭道：「不錯。」

郎天鵬拍桌怒喝：「拏下！」

誰敢「拏」呢？

王師爺手無縛雞之力，李捕頭頂多能捕捕偷雞摸狗的小毛賊。

所以，郎天鵬這句話等於是白說了。

勞福之雙手抱胸，翹着二郎腿，仰臉悠悠地道：「郎大人，你連一點待客之禮都不懂得，怪不得徒有最好的靠山，却拉拔不起來。」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王師爺一面向他的主子使了一個眼色，一面向勞福之含笑問道：「勞少俠此行是……」

勞福之笑意盎然地道：「本少俠此行，一方面是向貴上報喜……」

王師爺色然而喜地截口問道：「咱們郎大人高昇了？」

「不錯，郎大人已內定河南巡撫，廷諭日內即可發表。」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王師爺高興得幾乎要手舞足蹈起來。

郎天鵬喜在心底，外表上却故裝一片冷漠。

只有具有江湖經驗的李捕頭，眉峯緊蹙，定定地看着勞福之。

勞福之悠悠地道：「本少俠還是那句話，不怎麼好。」

「此話怎講？」話是王師爺問的，但却有六隻眼睛一齊向勞福之注視着。

勞福之徐徐地道：「因為，本少俠另一方面却是向郎大人報憂。」

郎天鵬忍不住脫口問道：「報什麼憂？」

勞福之道：「由於吳世英那個案子，郎大人不但昇官夢難圓，連目前這個知府的官位，也勢難保住。」

「我不信！」

「別打岔，本少俠的話還沒說完。」

「快講！」

「郎大人不但要丟官，而且還要吃官司。」

「哼！」

「至於你那位寶貝弟弟，目前已經成為階下囚，生命難保。」

郎天鵬霍地站了起來，怒吼道：「你……你胡說八道！」

勞福之道：「信不信由你，再告訴你一個消息，你那位貴妃妹妹，已派專差前來，馬上就要到了，告辭……」

從容起身，邁出門口。

室內的三位，面面相覷，郎大人連場面話「拏下」二字也說不出口了。

一聲冷哼自門外，緊接着是一聲霹靂巨震，更接下來的是勞福之的一聲朗笑道：「好啊！咱們又碰頭

了。」

跟勞福之又「碰頭了」的是莫邪，但跟勞福之交手的却不是莫邪本人，而是血劍門中身爲第一副門主的劉媚娘。

簽押房外，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院子。

「唏哩嘩啦」中，首先遭殃的，是院子中的花草和樹木。

劉媚娘雖然是躲在門外偷襲，可沒佔到半點便宜。

劉媚娘不但沒有佔到半點便宜，而且還一直是守多攻少。

一向養尊處優的郎國舅郎大人，幾曾見過這種場面，一面嚇得直打哆嗦，一面顫聲說道：「這……這……怎麼辦？怎麼辦？」

平常鬼點子特多的王師爺也失了主意，噤若寒蟬。

倒是頗具江湖閱歷的李捕頭壯着膽子向外面瞧了一下之後，道：「大人請放寬心，來的是朋友，一定是二爺的朋友。」

來人是他們「二爺」郎天鴻的上司，所以，李捕頭的話倒也不能算太離譜。

外面，劉媚娘使盡了渾身解數，還是一直不能取得優勢。

劉媚娘不但不能取得優勢，而且，也一直是守多攻少。

勞福之一面從容揮洒，見招拆招，一面向一旁替劉媚娘掠陣的莫邪笑道：「莫老邪，上呀！別老在一旁乘風涼……」

莫邪冷笑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別說老夫倚多爲勝。」

勞福之笑道：「當然是我說的，像你老小子，打死你也不可能有這樣的豪情壯志。」

劉媚娘怒聲道：「莫邪，別跟這小子廢話．咱們聯手撂倒這小子，也沒有人知道咱們倚多爲勝……啊！」

由於她說話分神，而幾乎挨了勞福之的一掌，而發出一聲驚呼。

勞福之笑道：「好主意，只是，妳這臭娘們還不到邊打邊說話的造詣，尤其妳的對手又是响叮噹，叮噹响的大人物我……」

這檔口，冷不防莫邪由他背後一晃而前，一掌擊向他背後的「靈台」大穴。

莫邪這一招既陰險，又狠毒。

「靈台」大穴是死穴。

勞福之正在激戰中，而對手又是出身天心谷，一身功力比勞福之並不多遜的劉媚娘。

更要命的是：勞福之正在分神說話，而莫邪又是十大中的頂尖兒高手。

按說，勞福之這一掌是挨定的了。

偷襲的莫邪也有這樣的信心。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當莫邪一掌擊向勞福之背後的「靈台」大穴之時，擊中的不是勞福之的「靈台」大穴，而是勞福之的左掌。

勞福之分明是在跟劉媚娘正面戰着，他的左掌又怎會由後面迎戰？

而且，勞福之由背後迎戰的左掌，其威力之强，也並不遜於由正面出手。

「砰」地大震聲中，莫邪身子爲之一滯，人也爲之楞住。

勞福之仍然跟劉媚娘正面激戰着，頭也不回地笑道：「老小子，我眞懷疑，你這位一甲子之前的十大高手中的人是冒牌貨。」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莫邪一挫銅牙道：「你莫爺爺不信邪。」

「邪」字聲中，已亮出兵刃，只見冷芒一閃，還是刺向勞福之背後的「靈台」大穴。

勞福之也仍然是以左手迎戰，就像是背後長了眼睛一樣，一下子抄個正着。

勞福之所抄住的是一把長不過尺許的雪亮的匕首。

勞福之目前「表演」的，不但大反常情，也超越了人體的極限。

左手反手出手，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固然是奇中之奇。

更奇的是那抄住對方兵刃的左掌跟兵刃之間，有一層若隱若現的金光。

這也就是說，勞福之的左掌和莫邪的匕首之間，並未完全接觸，而有少許的空隙。

但饒是如此，莫邪手中的匕首，却已失去自主的能力。

勞福之的左手順勢向前一引，並笑道：「到前面來吧！你們小兩口也多少有個照應……」

莫邪可眞聽話，果然被「引」到前面來了。

這時候，劉媚娘也亮出了長劍，「小兩口」一長一短的兵刃，配合得天衣無縫，刹時之間，將勞福之圈入漫天劍影之中。

* * *

水月庵中。

龜劍秋也正展開一場慘烈的惡鬥。

龜劍秋所面對的對手雖然功力較次，但人數之多，却在二十個以上。

那是血劍門大同分舵的全部高手，外加兩個總舵來的堂主——青龍堂堂主巫義、白虎堂堂主赫連仁心。

大同分舵的高手固然談不上高明，但那兩位總舵來的堂主，却相當頑强。

龜劍秋爲了要保護禪房中的郎天鴻、止水師太和那位民婦的安全，只好固守門口，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片刻之間，禪房門外已陳屍十二具。

那兩位堂主都很狡猾，自己不出

手，却先命令大同分舵的人當替死鬼，以消耗龜劍秋的體力。

但他們的如意算盤却打錯了。

以龜劍秋的身手之高，殺十個不入流的角色，實在談不上消耗什麼體力。

所以，當那兩位堂主聯手齊上時，龜劍秋仍然顯得滿不在乎。

那兩位堂主也很滑溜，心知對方不敢離開禪房門口，雙雙採取「打帶跑」的戰術——不跟龜劍秋硬碰，三招兩式之後，即借力溜走。

而且，其中一個並向殘餘的十多個大同分舵的人怒喝道：「別在一旁乘風涼，由屋頂下去救人。」

「好主意！」

接口的是常含笑。

常含笑是乘靈鶴前來支援。

常含笑像天神下降，寒芒閃處，乘一落之威，已殺掉幾個登上屋頂的人。

後繼登上屋頂的人，亡魂俱冒地紛紛抱頭向屋頂下滾落。

兩位堂主一看情況不對，分向開溜。

「留下命來！」

話到、人到、刀到，兩位堂主中的白虎堂主成了常含笑新月金刀的牲禮。

凄厲慘呼聲中，常含笑身形再起，掉頭追向那位青龍堂主。

龜劍秋揚聲喚道：「小妹回來。」

由於龜劍秋的這適時的招呼，那位青龍堂主倖逃一死，其餘的分舵中的高手，也紛紛逸去。

常含笑笑問道：「大姊幾時變得這麼仁慈了？」

龜劍秋道：「這些不入流的角色，殺再多也無補於事。」

「說的也是。」常含笑接問道：「怎麼沒見到二哥？」

龜劍秋道：「小金剛正在大同府衙，方才我聽他們說，劉媚娘、莫老邪都已趕向府衙。」

常含笑截口笑道：「那我現在趕去，還可能可以過過癮。」

「不可輕敵。」

「我知道。」

* * *

大同府衙。

勞福之獨鬥劉媚娘、莫邪二人猶自攻多於守。

百招過後，勞福之居然朗聲笑道：「合兩人之力，都不能在本少俠手底下佔半點便宜，我看，你們這所謂甚麼第一第二副門主，都該自己撒泡尿淹死算了。」

勞福之的話固然氣人。

而更氣人的是他的行動。

因爲，到目前爲止，勞福之仍然是以徒手對付對方的長短劍。（莫邪所使的匕首也就是短劍）

而且，勞福之以徒手對付對方的長短劍一點也不示弱地完全是硬碰硬，每一招一式，都是以手掌硬行擋了回去。

當然，勞福之之所以指掌硬碰對方的兵刃，並不是他已經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而完全是「如意神功」的作用。

顧名思義，「如意神功」到了一定境界，可以亦剛亦柔，隨心所欲。

現在，勞福之的「如意神功」，就已經進入隨心所欲的境界。

所以，面對像勞福之這樣的對手，劉媚娘、莫邪二人不但氣、急交迸，也越打越心驚。

偏偏勞福之更是得理不饒人地，話鋒一頓之後，又道：「也不是本公子瞧扁了你們，老實說，天心谷出來的逃婢，本來就上不了枱盤，一甲子之前就已成名『十大』中人，更是早已過了氣，也不自己撒泡尿照一照是甚麼德性，偏偏要自不量力，搞甚麼血劍門，沐猴而冠，過過副門主的癮。」

勞福之邊打邊說，只顧說得順口，冷不防對方兩人同時一聲冷笑，分向疾退丈八之外。

劉媚娘、莫邪二人疾退的同時，另外兩人却適時進擊——

那是兩名人高馬大的大個子。

那兩個不但人高馬大，所使兵刃，也是特大號的奇門兵刃——一個使獨脚銅人，一個使大砍刀。

那獨脚銅人和大砍刀，至少都在五百斤以上。

毫無疑問，使那樣重兵刃的人，本身就具有一身極佳的蠻力。

極佳的蠻力加上內家功力，這一擊之威，即使不上千斤，總也有七八百斤以上。

不難想見，任何血肉之軀的人，挨上一下子，不砸成「肉醬」才怪。

但事實上又如何呢？

當那兩個巨無霸以雷霆萬鈞之勢同時攻向勞福之之時，勞福之却已騰昇五丈以上。

「轟」然巨震聲中，使大砍刀的被砸成肉醬，使獨脚銅人的人被一刀腰斬，發出一串無比悽厲的慘嗥。

騰昇五丈的勞福之也並不輕鬆。

對方好像早已料中他有這一招。

因此，當他身形一起，密如飛蝗的强弓勁矢，就由四方八面向他集中射來。

身形淩空，不易閃避。

更要命的是，勞福之仍然沒亮出兵刃來。

勞福之雖然沒動兵刃，却具有妙絕今古、念動功隨的「如意神功」。

但見一團金光閃處，那批向他集中射來的强弓勁矢，以比原先更勁疾之勢倒射回去，而且，那些箭矢像長有眼睛一樣，一支支都射中原先發射的主人。

一連串慘呼聲中，勞福之已安穩地飄降地面。

一聲虎吼，勞福之又陷入四面圍

攻之中。

圍攻他的是六個中年壯漢。一個使刀，一個使方天畫戟，四個使「七孔黃蜂針筒」。

這六個，勞福之以前都見過。

使方天畫戟的是「金陵一匹狼」郎大器，使刀的是「白下之虎」郎文才。

郎大器是色狼，郎文才是坐地分贓的大盜。

由於這兩人跟郎天鵬、郎天鴻兄弟同姓，又老遠地由金陵趕來大同助陣，這四人之中，必然有某種特殊的淵源。

當然，這兩人也必然是血劍門中的一份子。

勞福之通常不太輕易殺人，但對「金陵一匹狼」和「白下之虎」却早已存有殺以爲民除害的決心。

以前，由於某種原因，錯失良機，今宵，對方自動送上門來，自然是正中下懷。

另外四個使「七孔黃蜂針筒」的更爲惡毒。

「七孔黃蜂針」是江湖上七種最歹毒、最霸道的暗器之一。

針筒以機簧控制，射程可達五丈之外。

其中毒針細如牛毛，並淬有九種劇毒，任何人只要中上一支，神仙也救不了。

對於這樣的敵人，勞福之自然不會再輕易放過。

而對方六人也一點都不肯浪費時間——郎氏兄弟倒不過是虛張聲勢，捧着「七孔黃蜂針筒」的四個，却老實不客氣地對着勞福之七筒齊發。

結果如何呢？

連一旁掠陣的劉媚娘、莫邪二人也萬想不到。

就像是有一隻無形的手在控制着一樣，四具七孔黃蜂針筒都射中了他們自己人。

郎氏兄弟於慘呼聲中當先倒了下去。

其次是那四個發射歹毒暗器的人相繼倒下。

而且，倒下去的六人，片刻之間，臉色都變成一片烏紫。

劉媚娘、莫邪二人的臉色一變再變，絕對不比已經倒斃的六個好看多少。

勞福之好像甚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安詳地卓立原地淡然一笑道：「我想，二位帶來的替死鬼，都很盡職。」

「……」劉媚娘、莫邪都沒接口。

「二位有沒有興趣再聯手玩玩？」

「……」劉、莫二人仍未接口。

站在劉媚娘、莫邪二人的立場，不接口是最聰明的辦法。

藝不如人，打是打不過。

鬥嘴吧！也未必能佔便宜。

所以，只好學金人之三緘其口。

但勞福之却並不因對方不接口而放過他們，仍然是似笑非笑地道：「我想，二位也該明白，目前這一場殺劫的主角是天心谷跟快樂宮。你們這個還上不了枱盤的血劍門，如果也想混水摸魚，掙得一席之地，就必須改變現在的作風。」

一頓話鋒，又笑問道：「本公子說的話，二位懂不懂？」

劉媚娘終於開口了：「不懂。」

「不懂沒關係，我可以說詳細一點。」勞福之笑笑道：「不過，本公子是直言談相，不中聽之處，敬請多多包涵。」

莫邪哼了一聲。

「哼甚麼哼！」勞福之含笑接道：「本公子的直言談相，還沒開始哩！」

莫邪冷笑道：「你莫爺爺時間很寶貴，有屁快放！」

勞福之不但不生氣，反而笑意盎然地道：「二位副門主大人，我不知道你們的門主是何方神聖，但以目前情況來說，血劍門根本不夠資格稱爲江湖組合，只不過是一羣大小流氓所湊合起來的一團垃圾……」

莫邪截口怒叱：「閉嘴！」

勞福之道：「不愛聽就算了，要打架，我奉陪，沒種，就滾蛋！」

「不能滾蛋，我還沒過癮哩……」

接口的是常含笑，話落時，人也飄落現場，美目一掃道：「哇啊，方才一定夠熱鬧的！」

「其實，一點也談不上熱鬧，」勞福之含笑接問：「小妹，水月庵那邊如何？」

常含笑道：「不如何啊！幾個不入流的小毛賊，實在差勁得很！」

兄妹倆一唱一和的，根本沒把血劍門的兩位副門主大人放在眼中。

劉媚娘、莫邪二人心中當然生氣。

但生悶氣有甚麼用，一個勞福之都奈何不了，現在再加上一個常含笑，更是莫可奈何。

生生悶氣還不要緊，眞要是忍不住而拚命，那一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一連串的傳呼由遠而近。「周公公駕到……」

老奸巨猾的莫邪乘機打退堂鼓。「好，你跟周太監去談，老夫告辭。」邊說邊携住劉媚娘的手，飛身而起。

勞福之道：「慢走，慢走！」

這一陣子中，簽押房中的郎大人郎天鵬、王師爺、李捕頭等三人，一直都龜縮着抖個不停，連大氣都不敢透。

現在，聽到周太監來了，不由膽子爲之一壯，一齊探頭向外窺視。

周太監是一個四旬開外的中年人，後面還跟着四個帶刀侍衛。

儘管他們五人都是不分晝夜快馬趕來，一身一臉的風塵，却難以掩飾那一股子目中無人的慓悍驕態。

周太監一進入小院中，目光一觸

那死狀奇慘的屍體，不由臉色一變道：「是誰殺的？」

常含笑向他扮了一個鬼臉。

勞福之雙手背負，仰臉悠悠地道：「你可以記我的賬。」

周太監怒聲道：「你想造反，官府重地，豈可任意殺人！」

勞福之仰臉如故地道：「本公子要殺人，皇宮內苑也照殺不誤，小小的大同府衙，又算得了甚麼！」

「好大的口氣！你……你是誰？」

「連我是誰都不知道，周彪，本公子問你，你此行所爲何來？」

周彪楞住。

他身邊的一名侍衛向他耳邊低語了一陣子，只見他臉色一變道：「你就是勞福之？」

勞福之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凝注着他，笑問道：「你看像不像？」

周彪怒叱一聲：「拏下！」

彼响斯應，他身邊的四個侍衛立即以包圍之勢，一齊飛撲過來。

「小妹，這回看妳的。」

勞福之話聲中，人已到了簽押房中。

簽押房中的郎天鵬、王師爺、李捕頭等三人，一齊退向一隅發抖，郎天鵬並顫聲叫道：「周公公救命啊！」

勞福之冷笑道：「少緊張，殺你們這些狗官，徒汚我手。」

外面小院中「砰砰」連響，四個侍衛一字橫排，直挺挺地跪在常含笑身前。

周彪臉色一變再變，連聲嚷道：「反了，反了，你不怕殺頭？」

勞福之卓立簽押房門口，截口冷笑道：「周彪，你自己明白，該殺頭的是誰？」

周彪沒接口。

勞福之又道：「本朝律令，太監私自出京者，殺無赦，你懂不懂？」

周彪臉色一變道：「咱家不是私自出京，咱家奉有貴妃密令。」

「拿來！」

「拿甚麼來？」

「貴妃的密令。」

「貴妃的密令，是給郎大人的，你憑甚麼要？」

勞福之冷笑道：「周彪，不是我勞福之吹牛，本公子既然插上了手，哪怕是皇帝的聖旨，本公子要看，誰也不敢違抗！」

他是即說即行，一晃而前，點了周彪的穴道，老實不客氣地將郎貴妃給郎天鵬的密令搜了出來，順手向郎天鵬一招手道：「郎大人請過來，咱們一起瞧瞧。」

郎天鵬怔了一下，乖乖地走向勞福之身邊。

事實上，此情此景之下，郎天鵬想不乖也不行。

郎貴妃的密函中，大意是有關吳世英那個案子已由吳家媳婦在女神捕龜劍秋父親的協助下告了御狀，皇帝非常震怒，日內即將派大員前來查辦，希妥爲應付，否則，不但後果嚴重，她這個貴妃也將跟着受累，目前，她唯一的希望是欽派的查案大員能接受她的打點、疏通，才可以大事化小……」

「打點、疏通，好主意！」勞福之將密函揣入懷中，冷笑道：「只是，碰在我勞福之手中，絕對行不通！」

郎天鵬面色如土，木楞出神。

周彪却仍然不死心地冷笑道：「你不過是一個江湖草民，管得了官家的事？」

勞福之道：「我管不管得了官家的事，你很快就知道的。」

一頓話鋒，扭頭向郎天鵬道：「從現在起，你、周彪、四名侍衛、王師爺、李捕頭，在欽差大人未到之前，都暫時拘押在這簽押房中。」

郎天鵬截口抗聲道：「你敢拘押朝廷命官？」

「我勞福之沒有甚麼不敢做的事，何況，你已經不是朝廷命官了。」勞福之接着向常含笑道：「小妹，請辛苦一點，再跑一趟水月庵。」

常含笑道：「是不是把那邊的人犯都集中到府衙來？」

「不錯，咱們三劍客也好集中在一起，方便辦事。」

「得令！」

＊　＊　＊

趕往水月庵的常含笑，還到得是時候。

因爲，在大同府衙鎩羽而去的莫邪、劉媚娘二人，正跟龜劍秋二人殺得如火如荼。

劉媚娘、莫邪二人顯然是趕到水月庵不久，他們的目的當然是想乘龜劍秋落單時加以劫持，作爲討價的籌碼，最低限度也可以將郎天鴻、止水師太這兩個重要人證救走，或殺之以滅口。

但他們的如意算盤又落空了。

首先，他們沒想到，閉關三天經過天心谷谷主武揚特別成全後的龜劍秋、常會笑二人，幾已脫胎換骨，一身成就都已跟勞福之在伯仲之間。

所以，方才在大同府衙中給勞福之整得灰頭土臉，現在，在水月庵中，由龜劍秋一「夫」當關之下，還是沒佔到半點便宜。

這，還是龜劍秋要分神照應止水、郎天鴻等人証，不便放手施爲，否則，莫邪、劉媚娘二人必然是被再度鎩羽的了。

劉媚娘、莫邪二人還沒想到的，是常含笑來得太快了。

由於常含笑是乘靈鶴飛來的，所以，劉媚娘、莫邪二人跟龜劍秋交手未及百招，常含笑已像天神下降似地凌空而降。

二對一都奈何不了龜劍秋的莫邪、劉媚娘二人，總算很識相，一看到

常含笑凌空而降，連場面話都顧不得交代，就互相使了一個眼色，脚底抹油，忙不迭地溜之乎也！

* * *

當常含笑返水月庵的同時，由北京前往大同的官道上，有兩批人馬，正在星夜急馳。

那兩批人馬，相距約莫五十里。

後面的一批是一頂八人抬着的綠呢大轎，轎前轎後，各有八騎健馬馱着八名精壯的武士護衛着。

那就是奉旨查辦大同府吳家冤案的欽差大人何伯平。

何伯平是現任的刑部尚書(相當於現代的法務部長)。

何伯平人稱「活剝皮」，也有人叫他爲「活閻王」。

由這兩個綽號，不難想見他辦案的嚴厲。

至於他的官聲，則見仁見智，毀譽參半，很難定標準。

前頭的那一批，其實還說不上「一批」，只不過是一輛外表並不怎麼樣的雙套馬車而已。

不過，如果有人知道那輛馬車來自排雲山莊，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因爲，它就是勞大公子勞福之自稱比「八百年以後的勞斯萊斯還要珍貴」的座車。

現在，駕車的車把式是一名短小精悍的中年漢子。

原先的車把式，也就是以前替勞大公子駕車的精壯老者則安詳地坐在車轅旁，旱烟桿上烟鍋中的火光一明一暗，他的口中也隨之吐出一圈圈的烟圈兒，顯得悠閒之至。

馬車在沉沉夜色中縱轡疾馳，車後揚起一陣滾滾黃塵。

車廂中坐的是甚麼人呢？

該不是柴大美人柴如玉吧？

其實，車廂中坐的雖然不是柴如玉，却也是一位大美人——大同吳家冤案中的俏媳婦木巧娘。

另外，還有一個燕子周三。

當然，同木巧娘坐在車廂中的燕子周三，是被點了穴道的。

前後兩批人馬都以最快的速度兼程急趕。

也許兩批人馬都不知道他們的前後都有另一批看似不相關，實際上却很相關的人。

但主持這一項支援任務的血劍門中兩位副門主劉媚娘、莫邪二人却好像早已有所安排。

當前頭的那輛雙套馬車到達距大同城十多里的一處小山崗前時，密林中一聲斷喝，衝出一批彪形大漢，將官道阻住。

那批人一共九個——一個鬢髮斑白的半百短裝老者，八個三十出頭的勁裝漢子。

駕車的車把式把馬車停了下來。

坐在車轅旁的老車把式悠閒地吸了一口旱烟，吐出一個烟圈之後，才

注目問道：「是不是要買路錢？」

對方那爲首的短裝老者冷笑道：「不要買路錢，只要車中的人。」

「你知道車中是甚麼人？」

「難道不是吳家的大美人木巧娘和燕子周三？」

「不錯，你們的消息很靈通。」老車把式笑問道：「你們是血劍門的？」

那短裝老者道：「不錯。」

那老車把式又吸了一口旱烟道：「咱們打個商量怎麼樣？」

那短裝老者道：「如何商量法？」

那老車把式道：「車中的人兒給你，你們九個的腦袋留下來。」

這眞是笑話，腦袋被「留下來」了，還能要車中的人嗎？

那短裝老者怒聲道：「你敢消遣老夫！」

「不敢。」那老車把式含笑接道：「我老人家不過是借這個機會讓牲口多休息一下而已。」

那短裝老者怒叫一聲，舉手一揮道：「一齊上！」

「是！」

暴諾聲中，八個勁裝大漢，以包圍之勢，刀劍齊揮，飛撲上來。

* * *

同一時間。

北京郊外長辛店的排雲山莊中。

「三劍客」認爲可以奪天地之造化的陣法中，居然有三位不速之客，如入無人之境一樣地長驅直入，已快要到達排雲山莊的中心地區。

這三位不速之客，帶頭的是曾經自稱爲「沈鋼咀」的快樂宮的長老沈劍。

第二位是自稱爲「一切不作第二人想」的天下第一美男子于不二。

第三位是沈劍的徒弟張昭。

張昭這個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但如果是常逛天橋的人，一定都見過他。

因爲，他就是在天橋擺測字攤至少已經擺了三年的張鐵咀。

前次，沈劍以「沈鋼咀」的身份，故意找勞福之打交道，就是借用乃徒張鐵咀的攤位。

以目前這三位的陣容，自然是江湖上任何地方都可以闖上一闖。

那麼，他們此刻能長驅直入排雲山莊的中心地帶，也就不足爲怪了。

于不二忍不住笑道：「師伯親自出馬，果然是馬到功成。」

「小子別拍馬屁。」沈劍邊走邊笑道：「不過，說實在的，天心谷的那一套，唬唬別人可以，想唬我老人家，却還差那麼一點兒。」

張昭接問道：「師傅，這……到底是一個甚麼陣法？」

沈劍沉思着道：「到目前爲止，據我的觀察，這是由諸葛武侯的『八陣圖』外加『四象』、『五行』的生尅變化而已……」

不遠處有人截口冷笑道：「如果我誇你一聲高明，你會不會臉紅？」

沈劍一擺手，三人同時停了下來，于不二搶先問道：「妳是柴大美人柴如玉？」

柴如玉的語聲道：「不錯。」

于不二道：「據我所知，三劍客都已去了大同？」

柴如玉仍然是聞聲不見人。「不錯，如果我說你們是乘我落單時前來撿便宜，你會不會臉紅？」

「不會，因爲，我們並沒有乘妳落單時前來撿便宜的企圖。」

「何以見得？」

「理由有三，第一，三劍客雖已遠赴大同，但偌大的排雲山莊，不可能只有妳一個人留守。」

「第二呢？」

「第二，我們此行並無敵意。」

「怎能証明？」

「我們入莊之前，曾報名拜訪，是你們不答理，才自行闖入。」

「唔……第三？」

「第三，我們此行目的，是我師伯有要事拜訪賈斯文大俠，賈大俠也曾經說過，到目前爲止，咱們之間，還是非友非敵，何況……」

「何況怎樣？」

于不二苦笑道：「這一點還是不說也罷！」

柴如玉的語聲道：「這種欲語還休的姿態，好像不是你于不二的作風？」

于不二道：「于不二的作風，永遠不會改變，此刻之所以欲語還休，是深恐說出來，妳會認爲我恃恩要脅。」

柴如玉的語聲笑道：「原來還是有關保全我龜大妹子清白的事。也罷！衝着這一點交情，我不發動陣法，三位可以循原路退出。」

這陣子，沈劍一直在冷眼旁觀。

由於他一直以爲排雲山莊的陣法是「八陣圖」外加「象」、「五行」的生尅變化所組成。

而事實上，方才進來時，也一直循此構想而通行無阻。

可是，經過這一陣子的觀察，他却是越看越心驚，也越慚愧。

因爲，今宵天氣很好，清風徐來，星月交輝，視界很遼闊。

可以說，週圍百十丈以內的一切，都大致可見。

可是，却偏偏看不到柴如玉的身形。

聽柴如玉的語聲，分明就在左前方十丈左右，沒有移動過，就是看不到人。

沈劍是大行家，心知這情形，只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隱身法」。

第二種可能是「借物潛形法」、和「藉物傳聲法」。

而最使他心驚的是第三種可能，因爲，當他冷眼觀察之後，發覺目前這一切的平靜如恒，也是一種假象，

暗中却隱含着無限殺機。

這也就是說，他原先的構想錯得太離譜了。

因此，他不得不接過柴如玉的話鋒，道：「柴姑娘的美意，老朽敬領，但老朽仍有一個不情之請，尙請柴姑娘能夠玉成。」

「老爺子請講，只要是我職權以內的事，一定不讓老爺子失望。」

由於沈劍的語氣很客氣，柴如玉也顯得客氣得多，而且還現出了她的「寶相金身」。

她果然是輕盈地俏立在左前方十來丈外的一株古柏的樹頂上。

皎潔月色下，白色羅衣飄拂，大有「我欲乘風飛去」之概。

這情形，只看得于不二大公子目光發直，猛嚥口水。

連沈劍也爲之目光一亮，脫口讚道：「柴姑娘果然是國色天香，見面更勝聞名。」

柴如玉謙笑道：「多謝老爺子誇獎！」

沈劍神色一正道：「老朽第一個不情之請，是想向賈斯文大使當面請教一些問題。」

柴如玉道：「可以，不過，賈伯伯目前正在入定，必須等待大約半個時辰之後。」

「也好。」沈劍接道：「聽柴姑娘方才的語氣，老朽對這陣法的觀察有了謬誤……」

柴如玉截口道：「如果老爺子要向我問這陣法的奧妙，那算是問道於盲了。」

「是嗎？」

「不瞞老爺子說，我雖然懂得操縱陣法的變化，但對箇中奧妙，却連一知半解都談不到。」

「那麼，對於陣法名稱呢？」

「名稱爲『顚倒乾坤大小週天六合大陣』。」

「有意思。」沈劍含笑問道：「老朽想見識一下這妙絕今古的奇陣的威力，可以嗎？」

「可以。」

柴如玉答得夠爽快，那妙絕今古的陣法，也立即發動。

——本來是月白風淸的天氣，刹時之間，變成艷陽普照，視界更爲開闊的大白天。

——本來是花木扶疏、古柏森森的排雲山莊，却變成奇峯插天、絕壁千仞的險地。

——峯與峯之間，絕澗深不見底，但聞急流澎湃，震耳欲聾。

——更妙的是，沈劍、于不二、張昭等三人，本來是站在一起的，彼此之間的距離，不超過三尺，但現在，三人各自分別站在一座峭壁千仞的絕峯上，看不到他們的同伴，打招呼也聽不到聲音。

——當然，原本俏立十丈之外，綽約多姿的柴如玉也失去了踪影。

沈劍是大行家，于不二、張昭也算是小行家。

他們心中都明白，目前所見，雖然是奇門陣法中的幻景，但此種幻景，却可虛可實。

如果硬不信邪，擅自行動，則幻景可變成實景。

除非對方沒有敵意，否則，重則喪命，輕則弄得灰頭土臉，狼狽不堪。

所以，他們都靜立原地，不敢行動。

而柴如玉的嬌甜語聲，也適時傳出：「諸位都是大行家，心知這些都是幻景，但幻由心生，只要謹守靈台方寸之間，不妄動無明，不擅自行動，則一切幻象都無損於諸位，否則，幻由心生，魔劫乘機入侵，後果就很嚴重了。」一頓話鋒，又道：「其實，這也是對諸位定力的一項考驗，希望諸位好自爲之。」

說完，一切歸於寂靜。

目前，沈劍、張昭、于不二等三人之間，自然是以沈劍的修爲、定力最高。

至於于不二、張昭二人之間，于不二的修爲高於張昭一二籌，但定力却不如張昭遠甚。

因爲，于不二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所以，在這一場考驗中，沈劍心如止水，一切不聞不見。

張昭也能勉爲抱元守一，收攝心神。

最糟的是于不二，他耳聞柴如玉的嚦嚦鶯聲滿腦子盡是綺念。

由綺念轉到去見過的龜劍秋的美妙胴體……眼前幻景也隨之轉變。

本來是艷陽普照、奇峯插天的絕地中，現在却變成了綠草如茵、奇花遍地的峽谷中，不遠處，龜劍秋、柴如玉身穿着薄如蟬翼的輕紗舞衣，在一羣裸體的妙齡女郎中輕歌曼舞。

此情此景，像于不二這樣的花花公子，會有怎樣的反應呢？

* * *

北京赴大同的官道上。

那八個刀劍齊揮，撲上來的八個勁裝大漢中，默契很好，就像是事先經過演練的一樣，四個撲向車把式，四個撲向後面的車廂。

但他們的攻勢發動得快，結束得更快。

坐在車轅旁的精壯老者，好像根本沒有看到甚麼，照樣悠閑地吸他的旱烟桿。

那較年輕的車把式則長鞭像靈蛇飛舞地一伸一縮之間，四個勁裝漢子就像中了邪一樣，一齊以飛撲之勢，在車轅前五六尺處「定」住了。

至於撲向車廂中的四個更妙而且絕——車廂中迎接他們的是一股白色氣體，在白色氣體一噴之下，四個生龍活虎似的勁裝大漢，立即委頓地就

地倒了下去。

那爲首的短裝老者臉色大變之下，飛身而起。

那車把式沉喝一聲：「回來！」

這回，那車把式不是用長鞭，是用左手。

只見他左手一揚，凌空一抓，那短裝老者就乖乖地被凌空抓了回來，跟他的八個手下共患難了。

那較年輕的車把式笑道：「八個貴屬都留下來了，你好意思一個人回去。」

那短裝老者怒聲道：「你爲甚麼不乾脆殺了我們？」

那較年輕的車把式道：「殺死你們等於捏死一隻螞蟻，但我現在提不起殺人的興趣，何況……」

「何況怎樣？」

「你應該知道的，北京來的欽差大人，馬上就要趕來了。」

那短裝老者臉色一變道：「你要把我們交給欽差大人？」

那較年輕的車把式道：「那總比馬上處死要好上很多哩！」

緊接着，扭頭向一直在悠閑地吸着旱烟桿的精壯老者笑道：「老爺子，咱們勞大公子的這輛寶車，可眞是妙不可言。」

那精壯老者道：「那還用你說！」

「老爺子，勞公子說過，這輛馬車，比八百年以後的甚麼勞斯萊斯還要珍貴？」

「唔……」

「還有，勞公子還說過，這輛寶車，比八百年以後甚麼、甚麼……情報員的車子還要神奇？」

「不是甚麼、甚麼情報員，是『〇〇七』情報員的寶車。」

「對對對……還是老爺子的頭腦越老越管用。」

那精壯老者苦笑道：「你老弟到底是捧我，還是挖苦我？」

那較年輕的車把式一楞道：「老爺子此話怎講？」

那精壯老者道：「我已經老得夠傷心了，你還偏要老爺子長、老爺子短的，三句話中至少有兩個老字，是不是在提醒我，早點一頭撞死算了？」

那較年輕的車把式「哦」地一聲道：「不不不，其實你一點也不老，而且還具有年輕人的龍馬精神，我還正想替你物色一位十八歲的大姑娘哩！」

那精壯老者咧嘴笑道：「唔……這才像句人話。」

暗影中傳來一聲冷笑道：「死到臨頭，還在肉麻當有趣。」

話到人到，是劉媚娘。

隨着劉媚娘瀉落當場的，還有十八個手持長劍、一律着玄色勁裝的年輕女郎。

這十九個人一齊擋在馬車前頭。

馬車後，也幾乎是同時出現五個不速之客——兩個披髮頭陀，三個扶桑武士。

刹那之間，優劣易勢，馬車陷入前後夾擊之中。

那精壯老者安詳地一笑道：「劉媚娘，憑妳這浪蹄子賤婢，還不配在我老人家面前張牙舞爪。」

有意思，片刻之前，他還不願那年輕的車把式說他老，現在，却又自稱起「我老人家」來。

劉媚娘冷笑道：「項坤，別倚老賣老，姑奶奶我也沒把你看在眼中。」

一頓話鋒，舉手一揮道：「殺！」

「殺你奶奶個熊！」項坤飄上車頂，沉聲向那較年輕的車把式道：「胡老弟，遠的由你打發，近的由我收拾，咱們分工合作。」

那較年輕的車把式叫胡興。

胡興使的是皮鞭，伸展開來，長達五丈以上，是利於遠攻的奇門兵刃。

而且，由於皮鞭太長，沒有超絕的內力，是沒法施展、控制自如的。

胡興能使這樣的皮鞭，他的內家眞力之強，自不難想見。

而這也正是項坤要胡興負責遠攻的主因。

劉媚娘儘管口中說得輕鬆，但她心中却在暗中打鼓。

天心谷是武林聖地。

天心谷中即使是一個十歲娃兒，在江湖上也可以夠得上稱爲一流高手。

劉媚娘是來自天心谷的逃婢，對這情形，自然比誰都明白。

論在天心谷的身份，項坤、胡興都不比劉媚娘高超。

但論手中玩藝，却比劉媚娘絕不多遜。

目前，劉媚娘所佔的，不過是人數上較多的優勢而已。

蟻多纏死大象，這話好像過於誇張，但有時候却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目前就是一個例子。

雙方一經交手，胡興的皮鞭就捲飛三個、制住三個勁裝女郎。

然後，他的皮鞭被劉媚娘抄住鞭梢，雙方較上了內力。

剩下的兩個勁裝女郎，乘機攻向車廂。

車廂上的項坤，獨戰兩個披髮頭陀、三個扶桑武士，可並不輕鬆。

原因是項坤的旱烟桿儘管也是奇門兵刃，而且也長達五尺以上，比起披髮頭陀的鐵禪杖和扶桑武士的大刀來，並不遜色。

但項坤吃虧的是，他此刻是站在車廂頂上，施展之間不無影响。

而對方五人又不是等閑之輩，一個個硬拚死纏，伺隙攻向車廂。

項坤最吃虧的也就是這一點，他必須維護車廂中人的安全。

所以，「第一次接觸」之下，雖然由胡興一舉制住對方六個勁裝女郎，但整個戰局却呈膠着狀態，而且嚴格說來，顯然對項坤、胡興二人不利。

尤其是剩下的兩個勁裝女郎，又乘機分別向馬車車廂的左右兩側攻了上來。

為了配合兩個勁裝女郎的「偸機」，披髮頭陀和扶桑武士的五般兵刃，也一齊拚全力搶攻。

這一來，幾乎使項坤手忙脚亂地怒叫連聲，而不得不大發神威。

項坤手忙脚亂之下，首先是披髮頭陀之一被震退八尺，三個扶桑武士之二被震退三尺之外，剛好被乘機「偸機」的兩個勁裝女郎一劍貫胸。

由於項坤的這雷霆一擊，兩個誤殺自己人的勁裝女郎當場楞住。

剩下的一個扶桑武士和兩個披髮頭陀，也為之氣焰大減。

正在互握皮鞭較量內力的胡興扭頭笑道：「項老，何必跟他們硬拚，你忘了這八百年以後的寶車啦！」

正跟對方較量內力而能分神說話，足証胡興的內力絕不比劉媚娘遜色。

但劉媚娘是何等角色，趁胡興扭頭說話分神之際，抄住鞭梢的左手以十二成的功力一拉，右手長劍已同時刺向胡興的左胸。

危機一髮間，項坤震聲大喝：「胡老弟當心暗算！」

沉喝聲中，胡興橫挪三尺，避過對方的一劍，整個人却借力前衝，左掌、右腿同時攻向劉媚娘的前胸和左腰。

同一瞬間，車廂內怒箭與白烟齊發，車廂旁剩下的扶桑武士、披髮頭陀、勁裝女郎都於慘呼聲中一齊倒斃當場。

劉媚娘眼看大勢已去，清嘯一聲，騰身飛射而去。

項坤笑道：「胡老弟，多謝你提醒我，看來我眞的是老了。」

「不老，不老，」胡興含笑接道：「其實，即使不利用這寶車，你也一樣可以收拾他們，是不是？」

「……」項坤苦笑。

「現在，是不是還要等欽差大人？」

「不！打道大同府。」

「得令！」

秉公審案　奸人伏法

被困於排雲山莊「顚倒乾坤大小週天六合大陣」中的沈劍、于不二、張昭等三人都有了不同的遭遇。

——佇立原地的沈劍，靜極思動，憑他對奇門陣法的淵博，估量着向原本應屬「生門」的方向橫挪一丈。

也就由於這一丈的橫挪，眼前幻景又有了急劇的變化。

原來麗日當空，一片奇峯絕澗的幻景，變成了一片濃密得不見天日，無窮無盡的原始森林。

那分明是八陣圖中東方「甲乙木」的幻景。

他原來估量的「生門」方位是西方「庚辛金」，怎會才一丈橫挪，却到了相反的方向？

此情此景，這位自詡也算是奇門陣法的大行家，不得不佩服「顚倒乾坤大小週天六合大陣」中「顚倒乾坤」四宗的妙用了。

心念及此，他只好再度乖乖地停下來，靜待以後的變化。

差堪告慰的是，他雖然錯估了方向，却總算並未誤入「死門」。

所以，只要不再自作聰明，輕舉妄動，短期內不致有甚麼危險。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主持陣法的柴如玉並無敵意。

否則，即使靜立原地不動，還是會有意想不到的凶險變化的。

——張昭是一直很本份地靜立當地不敢胡思亂想，但人畢竟是好奇的，由於眼前那奇峯、峭壁、絕澗都有如一幅鬼斧神工的奇妙絕畫，尤其是絕澗中那驚濤澎湃聲和氤氳雲霧，似幻似眞地幻成無數奇景，時間一久，心如止水的張昭，竟然有一股要試圖一探的衝動。

這一「意圖」才動，眼前幻景已變，自己已置身於廣袤無垠的沙漠中。

這還不要緊，要命的還是烈日當空，沙漠上熱流如蒸籠，使他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團團急轉。

不轉還好，這一轉，是越轉越熱，那滾滾熱浪，竟如烈火般地着膚如焚，片刻之間，使他汗濕重衫，幾乎就要暈倒當場。

——于不二是三人中最舒服的一個，却也是最「糗」的一個。

由於他那滿腦子的綺念，幻景中的龜劍秋、柴如玉的幻影幻化成無數的裸體美女，在綠草如茵的谷地上嬉笑追逐，妙態畢呈，有些還圍着他輕歌曼舞，極盡挑逗之能事。

于不二這個人，沒事還要自己主動尋樂子的。

像眼前這幻景，他眞是得其所哉地，忘記自己是誰了。

意亂情迷中，他已加入裸女羣中，同歌共舞，並開始解除自己的衣衫……

就在這緊要關頭，一串有如天鼓齊鳴的洪烈狂笑過處，沈劍、張昭、于不二等人眼前的幻景一齊消失。

仍然是月朗星稀，夜涼如水。

三個人也仍然是僵立原地，相距不過三尺，不過三人有三種不同的表情。

——沈劍一臉苦笑。

——張昭全身汗濕，有如落湯之鷄。

——于不二衣衫半解，一張俊臉，變成了猪肝色。

十多丈外，賈斯文、柴如玉二人併肩緩步而來。

賈斯文並向沈劍抱拳歉笑道：「沈老俠駕光臨，排雲山莊蓬蓽生輝。」

沈劍截口苦笑道：「排雲山莊是蓬蓽生輝了，咱們三個可是臉上無光。」

賈斯文連忙歉笑道：「務請三位多多包涵，方才，在下正在入定，如玉又少不更事。」

柴如玉不依地撒嬌道：「賈伯伯說話不公道啊！這是沈老爺子要求的，而且，玉兒也事先提醒過。」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柴如玉一聲「沈老爺子」，使得沈劍心中壘塊盡消，連忙含笑接道：「柴姑娘說的是實情，所以不能怪柴姑娘，要怪也只能怪老朽學藝不精，自討沒趣。」

「沈老言重。」賈斯文正容接問：「據如玉說，沈老是有要事賜教？」

「不是賜教，是請教。」

「沈老客氣，請三位入內待茶。」

片刻之後，一行五人已進入一棟靜樓的小花廳中。

分賓主坐定，一名青衣使女獻上香茗之後，賈斯文含笑接道：「寒夜客來茶當酒，三位請莫嫌簡慢。」

「賈大俠言重，」沈劍正容接道：「老朽夤夜打擾清修，亦請當面恕過。」

他舉杯喝了一口香茗，才徐徐地接道：「現在，言歸正傳。」

賈斯文道：「在下洗耳恭聽。」

沈劍道：「老朽此行，有兩件要事請教，第一，老朽要了解，賈大俠跟天心谷到底是甚麼淵源？」

賈斯文道：「在下跟天心谷，是道義之交，談不上甚麼淵源。」

「可是，賈大俠和三劍客都使天心谷的武學。」

「紅蓮白藕，本是一家，天下武功，萬流同源，沈老認為呢？」

「老朽承認，賈大俠說的有道理。」

「所以，一個人懂得某一門派的武功，並不表示他跟那個門派一定有甚麼淵源。」

「唔……」

「而且，有些門派本來是同門，但却是武功各走蹊徑，彼此之間，也勢同水火，老死不相往來。」

沈劍一怔道：「有例子嗎？」

賈斯文含笑反問，「難道天心谷跟快樂宮不能算走一個現成的例子？」

沈劍苦笑道：「看情形，賈大俠對天心谷和快樂宮的往事，也瞭如指掌？」

賈斯文道：「瞭如指掌是談不上，但知道的却也不能算少，比方說，即將面臨的『四九天劫』……」

沈劍臉色大變地欲言又止。

賈斯文又道：「所以，在下曾經勸沈老不要跟血劍門勾結，那都是一羣在劫難逃的釜底游魚。」

沈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賈斯文正容道：「賈某自不量力，希望在這一場殺劫中略盡棉薄，以減殺孽，所以，也希望沈老能在貴宮主前發揮影响力，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沈劍苦笑着一嘆道：「怕只怕無能為力。」

賈斯文道：「事在人為，咱們且各盡所能，以聽天命吧！」

「……」

「現在，請說第二件事？」

沈劍道：「第二件事，是關於那件寶衣。據三劍客中的勞公子說，那是一位朋友寄存招領的？」

賈斯文道：「不錯，不過，說實在一點，不走『招領』，而是希望把貴宮的人吸引到這兒來。」

「那是圈套，陷阱？」

「可以這樣說，但出發點是善意的。」

「善意？」

「是的，那就是希望儘量減少『四九殺劫』所造成的損害。」

沈劍注目接問：「是天心谷的安排？」

賈斯文道：「不是，但曾經得到武谷主的同意。」

「所謂『朋友寄存招領』，那位『朋友』，也就是武谷主？」

「不是！」

「那是甚麼人？」

「沈老對這件寶衣的來歷知道多少？」

沈劍苦笑道：「老朽只知道寶衣為本宮、天心谷共同的祖師所有。」

賈斯文正容接道：「也是貴宮跟天心谷反目成仇的禍源。」

沈劍道：「看情形，賈大俠對本宮和天心谷的秘密知道不少。」

賈斯文道：「不是『知道不少』，而是知道得很詳細，而且自信，比自貴宮和天心谷開派以來到目前為止，三百六十年以來，所有的當事人都知道得更為詳細。」

「……」沈劍沒接口。

「沈老好像不相信？」

「請說下去。」

賈斯文道：「將心比心，如果在下站在沈老的立場，在下也不可能相信。」

沈劍苦笑了一下。

賈斯文道：「但在下自信，當沈老聽完在下的說明之後，就一定相信了。」

沈劍苦笑如故地道：「但願如此。」

賈斯文徐徐地道：「那位以寶衣招領的朋友，嚴格說來，應該算是在下的師傅，但他老人家却在遺命中嚴令，不許以他老人家的傳人自居。」

「遺命？這是說，賈大俠那位……朋友，已經去世了。」

「是的，他老人家至少已經去世了三百年了。」

「哦……」

「沈老了解，青城山是道教聖地，其中有七十二洞之幽，也是貴宮和天心谷的發祥之地。」

沈劍一怔道：「怎麼一下子又扯上青城了？」

賈斯文道：「因爲，這是這個故事之源，要講，就必須由青城山講起才行。」

「好！一切都聽你賈大俠的。」

賈斯文沈思着喝了一口香茗道：

「約莫是三十來年之前，在下分赴遠在四川的峨嵋和青城山尋幽探勝並搜集靈葯，遊完峨嵋之後，立即轉赴青城，當夜即借宿于天師洞。

「天師洞不是甚麼山洞，是青城山上最宏偉，最壯觀的建築，也是青城山所有道觀的主宮。

「當夜，月色甚佳，在下一時興起，披衣起床，由側門出宮，信步而行，不自覺間，已到達遠離天師洞五里外的一個峽谷前。

「就在這時候，忽然聽到一陣小鹿的哀鳴，來自立足處的峭壁中。

「在下循聲俯探，只見一隻出生不久的梅花鹿，橫擱于峭壁下十多丈處的一株雜木上，情況岌岌可危。

「那峭壁壁立千仞，深不見底，沒有立足之地，只有疏落的雜木勉强可以借力立足。

「當時在下自忖，憑自己的輕功，應該可以完成援救小鹿的任務。

「于是，在小鹿不斷的哀鳴，和惻隱之心的驅使下，不加深思地，冒險攀爬下去……」

于不二忍不住截口笑道：「就由於這一念之仁，獲得了不世的奇遇？」

賈斯文正容點頭道：「不錯。」

沈劍接問：「這不世奇遇，也就是那件寶衣？」

賈斯文道：「是，也不是。」

沈劍道：「此話怎講？」

賈斯文道：「因爲，由當時發現，到目前爲止，這件寶衣已經是一點也不寶了。」

「啊！」

「不過，由寶衣衍生而來的一本『如意寶典』，却的確是冠絕今古的武林瑰寶。」

「啊！」

對方三人同聲驚「啊」中，賈斯文又回憶着接道：「其實，小鹿獲救之處的雜木下，只不過是一個不足五丈方圓的天然小洞。

「由于石洞洞口僅能勉强容一人爬入，而且又位于人跡罕至的千仞峭壁之上，因而難以被人發現……」

年輕好問的于不二又忍不住截口問道：「當時，賈大俠又怎會有興趣去察看那天然小洞？」

「問得好。」賈斯文苦笑道：「當時，當我將小鹿救入懷中時，早已驚出了一身冷汗，稍作休息，正準備往上爬昇時，那小石洞中忽然飄出一股異香，使我精神爲之一振。」

「那是甚麼寶貝？」

「朱菓，是武林中人視爲無上珍品的朱菓，而且正值它成熟的巔峯期。」

沈劍忍不住長嘆一聲道：「賈大俠的福緣，眞算是無上深厚了。」

「這倒是實情。」賈斯文也輕嘆一聲道：「就以引起貴門同室操戈的『如意神功』來說，三百多年以來，天心谷，快樂宮都沒有得到，倒便宜了我這個外人。」

沈劍訝問道：「怎麼？天心谷的人，還沒人練成『如意神功』？」

賈斯文道：「是的，到目前爲止，普天之下，已練成『如意神功』的，還只有四個半人。」

「那就是閣下和三劍客？」

「不錯。」

「那半個人又是誰？」

賈斯文一指身邊的柴如玉道：「就是柴丫頭，由于她起步太晚，火候還不夠，所以，只能算半個。」

沈劍道：「賈大俠跟天心谷的武谷主，相識有多久了？」

「約莫已有十多年。」

「那時在他當谷主之前？」

「是的。」

「他知閣下已練成了『如意神功』？」

「不錯。」

「他知道之後，沒有要求閣下傳授？」

「武谷主不但沒有要求在下轉授『如意神功』，而且還將天心谷的武學菁華，傾囊相授。」

「那是爲甚麼？」

賈斯文徐徐地道：「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在下跟武谷主的結識，另有一番不平凡的淵源。」

這所謂「不平凡的淵源」，也就是武揚當谷主之前，身中奇毒，爲賈斯文所巧救的往事。

沈劍沒有追問。

賈斯文又道：「第二，也是最主要的一點，是『四九天劫』已迫在眉睫，任何武功也解救不了。」

沈劍默然少頃之後，才苦笑道：「好，請繼續說青城山方面的故事。」

賈斯文道：「那小洞中除了朱菓之外，還有一隻銹蝕不堪的小鐵箱，小鐵箱中，有『如意寶典』，有寶衣，還有一本記事册子。」

沈劍道：「那是甚麼人留下的？」

賈斯文道：「在下也不知道那是甚麼人留下的。」

「記事册中沒有留名？」

「有，留的是『無名氏』。」

「……」沈劍苦笑無言。

「現在，在下說到主題了，在下曾經問過武谷主，對于當年貴宮和天心谷反目成仇的往事，所知有限，也不願提及，沈老你說。」

「我怎樣？」

賈斯文道：「在下的意思是，對于三百多年以前的往事，沈老知道多少？」

沈劍苦笑道：「這一點，老朽恐怕是連一知半解都談不上。」

賈斯文也苦笑道：「那……在下只好多費一番唇舌了，不過……」

「不過怎樣？」

「在下是完全根據那記事册中所記載直說，如果對貴谷祖師有甚麼不敬之處，尙請沈老多多包涵。」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

「那在下就放膽直言了，」賈斯文沉思着接道：「當時，天師洞的宮主是一葉眞人，不論武功、道德，都是當時的武林泰斗。

「一葉眞人有三位徒弟，二男一女，除了『如意神功』之外，都已盡獲眞人的眞傳。

「三位徒弟中，女的最小，也很美貌。

「年輕男女，長久相處，當然會發生感情，而當時的道教，是不忌婚配的。

「兩位師兄都暗暗戀着小師妹，但小師妹所鍾情的却是大師兄。

「因此，師兄妹之間，表面上還算和睦，但暗中都醋海興波。

「另一方面，一葉眞人不肯傳授他們具威力的『如意神功』，又不說明理由，而平常又好像偏愛老大和老三，更使老二心中暗恨。

「那位老二既失歡于師妹，又懷疑乃師已暗中將『如意神功』傳與老大的雙重刺激之下，終于發生逆倫弑師的慘案……」

聽故事的三位爲之同時驚「啊」出聲。

沈劍並接問道：「這……可能嗎？」

賈斯文道：「在下是根據記事小册上的說明照本宣讀。」

沈劍歉笑道：「很抱歉，老朽的意思是，憑一葉祖師的修爲，怎會被逆徒所弑？」

賈斯文道：「這些，那記事小册上沒有說明，只說那是劫數，就像三百六十年以後的『四九天劫』一樣。

「當時，老二的逆倫弑師，妬與恨還不是主因，主因是乃師身上的那件寶衣，因爲，寶衣上暗藏『如意神功』的心法。

「可是，老二沒想到，寶衣上的心法，早已被乃師消除，所以，老二所獲得的，是一件一點也不寶貴的破衣。

「因此，老二一不做，二不休地又將三師妹殺掉，才潛逃下山……」

賈斯文停下來，喝了一口茶，才輕嘆着接道：「這位老二，就是快樂宮的開山祖師。」

沈劍道：「老大就是天心谷的始祖？」

「不錯。」

「那記事小册上還說些甚麼？」

「還說，希望有緣獲得『如意寶典』的人，善體天心，少造殺孽，並在三百六十年後的『四九天劫』中，不論是天心谷或快樂宮的弟子，除了應劫者外，能保存幾個就算幾個。」

「那麼，賈大俠所說的『寶衣招領』遊戲，也是記事小册上所交代？」

「是的。」

沈劍苦笑道：「能推算出三百六十年以後的『四九天劫』，這未免太玄了。」

賈斯文道：「在下也有此同感。」

「還有沒有甚麼聯想？」

「有，而且是有兩點。」

「請講。」

「第一，當時，一葉眞人並未因被弑而仙逝。」

「唔……」

「第二，記事小册上的無名氏，就是一葉眞人的化名。」

「有道理，有道理。」沈劍笑接道：「眞是智者所見略同。」

* * *

大同府府衙中。

三劍客已聚集在一起。

關于吳世英那宗寃獄的有關人証，如木巧娘、燕子周三，都已到齊。

人犯方面，太監周彪、知府郎天鵬、郎天鴻兄弟、王師爺、李捕頭、水月庵庵主止水師太，也都集中在一起。

遺憾的是，就在這時候傳來不幸的消息，雙腿已殘的吳剛，被劫的錢莊老闆，都在不久之前，被一神秘人物殺掉。

毫無疑問，這是莫邪幹的。

一向玩世不恭的勞福之，此刻氣得俊面鐵青，向郎天鵬怒叱道：「郎天鵬，本公子現在所掌握的人証，就足以定你的死罪，你又何必再濫殺無辜。」

郎天鵬冷笑道：「你別血口噴人，由起床到現在，本府還沒離開過簽押房一步，又怎能出去殺人？」

「那是你的匪類朋友莫邪殺的。」

「本府根本不認識甚麼莫邪。」

「否認沒有用，待會公堂上再談吧！」

「公堂上？是你審本府？還是本府審你？」

「你自己說呢？」勞福之向王師爺沉喝道：「吩咐下去，準備開庭。」

王師爺一個哆嗦，答應不好，不答應也不好。

郎天鵬又冷笑道：「勞福之，你以爲你是誰？」

「本公子是誰，到時候，你自然會明白。」勞福之笑笑道：「告訴你，這個公堂，是爲欽差大人準備的。」

郎天鵬色然而喜道：「欽差大人就要來了？」

勞福之道：「天亮之前，一定趕到。」

也眞難爲這位國舅爺郎大人了，從清晨到目前，已失去了一天一夜的自由。

所以，他一聽欽差大人快到了，並認爲救星來了而色然而喜，並向正不

知如何是好的王師爺沉聲說道：「快去排香案準備接旨，並將本府的官服取來。」

「是！」

王師爺恭應聲中，勞福之却立即接道：「香案、公堂馬上備妥，官服可以免了。」

這，等于是向郎天鵬兜頭澆了一盆冷水，臉色爲之大變道：「勞福之，你敢把本府當作犯人？」

勞福之笑道：「你已經做了一天一夜的犯人了，你說我敢不敢呢？」

「你你你……」

郎天鵬氣得混身發抖，語不成聲。

就在這時候，外頭一連串的傳呼：「聖旨到！」

同時，一名侍衛裝束的年輕人，站在簽押房外向勞福之招手笑道：「勞福之，你好神氣啊！」

勞福之一怔之間，守在門口的常含笑嬌叱一聲：「退下！」

那年輕侍衛笑道：「黑豹，妳不認識我了？」

勞福之、常含笑同時一楞道：「妳——」

「妳」是誰呢？

是八王爺的寶貝郡主珍珠。

勞福之接着苦笑道：「珍珠，妳怎麼也趕來了？」

珍珠嬌笑道：「怎麼？不歡迎我來？」

一身侍衛裝束，却說着鶯聲燕語，想想也令人發笑。

但此刻的勞福之却笑不出來。

珍珠又道：「說呀！歡不歡迎？」

勞福之苦笑道：「郡主芳駕既然來了，我想不歡迎也很難。」

正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的郎天鵬連忙叫道：「郡主，請救救我。」

這檔口，勞福之正和龜劍秋以傳音功夫交談着。

珍珠含笑接道：「郎大人請放心，我就是受郎貴妃之託前來救你的。」

「多謝郡主！」郎大鵬苦笑道：「下官還得趕去接旨才行。」

珍珠道：「不必了，我已經請欽差大人進行升堂，待會我陪你一起去。」

「多謝郡主！」郎天鵬又謝了一句。

這也是禮多人不怪吧！

珍珠向勞福之媚笑道：「小金剛，給我一點面子好不好？」

勞福之似笑非笑地反問道：「這面子如何給法？」

珍珠道：「我的意思是，有關大同府的這個案子，請你們三劍客就此罷手。」

「……」勞福之定定的看着她。

「好不好吧？」她拉着他的手撒起嬌來。

「不好。」

珍珠突然變臉冷笑道：「不答應就算了，我自己會處理。」

勞福之道：「郡主打算如何處理？」

珍珠道：「官家的事，你管不着。」

勞福之笑道：「珍珠，妳心中比誰都明白，三劍客插上手的事，除非咱們自己放手，否則，玉皇大帝也阻止不了。」

勞福之軟硬都不吃，這位「刁蠻公主」可傻眼了。

珍珠正楞之間，勞福之又道：「郡主，不能讓欽差大人久候，我要帶他們出庭了，大姊，請陪同郡主多聊聊。」

珍珠忙道：「不不不，欽差大人我已交代過，讓他多等一會沒關係。」

欽差大人能聽她的安排，偏偏勞福之不賣賬，道：「這不太好吧！」

「那是我的事。」珍珠又拉住他的手道：「走，我們到後院去談談。」

「也好。」勞福之向龜劍秋、常含笑二人沉聲說道：「大姊，小妹，在我回來之前，任何人如果膽敢輕舉妄動，一律格殺不論！」

常含笑搶先嬌笑一聲：「得令！」

珍珠白了他一眼道：「瞧你這德性！」

勞福之道：「瞧我不順眼，是不是？」

珍珠道：「如果郎天鵬敢輕舉妄動呢？」

「放心，那狗官，借一副膽子給他，他也不敢妄動。」

「我說的是如果。」

「那還不簡單。」他作了一個砍頭的手式。

「誰負責？」

「當然由我小金剛負責。」

「不怕皇上砍你的腦袋？」

勞福之眉梢一揚道：「我說，放眼天下，沒誰能砍我的腦袋，妳信不信？」

「不信！」

「那妳就拭目以待吧！」

兩人邊談邊走，已進入後院中。

滿臉焦灼的郎夫人，不等他們兩人坐定，就跪了下去，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連連叩頭道：「請郡主、勞公子行行好事，救救拙夫……」

珍珠連忙把她扶起道：「郎夫人請放心，我正在跟公子情商，請暫時迴避一下。」

「是……」

郎夫人退出小花廳時，並隨手帶攏了房門。

珍珠這才向勞福之嬌嗔地道：「你……你敢當衆給我難堪？」

勞福之雙手一攤，故作委屈狀道：「沒有啊！」

「可是，你不給我面子。」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道理，妳應該懂得。」

「狗屁，古往今來，有哪一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過？」

「好像是沒有，不過……」

「不過怎樣？」

「可以由這個案子開始呀！」

「不可以。」珍珠激憤地道：「你，一不當差，二不吃糧，爲甚麼要狗捉耗子，多管閑事？」

「妳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喜歡這個調調兒，再說……」勞福之正容接道：「事關誣良爲盜，四條人命的大冤獄，那是多嚴重的事。」

珍珠道：「這……郎天鵬也不過是負失察之責，罪不致死，用幾個捕快抵命也就行了。」

「我同意郎天鵬可以不死，但官是丢定了。」

「那……郎天鴻呢？」

「郎天鴻勾結匪類，强姦良家婦女，那是死有餘辜。」

「你知不知道，他們是郎貴妃的哥哥？」

「知道。」

「也知道郎貴妃是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皇上身邊的紅人？」

「知道。」

「知道這些，你還要蠻幹？」

勞福之笑道：「我不是甚麼蠻幹，是替朝廷執法。」

珍珠怒笑道：「我又要罵你了。」

勞福之飛快地接口道：「罵就罵吧，本老夫子曰：『偶然之間，被漂亮的小妞罵罵，是可以消痰化氣，延年益壽的』。」

「壽你的頭。」珍珠一指點向他的額角道：「你算老幾？要你來執甚麼法。」

勞福之很技巧地避過對方的一指道：「郡主殿下，別乘機假公濟私，這一指，我消受不起。」

珍珠俏臉一變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小意思，妳知，我知，不過……」勞福之神秘地一笑道：「現在，暫時不要說。」

「不，我一定要你現在說。」

「珍珠，不說，妳我還是好朋友，一經說明，關係就複雜了。」

這話，等於已經點明了珍珠是快樂宮中的人。

但珍珠夠沉着，不但不再有甚麼震驚的表情，反而笑問道：「如何一個複雜法？」

勞福之道：「珍珠，如果說，我早已知道妳是快樂宮的人，妳信不信？」

珍珠只好苦笑道：「果然高明。」

勞福之也苦笑道：「現在，妳我之間，已經由單純的朋友變成非敵非友，亦敵亦友了，妳說複雜不複雜？」

珍珠定定地看着他，嘆了一口氣道：「所以，你方才擔心我乘機暗算你？」

勞福之笑笑道：「我了解，目前，妳不會暗算我，但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珍珠楞了一下道：「那……以後……」

勞福之道：「以後的事，讓它自然發展，現在，只談目前的。」

「也好。」已被揭開身份之後的珍珠，好像有點兒心不在焉地道：「方才，說到甚麼地方了？」

勞福之道：「說到我必須要替朝廷執法。」

珍珠道：「你不怕激怒皇上，砍你的腦袋？」

勞福之又恢復他的狂態道：「普天之下，沒有誰能砍我的腦袋，至於皇上，由於我替他嚴正執法，收拾民心，不但不會砍我的腦袋，而且，還可能封我一個甚麼『巡迴御史』之類的大官哩。」

珍珠苦笑道：「你雖然很有信心，但我不能不提醒你，還有一位何大人。」

「何大人又怎樣？」

「何大人是代表皇上的欽差大人，他絕不可能聽你的。」

勞福之笑道：「對於何伯平，我一樣的有自信，他一定聽我的。」

「何以見得？」

「因爲，我是小金剛。」

「我了解，你的鬼點子很多。」珍珠輕嘆一聲道：「只是，教我如何下台？」

勞福之道：「妳本來就在台下，沒有甚麼下不了台的問題。」

「說的倒也好像有道理。」

「老夫子說的，本來就一定有道理。」

「好，姑奶奶有賞。」

「是不是香吻一個？」

「對！只是……」

「還有甚麼『只是』的？」

珍珠媚笑道：「不怕我乘機暗算？」

勞福之笑道：「我不怕，妳也不忍心，是不是？」

「那可不一定哩，你已經明白，現在，你我之間，是亦敵亦友。」

她那媚態，眞敎人心癢難搔。

「沒關係，對於女人，我勞福之有『拚死吃河豚』的豪興，來吧。」

他一副急色鬼的模樣，張開雙臂。

她媚笑着，投懷送抱。

兩個人糾纏在一起了。

四片咀唇也膠着在一起了。

但勞福之却忽然驚呼一聲：「妳……」

他已全身乏力，軟癱在她的懷抱中。

不忍心的還是忍心下手了。

勞福之苦笑道：「有道是『最毒婦人心』，現在，我才了解古人信實不欺。」

「可惜，現在了解已經太遲了。」

珍珠含笑接道：「不過，你也不用擔心，我不會殺你。」

「爲甚麼不會殺我，這是奇功一件

呀。」

「因爲，你我之間，有過不平凡的交情，再說……」珍珠意味深長地一嘆道：「亦敵亦友，畢竟還不是絕對的敵人，是不是？」

勞福之道：「眞想不到，妳還這麼有人情味。」

「我本來不是一個有甚麼人情味的人，只是對你勞福之例外。」

「有沒有甚麼特別的理由？」

「只有三個字，『不忍心』。」

她的話才說完，勞福之已由她懷中欠伸而起。

而同時，珍珠都已軟癱在他的懷中，駭然問道：「你……方才並未受制？」

勞福之笑道：「如果我勞福之這麼容易受制，『三劍客』這塊招牌，豈非是連狗屎都不如了。」

「你……廢了我的功力？」

「沒有，只不過是暫時封閉妳的功力。」

「這是說，你不打算殺我？」

「殺妳這樣漂亮、可愛、又有人情味的小妞，豈不是天下第一的大混蛋，何況……」

「何況怎樣？」

「光憑『投桃報李』這一點，我也不能殺妳呀？」勞福之含笑接道：「所以，好心還是會有好報的。」

珍珠苦笑無言。

勞福之道：「別撒賴，起來，到公堂聽審去。」

＊　＊　＊

由於珍珠事先的交代，也由於何伯平在京城中也早已聽過「三劍客」的傳奇事跡，所以，這位欽差大人不但沒擺官架子，甚至連接旨的例行手續也免了，主動持聖旨供在公案上，很有耐心地在等候着。

肅立兩旁的衙役，更是連大氣都不敢出。

＊　＊　＊

珍珠雖然功力被封閉，但行動上一如常人。

當她偕同三劍客押着一干人犯和証人進入公堂時，深沉、冷肅的堂威聲也隨之响起：「威武——」

一干人犯，証人都跪倒堂前。

珍珠、三劍客也肅立一旁。

何伯平微欠身子，並抬手一指右邊的位子道：「請郡主昇座。」

由於公案上供着聖旨，堂堂刑部尚書兼欽差大人何伯平也只能坐在公案的左邊。

右邊的位子是預留給珍珠郡主的。

珍珠嫣然一笑道：「免了，我還是跟三劍客站在一起旁聽的好。」

何伯平訝問道：「那怎麼可以？咱們事先都說好了的。」

珍珠道：「那不算，現在，只好偏勞何大人了。」

「那……」何伯平苦笑了一下，才沉聲喝道：「給郡主和三劍客看座。」

「是。」

恭喏聲中，執事人員馬上搬來四張椅子。

身爲江湖草民的三劍客，由於沾郡主的光，在這種場合中，也居然有了座位。

審問開始進行。

何伯平一臉肅容，先由原告木巧娘問起，次及証人燕子周三，再次是人犯王師爺、李捕頭、止水師太、郎天鴻、跟郎天鴻相姦的民婦江氏、私自出京的太監周彪和四名侍衛，最後才問到大同知府郎天鵬。

由於已經是鐵證如山的冤獄，儘管由於被劫的錢莊老闆和告主之一的吳剛被殺，都互推不知道之外，其餘都坦承不諱，只叩求欽差大人格外開恩，從輕發落。

從黎明時刻開始，到問完時，已經是快近午正時分了。

何伯平向旁聽的珍珠笑問道：「郡主已經聽得很清楚了？」

珍珠點點頭道：「不錯。」

何伯平接問道：「那麼，郡主有何高見？」

珍珠道：「請欽差大人依法監判。」

何伯平點點頭，清咳一聲，才威嚴地沉聲宣判：

大同府捕頭李大牛，貪功濫刑，造成先後四條人命的冤案，是罪魁禍首，斬立決。

刑名師爺王倫，昏瞶無能，是冤案幫兇，流放三千里。

燕子周三，素行不端，處徒刑一年。

水月庵住持止水，勾結匪類，誘姦良家婦女，傷風敗俗，玷汚佛門，斬立決！

被誘民婦江氏，當庭開釋。

太監周彪、四名侍衛私自出京，周彪斬立決，四侍衛削職流放千里。

郎天鴻結交匪類，行爲不檢，處徒刑三年六個月。

大同知府郎天鵬失察、失職，革職留任，以觀後效，並科罰金白銀壹萬伍千兩，做爲苦主木巧娘的補償。

何伯平一口氣宣判完畢之後，堂下諸人各有不同的反應。

判「斬立決」的捕頭李大牛、止水師太、太監周彪都臉色如土。

四侍衛、王師爺一臉沮喪。

民婦江氏默然無語。

燕子周三扮了一下鬼臉。

郎天鵬、天鴻兄弟倆如釋重負地、輕輕長吁了一口氣。

木巧娘連連叩頭，泣不成聲。

平心而論，何伯平對本案的判決，除了對郎氏兄弟顯然有迴護嫌疑之外，對其餘的人都夠得上稱爲「公允」。

何伯平自己顯得頗爲得意地向珍珠笑問：「郡主尊意如何？」

珍珠却顯得意興闌珊地道：「我沒意見，何大人何不先問問三劍客？」

何伯平一怔道：「應該，應該。」

勞福之不等對方發問，搶先笑道：「草民要抗議。」

何伯平又是一怔道：「啊？」

勞福之徐徐地接道：「草民抗議何大人對郎天鵬兄弟判得太輕，有官官相護之嫌。」

何伯平臉色爲之一變，郎天鵬兄弟倆却雙雙冷哼出聲。

何伯平立即恢復常態，並含笑說道：「勞公子且請暫緩抗議，本部堂有好消息向龜劍秋姑娘宣佈。」

龜劍秋一愣之間，何伯平又含笑接道：「京兆尹衙門總捕頭龜振，多年來迭破奇案，功績卓著，本部堂於啓程來大同之前，已發佈部令，擢昇爲刑部總捕頭。」

京兆尹衙門的總捕頭，只負責京都地區，刑部總捕頭却總管全國的刑案。

對龜劍秋來說，父親昇官，當然是好消息。

此刻的欽差大人何伯平，本職就是刑部尚書。

他在此時此地宣佈這樣的好消息，當然是「丑表功」，向龜劍秋討好。

向龜劍秋討好，也就是向三劍客討好。

何伯平向三劍客討好的目的，也很明顯——希望勞福之不要讓他太難堪。

以何伯平目前對任何文武官員都可以生殺予奪的欽差大人身份，如此降尊紆貴地來向三個年輕的江湖草民討好，不但是異數，也恐怕是特別的鮮事。

按說，像這樣的異數，三劍客應該有適當的回報才對。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當事人的龜劍秋只是淡淡地一笑道：「草民代表家父多謝何大人的提拔。」

勞福之更是似笑非笑地道：「草民也還是要抗議。」

勞福之的話中，妙就妙在那「還是」二字。

這等於是說：你雖然特別討好我們三劍客，我們三劍客却並不怎麼領情。

何伯平苦笑道：「沒關係，本部堂雖然沒別的長處，容人的雅量，却自信還算過得去，所以，勞公子有話請儘管直說。」

「多謝何大人大人有大量。」

「不過，在勞公子直話直說之前，本部堂也必須先行說明一下。」

「何大人請講。」

「勞公子是江湖人，江湖人有兩句很常用的話：『人在江湖，不由自主』。」

勞福之截口笑道：「草民了解，何大人的意思是『人在官場，也會不由自主』。」

「正是。」何伯平神色一正道：「本部堂平日的官聲如何，勞公子想必有過耳聞？」

「是的。」勞福之也正容接道：「何大人爲官，一向公正廉明，嚴正而又嚴厲，素有『活閻王』之稱。」

「多謝誇獎！」

「不過，以本案對郎天鵬兄弟的判決而論，草民懷疑，此刻坐在公堂上的，不是平日的何大人。」

何伯平苦笑道：「本部堂有不得不如此判決的苦衷，方才，珍珠郡主想必已經向勞公子說明過。」

勞福之點點頭道：「是的。」

何伯平苦笑如故地道：「老實說，本部堂如此判決，已經擔上莫大的風險。」

勞福之笑笑道：「這話，也好像不是平日的何大人說的。」

像這樣的話，好像也只有勞福之敢說。

何伯平雖然自詡「有容人的雅量」，也禁不住老臉一紅，然後是一片慍容。

但何伯平畢竟是老狐狸了，立即察覺自己的失態，展顏一笑道：「那麼，依勞公子高見，該如何判法？」

勞福之正容接道：「草民對事不對人，依本朝律令，郎天鴻不但勾結匪類，而且玷汚無數良家婦女，該判斬立決，至於郎天鵬，對本案雖只負失察之責，但他貪瀆成性，大同府早已民怨沸騰，至少也該判他削職爲民，永不錄用，而且……」

何伯平接問：「而且怎樣？」

勞福之徐徐地接道：「應該併科罰金白銀十萬兩，作爲本案苦主木巧娘三條人命的補償。」

「十萬兩銀子的罰金，是不是太多了一點？」

「不算多，大人該懂得，人命無價。」

「郎天鵬也不可能拿得出來。」

「拿得出來的，郎天鵬宦囊充實，對他來說，十萬兩銀子，不過是九牛之一毛而已。」

何伯平嘆了一口氣道：「平心而論，勞公子的判決很公正，很可惜，本部堂這個欽差大人的職位不能私相授受，否則……」

勞福之笑問道：「否則又怎樣？」

何伯平苦笑道：「否則，本部堂這個位子，就由你勞公子來坐了。」

勞福之神秘地一笑道：「其實，草民不坐那個位子，還是可以照草民的意思判決的。」

坐在他身邊的珍珠俏臉一變道：「不可以。」

勞福之笑道：「郡主以爲我要動武自己下手？」

「難道不是？」

「絕對不是。」

「那……」

　何伯平一臉苦笑，向勞福之注視着。

　勞福之又笑笑道：「用這個，行不行？」

　「刷」地一聲，他手中已展開一把摺扇——一把非常不尋常的摺扇。

　本來，摺扇就是摺扇，除了質料有好壞之分外，好像毋須用上甚麼「非常不尋常」的字眼。

　但目前這把摺扇，稱之爲「非常不尋常」，却是一點也不算誇張。

　它，黃金爲骨，黃綾爲面，扇柄上還以金鏈子繫着一顆貓眼寶石。

　這，還僅能表示它的昂貴。

　所謂「非常不尋常」，是它的扇面上正反兩面的文字。

　正面是「如朕親臨」四個徑寸的草書。

　上款是「勞伯仁俠士存念」。下款沒署名，只蓋了一個精巧的小官章，旁邊還有一行小字，寫的是先帝的年號和日期。

　小官章是先帝的本來姓氏——由於扇面太小，不能用玉璽，才以小官章代替。

　「勞伯仁俠士」就是勞福之的父親，以醫、畫雙絕被稱爲「雙絕書生」的勞伯仁，也就是現在的「怪俠」賈斯文。

　很顯然，這是先帝由於某種不爲人知的原因，賜予勞伯仁的御扇。

　這是正面。

　像這樣的摺扇，已經是夠得上稱爲「非常不尋常」了。

　反面又如何呢？

　反面是一支寶劍和一個拳頭交叉所構成的簡單圖案，圖案兩邊是先帝御筆親題的四個徑寸草書。

　　上打昏君

　　下斬奸臣

　憑這小小的摺扇，連昏庸的皇帝都可以「教訓」。

　所以，反面比正面更加「非常不尋常」。

　所以，欽差大人何伯平，郡主珍珠目光一觸之下，臉色大變，雙雙向着這把小小的摺扇跪了下去。

　所以，早已跪在堂前的郎天鵬、郎天鴻兄弟，剎時之間，臉色嚇成一片死灰。

　勞福之却一收摺扇道：「何大人，郡主請平身。」

　何伯平、珍珠二人應聲而起，雙雙都是一臉難以描繪的尷尬。

　勞福之却扮了一個鬼臉道：「怪不得古往今來，多少英雄人物都砍砍殺殺，爭奪皇帝寶座，原來做皇帝有這麼多的好處，連死了多年之後，還能……」

　他未說出來的話，一定更不太好聽。

　所以，何伯平向珍珠使了一個眼色，冰雪聰明的珍珠立即以她的玉掌把勞福之的嘴巴封住，並嬌嗔地道：「夠了。」

　「是，郡主殿下。」勞福之一副嘻皮笑臉，目光却轉向何伯平。

　何伯平苦笑道：「勞公子既然擁有先皇所賜御扇，爲何不早點亮出來？」

　勞福之笑道：「如果草民先行出示御扇，又怎能見識到『活閻王』辦案的威嚴。」

　何伯平老臉爲之一紅道：「很令勞公子失望，是不是？」

　勞福之笑意盎然地道：「好像有那麼一點點。」

　何伯平長嘆一聲。

　勞福之正容道：「何大人別洩氣，這，毋損於何大人的令譽。」

　「多謝勞公子的諒解。」何伯平苦笑了一下之後，神色一正道：「現在，請勞公子昇座。」

　邊說邊抬手指向原先準備給珍珠的座位。

　「不必。」勞福之笑笑道：「那個位子，草民坐上去會頭暈。」

　何伯平仍然是一本正經地道：「那……請勞公子指示？」

　勞福之笑道：「如果何大人不健忘，方才，草民已經『指示』過了。」

　「下官記得。」

　「本部堂」改爲「下官」，何伯平不愧是在官場中鬼混了多年的老狐狸。

　「不過，方才草民還漏了一位寃死的錢莊老闆未加說明。」

　「請指示。」

　「對郎天鵬的罰金，加上白銀二萬兩，作爲對錢莊老闆的補償。」

　「下官遵命。」

　「還有，判『斬立決』的犯人，由草民派人監斬，立刻執行，以免橫生枝節。」

　「是。」

　「請何大人立即覆判。」

　「是。」

　何伯平清了一下嗓子，沉聲說道：「本部堂方才所宣判，略有變更，大同府知府郎天鵬改判削職爲民，永不錄用，併科罰金白銀十二萬兩；郎天鴻改判斬立決；其餘維持原判；判斬立決者立即執行。」

　一頓話鋒，又沉聲喝道：「將郎天鴻、止水、周太監、李大牛推出砍了！」

　四個死囚，不是被「推出」，而是被「抬」出的。

　因爲，四人都被嚇得當場昏倒。

　監斬的是勞福之指派的排雲山莊車把式項坤和胡興。

　經過一陣子忙亂，其餘人犯都暫時收押，民婦江氏當庭開釋，本案當事人中，只剩郎天鵬和木巧娘還留在公堂下。

　郎天鵬僵立當場，一臉的沮喪。

　木巧娘向勞福之盈盈拜倒，悲聲說道：「勞公子、龜小姐、常小姐義薄雲天，對寒家大恩大德，小女子當立三位恩公長生牌位，晨昏默禱，祝三

位恩公長命百歲。」

　勞福之截口笑道：「不對啊，我們三劍客都吃自己的飯，妳怎能限定我們只能活一百歲。」

　龜劍秋、常含笑掩口輕笑。

　珍珠「吃吃」媚笑。

　何伯平哈哈大笑。

　木巧娘也跟着破涙傻笑。

　勞福之看看木巧娘，又看看何伯平，眼珠子一轉，再轉。

　珍珠的手肘碰了他一下道：「你又在動甚麼鬼點子？」

　勞福之神秘地一笑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龜劍秋插口笑道：「人家吳大嫂還在跪着哩。」

　「對不起，對不起……」

　勞福之邊說邊右掌凌空一托，把木巧娘的嬌軀凌空托了起來。

　何伯平嘆了一口氣道：「下官算是大開眼界了。」

　勞福之向何伯平笑問道：「何大人有幾位公子和千金？」

　這眞是「神來之筆」，此時此地，怎會閑話起家常來？

　因此，何伯平一怔之後，才含笑說道：「只有小犬兩隻，沒有千金。」

　勞福之又笑問：「何大人想不想有一隻『小母犬』呢？」

　「想，想得要命，只可惜拙荊老矣，老蚌不能生珠。」

　「草民倒有一個變通辦法，使何大人馬上可以獲得一隻『小母犬』，只是不知道何大人肯不肯給草民面子？」

　何伯平現在已了解勞福之的言外之意，飛快地向木巧娘瞟了一眼，含笑接道：「像你這樣的『草民面子』，縱然是當今皇上，想不給也很難。」

　「這是說，何大人已經答應了？」

　「下官是答應了，只是，人家當事人會不會樂意呢？」

　「這一點，我想不成問題。」勞福之轉向木巧娘道：「木姑娘，聽懂了嗎？」

　「吳大嫂」變成了「木姑娘」，變得快，也變得妙。

　木巧娘含涙點頭道：「小女子聽懂了。」

　勞福之接問道：「那麼，有沒有甚麼意見？」

　木巧娘淒然地道：「小女子劫後不祥之身，又是平民，怕只怕辱沒了何大人。」

　勞福之截口接道：「不許有這樣的想法，木姑娘秀外慧中，知書識禮，本來是大家閨秀，誰要是敢說妳『辱沒了何大人』，我小金剛會砍下他的狗頭。」

　不等對方接口，又轉向何伯平道：「你何大人如果不善待義女，我這個草民第一個不答應。」

　「不敢。」何伯平含笑接道：「誰要是違背了你這身懷先皇御扇的草民的意旨，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勞福之笑道：「何大人明白就好。」

　何伯平也笑道：「下官不但明白，也要先向你這位草民致最眞誠的謝意。」

　「爲甚麼？」

　「因爲，你讓我完成『有了小母犬』的意願呀。」

　說完，果然起身向勞福之抱拳長揖。

　「對，這個禮我倒是受之無愧，」勞福之轉向木巧娘道：「木姑娘還不拜見義父？」

　木巧娘向何伯平盈盈拜倒道：「女兒叩見義父，祝義父義母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何伯平受了全禮之後，拈鬚微笑道：「乖女兒，義父生受了，見面禮回京之後補送。」

　勞福之道：「當然要補送，而且，木姑娘也還要在兩老面前正式行禮。」

　何伯平道：「到時候，還得好好請請你們三劍客。」

　「到時候？」勞福之笑嚷道：「我們的肚子都在抗議了，好意思現在不請？」

　何伯平呵呵大笑道：「請，請，當然請，當然請，這一記『竹槓』搞得老夫好心……」

　「好心痛？」

　「不！是好心曠神怡，哈哈哈……」

三國演義之廿一

舌戰羣儒（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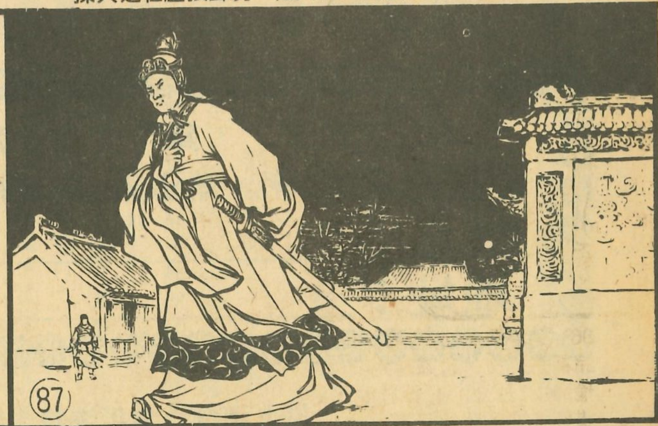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85　周瑜回營，立即請諸葛亮來，把會議結果告訴他，又向他請教破曹的策略。諸葛亮却認爲孫權畢竟擔心着曹操兵多，怕打不過人家，只有先消除他這層顧慮，才能放手去幹。



86　周瑜一想很對，送走了諸葛亮，連夜再去見孫權。果然不出諸葛亮所料，孫權始終擔憂雙方兵力在數量上相差太遠，怕不能取勝。周瑜極力解釋，說曹操只是在虛張聲勢，他只消五萬精兵便盡夠對付了。



87　周瑜告辭出來，一路盤算，諸葛亮居然看透了主公的心事，比自己高明得多，不除掉他，將來麻煩不小。於是差人去請魯肅，商量如何除掉諸葛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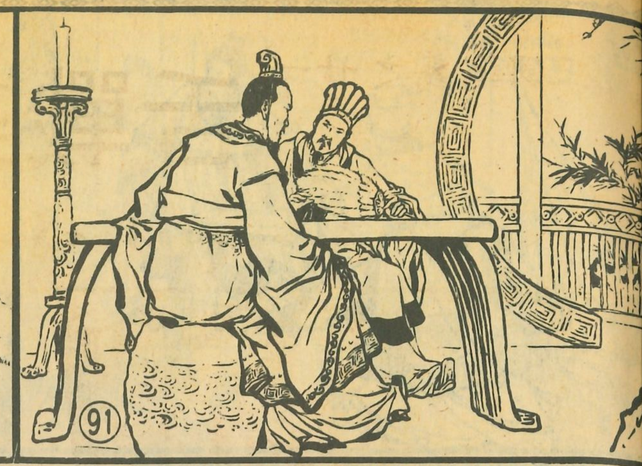
88　周瑜把自己的心事說了，魯肅却不贊成，說道：「如今曹操未破，倘先殺了諸葛亮，那自己削弱實力。」周瑜辯道：「這人幫助劉備，遲早是江東的後患！」



89　却說諸葛瑾受了周瑜的委托，心裏非常高興，興冲冲地跑去找他的弟弟。諸葛亮接入，彼此談起分手多年的情況，不禁相對流淚起來。



90　諸葛瑾乘機說道：「弟弟知道伯夷，叔齊的故事麼？」諸葛亮是多麼機靈的人，一聽哥哥提起歷史上這兩位患難兄弟，便馬上明白哥哥的來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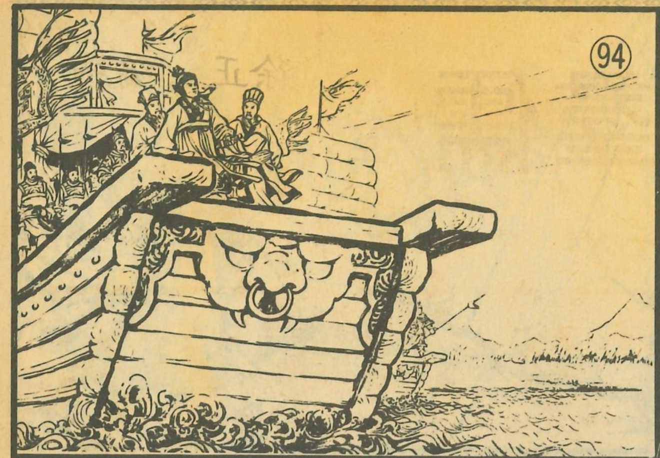


91　諸葛亮道：「哥哥的話說得是，哥哥要是能離開這裏，跟我一起去幫助劉皇叔，兄弟二人就在一起了。」

92　諸葛瑾心想糟糕，沒有說服他過來，倒要跟着他去了。也就不再提這事，談了些別的話，就回去向周瑜覆命。



93　周瑜聽了報告以後，沉吟道：「他既不肯留在東吳，我自有伏他之計。」



94　下一天，周瑜調兵遣將，水陸並進，自己和魯肅邀了諸葛亮同船，在離開三江口五六十里的地方下寨。



95　安營已畢，周瑜請諸葛亮到中軍帳議事，說道：「我已經探得曹軍的糧草都屯在聚鐵山。先生在漢上住得很久，熟悉地理，我出一千兵馬，請先生去斷那邊的糧道，幸勿推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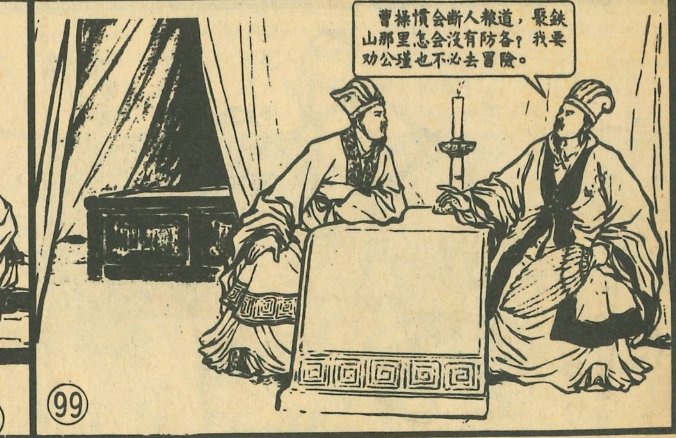
96　諸葛亮明知周瑜不懷好意，却立刻答應下來。諸葛亮辭出，魯肅暗地問周瑜調開諸葛亮的用意，周瑜道：「我決心殺掉孔明，可是恐怕旁人笑話，所以借曹操的手殺他罷了。」



97　魯肅擔心諸葛亮還蒙在鼓裏，就去看看他的動靜。誰知諸葛亮正在整點軍馬，快要動身的樣子。



98　魯肅心裏憋不住，用話挑逗着：「先生這次出兵，有成功的把握麼？」諸葛亮道：「我水戰、步戰、馬戰、車戰沒有一樣不精，哪有不成功的道理？不像周瑜，除掉水戰就外行了。」



99　魯肅把這話告訴了周瑜，又來見諸葛亮，說周瑜非常氣憤，打算自己帶兵往聚鐵山劫糧。諸葛亮笑道：「他叫我去劫糧，明是借刀殺人之計，我會不懂麼？只是現在正要合力破曹，要是彼此謀害，事情就糟了。」



100　魯肅趕忙回來見周瑜，把諸葛亮的話都說了。周瑜搖頭跺腳道：「這人見識要比我强上十倍，不殺了他，一定會給我們留下大患！」但他終於依了魯肅的勸告，先破曹操，然後再對付孔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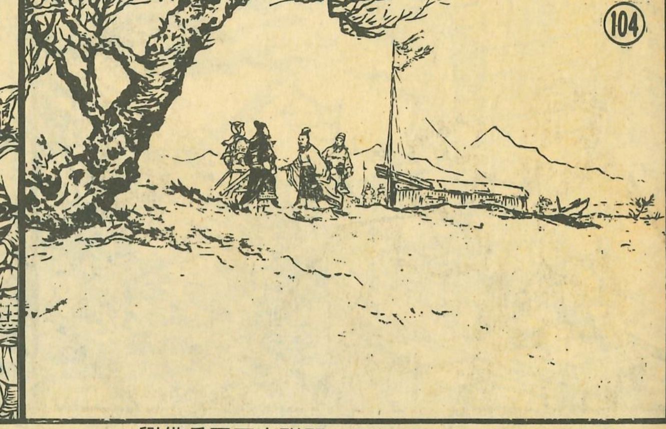
101　正在這時，忽報劉備帶兵沿江而下，已到樊口，現在先派了糜竺來東吳犒軍。周瑜想：這分明是劉備借名來探聽諸葛亮消息罷了，何不將計就計……一面盤算，一面忙請糜竺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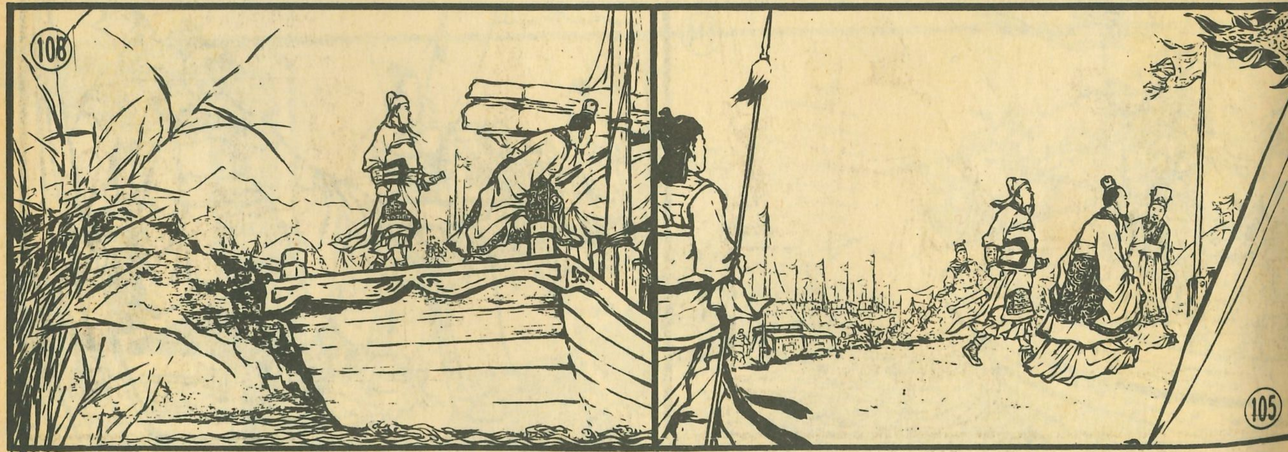
102　糜竺到周瑜營中，獻上禮物，周瑜設宴款待。糜竺請求讓諸葛亮同他回去，不料周瑜留住了諸葛亮，反而要劉備過江會商破曹大計。



103　糜竺回見劉備，把周瑜的意思說了，劉備便要動身，關羽却勸他不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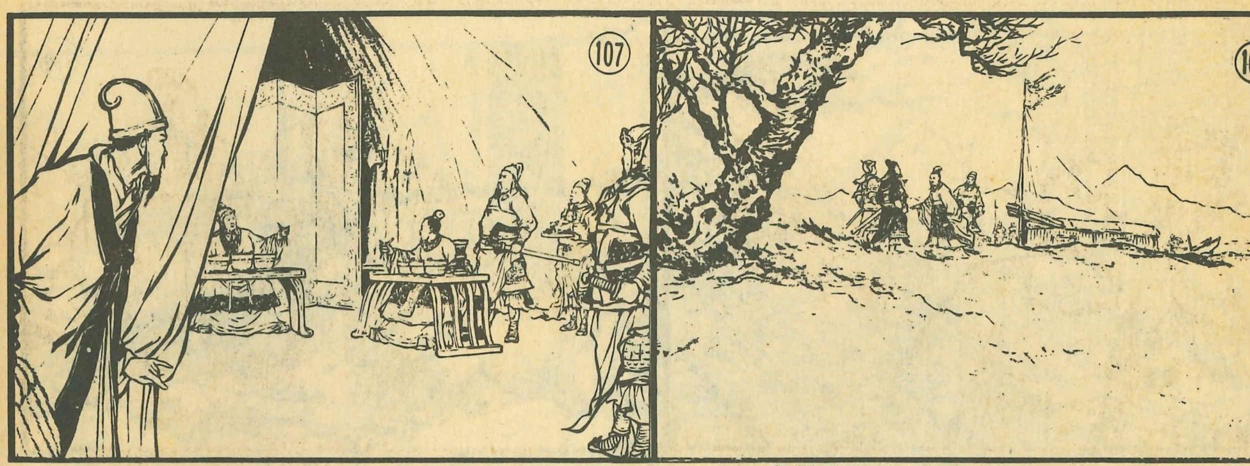


104　劉備爲了兩家聯盟，不能不去，就吩咐張飛、趙雲守寨，自己帶着關羽坐船過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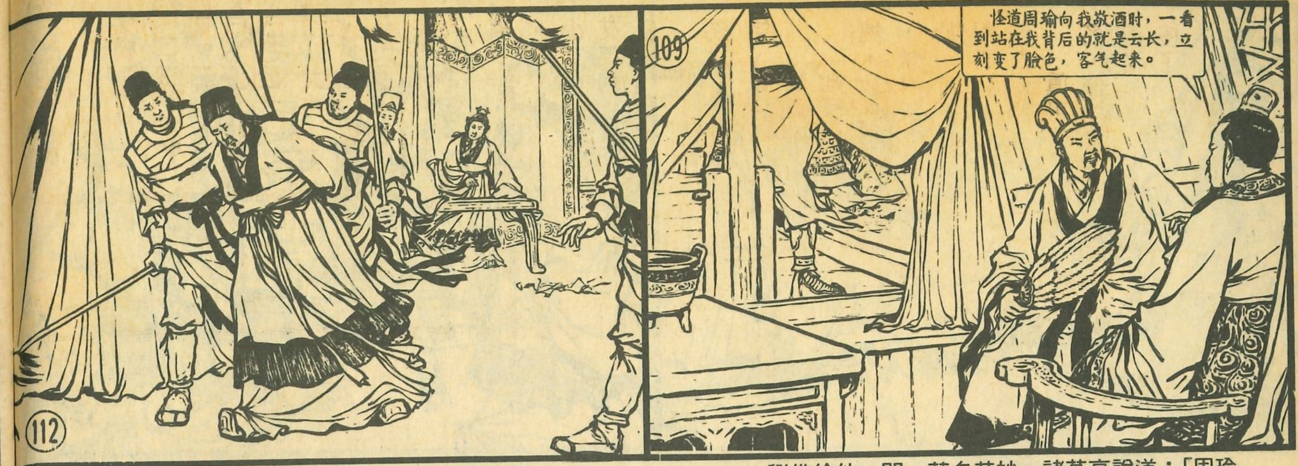
105　劉備上了岸，只見東吳水陸兩軍，實力强盛，心中高興。便帶着關羽直到周瑜中軍帳，和他相見。周瑜已經備下酒筵，請劉備入席詳談。

106　再說諸葛亮在江邊，聽說劉備來見周瑜，嚇了一跳，馬上趕到中軍帳，暗中察看動靜。只見兩邊壁衣中密佈刀斧手，不覺大驚道：「這便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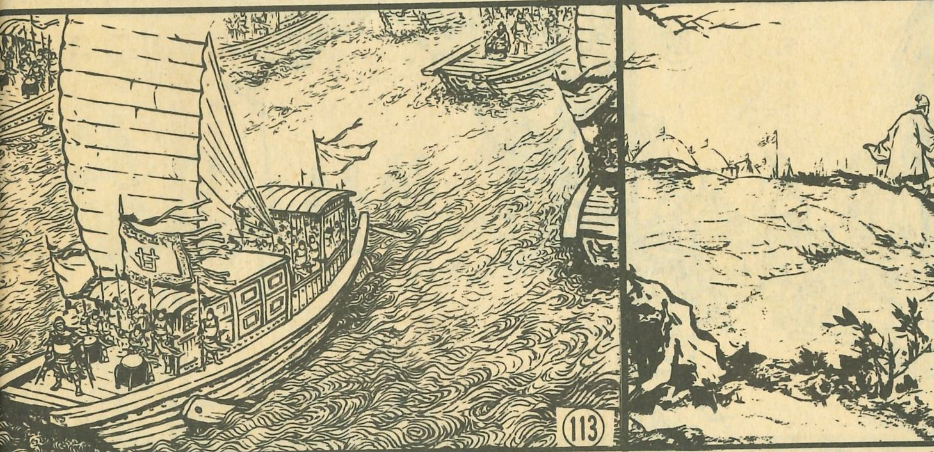


107　回頭再看劉備，談笑自若；背後有人手按寶劍，氣昂昂站在那裏，正是關羽。諸葛亮這才安了心，也就不再進去，轉身到江邊去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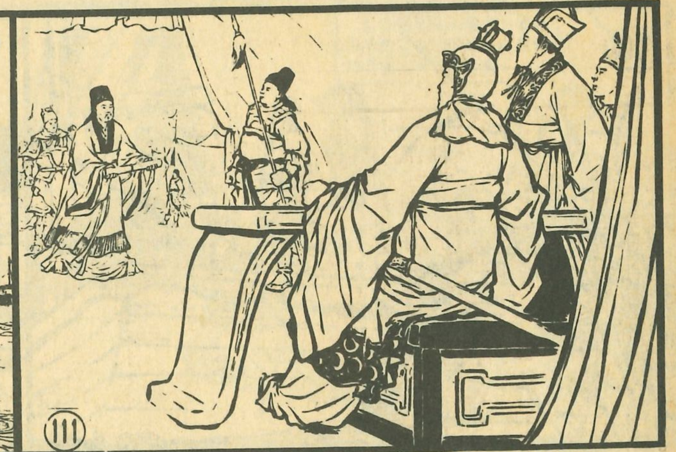
108　過了一會，劉備和關羽來了。進入小船，看見諸葛亮已經先坐在那裏，自然非常高興。諸葛亮劈頭便道：「主公知道今天的危險麼？」



109 劉備給他一問，莫名其妙。諸葛亮說道：「周瑜決心害你，見雲長跟着，恐怕下手後自己也不保，這才沒有敢動手啊！」劉備想想剛才宴會的情景，恍然大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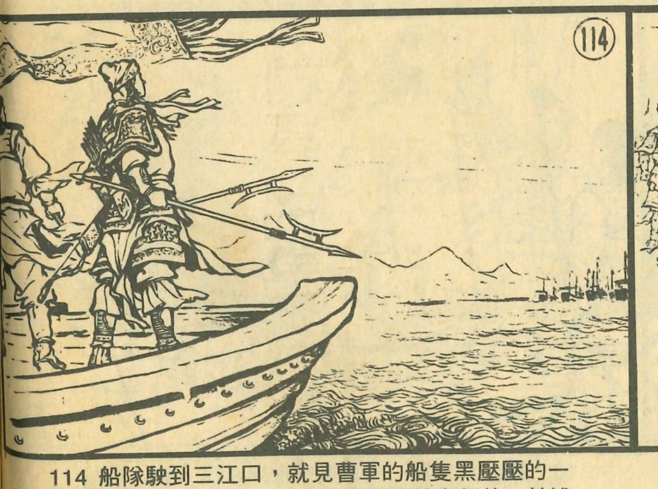
110 劉備要諸葛亮同回樊口。諸葛亮道：「我雖然住在虎口裏，却是安如泰山。不過爲了防備萬一，主公回去後，可叫子龍駕着小船，在南岸等候着。另外要預備好船隻軍馬，等我回來時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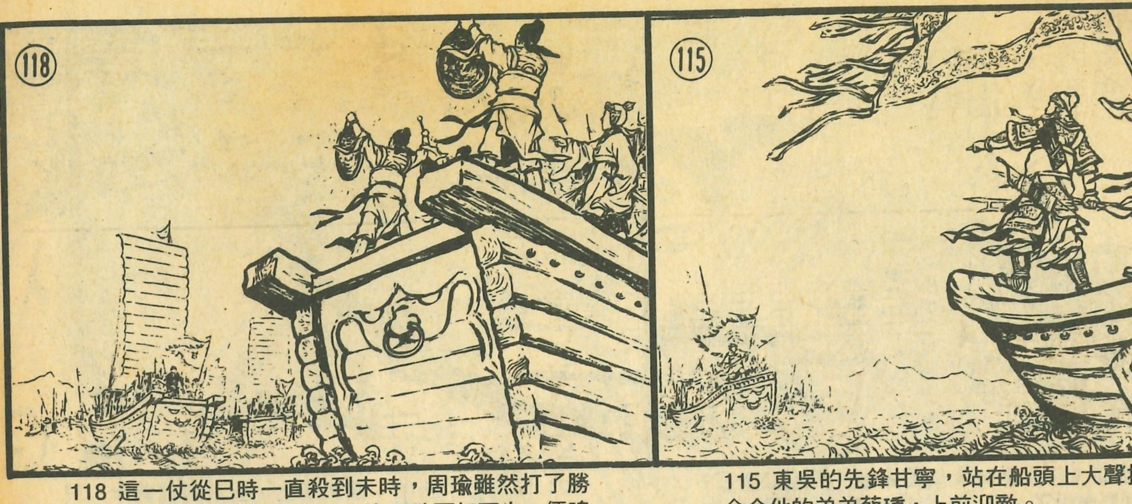
111 却說周瑜送走劉備後，正因爲顧忌關羽，沒有能夠殺掉劉備，心中感到煩惱。忽報曹操派人來下書，他就把來人叫了進來。

112 他接過書信一看，封面上寫着「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拆」，心裏非常生氣，連信都沒拆開，便把它扯得粉碎，往地下一扔，喝斬來使；並且命令將人頭交給從人帶回去，向曹操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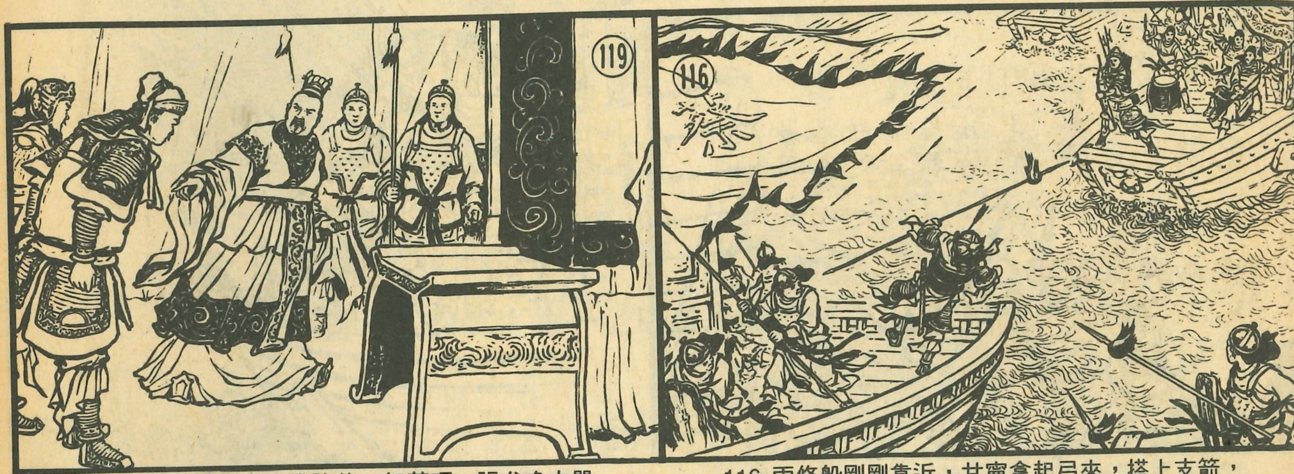
113 第二天一早，周瑜派甘寧爲先鋒，韓當爲左翼，蔣欽爲右翼，自己在後接應。四隊戰船，一齊扯起篷帆，擂鼓吶喊，向西北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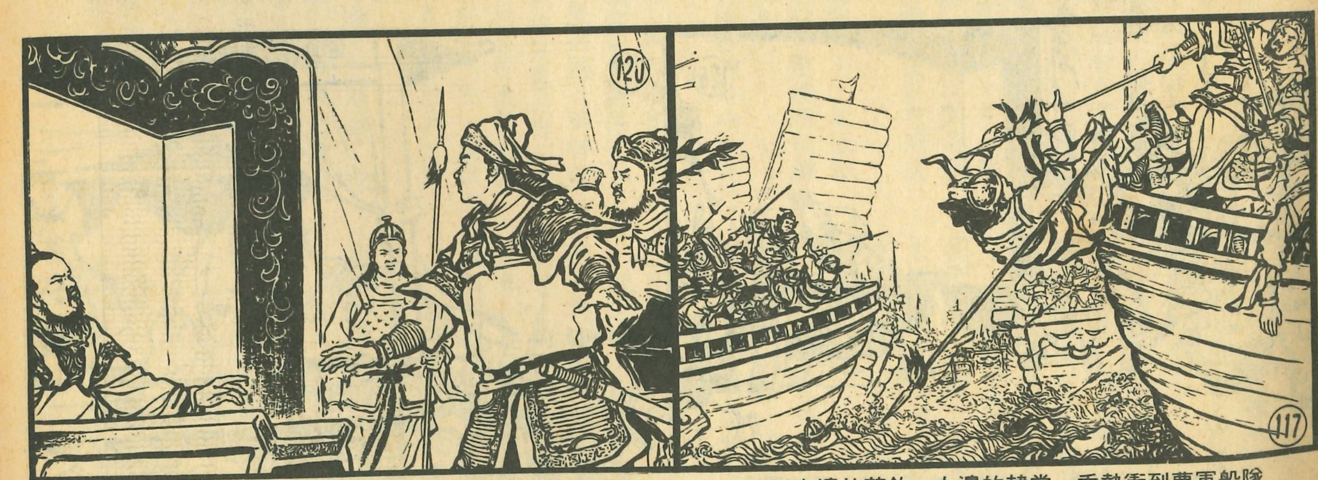
114 船隊駛到三江口，就見曹軍的船隻黑壓壓的一大片，從對面下來。原來曹操因周瑜毀書斬使，勃然大怒，命令蔡瑁、張允等一班荆州降將爲前部，自己爲後軍，大舉來攻。



115 東吳的先鋒甘寧，站在船頭上大聲挑戰。蔡瑁命令他的弟弟蔡壎，上前迎敵。



116 兩條船剛剛靠近，甘寧拿起弓來，搭上支箭，一下就把蔡壎射倒，部下跟着亂箭齊發，曹軍擋不住了。



117 右邊的蔣欽，左邊的韓當，乘勢衝到曹軍船隊中。這些曹兵，一大半是從青州、徐州來的，從來沒有水戰的經驗，戰船一搖擺，早就站立不穩，中箭着炮，死了不知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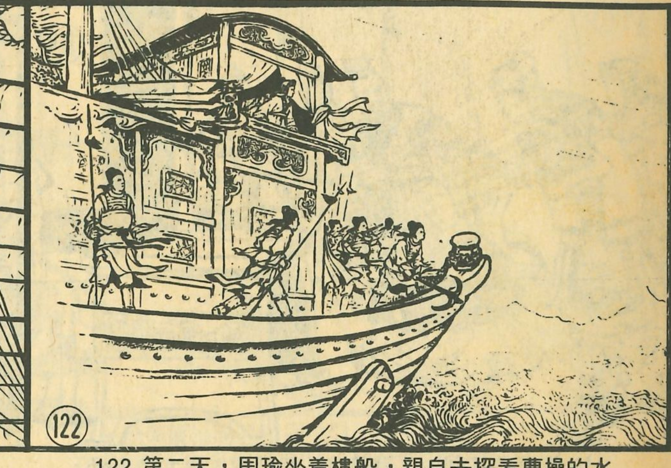
118 這一仗從巳時一直殺到未時，周瑜雖然打了勝仗，可是看看曹操到底船多，也不敢再打下去，便鳴鑼收兵。

119 曹操敗了回去，登陸後，把蔡瑁、張允喚來罵了一頓，說東吳兵少，反而被他們打敗，都是兩人不肯用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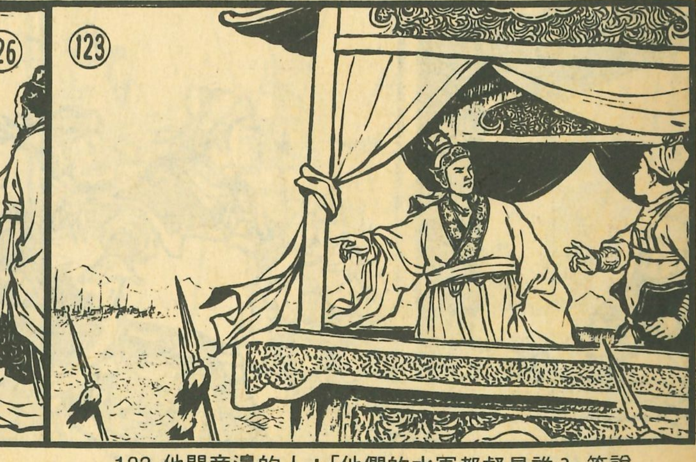
120 蔡瑁道：「荆州的水軍，好久沒有操練，北兵又不會水戰，所以打敗了。現在應該先立起水寨來，讓北兵跟荆州兵一起操練，等熟練以後，才能作戰。」曹操便叫兩人負責訓練水軍。



121 周瑜打了勝仗，當天晚上，登高瞭望對岸，只見西面半邊紅光透天，旁邊的人告訴他說：「這都是北軍營帳的火光。」周瑜看了，心裏不禁有些驚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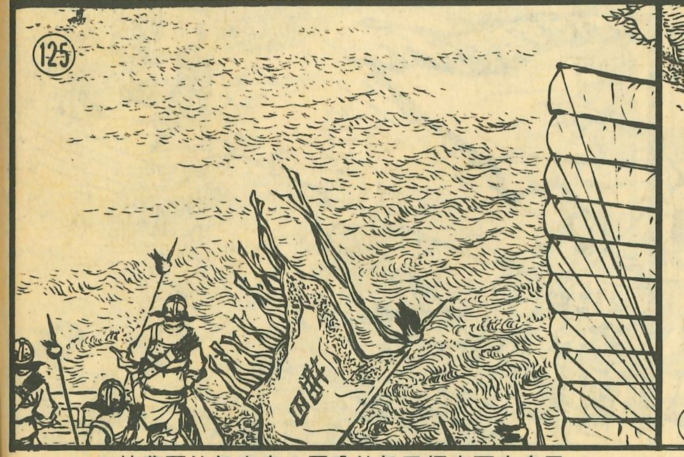


122 第二天，周瑜坐着樓船，親自去探看曹操的水寨。將近曹營，周瑜吩咐停船，又叫船上吹起鼓樂，自己登樓向前眺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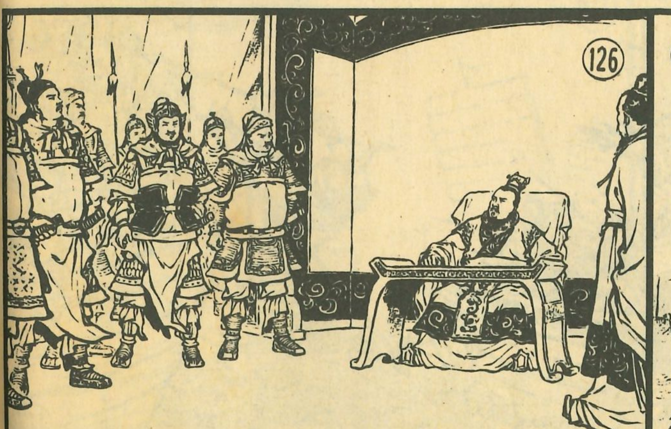


123 他問旁邊的人：「他們的水軍都督是誰？」答說是蔡瑁、張允。周瑜暗暗想道：「如果不先把這兩個人除掉，曹操是不容易攻破的。」

124 正思想間，忽見水寨中旗號亂動，周瑜知道曹兵的戰船就要出動了，馬上下令起碇回去。兩邊的水手一齊搖起櫓來，飛也似的向東南方向開去。



125 等曹軍的船出來，周瑜的船已經走了十多里，趕不上了。



126 曹操因爲吃着一次敗仗，挫了銳氣，又讓周瑜看了水寨的虛實，心裏煩惱，便召集衆將，商量辦法，決意大舉進攻，一下消滅東吳。
(本段完)

上文提要：考古學家龍英傑在蠻荒之地考察，拯救了豹子族的一個少女雪芝，然後從蟒蛇族部落的人手中逃脫出來，途中遇到劍齒虎猛獸的襲擊，這類野獸是一種吃肉而又非常兇殘的惡獸，二人合力才將牠擊殺。第二天來到一處大草原，見到很多野生動物，還有如恐龍化石中的活生生的空中之王——飛翼龍，將一頭巨獅攫上空中……

魔幻奇情小說／傅摩斯·文　可飛·圖

魔域之戀

盤古生物翼生龍　至尊至高統治者

儂加頓了頓，往雪芝一指道：「神已震怒，必降大禍於你們身上。」

我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人死到臨頭，口氣竟然如此狂妄，便微笑道：「神不會降禍於救走不幸的人，反而會降罪守護住它的食物的人。」

我說罷，便拿出彈簧刀，在儂加帶來的矛上一削，竹矛馬上一片一片的掉下來，我在儂加的頭上比劃着道：「而且我還知道，太陽神喜歡吃削成碎片的肉。」

儂加的氣焰頓時縮小了，他低頭道：「你救了我一命，我等便盡釋前嫌，化敵爲友，你道如何？」

我微笑道：「那太陽神的口中之食，豈非沒了着落麼？」

儂加一聽，慌了，馬上跪在地上，哀求道：「你饒我這次吧，我保證以後不再追捕你們，如果你兩人到蟒蛇部落，我的族人會用歌舞來歡迎你。」

我笑笑，暗道日後若要重返地面，終究要通過原來的那個洞穴，能與這部落酋長之子結識言好，於彼此均大有好處。

我把雪芝拉到一邊，向她說了我的打算。雪芝想了想，便點點頭道：「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但要叫他們離我們遠遠的，見到他我就討厭了。」

我過去對儂加說：「過往可以不追究，但你要遠離我們，因爲我的女伴討厭你的尊容，你答應麼？」

儂加不絕口的答應了。

這時那飛翼龍已抓着一人一獸飛得不見了影踪，大概牠爪下的食物亦可供牠一頓了。

我和雪芝也感到累了，我知道這通常便是一天的晚上時分到了，雖然頭上的太陽依然高懸中天，但生物鐘的報時比太陽更爲準確。

我和雪芝歇一處，儂加則睡在十多尺遠一棵樹上，這人有一種獨特的本領，他睡在樹上絕不會掉下來。我想，這可能是他「蟒蛇」族人的一種特性。

我和雪芝在樹上則要用樹藤把自己的身子綁住，固定在樹枝上，否則睡熟了必定會掉到樹下，我們很快就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我被一陣叫喊聲驚醒了，我定神一聽，原來是雪芝的聲音，忙掙扎起身，卻發覺自己周身被繩捆住了，幾十尺的遠處，雪芝也被捆綁着身，她正在高聲叫着，她身旁站着儂加和另外似乎是蟒蛇族中的人。

儂加見我醒來了，便哈哈笑道：「沒想到吧？我的族人還在附近，並沒死光呢！」

我在心裏痛責自己的輕敵，害了自己，也連累了雪芝，我低聲道：「儂加！你要怎樣處置我們？」

儂加獰笑一下，他的眼珠閃過一縷綠光，令人突然想起一條會站立的大蟒蛇。「怎樣？我的族人自然會用歌舞來歡迎你倆，不過這是用你倆作祭

神的儀式吧了!」

我沉默了,在這些「蟒蛇族人」面前,我知道一切的語言和行動都是多餘的,因為他們信奉的是蟒蛇和太陽神,而蟒蛇是狡猾的、陰狠的,太陽神則是暴烈的神,他們集陰狠、狡猾、暴烈於一身。

我和雪芝被押着,沿原路走回大草原。雪芝一反她在我面前的嬌野,一路上不斷大罵儂加,我知道她是故意激怒他,以便把注意力轉移到她身上,讓我尋找一個脫身的機會,至於她自己,她很可能已作好一死的心理準備。

我想到雪芝被推上祭壇,被人用石斧剖出心臟祭神的情景,幾乎有點瘋了,我在這裏發誓,除非我先她而死,否則我決計不會讓這情景出現。

但儂加卻似乎沒有半點憐香惜玉的心理,就如在我眼中是至寶的雪芝,在他的眼中不過是一具如其他一樣的生物而已。他被雪芝不斷的大罵激怒了,他搶過同伴的竹矛,往雪芝身上狠狠的戳了幾下。瞧他的神情,若非祭神一定要用鮮活人的心臟,他一定會立刻戳死雪芝。

「儂加!你必定要為你的行動付出代價!」我怒叫道。

儂加獰笑一聲,轉過身子,道:「是麼?但現在你就要為你的話付出代價。」

儂加說着,手執的竹矛狠狠的向我戳來,我深知若挨了他這一矛,我必然失去任何反抗的能力。

我身子向側一閃,儂加的竹矛便刺空了,他一個踉蹌,我飛起一腳,狠狠的擊向他的腹部,他痛得彎下腰來,我豈會放過這個機會,又飛起一腳,踢中他的臉部,儂加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另外兩名蟒蛇族人向我撲來,我一面躲閃,一面向儂加大叫道:「雪芝!快跑!別管我!快跑!」

雪芝的回答是往一名蟒蛇族人踢了一腳,那人挨了一腳,怒叫着轉身向雪芝撲去。

剩下的一名蟒蛇族武士,我就完全有把握對付了,他的動作雖然兇狠,但無論如何敵不過我敏捷的身手,我待他撲近,狠狠刺來一矛時,早就閃身撲到他的身後,不待他回頭,他的屁股便挨了我狠狠的一腳,他立刻向前仆倒,嘴巴也啃了一口泥土。

這時他們發覺我才是他們主要的敵手,便放開雪芝,一齊向我攻來,更壞的是這些蟒蛇族人的生命似乎特別頑固,被我踢倒在地上的儂加和另外二人,不消片刻工夫便一躍而起,向我撲來,就好像他們是打不死的活殭屍似的。

我的手被綁着,活動便大受限制,再加上他們的手中有武器,因此面對他們三人的夾擊,我漸漸便落了下風,身上已挨了數矛,鮮血也湧出來了。我深知再這樣下去,就算不被他們刺死,亦必會因血盡而亡。

雪芝這時不但雙手被綁,連雙脚也被捆住了,她連逃跑的機會也失去了。

我在心裏歎了口氣,片刻前的歡樂,竟成了死亡前夕的慶祝。

＊　＊　＊

就在此時,忽然這些蟒蛇族人發出一聲如見死神的驚叫,隨即四散奔逃。

我抬頭一看,只見天上飛來兩隻巨大的飛翼龍。我和雪芝相視一眼,只能苦笑,因為這時我們的手脚被綁,在這些飛翼龍面前,簡直連一絲的倖存的機會也失去了。

飛翼龍在空中盤旋了兩圈,猛的便向我們撲來。我心中一涼,乾脆省了逃跑的力氣,閉着眼皮等死。

一陣猛烈的颶風在我的耳邊刮過,隨後卻沒有被飛翼龍襲擊的感覺,我睜開眼一瞧,我和雪芝都好好的,仍留在原地。

但距我們十數尺遠的地方,那飛翼龍已降落在地上。

飛翼龍的背上,跳下兩個半人半獸的怪物,向儂加他們追去。不一會便把儂加連拖帶拉的拽了回來。但不見其餘兩人,恐怕已被半人半獸的怪物弄死了。

「猛瑪!」雪芝慌聲道,她的恐懼僅從聲音便聽得出來,「這是猛瑪馴養的龍!他們是猛瑪差遣的怪物!」

「他們會怎樣處置我們?」我問道。

「不知道!我的族人常被猛瑪抓去,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可以逃生出來。」雪芝道。

這時兩個半人半獸的怪物走前來,我這才瞧清牠的面容和身型,牠們必是猿人一類的低等人類了。

半人半獸怪物走到我們身邊,解了我們身上的繩索,把我和雪芝提起,然後從飛翼龍身旁搬來一個巨大的鋼籠,把我和雪芝以及儂加都塞了進去。

兩個半人半獸的怪物跨上龍背,飛上空中。飛翼龍在空中折了個彎,俯衝下來抓住鋼籠,騰空而上。三個人再加上一個巨大鋼籠的重量,在飛翼龍的爪下,竟有如常人提起一株棵白菜一般。

飛翼龍帶着我們,越飛越高,不一會已昇上幾千尺的高空。地下是一大片的叢林,巨大的熱帶鳥在上面盤旋。

「牠會把鋼籠摔下去麼?」雪芝驚恐的問。

我心中也惴惴不安,我口裏卻安慰地道:「不會吧?你不是說猛瑪喜歡抓人作俘虜麼?」飛了一段時間,我逐漸肯定,飛翼龍上的半人半獸怪物,必定是奉了猛瑪的指令,要把我們生擒回去,因此,在短時間內,我們是

沒有生命危險的。

這時我不得不考慮一下我們現時的處境以及日後的打算了。人除非死了,否則決不會失去求生的慾望。

儂加這期間一直默不作聲,大概他已被目下的處境嚇呆了。

我和雪芝懶得理會他,甚至失去消滅他的仇恨,因為彼此面對同一樣死亡的威脅時,各自的仇恨都被死亡的陰影奪去了。

但雪芝卻似乎餘怒未消,有時儂加的身子碰了她一下,她就狠狠的踢他一脚,要他滾遠點。儂加怒視着雪芝,但身子還是挪開了。

在這幾千尺高的空中飛行,風如刀割,所以我們只好閉上眼睛,這時當眞是聽天由命了。

過了不多久,忽然飛翼龍在迅速下降。睜眼一瞧,下面是很大一片空地,地上豎着二十個巨大的塔子,沿空地環繞着。塔頂上站着幾個放哨的半人半獸怪物。空地上有很多鑽井,通向地底。

雪芝忽然道:「這可能是猛瑪城了,我聽族人說,猛瑪城是建在地下的。」

這時籠子一陣猛烈的碰撞,原來我們已落到地面。

一羣類似雪芝和儂加他們一樣的人向我們跑來,為我們打開了籠門。幾個半人半獸的怪物則在附近監視着。牠們比常人高出一個頭,渾身上下毛茸茸的,手中持着的竟然是鋼造的長矛。替我們打開籠口的人卻臉色蒼白,神色呆滯,活像一羣活殭屍似的。

這時,一位半人半獸怪物竟然發出像雪芝一樣的聲音,道:「站好!我給你們鬆綁了!」他給我們解開繩子,然後指着我道:「你!去十二號洞!」又指雪芝和儂加道:「你!你!去十八號洞!」

「等一等!」這時我不顧一切的大叫道:「她是我的伴侶,她應該與我一道!」

「你找死?我馬上可以處死你!」半人半獸怪物咕咕的叫道。

我咬了咬牙,道:「你雖然可以殺死我們,但你若不答應,你就絕不會得到兩個活的俘虜!」

我威猛的神情,大概把那些半人半獸怪物弄得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牠們似乎從未遇上我這類不怕死的人,因為其他被牠抓來的人,魂魄早就被牠們征服了,又或者牠們的主人曾下過命令,抓來的人必須是活的,因此對於不怕死的人,牠們便不知如何處理。

這時雪芝勇敢的站到我的身邊,大有同生共死的英勇氣概。我的膽氣因此更壯,我決計不會退縮,因為能與雪芝一塊被殺,總勝於被分開活受折磨。

就在這時,高塔內忽然走出一頭眞正的怪物,我一瞧,心中不禁突突一跳,只見這怪物竟能垂直走路,長長的喙突伸出前面,翼尖高聳過頂,尾巴像蛇一樣拖在地上,牠的模樣令我想起一種喧赫一時但早已絕跡的高等智慧生物——翼手龍,憑我的考古學識,我知道翼手龍曾經是統治地球的王中之王。

我眼前的怪物,大概便是這種令人毛骨聳然,但雪芝她們卻敬若天神的翼手龍了。

翼手龍站在我們面前,用圓而大的眼睛看着我們,牠的頭從一側轉到另一側,先用一隻眼看,然後又閉着一隻眼看。

一會後,牠轉向那半人半獸怪物的頭領,半人半獸怪物立刻放下手執的鋼矛,向翼手龍打起手勢來。翼手龍翅膀末端的手指也在劃撥。我一看就明白了,原來翼手龍與人的交流是靠手勢來進行的。

牠們這般「交談」了一會,那半人半獸怪物忽然歎了口氣,轉向牠的手下,道:「把他兩人帶到十二號洞!這是天神的旨意!」

其他的半人半獸怪物立刻垂手聽命,顯然在牠們的心中,翼手龍就等如天神一樣無上尊崇和威嚴。

那翼手龍又盯了我一會,我忽然覺得,牠的目光有點異樣,但這是甚麼含意?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為這時牠在我的心目中,是威脅着我和雪芝生死的敵人。

「雪芝!」我低低的叫了一聲:「這怪物是甚麼東西?」

雪芝的手抓住我的肩膀,我覺得她在顫抖,「你不知道?這就是猛瑪!這裏的至高至尊的統治者!」

我點點頭,更証實了我的判斷,「猛瑪」顯然就是我們聽聞的已絕跡的智慧生物——翼手龍!

這時,那「猛瑪」正轉過身子,搖搖晃晃地走了。附近的所有人和半人半獸怪物,都讓開一條大道,垂首恭送牠離去。

一會後,半人半獸的怪物就來押送我和雪芝,那目的地自然是「猛瑪」所指的「十二號洞穴」。

猛瑪城是一座龐大的地下城市,它由許多從岩石鑽出來的八至十二層的洞穴組成,下降的坡道和地洞由陽光透過鑽孔照明,洞穴內部則安裝了氣燈一類的東西。

我和雪芝被帶到一個較大的石室。石室外面有另外的半人半獸怪物守衛。

一個類似儂加他們一樣的人向我們走來,「我叫孔艾,」他介紹自己道:「你們先在這裏歇下,鈴响後,到走廊吃飯,在這裏可以談話,但不能大聲,因為管我們的獅頭尚算好的,但他討厭吵鬧,但猛瑪卻是聾的,就這些了,先休息去吧。」

孔艾說吧，轉身欲走，我把他喊住了，道：「等一等，請問獅頭是幹甚麼的？」

孔艾停住脚步，道：「你不知道？帶你們進來的，就是獅頭呀！牠們是猛瑪的僕人，只忠心於猛瑪，其他的人在牠們的眼中，只是會說話的工具。」

我又問道：「你從猛瑪城逃走過麼？」

孔艾嘆了口氣，道：「我知你會問這個的！每個新來的地丁都會這樣問。但你最好想也不要想，因爲猛瑪城雖然既沒有門，也沒獅頭在出口守衛，但沒人能從這兒逃走，只要你一走近出口，你就立即會被瞭望塔上的獅頭見到，他們的鋼矛立即會把你戳得有如刺猬！」

我在心裏浮起一個念頭。「白天不成，那就等晚上逃走！」但我立刻又否定了自己這個想法，因爲在這地底世界，永遠沒有黑夜。

孔艾繼續道：「即使瞭望塔上的獅頭沒殺死你，你也逃不出大草原。猛瑪手下還有更兇更猛的武士——飛翼龍，飛翼龍一動手，你的死亡只會更慘！」

這時不知爲甚麼，那該死的儂加也被一名獅頭押到我們的十二號洞穴。

儂加先是靜靜的聽着孔艾的說話，但後來忍不住譏諷道：「可憐的地丁！我們蟒蛇族人可以在你們地方生存，我們不怕吃人獸，若我們餓了，就把牠們宰了當飯吃！」

孔艾不相信的苦笑，道：「這裏大多的地丁，都是在這地下長大，你們這些野人雖然有力氣和膽量，但你們決不可能從這城市逃走，因爲你們決鬥不過獅頭和飛翼龍！更鬥不過牠們的主人猛瑪天神！」

孔艾說罷，再不理我們，轉身就走，我追上前去，對他說，剛才說話的那傢伙很可惡，希望他不要介意。

孔艾苦笑一下，道：「不要緊，在這兒甚麼都得忍受，否則根本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你有甚麼事，便儘管來找我好了。」

不久我就弄明白了，在這個猛瑪城內，人叫做「地丁」，是社會的最低層，專門負責洗滌、打掃、苦力等粗重賤役，管理他們的是那些叫「獅頭」的半人半獸怪物。最上面的主人統治者，才是最可怕的翼手龍——猛瑪。

第二天，兩個大個子的「獅頭」進來把我帶了出去。

我跟着牠們走，我不敢有絲毫的反抗念頭，因爲我連對付一個「獅頭」的把握也沒有，而牠們是無處不在的，武器也算得上精良，長矛是鋼造的，這起碼正是現代人的水準了。我唯一的武器只有那柄彈簧刀，我絕對不能輕易暴露它，否則，我和雪芝都只能任人魚肉。我只能等待機會。

我隨兩名「獅頭」來到洞穴的上層，經過一些房子時，我往裡面溜了一眼，看到的東西令我暗暗吃驚，因爲它們竟是一些實驗室，猛瑪在那兒擺弄着化學玻璃器皿！蒸餾器，還有巨大的電池發動的電力機器！這所有的一切，都立刻使我想起自己在地面上那間現代的先進的實驗室！看來，猛瑪的確是那種據傳已絕跡的高等智慧生物。

「獅頭」把我帶到一間石屋，然後關上門，又在外面鎖上了。

石室內四周都是岩石，很矮，僅能容我站立。地面和屋頂中央各有一孔，孔寬僅又容納一隻拇指，墻壁有一盞鐵枝圍着的燈。

「牠們將如何處置我？」我想，我已有所醒覺，在暗處，一定有人在監視着我。」

這時我身後忽然响起一陣軋軋聲，我扭頭一看，原來身後那道石壁竟被移開了，前面出現一條走道，約三尺寬，二十尺長。

這可能是向我安排的，我毫不猶豫，便向通道走下去。一會便出現了一個分岔口，該走那一面？我默默的想了想，閉上眼睛，原地轉了幾圈，到我睜開眼睛時，瞧着那個方向，便向那個方向走。

不久又到了一個分岔路口，接下又一個、又有一個，我開始厭煩了，我又渴又餓，又再走了許久，才到了一間屋子，地上放了一杯水，一小塊肉。就像馬戲班賞賜合作的表演的猴子食物。

我想也沒想，就把水和肉吃光了。不管怎樣，先塡飽肚皮才能行動。但這幾片肉只夠我塡滿牙縫。

我只好繼續向前走。又走了十多個彎，地面上又出現了一杯水，一塊肉，我又把它吃掉了。事情非常明白，我繼續走，表演給暗處的猛瑪看，我才有賞賜的食物。

「但我還要走多久啊？爲甚麼這地下通道似乎漫無止境？」我忽然跳出這個念頭，我停下脚步，不再走了。

「迷宮原理！」我在心裡狠狠的叫道。我已肯定有人在計算我學會東西和轉彎的次數，我可以想像得到有個猛瑪正拿着筆和本子記錄我的行爲。

我又好氣又好笑，豈料我在拚命研究的對象，此刻卻反過來對我們拚命的研究！這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我暗地決定，給一點顏色在暗處的猛瑪看看，令牠知道，牠們研究的對象其智慧絕不比牠差！

我把裝水的杯子砸碎，在墻上劃了一個「X」記號，然後迅速的沿着通道走，「左、右、左、右」，我在心裏默記，一面記着走過的路，很快，我就毫不費力的走回原處，地面上仍然是那一小塊肉和砸碎了的杯子，但墻上的「X」符號卻被擦掉了。

我不再走了，乾脆坐在地上，把那小塊肉也好好的享受掉了。這時只聽軋軋一聲，石壁又移了過來，把我從通道隔開了。

又過了一會，門開了，一個獅頭突然站在我面前，牠默默的把我帶回十二號洞穴。

* * *

雪芝見我返回，高興極了，她歡呼着撲到我的懷裏，她流着淚說：「我以爲你被牠們殺死了！你死了，我就自殺！」

我連忙安慰她，把我的經歷告訴她。她告訴我，她今天被派去洗擦器皿用具，她又告訴我，她求孔艾把儂加弄到別處去了。

我拍着她的背部，低聲安慰着她。雪芝大概很累了，一會後，她竟像娃娃般在我的懷裏睡着了。

我把雪芝輕輕的放下，出去找到孔艾，向他說了我的經歷。

「孔艾，」最後我說：「你能不能替我與猛瑪聯繫上？」

孔艾想了想，道：「我對獅頭有一些影响，但猛瑪卻沒有直接聯繫，但你想過沒有，你想跟猛瑪他們聯繫有甚麼後果？」

「不知道！」我拚命的鼓動孔艾說：「但牠們是拿我去做某種實驗，我可以告訴牠們，這些實驗我七歲時就幹得很好了！我可以告訴牠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們或許可以得到較好的待遇！」

孔艾被我說得有點心動了，他猶豫的說：「好吧，那我試試看吧，不過我告訴你，跟猛瑪打交道絕對不會有任何好處的。」

我微笑點頭，表示一切不好的後果我都願意獨自承擔。

返回石屋，我躺在雪芝的身旁，雪芝一個轉身，把我緊緊的抱住了，我卻在想。「光靠孔艾還不行，我自己也要設法，希望在最短時間與猛瑪聯繫上，這是唯一有機會尋找的希望了！」

第二天，我又被帶到另一間石屋。

石屋內仍是空洞洞的，墻壁上有個洞，旁邊有一條尺長的木桿。我過去拉了一下，又扳了一下，都沒有反應，我便坐下來等待着。

我在心裏緊張的思忖：「豈有此理，我這個高等智慧的生物，竟被牠當低等生物一樣作爲研究的對象！牠們要研究甚麼？在牠們的眼中最深奧的東西，在我們那兒三歲娃娃便可以了然於胸了，眞虧牠們仍在拚命研究……但怎樣令牠們相信這點呢？如果我懂得牠們的語言就好了。」

這時，燈光卻暗了一下，很快又亮了，墻上响起了一陣「嘟嘟」的响聲。

我站起來，湊近去看，墻上的洞裏多了一個小而圓的東西。

我把它摳了出來，原來是一個核桃。我又好氣又好笑，心道先滿足牠們的研究慾便了。於是我把核桃敲碎，吃了。燈光又閃動了，又响起「嘟嘟」聲，洞裏又多了一顆核桃，我只好又摳了出來，敲碎吃了。如此這般，連重複了數次，核桃的味道很美，因此我對這種被試驗倒也不大討厭。

但想想我這位高等智慧生物，竟被牠當猴子，要瞧着牠如何從樽裏取出葡萄，想到這點，我就差點大笑起來。

最後燈又閃亮了，洞裏卻再沒有核桃掉出來了。我苦笑一下，心道牠們的研究猴子如何取食的試驗大概做完了。

我轉過身來，無意中觸動了墻上的木桿。木桿動了一下，馬上响起「嘟嘟」聲，洞裏立刻又多了一顆核桃。

我想了想，便登時明白了，每次燈閃動，按照條件反射的原理，我就去撥動木桿，而洞裏就會掉落一個核桃，這是我在小時候曾做過多次的對老鼠的條件反射的試驗程序！

老天！在猛瑪的眼中，我這個高等的智慧生物，竟有如在我們眼中的一隻老鼠。

猛瑪們大概還會因此而寫出一篇令牠們的世界震驚的「老鼠如何取食」的宏文理論來吧。

想到這點，我就目瞪口呆了，因爲我想到我做生物行爲試驗時，那些被試驗的生物，必定會發生類似我這時發出的驚歎與無奈，唯一的阻礙是彼此間的語言，若語言相通，那一切生物也就沒有高低智愚之分，一切生物在某個階段都有牠們的各自的獨立的天地和世界……我這時突然得出的結論，若讓我的同類知道了，該令人大吃一驚的了。

這時石屋裏的燈從上面緩緩的滑了出去。兩盞較小的燈滑了進來，一盞紅色，一盞綠色。我立刻就瞧出猛瑪們的意圖：牠們要讓我理解，紅燈亮時，表示木桿啓動，綠燈表示木桿關閉，以及我理解這些低能動作及智力的時間性。

我很快就取得了廿四顆核桃，這是我爲了滿足對方的研究慾及虛榮心，我取得的核桃越多，牠們就越高興。反正這些核桃的味道很美，帶回去給雪芝嚐嚐想必也不錯。

當我連續飛快的取得廿四顆核桃後，我的智能可能令對方吃驚了，因此試驗我的程序便變得比較複雜了。這次是黃燈和藍燈的不同組合，再加上紅燈和綠燈的變化，要準確的理解其中的規律，連我亦要思索一會了。我想，這可能是牠們的試驗程序中很高級的一種了。

果然，當我用行爲表示我已完全理解紅、綠、黃、藍四燈閃動的規律時，我不但再得到三十六顆核桃，另外還有一碗很珍貴的水。這時我正口渴，一碗水就比所有的核桃珍貴多

了。人若不吃飯，可以維持六天的壽命；但若不喝水，那就一天也難以延續。

我吃核桃和喝水。一面在思忖，我無論如何要令牠們知道，我所知道其實比牠們多了不知多少倍。

但突然我一陣驚恐，因爲我懷疑這些猛瑪只對牠們既定的試驗目的感興趣，一旦超越了牠們的想像力和智慧，牠們的固執便會引發一場可怕的殺戮。

這就如我的同類的科學家們，他們只沉溺於他們研究的課題，往往固執的把其他現象撇開及堅決的排斥，就算那些被他們試驗的老鼠，突然遞給他們一張寫有文字的字條，他們也會當作「異端邪說」，甚至會因爲被試驗對象的「不合格」而大動殺機。

很不幸，我這位科學家，此刻就正處於被試驗的老鼠一樣的悲慘位置。

接下來又重複了一次紅——綠——藍——黃，又測試了兩種不同的紫羅蘭色，弄了很久，直把我弄得筋疲力竭，就連一些最簡單的低能動作亦懶去理會了，才被牠們送回十二號洞穴。

雪芝對我弄回的核桃非常喜歡，一面吃一面格格的笑。瞧着她這模樣，我心想，就把那該死的試驗當作一種取食的手段吧了。

雪芝說她這一生從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食物，我只有在心裏苦笑，這是我被當作老鼠試驗換回的酬勞。

第三次上實驗室時，我實在不能再忍耐了。我決心以行動向那些見鬼的猛瑪們表明，我是有高等智慧的生物。

我在實驗室時不再理會那些簡單而無聊的試驗，我在牆壁上和地上刻了幾個圖型，表示斜線的平方等於三角形其他兩邊的平方之和；圓的面積等於兀乘以半徑的平方等等。

我想，能夠設計上述試驗的智慧生物，這是起碼的算有智力水平了。

但不幸那些試驗我的猛瑪們根本沒留意，因爲當我第二天再上這個實驗室時，那些圖型仍在那裏，根本沒人動過。

我想，或許這些猛瑪的智力尚未達到這個水平吧？我因此又在地上牆壁上寫了$2+2=4$，$4-2=2$等等的娃娃數學。我想，這些自命不凡的見鬼的猛瑪們，該不會連這些低級智能亦不懂吧？

但不幸牠們似乎亦不懂，或許牠們根本就不屑理會。

我有點灰心了，我開始盤算其他的逃跑法子。如果從洞口逃不出去，是否有其他出口呢？這兒必定有排水導流，那裏是否可以通出洞外？另外，是否可以弄一頭飛翼龍騎乘回去？假如可以的話，那見鬼的災難就完全可以逃過了。我暗地決定，必須盡快向孔芝打聽飛翼龍的廐房。

我正要去找孔艾，孔艾自己卻進來了。他告知我，他已設法替我與猛瑪聯繫上了，明天就可去見牠們了。

「你要千萬小心，不要惹惱了牠們。」孔艾惴惴不安的叮囑道。

我明白孔艾此刻的心思，他必定是怕我惹出禍來，累及他這個聯絡人了，我拍了拍孔艾的肩膀，道：「放心，我會與猛瑪成爲朋友，那時我們的處境就會好過些了。」

孔艾走了。在旁邊的雪芝卻突然哭了起來了。我忙問她是怎麼了？

「你就只顧你那些甚麼『科學』，也不管我啦。」雪芝哭着道：「在這又黑又潮的地底，悶也悶死了，以後我一定會變得如其他地丁一樣醜了……你就不想想逃跑的法子麼？那些猛瑪是不可接觸的，你一去一定會死，你死了，我也不能活了。」

我拍着她的肩膀，拚命的安慰她，鼓起她求生的勇氣。我告訴她，我這樣做，正是爲了尋找逃跑的機會，或者能說服那些猛瑪，把我們釋放回去。

雪芝不再放聲哭了，但仍在抽泣。我知道在這種時候安慰女人的辦法是甚麼，我因此把她抱起來，走進石屋的最深處去了。那是甚麼法子？那是人類本能的呼喚。

＊　＊　＊

光滑的地板上，豎起幾條石柱支撐着巨大圓拱頂，這就是猛瑪研究心理學的實驗室。

實驗室的一邊牆上併列着一排八至十尺的試驗箱，每個箱子都裝有一組燈、潛望鏡和濾色片等儀器。

我被兩個猛瑪引領着，經過這些實驗室，來到實驗室的另一面。

猛瑪在一張書桌般形狀的東西面前停住脚步，書桌上有紙有筆，猛瑪的手爪指了指書桌上的紙和筆。

我心裏登時明白了，牠們是要我教牠們我所熟悉的語言。這正中我的下懷，因爲假如牠們學會了我的語言，我與牠們就比較易於交談了。

我於是一下子教了牠們接近五百個單詞。

猛瑪的精力特別强盛，還要繼續學，我只好求饒了，說是我必須睡覺休息。

有趣的是，無論我如何解釋，猛瑪都不明白「睡覺」這個辭。後來我明白了，猛瑪們是不必睡覺的，這或許是太陽永懸中天的世界的獨特產物。

於是我只好借助圖片和手勢，這才令牠們明白「休息睡覺」是甚麼意思，牠們便把我帶回十二號洞穴了。

在十二號洞穴，孔艾來探聽我與猛瑪見面的情形，我便把我碰到的奇異的事告知孔艾和雪芝。

雪芝聽得津津有味。孔艾卻歎了口氣，道：「我們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了，我的工作量越來越大，還經常挨獅

頭的毒打。實驗室有幾個人已被挑選出來，參加猛瑪廟的遊戲，那是一種比死亡更可怕的遊戲，如果你能直接向偉大的猛瑪反映這件事，我們許多人或許可以逃過大難。」

我答應盡快教會猛瑪熟悉我的語言，同時也學習牠們的語言，以便盡快向猛瑪轉達孔艾的請求。

但雪芝很擔心，她問我道：「你把聲音解釋給猛瑪，若牠們掌握了這種本領，反過來用以對付我們呢？」

我回答道：「我這樣做是令牠們相信我願意與牠們合作，這樣，牠們對俘虜或許便會好一些了。」

雪芝不再作聲，但我瞧得出，她的心內仍然惴惴不安。或許這是女人的敏感——普天下女子的通病吧？我當時想。

不久，孔芝告訴我，他說這個實驗洞穴的所有俘虜都不參加猛瑪廟遊戲了，這就是說，這裏的俘虜可以暫時保住生命了。

我向我的「學生」耶耶致謝。耶耶在紙上寫道：「猛瑪研究所應該較好地對待俘虜。」

但不久，一件突發的事卻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

這事發生在一次重要的聲音教授會上。前來聽我講課的猛瑪有十多位，牠們大概是猛瑪城中科學家或學者一類的人物了。

我先做了一些聲音試驗，猛瑪們都顯得很投入，牠們拍打着翼尖，我知道，這通常是牠們歡欣鼓舞的表示。

我趁着猛瑪們情緒極佳的時刻，決定把一種較强烈的聲音原理向牠們傳達，只要突破這一關口，那我與牠們的聯繫就絕對無問題了。

於是，我把桌子上的一個簡單的汽笛，接通了電源，我把按紐一撳，汽笛響了，豈料卻因此而闖下彌天大禍。

那些猛瑪們一聽汽笛聲，竟全部「騰」的彈跳起來，一面舞動雙翼，一面嘰嘰咕咕的大叫。

我不知牠們嘰咕甚麼，不知所措的呆住了。有許多猛瑪都驚恐的衝出去了，我依然不懂得關掉汽笛。

我的學生耶耶撲動雙翼，跳到我的面前，牠的神情亦很痛苦，牠强忍着，搶過紙和筆，便用我教牠的文字在紙上寫道：「趕快關掉怪聲……你闖禍了。」

我才知道原來是汽笛聲作怪，於是便連忙把它切斷電源，關掉了。

汽笛聲停了，好一會，耶耶臉上的痛苦表情才漸漸消失，牠似乎歎了口氣，在紙上寫道：「你完蛋了！你的怪聲把我們的科學權威都嚇跑了，以後牠們決不會讓你再留在猛瑪城了，你完蛋了！」

耶耶——這位猛瑪似乎在爲我的命運歎息。但我卻一陣高興，在紙上回答耶耶道：「牠們不讓我留在猛瑪城，我很高興。」

耶耶寫道：「爲甚麼？」

我寫道：「因爲我因此可以離開猛瑪城，回家去了。」

耶耶急得吱吱的大叫，在紙上飛快的寫道：「你以爲牠們會讓你活着離開猛瑪城嗎？一切失去利用價值的地丁，最後的用途便是變成猛瑪之食物。」

我一聽，嚇了一跳，忙寫道：「猛瑪不是不吃肉食的麼？」

耶耶寫道：「不常食，但每隔半年，便大吃一頓，否則猛瑪的生命也就完結了。」

耶耶寫罷，就神色驚惶的撲跳出去了。

立刻有二名獅頭衝進來，不由分說把我架起來，押回十二號洞穴。

一路上我暗自歎氣，這些見鬼的猛瑪們當眞固執得可以，牠們甚至不能接受稍爲强烈一點的聲音，我的學生耶耶雖然較能接受新鮮事物，牠也較爲同情我的處境，但牠根本不敢反抗牠的世界那一班「權威」，在權威面前，牠甚至不敢替我解釋一下。

我恨恨的想，也因此把我對猛瑪僅存的一點希望毀滅了。但牠們爲甚麼如此害怕那汽笛聲呢？這卻是我想不通的。但我已意識到，這必定是猛瑪某種弱點所在，看來猛瑪並非是那些「地丁」所迷信的無所不能的「偉大的神」。

我被押回十二號洞穴，押送我的獅頭似乎並未接到進一步的指示，因此很快就走了。

雪芝向我撲過來，她被方才的陣勢嚇壞了。因爲前幾次我均是由猛瑪送回來的，但這次卻被獅頭押送，而且神態極不友善。

我把方才的事向雪芝說了。她驚恐的眨着眼睛，道：「你果然闖出禍來了，早就知道與猛瑪打交道是沒有好結果的，你若被牠們當口中之食物吃掉了，我就立刻自殺，令牠們吃不成鮮肉……」雪芝哀哀的抽泣起來。

我拍拍雪芝的後背，悄聲道：「莫哭，莫哭！事情還未到你所擔心的地步，我們也不見得就怕了這些見鬼的猛瑪！」

雪芝淚眼閃閃，忙道：「爲甚麼？」

我悄聲道：「因爲我已發現那些見鬼猛瑪的致命弱點。」

雪芝驚道：「是甚麼弱點？猛瑪是偉大的神，牠們還會有弱點？」

我咬牙道：「甚麼偉大的神？在我眼中，牠們不過是一羣自命不凡的三歲娃娃低能動物吧了，你知道麼？牠們爲甚麼對汽笛聲這樣敏感？我仔細想過，終於發現其中的奧秘，原因是牠們對汽笛聲所隱含的接觸片電火花非常敏感，而電火花可以產生無線靜電，毫無疑問，牠們是憑無線靜電來

進行心靈溝通感應的，因此我只要製造出一種無線靜電發生器，我就完全有把握令這個猛瑪城天翻地覆，而且，我甚至可以令猛瑪們改變主意，不再殘殺千千萬萬可憐的地下人。」

雪芝不太明白我所說的，她所處的智力事實上也未達到這個領域。但有一點令她很高興的是，我果然發現了猛瑪的弱點，她道：「如何才能夠製造這種甚麼……靜電器？」

我搖了搖頭，苦笑道：「猛瑪城根本沒有這種設備，唯一的辦法是先逃出去，我返回地面後，再製造出來消滅這些猛瑪。」

雪芝的臉蛋終於有了笑容了，她道：「好啊，你終於有逃跑的念頭了，再在這兒呆下去，就算不死也要瘋了。」

我找着孔艾，問他道：「這個洞穴的水肯定要流入某個地方的水道，你知道這個地方麼？」我怕他不明白，又在地上劃出這個地下城的平面圖。

孔艾想了想，才點點頭道：「不錯，我也聽說過全城的汚水要經過一條大的下水道流出城外，但我從未見過有這麼一條下水道，地丁被獅頭盯得很緊，能活動的範圍極有限。」

我忙提醒孔艾道：「那最可能見過下水道的人是誰？」

孔艾又想了想，才忽然醒悟道：「來洞穴拾垃圾的清道夫！他們搜集的垃圾，必是要經下水道流出去。」

我一聽，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因為我知道我該找誰了。

我很快就找到負責清潔粗活的儂加。我試圖說服他與我們一道行動。

「跟你走？我為甚麼要與你合作？」他趾高氣揚起來，因為我也要他的幫助了。

我笑笑，道：「你當然可以拒絕合作，但你莫忘記了，你的命運亦揑在我的手上！」

儂加一怔，道：「為甚麼？」

我道：「我只要在猛瑪面前說一句話，你就馬上得去參加猛瑪廟的遊戲了！」

我此言一出，儂加的臉色立刻變得蒼白，因為他知道我與猛瑪有點特殊的關係，我說的絕非恫嚇的空話！因為他並未知道我與猛瑪們的關係已鬧翻了，而且，那「猛瑪廟遊戲」可能眞的太恐怖了！

我見儂加已軟了下來，便笑笑道：「當然啦，假如你肯合作的話，我絕對保證你暫時不必去參與猛瑪廟遊戲，而且，你的蟒蛇族人，也等着你回去！」

我軟硬兼施之下，儂加不得不把他的狂傲收起來了。他點了點頭，道：「好吧，到你的洞裏談吧！」

在十二號洞穴，儂加聽完我的計劃後，他說他自己也想過這辦法。

他指着地上的平面圖，道：「下水道在這兒，我們常把垃圾倒這裏，水流進一個洞穴，它的出口可能是一大片沼澤地，不過，誰也沒見過出口。」

「洞裏空氣足夠麼？能否游泳出去？」我問道。

儂加道：「很難說，裏面很黑，看不見遠處，因此根本不知下水道有多長。」

我們正在交談時，雪芝突然跑進來喊道：「龍……快出來！」她討厭的瞥了儂加一眼，又續道：「薛麻從實驗室被押回，但雙眼被挖了！老天，他變成瞎子了！」

薛麻是我認識的地丁，因此我趕快走過去。我推開圍觀的人羣，只見薛麻坐在通道的地上，他的眼眶陷入去，眼皮已被縫合了。

薛麻在靜靜的述說他的經歷，猛瑪肯定對他用了麻藥，他一點也記不起當時的事了，醒來時，只覺眼前一片漆黑，起初他以為是處身在黑房中，便摸索着，想找點水喝。突然一個獅頭過來喝住他，他頓時明白自己的雙眼已被挖去了。

薛麻靜靜的述說着，他沒有痛覺，我明白此刻他仍處於一種心理休克的狀態，因此痛苦暫時還不會折磨他。

我猛然想起，這必定是那些猛瑪要用地丁的眼球來作視覺的試驗，而薛麻就是其中一個不幸者。我此時已彷彿瞧見那些猛瑪，正伏在顯微鏡前面，觀察着薛麻的眼球結構了！

我的頭皮一陣發麻，心血也似乎凝固了。我默默的拍了拍薛麻便走開了。薛麻的命運已然註定了，他除了成為猛瑪的口糧，根本就不會有任何其他的結果。

他這時就連逃跑的機會也失去了，因為睜眼的尚且無一分的把握，何況一個被挖了雙眼的人？因此我實在連安慰他的勇氣也沒有，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偉大的謊言最終亦是空話，只會令垂死的人更加痛苦。

雪芝臉色蒼白，她一把攬住我，道：「下一個就輪到你了，假如眞有這麼一天，我願意代替你！」

我的心一陣發熱，我知道雪芝絕非說空話的人，她如果不是這麼想的，她是決計不會這麼說的。

我決然的安慰雪芝說：「絕不會發生在我的身上！因為除非我送掉了生命，否則，牠們只能得到我的屍體。」

很快，我又與雪芝、儂加返回十二號洞穴，繼續商量逃跑的計劃。

儂加這個蟒蛇族人，總是喜歡自吹自擂，自信能逃出那下水道，反而懷疑我和雪芝是否有這個本事。

我沒理他，反正我和雪芝都心裏有數，我們曾游過激流，又豈懼一條下水道？

但為防萬一，我還是提議做一個呼吸器，儂加很快就明白這種「裝氣體袋」的妙用，他很合作，說他曾在另一個洞穴見過這種汽筒。

於是，我們便商定，由儂加負責找汽筒，我和雪芝則負責找玻璃、橡膠管，以便來做面罩。這兒除了我外，別的地丁是無法製造這種現代人懂得製造的東西的，因此我不怕儂加出賣我們，因為他也很想逃出去。

很快，我們就把所有這些東西弄妥了。

趁着獅頭們正在吃飯，防範稍鬆，我們便偷偷行動了。

我們各自提着一包垃圾，垃圾裏面藏着武器，吸器用具，在過通道時沒遇到任何麻煩。但到了洞穴門口，却遇到站崗的獅頭。

* * *

獅頭命令走在前面的儂加止步，大喝道：「地丁，上哪兒去？」

儂加白痴般傻笑着道：「我，我要倒垃圾呵！」

獅頭點點頭，道：「走！快去快回……等等，他們兩個幹甚麼的？」他用木棍指着我和雪芝。

「他們幫我倒垃圾呵！」儂加笑笑道，他的笑容很古怪。

獅頭看看我和雪芝手裏的垃圾，道：「垃圾並不多，你去幫他，她留下！」獅頭說着，把雪芝手上的垃圾塞到我的手上，然後喝令我快走。

我一時有點手足無措，但儂加却不理會我們，只顧自己徑直走了出去。「這狗雜種！任何時候他都只是顧住自己！」我在心裏痛罵儂加這鬼東西。

「快走！快走！站着幹麼？找死麼？」獅頭厲喝道。

獅頭轉過身去，竟把雪芝一把抱住了！這半人半獸的怪物，竟然是一頭色狼！

我氣炸了，想也沒想，抽出彈簧刀朝獅頭的脖子就狠狠的戳去，對這種怪物，任何語言都是徒勞的，不是牠死，就是自己亡，容不得半點的仁慈。

獅頭的脖子被鋒利無比的刀剖開了一個血洞，牠哼也沒有哼一聲，就砰的倒在地上。

雪芝急忙拾起兩包東西，道：「龍！快走啊！」

很快我們見到儂加在前面，便加快脚步追上他。

「你怎的了？龍英傑，你最好把她留下，有女人在身邊，我們必定逃不出去！」儂加不滿的對我說。

我怒道：「儂加，你還是男人麼？你若是男子，便不要說這種卑鄙的話。」

「儂加，若我手中有長矛，你要小心你的腦袋！」雪芝氣得滿臉通紅的尖叫道。

「別理他，雪芝！若眞要留下，我必定與妳一道！」我決然的道。

我不走，儂加就氣餒了，他忙道：「好了，好了，別說廢話了！」他加快了脚步。

迎面走來幾個猛瑪，我們裝作若無其事，從猛瑪的身邊擦過，奇怪的是牠們對我們似乎毫不以為意。

我暗道，大概這些自命不凡的猛瑪，自以為猛瑪城是鐵鑄的山河，根本不必擔心有人逃跑出去吧！

不久，前面便隱約聽到流水聲了，我們來到倒垃圾的地方，十幾個梯級下面就是排水的河道。這汚水河又深又寬，水流却似乎不太湍急。一面高聳及洞頂的巖石橫斷着水流，石壁下面有一個圓形的大洞口，讓水流入。

我對儂加道：「你去把氣筒拿來，我們在這裏等你。」

儂加不敢違抗，點點頭走了。

我和雪芝戴上面罩下水。我把隨身帶來的一條獸皮切割成幾條，把面罩繫牢在面部。

用來做面罩的玻璃厚薄不勻，因此看到的東都走了樣，但起碼它可以令我看到水下的東西，這就夠了。

我潛入水中，大約六尺深的水底，到處是破碎的玻璃、石頭、陶瓷片。

我仔細觀察水的入口處，發現洞口內有一個狹的壁架，便把所帶來的東西放在上面，我要雪芝留在洞內，自己返回岸邊等待儂加。

這時，有兩名獅頭走過垃圾堆，我屏住呼吸，潛入水中，在水下足足呆了一分鐘，實在憋不住了，才悄悄的把頭伸出水面，吸了口氣。幸而獅頭已走遠，四周一片靜寂，獅頭顯然沒有發現我們的行踪。

過了一會，儂加拿着兩個金屬筒氣吁吁的跑下台階，我連忙接應他，各拿着一個筒游進洞裏。

這兩個氣體金屬筒一個紅色，一個綠色，我不知道這裏面到底是否氧氣。

我設法擰開了其中紅色的瓶蓋，一股臭蛋味湧了出來，壞了！這顯然不是供人呼吸的氧氣。

我又擰開另外一個綠色的瓶蓋，這次衝出一股沒有氣味的東西，我試吸了一口，沒有不適的感覺，我才鬆了口氣，雖然不太純潔，但起碼是可供呼吸的氧氣混合體了。

但沒有水下呼吸器，怎麼辦？我靈機一觸，雙手抱着氧氣筒，用嘴緊壓着噴氣口深呼了一口。這種呼吸法，是儂加及雪芝他們都難以掌握的。因此，探路的任務，便只好由我來承擔了。

我對他們說我先去探路。雪芝哭了，道：「龍！你千萬別離開我呵！」

我抱着她，道：「放心，我很快就回來。」

我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這口氣便足以維持五分鐘的時間了。

我潛入水中，不一會水變得漆黑一片，甚麼也瞧不見了，為避免碰上尖利的巖石，我騰出一隻手，摸着頭

上，不一會手便碰着石頭了。

我在黑暗中繼續前進，我被黑暗完全吞噬，擊水聲在洞裏迴蕩，令人陰森恐怖，毛骨悚然，任何人處於這種境地稍久，都會變得不可抑制的瘋狂。

我不能停留，我摸索着繼續向前滑。經過一段時間，終於見到一絲微光，我以為見到出口，便躍出水面，先深吸了一口空氣，原來是光線從洞頂的微孔中透進，根本不是出口。

我只好繼續前進。過了一段距離，洞裏已漸漸恢復完全的黑暗，但這裏竟然不缺空氣，完全可以不戴氧氣筒前進。既然有了空氣，那出口顯然也就不太遠了。

於是我就試着不用氣筒呼吸逆水游了回去。

見我返回，不但雪芝，連儂加也破例的顯得很高興，我把洞裏的情形向他們說了，立即行動。

各人帶齊所有的東西，跟着我順水向前游去。當到達我第一次進來停止的地方時，我要他們停下來，由我再次前去探險。

越往前進，便越來越黑，水也變得刺骨的寒凍。忽然我砰的撞到木頭，我用手摸去，果然有很多整棵的樹木，用藤、皮條等捆着，連成一排，這是明顯的預設障礙，雖然很原始，但卻非常實用，因為要在水底通過木排，那是不可想像的。

唯一的出口被堵住了，怎麼辦？

我又冷又累，用氧氣筒吸了口氣，準備返回去商量，我正要動手，忽然覺得赤裸的大腿處有甚麼粘滑的東西正在蜿蜒爬動。

我低頭望去，我的心血幾乎凝結了，原來是一條粗如大腿的巨蛇，正緩緩爬過我的大腿，幸而我拚命的忍住不動，巨蛇便以為牠爬過的只是一根木頭，因此相安無事，假如巨蛇知道牠爬過的是有危險性的生物，牠絕不會放過我，而在水底與這種巨蛇搏鬥，我根本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

我歎了口氣，心道這漆黑的地下河竟也如此可怕。

我游回去，把所處的困境告訴雪芝和儂加，我說：「這顯然是猛瑪人預設的關卡，既可以防止城內人逃跑，又可阻止外人的入侵！而最可怕的並非那排木頭，而是不知其數的粗大的巨蛇！」

「那怎麼辦？」雪芝問。

我沉思不語，一時我也想不出有任何好法。這時，陽光透過洞孔照着混濁的水面，我們靠着洞的石壁休息。帶進來的東西放在凸出來的狹窄的巖石上，雪芝坐在上面，用脚撥弄着水面。

我想了想，道：「我去試一下，用刀把木排的籐條挑斷，然後全速衝過去，或者可以避過巨蛇。同時，如果能在水底把氣體燃着，那些巨蛇就不敢近身了！」

說完我就動手，儂加所携的紅色氣筒放出的氣體被燃着了，幸而我隨身帶的打火機是防水的，因此引燃火種並不太困難。

火呈黃色，有煙霧，我心想，這大概可以嚇退那些巨蛇了。

就在此時，後面的雪芝突然驚恐的大叫：「龍……快！快救我……」

我扭頭一看，只見雪芝已緩緩的從水中爬起，她驚恐得睜圓雙眼，她的赤裸的腰部下面被兩團灰色的物體纏住了！

我大叫一聲衝過去，原來纏雪芝的物體是兩團軟軟的觸鬚，我知道物體的主人是誰了，我的頭皮一陣發麻了！

我也不敢告訴雪芝甚麼，我用左手抓住該觸鬚，右手持彈簧刀向觸鬚戳去，反覆幾次，我才把觸鬚截斷了。

我扶起雪芝，正欲安慰她。突然，一團黑沉沉的怪物衝水而出，怪物的頭足有七尺之巨，一雙巨眼閃閃發光，它揮舞着觸鬚，張開巨大的尖嘴，發出刺耳的尖叫聲。四周的水流也沸騰起來了。

我扶着雪芝退上去，正欲攀住上面的巖壁，怪物的觸鬚卻攔住我們。我猛的向它劃了一記彈簧刀，觸鬚斷了，血水淋漓。

怪物負創，後退了數尺，停下來，巨眼陰森而恐怖，在閃着冷光，激怒的盯着我們。

我四周望一下，發覺儂加已攀上很高的石壁，恐懼得哆嗦着，嘴裏喃喃的不知鬼叫甚麼。這狗雜種，在最艱難的時候他往往只顧自己！這時大概又在祈求神靈來保佑他了！這見鬼的蟒蛇族人，我在狠狠的咒罵儂加。

但這時我和雪芝仍在水裏，隨時都有丟命的可能。那形似海妖的怪物仍盯着我們，半點也不肯放鬆，怎麼辦？

「這見鬼的海怪，或許牠怕火吧？」我在忽發奇想。

我把紅色的那瓶氣體撿過來，點燃了，黃色的火焰在閃着。

「龍！牠撲過來了……」雪芝大叫道。

我立刻站起身來，舉高火，但怪物卻突然躍出水面，觸鬚一捲，捲着了我的屁股，把我抬到半空！

我面對着一雙陰森恐怖的巨眼和張大欲吞噬我的巨嘴，我連心血也快凝結了。

情急之下，我把仍在噴火的氣筒，一手扔進怪物的嘴裏。怪物堅硬的尖嘴猛地一合，傳出金屬氣筒的破碎聲，一團團煙火從牠的嘴裏七個地方噴出！這當眞是名副其實的「七竅生煙」！

在一片煙霧中，狂怒的怪物發出尖銳的嘶叫，幾隻手足胡亂的擊水。

我從觸鬚上甩了下來。火光很快熄滅，怪物龐大的身軀逐漸沉了下去，我迅速爬上石壁。

「龍……牠死了麼？」雪芝抖顫着，這時才能夠說話。

「不，牠絕未死去，牠不過在水底歇一歇而已！這恐怖的地方不可久留，快，游回去！」我大叫道。

我們不得不逆水向猛瑪城游回去。

「儂加，你是否與我們一道回去？」我問儂加。

「我不想被怪物吃掉……」儂加道，方才的情景已把他嚇得半死了。

「好！那你領路，雪芝跟着，我負責殿後！」我下令道。

儂加、雪芝先後下水游去。我扭頭望望那恐怖的洞口，暗道：逃跑的路斷了，現在只求能安全回去，別的事慢點再作計較。

很快，我見到前面有光線，只見雪芝正在前面踩着水，心裏覺得好奇怪，她為甚麼不向前游？我抬起頭，原來岸上站着幾名獅頭，儂加已被捉住站在一邊，獅頭張牙舞爪，指着我和雪芝，示意我們上岸。

＊　＊　＊

身後傳來劈劈啪啪的擊水聲，水洞裏的怪物追上來了。

我和雪芝別無選擇，只好乖乖的走上岸。

怪物的體力着實驚人，牠雖然挨了一頓烈焰火燒，但略一歇息便渾然無事的追來了！

岸上的獅頭亦很驚恐，一面狂舞亂叫，一面用手中的長矛對着狂揮亂舞的怪物觸鬚。

怪物終於停下來了，牠陰森恐怖的盯着岸上，似乎欲尋找一個上岸的地方，但可能水太淺，牠終於退了回去。

怪物剛走，獅頭便一擁而上，把我們捉住。我沒有反抗，這時我已筋疲力竭，一切反抗都徒勞的，只能見一步走一步再說。

獅頭把我們押向一個陌生的洞穴，通過一條很長的通道，我們被推進一間用鐵枝作門的大房子。房裏有二十來人，其中幾個是女的，或躺或坐，個個神色慘然。

「孔艾！」雪芝眼尖，首先便認出了孔艾。

「你們到底被抓回了！」孔艾歎了口氣道，他顯然已知道我們是逃跑失敗了。

「你怎麼也押到這兒？」我問孔艾。

孔艾歎了口氣，道：「你們失踪後，猛瑪大發雷霆，四處抓你們，你與我有交往，有包庇的嫌疑，因此也被押到這裏。」

儂加驚恐道：「這是甚麼地方？」

「死囚室！」孔艾道。

我們都沉默了，這時還有甚麼可說。

我打量一下囚室，房子是個立方體，四周均為四十尺，因此牆壁顯得很高，一面牆壁中央有兩處大裂口，陽光是從那兒射進來的，囚室的唯一出口是鐵門。

忽然我見幾個人爬上牆，通過牆上的裂口往外望，我迷惑的望着孔艾。

「跟我來！」孔艾拉着我，赤足爬上牆，找到可以往外望的裂口。

裂口像窗一樣，僅有六寸高，人是絕對無法出去的。牆外是一間圓頂大房子，房子下方是一大片湖水，強烈的陽光照着水面，然後折射到牆壁，因此整幢房子四處通明。湖水中，散佈着四、五個禿禿的島，每個小島上都聚集了一小羣人。

這些人肯定可以看到我們的窗口，甚至看得清我們的臉，但他們根本沒朝我們這面看，而是神色恐懼的望着我們的下方。下方是甚麼？因為位置太低，我們無法見到。

「龍，發生甚麼事了？」雪芝拉拉我的手，問道。

「猛瑪就要出來了！」我旁邊的一個人答道，似乎受下面恐懼的感染，聲音也沙啞。

我不大明白他為甚麼如此恐懼，因為猛瑪我也接觸過，並不見得如此可怕。

「這不是實驗室的猛瑪！這是每半年來這裏大吃一頓肉食的猛瑪……」孔艾似乎猜透我的心事，低聲道，他聲音亦顫抖起來了。

「猛瑪廟遊戲！」我心中忽然浮起這個恐怖的意念。因為參加猛瑪廟遊戲的人都是死囚，而那幢圓頂塔屋子就是猛瑪城最恐怖的地方——猛瑪廟！

果然，我看見四隻兩棲動物——猛瑪出現了，牠們是在水中浮上來的，顯然在猛瑪廟裏有水道直通湖心。

猛瑪正在水中游泳，牠們蝙蝠似的巨翼半屈半伸，又長又尖的頭豎在水面，牠們踏着水，緩緩的接近那些光禿禿的島。

在離小島幾尺處，猛瑪停止前進，巨大的陰森的眼珠盯着小島上的人，尋找牠們獵取的對象。

那些被牠盯着的人神情立刻顯得呆滯，魂不守舍似的。猛瑪往兩邊搖頭，那些被盯着的人也跟着搖頭。

接着，他們像被攝去魂魄似的走近猛瑪，走下湖中。猛瑪緩緩在深水中退去，那些人亦追隨着，向湖中深處走去，直到淹沒在水中。

我瞧得毛骨聳然，低聲問孔艾道：「猛瑪打算淹死他們嗎？」

孔艾道：「一會你就知道了！」

果然，猛瑪一會後即在一片沙灘上露出鋸齒背和尖嘴頭，接着浮出水面，吸引着一個男子走上沙灘，然後又引他回到水中。

（未完‧二）



三期完短篇故事

揚子江·文
可飛·圖

雲海雙英

盜刀嫁禍　誣陷烟叟

邙山，位於河南省洛陽之北，距涵谷關甚近，山雖不高，地域却是甚廣，山中多古塚墓，邙山之北，俗稱爲「北邙」。

一到夜晚，便見鬼火燐燐，遍山飄忽，鬼聲啾啾，陰氣森森，尤其是在風雨之夜，滿山更是籠罩在一片森森鬼氣之中，令人毛骨悚然。

這夜，雲層低垂，星月俱被烏雲遮蓋，天空飄散着霏霏細雨，四周一片漆黑，那情景，更增添這北邙山的陰森恐怖氣氛。

時間，大約是初更剛過，北邙山麓，突出現了一高一矮兩條黑影，冒着那迷霧般的濛濛細雨，兔起鶻落，身形奇快如閃電行雲地直撲山頂。

從這兩人的輕功身法上看來，那身材較矮的一個火候雖然是差了些，但也可以列入當代武林高手之列。

好快，只不過眨眼工夫，那兩條黑影已經登上了山頂，並立在一塊高大的石碑墓前。

那身材較矮的黑影俯身看了墓碑上的字後，朝身材高大的黑影道：「師父，這墓碑是陳家墓了，不過……」

話聲微微一頓，又道：「那人柬邀師父今夜在此作一了斷，不知與師父究竟有何仇怨，師父心中可曾想出端倪否？」

原來這一高一矮兩個黑影，乃是師徒二人。

徒弟的話聲一落，接着便聽得那被稱師父的黑影輕輕地嘆了口氣，說道：「這件事情眞是奇怪，爲師想了很久，始終想不出來是何仇家？不過依據那柬帖上的字跡來推測，爲師已斷定對方是個女人，但以爲師平生行走江湖數十年以來，極少與人結仇樹怨，尤其是女人，那更是……」

他話剛說到此處，突聞一縷簫音劃空傳來，使他情不由己的突然停口不言，臉露驚愕之色的側耳傾聽。

簫聲劃空傳來，音韻鏗鏘，抑揚頓挫，引人遐思……

忽爾，音韻倏忽轉而高亢，扶搖直上，猶如鶴唳長空，响徹雲霄，又宛如鐵馬金戈，笳聲震野，充滿豪壯殺伐之機。

俄頃，音韻又轉而平和，宛似禪唱梵音，聽者有若靈智陡生，心憶空明。

漸漸，終趨低柔，猶如那清溪流水，其聲淙淙，又有如珠走玉盤，迴蕩夜空，歷久才息。

簫音息後，站在陳家墓前的兩個黑影——師徒二人，已經被那突如其來的簫音引入物我兩忘之境，木然痴立。

此際，山下忽然出現了四盞風燈，在細雨迷濛中倏明倏暗地搖曳着，五條身形細小的黑影，快如閃電般直撲向山頂飛躍而來。

轉眼之間，這五條細小身影已到達山頂，一齊停立在先到的兩個黑影

身前，距師徒二人對面八尺之處。

在四盞風燈的亮光之下，雙方都均已看清了對方的身形面貌。

那先到的師徒二人，師父年約五十開外的人，身穿深灰色長衫，腰間紮着一根寸多寬的腰帶，腰帶上斜插着一根三尺長的旱烟管，烟管烟鍋都是通體黑漆如墨，顯然這全是鋼鐵打鑄的。

四方臉，紅中帶紫，海口短髯，雙目精芒灼灼，威儀頗爲懾人。

那徒弟年紀大約是十四五歲，身穿藍短衫，背插長劍，劍眉星目，相貌甚是清秀，只是臉上稚氣未脫。

後到的五人，是四個侍女的打扮，年約十五六歲的少女，手中各持一盞風燈，簇擁着一個身着紫衣的少女。

從紫衣少女那婀娜多姿的身形體態看來，年紀頂多不會超過二十歲，但是那張嬌臉上却是死白的，毫無半點血色，活像個殭屍面孔。

這遍山荒墓古塚，鬼火燐燐，寒風夜雨，陰氣森森的黑夜，如不是有那四盞風燈照着，明知對方是人非鬼，乍見這張面目出現，任是武林一流高手，要不爲之毛髮豎起才怪啦！

就這樣，那師徒二人一看清楚紫衣少女的死白面孔時，心頭也不禁悚然一驚，暗忖道：「這少女是誰？」

師徒二人暗忖之間，那紫衣少女已冷然的問道：「尊駕可是江湖上人稱『烟叟』的武家奇？」

灰袍老者微一點頭道：「不錯，老夫正是武家奇，姑娘何人？與老夫有何仇怨過節？請道其詳。」

紫衣少女沒有立即回答「烟叟」武家奇所問，却反問道：「今夜尊駕是單人赴約，還是另請有助拳之人？」

武家奇聞後不禁微微一怔，但隨即若有所悟地哈哈一笑道：「老夫闖蕩江湖數十年，自問素來光明磊落，姑娘但請放心，今夜赴約，除小徒雲中龍以外，並未請有任何助拳之人，姑娘來時，如是有何發現，亦與老夫無關也。」

紫衣少女口中冷哼一聲道：「這敢情好。」

「烟叟」武家奇一生闖蕩江湖以來，平生從來不說謊話，言出必行，紫衣少女竟然不相信他之所言，他臉色怎得不由微微一變？

乃徒雲中龍，年紀雖只是十四五歲，但其一身武學已盡得乃師武家奇眞傳，功力頗爲不弱，終年隨武家奇行走江湖，見識亦頗不差。

自紫衣少女現身後，說話語言冷峻，傲態迫人，再加上那一張殭屍般煞白毫無表情的臉孔，他心中早就十分不高興了。

這時，他一聽那紫衣少女竟然不相信師父所言，並存有輕視之意，心中不禁頓時氣怒陡生。

雖然，他知道這紫衣少女既敢邀約他師父前來這陳家墓地了斷仇怨，當必身懷不傳武功絕學，否則怎敢？

明知那紫衣少女不是甚麼好惹人物，但雲中龍乃是初生之犢不畏虎！

他心中氣怒一生，立時忍不住的大聲叱道：「丫頭，妳眞不知天高地厚，我師父望重武林，平生不說謊話，妳這醜八怪丫頭，竟敢目無尊長，輕視……」

他話未說完，一名婢女突然截口嬌聲喝道：「小鬼住口，你大概吃了熊心豹膽了，竟敢口出不遜，辱駡我家姑娘醜八怪，如敢再信口雌黃，小心姑奶奶割下你的舌頭！」

這截口嬌喝的婢女叫小翠，乃是紫衣少女身邊四婢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也是四婢之首，其餘三婢，名小玉、小蘭、小菊。

紫衣少女姓馬，名秀芳，爲名震武林當代大俠「一劍震江湖」馬天祥的掌珠。

馬秀芳家學淵源，一身武學功力已得乃父十之八九，堪稱江湖上的英雌中的高手。

小翠、小玉、小蘭、小菊四婢，幼隨馬秀芳練武，經馬秀芳耳提面授的指點，加上四婢又都十分聰明聽教，所學雖不如馬秀芳精湛，但也已登堂奧，功力身手均已頗爲不弱。

馬秀芳與四婢名雖主婢，但因從小在一起長大，實際上是情同姊妹。

雲中龍話未說完，突然被小翠嬌喝中斷，並且罵他小鬼，還狂言要割下他的舌頭，心中不由氣怒加倍，喝道：「臭丫頭，別不知羞？一張死人樣的面孔，就像剛從墳裡挖出來的樣子，那麼難看，不是醜八怪是甚麼？哼！」

他語音未落，「烟叟」武家奇忽地沉聲叱道：「龍兒住口，不可無禮！」

叱聲一落，立即朝馬秀芳抬手微一抱拳道：「小徒年幼無知，言語冒犯之處，尚請姑娘不要介意。」

馬秀芳目光如電的射了雲中龍一眼，口中却含不屑地發出了一聲冷哼！

對於這聲「冷哼」，武家奇當作沒有聽到似的，竟毫不介意地笑了一笑，接着又道：「請問姑娘貴姓？與老夫有何仇怨過節？望即明說。」

馬秀芳聞言，雙目突射寒電殺機地逼視着武家奇沉聲說道：「姑娘名叫馬秀芳，『一劍震江湖』馬天祥乃是家父，老賊，你明白了嗎？」

武家奇不禁甚感意外的輕聲一「哦」，道：「原來是馬大俠的掌珠，老夫倒失敬了！」

語音一頓，臉露詫異之色問道：「姑娘邀約老夫來此了斷甚麼怨仇？」

馬秀芳目睹武家奇那詫異的臉色神情，認爲他是故意做作，裝糊塗，企圖耍賴，遂即一聲冷笑，喝道：「老賊，你別裝糊塗了，姑娘邀約你到來此了斷甚麼仇怨，你自己心裡應該明

白。」

武家奇正容搖頭道：「老夫並未裝甚麼糊塗，是實在不明白。」

馬秀芳又一聲冷笑說道：「老賊，三個月前，家父被殺害在這陳姓墓前之事，你知道麼？」

武家奇聽得心中不由愕然一怔！他明白了，明白了馬秀芳邀約他今夜來此了斷的是甚麼怨仇，他不禁皺起了眉頭。

這是個可怕的誤會，也是個天大的誤會！

他心中愕然一怔之後，隨即臉容一肅，神情泰然地說道：「令尊被殺害之事，老夫雖然曾略有耳聞，但並不明白詳情，而且與老夫無關。」

馬秀芳口中冷哼一聲，倏然探手往懷中，取出一柄短刀，朝武家奇一晃，目射冷電地喝道：「老賊，你認得這一柄短刀麼？」

短刀長約尺許，寒光灼灼逼人，刀身魚紋若隱若現，名曰「魚紋刀」。

「魚紋刀」乃是武家奇隨身之物，他自己的東西那有不認得之理。

入目「魚紋刀」，他心頭不禁倏然一驚，雙目陡睜，脫口發出一聲驚啊，望着馬秀芳駭異地問道：「此刀姑娘由何處得來？」

馬秀芳冷然的答道：「我只問你，此刀可是你隨身之物？」

武家奇點頭道：「不錯，此刀正是老夫隨身之物，不過是已於半年前遺失，但不知姑娘……」

馬秀芳冷聲插口道：「老賊，家父就是喪身在此刀之下，如今証物在此，你還想抵賴得掉麼？」

至此，武家奇心中經已完全明白了，半年前這把「魚紋刀」的遺失決非偶然的事，乃是惡徒設計安排的「嫁禍」陰謀！

當然，這陰謀「嫁禍」於他的惡徒，必定是他仇家無疑，但是……

他心中暗想：這仇家會是誰？

「一劍震江湖」馬天祥在當今江湖武林上並非泛泛之輩，所學功力身手均屬一流，與他武家奇可能只在伯仲之間。

那陰謀「嫁禍」的惡賊，既能竊去他的「魚紋刀」而不為他所覺，並殺害了馬天祥於刀下，其武功身手可想而知實屬非凡，也決不在他與馬天祥之下。

那惡徒既具不凡武功的身手，與他有仇，為何不乾脆直截了當光明磊落的找他了斷？為何要出此「移禍江東」的陰謀狡計呢？

「烟叟」武家奇雖久闖江湖，閱歷甚豐，但對此也不禁感到異常迷惑，難猜，難測！

「魚紋刀」乃是武家奇之物，也是江湖上人盡皆知之事！

「一劍震江湖」馬天祥喪命在這把刀下，馬秀芳手裡握着這把刀，這是鐵証，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也是無可辯解的事實。

此際，縱是說得唇焦舌爛，馬秀芳又怎會相信？

是以，武家奇祇有睜着一雙眼睛，望着馬秀芳發楞的份兒。

只聽得馬秀芳恨聲道：「老賊，大丈夫敢作敢為，何以藏頭縮尾不敢承認？」

話鋒一頓，倏地睜眼厲聲喝道：「血債血償，老賊！你納命來吧！」

話未落，身形忽然欺近，手中「魚紋刀」劃起一道寒光，電閃般向武家奇當胸劈去！

武家奇心頭不由微微一凜，連忙身形一晃，疾退八尺有餘。

馬秀芳一擊不中，口中突地嬌聲喝叱，跟踵疾撲。

她一身所學功力身手雖然不凡，在當今武林英雌中雖是一流人物，但是武家奇乃是成名江湖人物，數十年功力，豈是等閒之輩！

不過，武家奇已知道這事出於誤會，馬秀芳雖然狂攻疾撲，出手凌厲狠辣，他又怎能和姑娘一般見識，不分青紅皂白與姑娘動手，萬一收勢不住，失手傷了姑娘，不但落個以大欺小罪名，且會被江湖朋友譏笑不恥！

因此，他對馬秀芳的攻招，只是展開身法去閃避，始終不予還手。

一個是志切親仇，拚命狂攻猛撲，出手招式，招招狠辣凌厲，無與倫比。

一個則是為了數十年聲望威譽，儘管對方出手招式凌厲毒辣，始終不肯與之為敵，只憑着精純的輕功，飄忽的身形閃避躲讓，口中並不停的叫着：「姑娘請住手！姑娘請住手！」

父仇不共戴天。

仇人當前，馬秀芳這時已經紅了眼睛，怎肯停手！

任憑武家奇叫得唇焦舌爛，那姑娘只是充耳不聞，手中的「魚紋刀」，更是招招向着武家奇身上的要害，拚命猛攻不休。

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

武家奇修養再好，雖然不想和那姑娘一般見識，亦十分不願與那馬姑娘動手，但是那經得住那姑娘如此不可理喻，招式着着狠毒的一再相迫，不禁忍無可忍，心中怒氣突生，雙眉一揚，沉聲喝叱道：「姑娘，妳再這樣不分皂白，蠻不講理，是眞的要迫老夫出手麼？」

馬秀芳一面的繼續不停的拚命猛攻猛打，一面冷聲叱喝道：「老賊，今晚姑娘要不將你斃殺此地，何以安慰亡父泉下英靈，廢話少說，你拿命來吧！」

至此，武家奇已被迫出眞火，氣怒塡胸地喝道：「丫頭，妳這樣蠻不講理，可就怪不得老夫了！」

話落，身法突變，雙掌竟展開了三十六路大擒拿，挾以空手入白刃的手法，迅速快如閃電般地展開了一連

三招快攻。

馬秀芳雖然一身所學甚是不俗，但怎是武家奇這種成名數十年的一流高手之敵？

三招快攻之下，馬秀芳立即被迫退兩步。

這一來，馬秀芳不禁急怒攻心，「魚紋刀」交左手，右手反探，「嗆郎」一聲龍吟，已經撤出肩後長劍，右手劍，左手刀，刀光劍虹交錯，揉身進步……

此際，一聲朗喝倏起：「停手！」

喝聲剛入耳，陡覺一股柔和的勁道直向二人中間襲到，迫得二人身形站立不住，連連後退數步。

馬秀芳和武家奇心頭不禁齊齊地一驚，同時側首凝目朝這柔和勁道襲來之處望去。

只見一個身穿青衫，腰掛一支玉簫，頭戴文士巾，年紀大約二十二三歲，長眉鳳目，相貌俊秀的少年書生，右手輕搖紙扇，面露微笑，神情瀟洒傲岸的緩步走了過來。

在這細雨霏霏的寒夜，這書生還手持摺紙扇，實在有點兒太那個了！

馬秀芳一見那青衫少年書生，心中雖也感覺十分驚異，但她那死白的面孔却依然沒有一絲毫表情的叱說道：「喂！你這書呆子來此作甚，還不趕快走開，難道想找死不成？」

那青衫少年書生對馬秀芳的話好像沒有聽到似的，只是自顧搖頭晃腦的說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自古至今，歷來不變，大都均是如此！」

語音一頓，忽然向馬秀芳瀟洒地一笑，問道：「姑娘！妳們二位在此生死相搏，是為了財呢？還是為了食呢？」

話聲中，已走至武家奇和馬秀芳二人中間岸然而立。

馬秀芳雙目陡地一瞪，精光電射地沉聲叱喝道：「那裡來的大膽狂生，竟敢在姑娘面前瘋言瘋語，還不與姑娘趕快滾開！」

青衫少年書生雙眉微軒，忽然朗聲哈哈一笑，說道：「姑娘好大的火氣！」

馬秀芳冷哼一聲道：「大膽狂生，這與你何關？」

青衫少年書生道：「這雖與在下無關，但眼見姑娘如此皂白不分，放棄眞正的仇家不去找，只憑着一把『魚紋刀』，硬指武大俠是殺害令尊兇手，在下實在是替姑娘難過，也替令尊泉下英靈難過！」

語音微微一頓，又道：「像妳這樣蠻不講理，在下雖然不想和妳一般見識，但以在下的性情，多少也應該給妳一點教訓以作警誡，然而妳志切親仇，情有可原，至於那殺害令尊的兇手眞兇，在下倒曾親眼看見……」

說至此處，語音忽然一頓，竟然閉口不言。

武家奇聞言，心中不禁大喜，連忙抱拳一拱道：「少俠既知那殺害馬大俠的兇手，請即直言相告，不但使老朽免遭不白之冤，且也可以使馬姑娘手刃親仇，此舉非僅老朽和馬姑娘感激不淺，即使馬大俠在泉下英靈亦必十分感激少俠！」

青衫少年書生微微一笑道：「要在下說出兇手不難，但是在下却有一個小小的要求，也是兩得其便的交易，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馬秀芳一聽那青衫少年書生竟要以條件為交易，芳心不禁很不高興地撇撇嘴，冷聲一哼道：「姑娘不願與你談條件交易，你便如何？」

那少年書生淡淡一笑道：「那很簡單，在下就站在一邊作壁上觀，讓你們二位寃寃枉枉的打上一場！」

武家奇對青衫書生這種明是以條件作為交易，實際上是暗含要挾的意味，心中雖然很是不值其為人，但也無可奈何，略一思忖，只好含笑說道：「閣下有甚麼條件交易？不妨先說出來聽聽看，只要是合乎情理，不違背道義，老朽等力能所及，當無不可！」

青衫少年書生道：「你武大俠答應，馬姑娘不答應又有何用？」

武家奇連忙望向馬秀芳，微一抱拳，道：「姑娘，為了明白殺害令尊的眞正兇手，弄清楚事實眞相，請姑娘與老朽暫時持同一立場，待他說出條件交易後再作計較如何？」

馬秀芳眼光冷漠地望了青衫書生一眼，心念電轉地暗想道：「以此情形看來，武家奇可能實在不是殺害父親的兇手，否則，以武家奇的個性為人，在江湖上的聲望身份，應該是不會抵賴不承認的……」

姑娘心中暗忖到此處，便立即微微點頭，說道：「好吧！武大俠既然這麼說，晚輩遵命就是。」

武家奇望着姑娘馬秀芳謝意的微微一笑，隨即目視那青衫少年書生說道：「馬姑娘已經同意了，閣下可有甚麼條件交易？現在可以說出來了！」

青衫書生瀟洒的微微一笑，朗聲說道：「其實說出來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條件，只因在下要捕捉一對已成氣候的『百毒玉蜇』，需人代為守護，以防外人干擾而已！」

一聽說是要捕捉一對已成氣候的「百毒玉蜇」，馬秀芳還不覺得怎麼樣，可是武家奇就不同了。

他久歷江湖，見聞廣博，深知「百毒玉蜇」乃是天下三種毒物之一，因此，他心中不禁悚然一驚地暗忖道：「這青衫書生何許人也，為何要捕捉這等罕世毒物？要來何用？」

他暗忖間，青衫少年書生忽然一斂狂傲之態，星目灼灼如電的望着二人正容道：「二位可願意協助在下一臂之力？」

武家奇雙眉微微一皺地凝目說道：「那『百毒玉蜇』乃罕世絕毒之物，閣下捕捉牠何用？請先見告。」

青衫少年書生神色冷漠地一搖頭道：「武大俠原諒，此刻未便奉告。」

武家奇碰了個軟釘子，不禁默然。

青衫少年書生接着又問道：「二位願意相助與否？請即明言。」

武家奇微一沉吟道：「因爲此物太毒，閣下不肯賜告捕捉牠的用途，老朽實在未便……」

青衫少年書生劍眉微揚地朗笑一聲，說道：「武大俠但請放心，在下雖說不便奉告用途，但決不會用此毒物去毒人！」

武家奇目光灼灼地注視着青衫少年書生沉思了稍頃，這才點頭說道：「好！閣下既然如此說，老朽當與馬姑娘協助閣下一臂之力，代爲守護戒備意外干擾！」

青衫少年書生欣喜地道：「如此，我們這條件交易就此算是談妥了，少時在下當將……」

他話未說完，臉色倏然一變，說道：「不好！二位快請隨我來！」

話落，未見他如何作勢，身形已若脫弦弩箭般的電射而起，落地竟已十五丈以外。

眼見這青衫少年書生這等絕世輕功身法，武家奇與馬秀芳心中，都不禁暗暗爲之咋舌。

武家奇連忙說道：「馬姑娘，我們快追上去！」

話未落，右手一挽乃徒雲中龍，身形已電射飛掠，直朝向青衫少年書生去處追去！

馬秀芳見狀，亦與四婢各擰身，施展輕功緊隨武家奇師徒身後追去。

二男五女七人展開身形，接連幾個起落，已飛掠出四五十丈。

正往前飛掠間，忽聞前面五六十丈外傳來一聲朗喝道：「老鬼！少爺爲着這對東西，在這荒墓古塚地方經已守候了很久的日子，你想撿便宜，那可不成！」

話音清朗，音韻鏗鏘，中氣充足非常，顯然是出自內家功力深湛之人口中！

武家奇聞聲，已知是那青衫少年書生的聲音，心中不由暗忖道：「這少年書生究竟是何來歷出身？年紀輕輕的就有如此深湛的內功……」

他暗忖間，已聽得一個沙啞的聲音嘿嘿一笑道：「小酸丁，『百毒玉蜇』乃是無主之物，人人都可以捕捉牠，你憑甚麼要獨佔，再不識相讓開，就別怪我陰毒叟心狠手辣，宰了你！」

武家奇聽得心中不禁悚然一驚，暗道：「這魔頭一向雄霸苗疆，怎麼竟跑到中原來了？」

原來這陰毒叟爲苗疆「四毒叟」之一，乃是當今武林「十邪」之中的魔頭。

這時，馬秀芳隨身四婢手中的風燈，早經吹熄了，四週雖然一片漆黑，尚幸各人的內功均皆不弱，一丈以內的景物仍然可以見到。

武家奇心驚之下連忙身形略停，轉對馬秀芳悄聲道：「姑娘，請隨老朽身後小心行走，並囑咐四婢切不可大意發出聲息，以免被那老魔發覺！」

馬秀芳點首低聲道：「晚輩知道了！」

於是，雲中龍、馬秀芳和四婢全都立即屏息靜氣，緊隨武家奇身後躡足小心前行。

前行四十多丈，到達青衫少年書生與「陰毒叟」對立之處約二丈左右地方，恰好有一座巨型古塚，正可隱藏七人的身形。

七人在巨型古塚之後隱好身形，立即凝運目力望去。

只見青衫少年書生對面丈許之處，立着一個瘦骨嶙峋，渾身陰氣森森，形似殭屍般的老者，雙目碧光灼灼似電，那形狀猙獰嚇人。

突聞青衫少年書生一聲冷笑道：「老鬼，你那陰毒叟的名頭只能唬嚇一些化外苗人，豈能嚇唬得了少爺，你最好聽少爺的良言勸告，趕快回轉你的苗疆去，別在中原江湖上逗留，不然……」

陰毒叟忽然一聲桀桀的怪笑，截口道：「小狗！你是何人門下？竟敢這等狂妄目中無人！」

青衫少年書生一聲冷笑，道：「少爺是何人門下，憑你這種化外惡魔還不配知道，以少爺看，你還是識相點趕快滾回去苗疆爲妙，否則，今夜這邙山墓地，便是你埋骨之所！」

「陰毒叟」古彪，名列當今武林十邪，所學功力兩皆精深，爲一流中的一流，一般江湖人物，遇上這些「十邪」中的惡魔，莫不避之則吉！

青衫少年書生眞是膽大包天，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口發狂言，不把這魔頭放在眼中！

然而，青衫少年書生如不是身懷絕學，有自信把握不怕老魔的「陰毒掌」，他又怎敢？

武家奇雖已看出青衫少年書生身懷絕世武功，但心中卻不相信他能是老魔之敵，不禁爲他暗暗捏着一把汗。

這裡武家奇在替青衫少年書生暗暗擔心，可是青衫少年書生那裡，卻仍是那麼神色輕鬆傲然，從容自若手搖摺扇，岳峙淵停而立，對當前的「陰毒叟」好像視若無睹。

「陰毒叟」古彪，縱橫江湖，稱霸苗疆近三十年，生平幾曾受人這等輕視過？

他耳聞青衫少年書生的狂言，眼見那青衫少年書生對他的輕視與傲態，連心肺都幾乎被他氣炸，心中不禁怒火中燒，殺機頓起。

只見他兇睛突地一瞪，碧光電射，沉聲大喝道：「小狗，你有好大的功力，竟敢如斯大言不慚，對老夫這等無禮，今夜老夫若不將你這小狗斃於

掌下，就不算是『十邪』中的人物了！」

青衫少年書生傲然的一聲冷哼，道：「憑你也配！」

「陰毒叟」古彪猛地一聲暴喝道：「小狗，你先接老夫一掌試試！」

暴喝聲中，雙掌猛地拍出，剎時立見一股强勁無儔的狂飆，挾着迫人遍體生寒的陰寒之氣，直朝青衫少年書生擊射過去！

青衫少年書生乃是武林蓋代奇人弟子，經奇人十五年調敎，一身武學功力不但盡得奇人衣缽眞傳，且因天生骨格稟賦奇佳，更因曾巧獲奇緣，已大有青出於藍之勢也！

是故，青衫少年書生年紀雖然輕輕，其一身武學功力却已達到了絕頂，只差生死玄關、任、督二脈未通，如其生死玄關、任、督二脈一通，則其內力便有如長江大河般，生生不息，永無止境。

不過，就其目前功力而言，已足傲誇宇內，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能與其匹敵者，爲數已屬不多！

青衫少年書生不但所學功力高絕，人更機警絕倫，古彪目射兇光之際，他立即心生警覺，暗中凝功戒備，知道古彪心中已經怒極，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必然盡其畢生功力凝聚的「玄陰掌」力！

古彪掌力拍出，青衫少年書生立感陰寒之氣窒人，心知自已所料不錯，不由劍眉雙軒，口中一聲冷哼，不退反進，掠身直朝其掌風中撲入！

這時，青衫少年書生已將武林蓋代絕世奇學之「九天乾元罡氣」運聚，護住全身要穴大害。

與敵動手搏鬥，天下間那有這種打法。

眼見强勁無儔的掌力擊到，不但不閃身讓避，反而掠身撲入，這豈不是找死？

武家奇與馬秀芳等人，看得心頭全都不禁駭然一驚，暗叫道：「完了，這次完了！」

「陰毒叟」古彪却是心頭大喜，暗道：「好小子，你也太狂妄，眞是不知死活了，不要說我這『陰毒掌』力中人必死，就憑我這內家掌力，也會把你的五臟震碎，嘔血命斃當場！」

然而，青衫少年書生豈是呆子，他明知古彪功力深厚，「陰毒掌」歹毒絕倫，中人必死，若不是確有所恃，確有制勝自信，他怎麼敢這樣？

青衫少年書生掠身撲入「陰毒掌」力中，右手倏伸，中指突出疾點古彪的胸口！

手形不但奇快絕倫，出手更是迅速急如電閃！

古彪雖然名列「十邪」之一，爲當今武林一流中之一流高手，但在青衫少年書生這種出人意料奇快絕倫，迅逾閃電的身法攻招之下，別說是閃身避讓，連念頭都來不及轉一下，胸口已被一指點中。

這一指，力道强猛無比，乃是武林奇學「乾元指」。

「乾元指」無堅不摧，就算是一塊鋼板，被這種指力點中，亦必洞穿破裂，何況是人？

「陰毒叟」古彪雖然功力深厚，但他到底是人，是血肉之軀，焉能承受得了「乾元指」的一擊之力？

只聽得一聲慘號，身軀砰然倒在地下，挺了一挺，便不動了！胸口上出現一個血洞，鮮血汩汩往外直流。

青衫少年書生一指斃殺古彪，可把隱身在古塚之後的武家奇及馬秀芳等男女七人，全都驚震得呆住了！

他們根本沒有看清楚這青衫少年書生是如何出手的？古彪又是怎麼樣被殺的？

武家奇心中暗忖道：「從這青衫少年書生文質彬彬的外形看來，神色之間雖然傲氣凌人，相貌英挺俊逸不凡，但却怎麼也看不出是身懷絕頂武功，功力奇高的武林高手，身懷絕頂功力而能不顯露於形色，其內家功力分明已練達武學中所謂『六合歸一』、『深藏內蘊』的內家最高無上境界……」

他正暗忖之際，突聞青衫少年書生那清朗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武大俠，沒事了，請與馬姑娘都出來吧！」

武家奇聞言，立即和馬秀芳等人現身掠了過去，抱拳一拱手道：「少俠神功蓋世，實令老朽等欽佩至極，請敎尊姓大名師承？」

青衫少年書生微一沉吟道：「在下岳天峙，至於師承，尚望武大俠見諒！」

語聲一頓，星目一掃馬秀芳等人，又道：「那百毒玉蜇乃是天下絕毒毒物之一，現在出洞在即，爲各位安全計，請遠離五丈以外各覓妥地方掩遮身形，待在下暗守護警戒，阻止意外干擾，在下大功告成，當將殺害馬大俠眞兇奉告……」

正說之際，忽聞「啾啾」一聲鳴叫，傳自左側丈外的一座古塚墓中，聲音淒厲，令人毛髮悚然！

岳天峙雙目神光忽如閃電，俊臉忽現緊張之色，忽說道：「毒物出穴在即，各位請速覓藏身之所爲是。」

大敵當前如先前的「陰毒叟」古彪那等武林高手，相對峙立之時，岳天峙神色從容自若，視若無睹，這時，剛聞叫聲，俊臉立現緊張之色，由此可見這百毒玉蜇，實比一個武林一流高手還要難以應付。

武家奇和馬秀芳一見岳天峙如此緊張的神情，那還敢怠慢，連忙與雲中龍四婢等人各縱身形，掠出五丈以外，各覓地方以隱蔽身形，撤出隨身兵刃，全神貫注戒備！

武家奇等人掠身躍開，岳天峙從懷中取出一個火摺燃起放在地上，退身七尺開外矮身盤膝坐下，又由懷內掏出一個玉瓶子倒出一顆解毒靈丹塞

入口中，雙目神光灼灼凝注着那座巨墓中！

此際，霏霏細雨早歇，只有寒風依舊，雖不猛烈，但也夠人受的。

北邙山古墓荒塚遍地皆是，本就是個陰氣森森，鬼域世界，異常駭人的地方，何況是在這陰霾密佈，漆黑的寒夜，更增無限恐怖氣氛，令人心膽寒慄！

陡然，四週的蔓草叢中，响起了一片沙沙沙聲音，蠕蠕地游出了數百條毒蛇，緩緩朝着那座古墓游去。

說來十分令人難以相信，那些毒蛇游經岳天峙身側時，竟都宛似未見，毫不停留的游向那古墓，羣蛇游至古墓前五尺之處，就再不前進，各自盤作一堆，好像是等待甚麼似的靜伏在地上悄然不動！

那情形，直如那溫馴待宰的羔羊一樣。

這時，古墓中忽然傳出了兩聲刺耳慄人心戰的「啾啾」鳴叫。

緊接着叫聲，古墓中的穴口冒起了一團白霧之後，兩隻長達尺半，狀似壁虎，渾身雪白如玉的四足怪物，已出現在古墓穴口處。

當然，這對雪白四足怪物，便就是青衫少年書生岳天峙要捕捉的目的物——那被稱爲天下三種絕毒毒物之一的百毒玉蜇了！

只見這對百毒玉蜇出穴之後，腹部不住的鼓動，口中不斷噴出絲絲白霧的毒氣。

這毒氣，不論是一個內功如何精深的武林高手，只要聞上一點，便立即會頭昏欲嘔，心臟逐漸痲痺，渾身痙攣而死，劇毒無比。

所幸武家奇等七人均已遠離五丈以外，所以不虞中毒！

岳天峙雖然距離很近，但他已事前有備無患，口中含着解毒靈丹，故「百毒玉蜇」所噴白霧雖毒，却並無大礙。

兩隻「百毒玉蜇」閃動四隻綠光灼灼的小眼睛，向羣蛇注視了半响，霍地竄入羣蛇之中，各自擇了一條三尺來長的金光閃閃的毒蛇，一口咬住七寸要害。

其餘羣蛇見狀，立時如獲大赦般地，掉頭飛快的游走，刹那間，一條不剩。

武家奇目睹這種奇況，不由暗嘆天地間造物之奇，確是不可思議的。

羣蛇已走，古墓前祇剩下兩隻「百毒玉蜇」，在蠕蠕吞食那二條三尺來長的毒蛇，同時口中不時發出「啾啾」叫聲，狀似極得意。

岳天峙盤膝坐在地上，自「百毒玉蜇」出穴後，他神情份外顯得緊張，一雙眼睛始終瞬也不瞬的全神貫注在這兩隻百毒玉蜇身上，凝功蓄勢待發！

片刻之後，兩隻「百毒玉蜇」已各將一條金線毒蛇吞入腹中，昂首發出兩聲「啾啾」勝利的怪叫，四隻眼睛忽然灼灼注視岳天峙面前七尺遠處地上火光熊熊的火摺子，略微遲疑了一下，便緩緩朝着那堆火光中爬去。

岳天峙見狀心中不由大喜，神情也越發緊張，更加凝聚功力蓄勢待發。

那知兩隻「百毒玉蜇」爬至距離火摺子尚有五、六尺遠近時，忽然一陣寒風刮來，刮得火摺子突然一暗。

這兩隻「玉蜇」氣候將成，已具靈性，見狀陡然警覺，似乎知道不妙，突地掉轉頭，身軀一弓，就要向墓穴中竄去。

岳天峙本恐一擊不中，再想捕捉這對東西就困難了，所以才用火摺子意欲將牠們引至最近距離處下手，以防萬一之失！

豈料天不做美，發生意外。

燃燒得火熊熊的火摺子，忽然被一陣冷風，刮得幾乎熄滅，使這對東西警覺轉身欲逃！

機會難再，時間稍縱即逝。

岳天峙怎肯任由這對東西逃去？

但見他雙手伸出，凌空發出二指，口中同時暴喝道：「着！」

「卜！卜！」兩聲，兩隻「玉蜇」同時均被指力擊中！

指力雖然擊中，但却未能奈何得了那對「玉蜇」，不過是被擊得翻了個觔斗而已。

「乾元指」威力絕倫，無堅不摧，竟然奈何不得那對「百毒玉蜇」，岳天峙心中不覺甚感意外的一楞！

他心中雖一楞，手下可是絲毫不怠慢，猛提一口眞氣，「乾元指」二次擊出。

就在這間不容髮緊張之際，突聞兩聲「叮噹」金鐵交鳴之聲，一條綠影夾着兩點金虹，自「百毒玉蜇」藏身的那座古墓背後射出，一閃即縮。

這又是一個意外，岳天峙不由又是一楞。

一楞之後，定睛看時，他不禁呆了！

原來他第二次的指力雖然是奏了效，但一雙「百毒玉蜇」却只剩下了一隻，另一隻已經不翼而飛，不見了蹤影。

岳天峙心知是被人乘機取了巧撿了便宜，不禁氣得劍眉直挑，但也無可奈何！

因爲他不但不知是被甚麼人乘機撿了便宜去，而且剛才除了看見一道一閃即縮的綠影和兩點金虹之外，連人影也沒看到。

由此可見，那撿便宜的人身手十分不俗，照這種快捷如電俐落情形看來，其所學功力縱不比他高，也決不比他差到甚麼地方去！

不過，話回過來說，那乘機取巧撿便宜的人沒有兩隻一齊劫走，留下了一隻，總算是對得起他的了！

岳天峙身形微長，閃電般飄落那隻已被他指力擊斃的「百毒玉蜇」之旁

，探手自懷中取出一把長約七寸多帶鞘的匕首。

匕首出鞘，寒光一閃，照着「百毒玉蜇」腹部軟處，一戳一挑，一顆鮮紅欲滴的盈寸「丹珠」，隨着匕首挑出。

岳天峙立即毫不遲疑地將那「丹珠」納入口中。

「丹珠」入口，他立即將匕首納入皮鞘中收起，盤膝趺坐地上，閉目垂簾，調息運功，化丹毒，使與本身眞元匯合。

這時，武家奇和馬秀芳等人全都各縱身而出，圍立在岳天峙的四外丈許之處，凝神戒備以防外襲。

半個時辰之後。

岳天峙以本身精純內功，化淨丹毒，使丹氣與本身眞元匯合，遍行週身奇經八脈，直上十二重樓，週而復始，連接運行了兩個週天，直到感到週身百脈舒暢，眞力充沛，心知功力已經激增數倍，這才收功。

氣歸經，血歸脈，星目微睜，神光閃電即逝，俊面微露喜容，含笑長身起立而笑。

岳天峙身形方自站起，武家奇立即臉含愧色地道：「老朽等有負少俠所托，實感愧疚，尚希見諒是幸！」

岳天峙微喟了一聲說道：「武大俠不必抱歉客氣，來人身手太高，這事焉能怪得了你和馬姑娘等幾位，不過……」

話鋒一頓，欲言又止，惋惜的搖了搖頭。

他雖然口說不怪武家奇等人，但他那搖頭惋惜的神情，心中分明很是難過。

武家奇乃是個生性豪爽正直之士，岳天峙如果直接怪責他兩句，他心裡反而比較好過一點，岳天峙不怪他，反而令他感覺不是味道，覺得有負所托，甚爲不安。

不過，他心裡却感到很是奇怪和不解。

雖然他江湖閱歷十分豐厚，見聞廣博，知道「百毒玉蜇」爲天下三種絕毒物之一，但却不知道岳天峙對這種毒物爲何這麼重視？

岳天峙剛才這一招斃殺「陰毒叟」古彪的身手，以及捕捉「百毒玉蜇」時雙手點出威力凌厲的指力看來，分明身懷絕世武功，功力已練到「六合歸一」，「神光內蘊」的內家最高境界！

內家功力既已練到這等境界，爲何還要吞食這種天下絕毒毒物內丹？

難道他身中甚麼劇毒，需此毒丹中和以毒攻毒？

果如此，一顆毒丹已夠，對另一顆毒丹的得失，又何必這麼的惋惜？這麼的難過？

馬秀芳自岳天峙現身，除了對他太過冷傲，狂妄的態度，芳心裡有點兒不悅不滿之外，其實並沒有甚麼太惡的印象。

這時，她對岳天峙的那種冷傲，狂妄態度，不止已是不再有一丁點兒不悅不滿之意，而且覺得是應該的。

因爲她對岳天峙的一身所學功力，已打從心眼兒裡產生了佩服。

她認爲，也只有具這等高絕蓋世武功的人，才配有這種冷傲，狂妄的態度！

女人心，海底針！

女兒家的心理，就是那麼難以揣摸，像謎一樣的難測？難解？

在她看你不順眼的時候，你的一舉一動，在她眼中裡看來，都是不屑的，粗魯的，下流的！

相反地，當她看着你順眼，對你產了好感的時候，你的一舉一動，她不但認爲都是恰到好處，那怕你在她面前說上一句最難聽的話，她也會把它解釋成這是一種風趣，男人亦有的粗獷本色，也唯這樣，才夠男人味嗎！

這也是女孩子的心理，對男人喜與惡的「矛盾」！

馬秀芳雖然是一個個性向來高傲的武林英雌，但她畢竟是個女孩子，是女孩子，就脫不了這種矛盾心理的公式。

在這種矛盾心理範圍之下，馬秀芳覺得岳天峙那俊秀的丰神，那瀟洒脫俗的氣度，那高絕的武功，配着那種冷傲狂妄，正是相得益彰。

總之，這時他在她的眼裡，他的一舉一動，一切都是對的，合理的。

因此，岳天峙那惋惜與難過的情緒，也就立刻感染了她，芳心兒裡也覺得很難過！

但是，如果問她爲何難過，她一定茫然不知所答。

由岳天峙難過的情緒，引起了武家奇等人一陣的沉默……

片刻的沉默，馬秀芳的芳心裏却有如過了半個世紀般那麼久遠！

終於，也不知道她是忍不住那沉默，抑或忍不住心底的那份難過，忽而幽幽地輕嘆了口氣。

嘆了口氣，心裡似乎是舒服得多了。

她蓮步輕移，走近了岳天峙一步，一雙明澈的秀目裡，閃灼柔和的光彩中，望着這個芳心裡暗暗喜歡上了的少年書生，柔聲的說道：「岳少俠，『百毒玉蜇』雖是天下絕毒中的三毒之一，但並不是甚麼稀世奇珍異寶，你何必爲那失去的一隻『玉蜇』想不開而難過呢？」

語音不但柔和，而甜美的令人沉醉，更充滿着關切和眞摯的感情。

只是，遺憾的是，她那張死白的臉孔上，依然是那麼冷冰冰的毫無一絲表情。

岳天峙雙眼深深的望了她一眼，略斂冷傲之態微微一笑道：「馬姑娘，並非是在下想不開，而是在下爲了這對毒物，在這鬼森森的地方已守候了三個多月，如今不但被人乘機取巧撿

了便宜，並且連人影也未看清，何異是栽了個大觔斗，姑娘請想想，在這等情形之下，在下心裡如何不難過，那又怎不難過呢？」

「哦！」馬秀芳雙目一眨道：「原來你爲了那對東西，竟在這裡等候了三個多月了？」

岳天峙道：「在下要不是在這地方守候三個多月，又怎知道殺害令尊的兇手？」

馬秀芳不覺奇怪的問道：「爲着這一對絕毒的怪物，你竟在這地方花費三個多月的時間守候牠們，你是要練一種甚麼毒功麼？」

岳天峙聞問，心知這姑娘不明白這千年「百毒玉蜇」的功用，才會有此一問。

於是，便朝馬秀芳傲然一笑，說道：「姑娘，放眼當今武林，能知道這對東西除了牠本身劇毒以外，還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功用之人，爲數實在不多。」

語言一頓又起，接着道：「世人衹知道『百毒玉蜇』爲天下三種絕毒的毒物之一，如提出其體內毒氣毒液，煉製毒器兵刃，或練毒功，均能傷敵無救，但却不知活到千年，其體內毒液便自行在腹中凝成一顆毒丹，也是道家所謂『內丹』……」

此際，武家奇和馬秀芳等人，一個個的都睜大雙眼，凝望着岳天峙的俊面，全神貫注地靜靜地聆聽着。

岳天峙又道：「這種毒丹乃是天地間的異寶，練武之人如能服食一粒，使與本身眞元合一，以後不但不畏任何毒功，而且可以百毒不侵，且可以抵一甲子苦練的功力。若能服食一對，則功效更大，除了功力可突增兩甲子以上之外，而且可以返老還童，青春永駐，任、督二脈立可自通，直達玄關，稍假以時日苦練，即能攻通玄關，上達泥丸，而達馭風飛行，瞬息百里，以意克敵，勁氣發於無形，傷人於百步之內，武家之最高無上的玄通化境了！」

說到此處，話鋒倏然一頓，喟然輕吁了口氣，又接着說道：「佛家有言：人生因緣皆前定，因因果果，人各有之，決非人力所能强求。』此言誠非虛語，設若不是，在下三個多月時間的苦心守候，何以只能獲得其一？是故，這只能自怪福緣淺薄，因果註定，焉能怪各位守護失職，何況以來人之高絕身手，縱然各位有所發現，亦無法阻其下手，只是不知那人是誰，如是正道人士，那還不怎麼樣，如是邪魔外道之惡徒，用以煉成毒功爲害武林，那就痲煩了。」

武家奇與馬秀芳等人聽完了岳天峙這番話後，這才知道「百毒玉蜇」的毒丹，對練武之人較諸那武林傳說的「靈芝」、「何首烏」等天生靈物的功效尤大，尤爲珍貴難得的異寶。

因此各人心中都不禁暗替岳天峙代爲惋惜、難過，同時也爲那劫去一隻「百毒玉蜇」之人是正是邪而躭憂地默然垂首不語。

岳天峙一見衆人垂首默然無語的表情，似乎已知衆人的心意，遂朗聲一笑道：「各位也不必替在下惋惜及難過了，百毒玉蜇雖失其一，但能獲得一隻已是獲益不淺，雖然不能攻通玄關之竅，但稍假以時日，攻通任、督二脈並非無望。因此，在下已經非常滿足了。」

話聲一頓，語鋒倏然又是一轉，接說道：「在下目的已達，現在該是在下履行諾言的時候了。」

武家奇連忙拱手說道：「請岳少俠直言。」

岳天峙倏然目視馬秀芳正容道：「姑娘，殺害令尊的兇手，乃是『祁連雙煞』。」

武家奇心頭不禁陡地一震，暗道：「怎麼會是這兩個魔頭呢？」

馬秀芳乍聞是「祁連雙煞」，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只震得芳心驚駭無比！

「祁連雙煞」乃是武林「十邪」中的魔頭，一身功力高絕，爲當今武林絕世黑道高手。

她芳心一度驚駭之後，隨即暗暗深深地猛吸一口氣。

雖然，她憑自己武學及功力，就算合四婢五人之力，想找那「祁連雙煞」報仇，何異以卵擊石，白白送死。

但是父仇不共戴天，怎能畏死膽怯不報，落個不孝之名，縱是冒萬死，粉身碎骨也要找「祁連雙煞」拚上一拚。

因此，芳心意念一轉，便立刻銀牙一咬，恨聲說道：「我馬秀芳若不手刃這兩個惡魔頭替先父報仇，誓不爲人。」

語音堅定有如斬釘截鐵，一雙秀目精光灼灼，剛毅之色令人心凜。

她話音一落，立即走前一步，朝武家奇俛首一福，說道：「武老前輩，晚輩一時不察，以『魚紋刀』之誤，竟誤認老前輩爲殺害先父之兇手，冒犯之處，尚望老前輩多多原諒。」

武家奇哈哈一笑，擺手道：「姑娘不必客氣多禮，老夫體會得姑娘心情，這件事焉能怪得姑娘。」

馬秀芳道：「謝謝老前輩。」語鋒一頓，轉首向岳天峙一福道：「承蒙岳少俠賜告殺害先父的正凶，馬秀芳銘感五內，此去報仇，如能僥倖成功，異日當有一報，倘或不幸，只好圖報於來世了！再見。」

聲落，纖身一擰，嬌軀已騰空掠起。

武家奇突然道：「姑娘且請留步。」

馬秀芳半空一折嬌軀，飄然落地，眼望武家奇問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武家奇道：「姑娘，老夫與令尊雖

無交往，但同爲武林同道，令尊遭遇不幸，被那「祁連雙煞」所害，雖與老夫無關，但却死於老夫『魚紋刀』之下，老夫爲了『魚紋刀』之事，不得不找雙煞問問，爲何竊取此刀嫁禍老夫，要雙煞還老夫一個公道，是故老夫意欲和姑娘同往前去找尋雙煞，順便相助姑娘一臂之力。」

馬秀芳聞言，覺得武家奇不愧是個成名武林大俠，俠膽義肝，芳心甚爲感激。

但是，姑娘素來個性高傲，雖明知憑自己所學功力，找雙煞報仇，成功希望十分渺茫，芳心却極不願意假手他人。

因此，姑娘心中微一沉吟，正欲婉言相拒之際，忽聞岳天峙朗聲一笑，說道：「那祁連雙煞乃是當今『十邪』中的魔頭，武功自成一家，招式詭異，功力深厚，確實不是易與之輩，馬姑娘能夠得到武大俠同往固然較好，但恐仍非雙煞之敵。」

語鋒微微一頓，又道：「二位一個是替父報仇，一個是查明爲何嫁禍，討還公道。這等事，本與在下無關，只是剛才二位爲在下守護戒備，在下甚爲感激，願和二位同往略效微力，不過，這不是交易，乃是奉送，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馬秀芳聞言不禁大感意外，訝異地眼望着岳天峙。

武家奇聽得却是不由一怔，暗道：「此人相貌俊逸，面帶正氣，不像是個奸險邪惡之徒，怎地性情竟是忽冷忽熱的陰晴不定？但願他心術純正，否則，又將是個武林正道俠義的大敵。」

他已知岳天峙一身所學高絕，岳天峙既願同往相助，他當然求之不得。

於是，他立刻雙手抱拳朝岳天峙一拱，說道：「岳少俠肯予同往相助，則祁連雙煞定必難逃公道。」

馬秀芳正要拒絕武家奇同往，但因聽得岳天峙也要前往相助，不知怎地，竟然改變了心意，默不作聲。

岳天峙淡然一笑道：「武大俠太高捧在下了。」

語音一頓又起，接道：「在下先行一步，七天後的二更時分，我們在『祁連雙煞』老巢祁連山黑風谷外樹林會面，先到先等。」

話落，突然騰身電射掠空，眨眼間便已遠去百丈，消失不見。

* * *

夜，靜悄悄地，沉寂得有點兒令人窒息的感覺。

西北風陣陣，吹刮得人渾身直打哆嗦，尤其是在西北方緊接着外蒙地區，在嚴冬寒夜氣候，更是冷入骨髓，寒風刺人耳鼻生疼。

時當二更。

祁連山黑風谷外三里多處有一座叢叢茂密的樹林中，出現男女老少七個人。

他們正是武家奇師徒與馬秀芳主婢。

馬秀芳雙目凝神在林中掃視了一陣之後，像似有點兒失望地說道：「武前輩，他怎地還未到？」

武家奇微一沉吟道：「大概就要快到了。」

馬秀芳眨眨雙目問道：「武前輩，你看他一定會來嗎？」

武家奇沉思地道：「姑娘，以老夫看來，此人性情雖似乎有點兒陰晴不定，但却是個言出必行之人，而且面帶正氣，從他斃殺古彪的事情上，雖然手段稍嫌毒辣……」

話未說完，突聞哈哈一聲朗笑，道：「在下一步來遲，倒累得各位久等了。」

馬秀芳等人聞言回顧，只見身後丈外之處昂然站立着一位劍眉星目，相貌俊逸不羣，手搖摺扇的青衫少年書生。

那神情瀟洒俊逸脫俗至極，正是岳天峙。

武家奇不由雙目異彩電閃，哈哈大笑起來道：「一說起曹操，曹操就到，岳少俠眞信人也。」

岳天峙神情瀟洒地一笑，跨步走近了二步，俊臉笑容倏地一斂，目視馬秀芳朗聲道：「馬姑娘，在下雖然出道江湖不久，但尚知『信義』二字，目下時辰未過二更，姑娘怎可便心生懷疑，懷疑在下不一定來，不相信在下的爲人？」

馬秀芳知道自己剛才詢問武家奇之言，已被岳天峙聽到了，嬌面頓然不禁一陣臊紅，飛起了兩朶紅雲，默默地垂首不語。

尚幸她嬌面上蒙着人皮面具，別人無法看到她嬌臉上的神情，不然，姑娘她豈不要羞煞？

岳天峙他也太過份，也太不給人留面子了。

不過，別人雖然無法看到姑娘嬌面上的神色，但是從她那低垂下了頭，默默不語的情形上，不言可知她心裡的那份難過了。

岳天峙接着又向武家奇正容道：「武大俠，『十邪』橫行江湖，無惡不作，個個均是險詐兇毒之徒，殺之乃爲武林除害，這怎能說是在下手段毒辣？」

語鋒一頓又起，星目寒煞電閃地接道：「這只不過才是一個開端，自今以後，凡是『十邪』中人，只要撞到我岳某人手裡，必殺無赦。」

武家奇聽得心頭不禁駭然一凜，暗忖道：「以他一身詭異高絕的武功，『十邪』殺劫臨頭矣。」

雖然，武家奇深知「十邪」都是平生作惡多端，死有餘辜的惡魔，不過，他到底是已經上了年紀之人，火性已漸漸退，除非那是十惡不赦之徒，否則不肯隨便傷人性命。（未完．一）

新派湖海恩怨錄

最後的刺殺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老丐精心安排　殺手登堂入室



上文提要：黃蜂殺手集團成員唐郎爲了早點恢復自由，決定接下最後一宗棘手的任務——暗殺金國吏部侍郎梁乙匡，由於這項任務太過艱巨，集團首腦如來佛派遣了數名手下協助其行事，十八妹便是其中之一，他們兩人假扮成兄妹，住進金都，等候機會混進梁府；這一晚，唐郎應如來佛另一個手下老白之約，來至康和胡同的一座破祠堂裡……

過了兩頓飯工夫，唐郎聽到一個衣袂聲，連忙躲在神枱後，「颼」地一聲，天井中已多了個白髮乞丐，此人輕功十分高明，落地時點塵不驚。

白髮乞丐雙眼一掃，對着神枱道：「朋友出來吧！」

「好眼光！」唐郎自枱後走了出來，「是我小張，老白！」

白髮乞丐道：「我早知道是你，否則還會客氣麼！」

「你約我今晚來，有何指示？」

白髮乞丐也不客氣，道：「我探到一個消息，崔振中正想請保鏢，他與梁乙匡同一個鼻孔出氣，若能當上崔振中的保鏢，不愁找不到機會下手。」

「這消息我也知道，只是想不到辦法混進去，你在崔府內有朋友？」

「沒有！」白髮乞丐回答得十分乾脆。「明日下午，你到崔府外面徘徊，我會安排人去那裡鬧事，你抓緊機會表演一下自己的武功，崔振中能否看上你，端得視你之運氣，希望你能夠成功！」

「在下可否先知道你之計劃？」

「如今尚未定案，你見機行事，到了崔府之後，一切都靠你自己了。還有，你須事先想好套詞，以免露出破綻！你到崔府，化名唐盛，第一步須先取得崔振中之信任，不必急於動手，以免事後自己跑不了！」

「這個在下知道，但不知崔府可有其他高手？」

「這個我尚未摸清楚，崔府人丁不少，也養了不少閑漢，此人談吐不俗，風度翩翩，當禮部郎中頗爲稱職，出手闊綽，對下人較爲客氣，不像梁乙匡那般小器和善疑。」白髮乞丐道：「你先把崔府內的人事環境摸透，十日之後，咱們再在此見面。」

唐郎道：「設若在下能混進崔府，亦未必能抽空來此見你。」

此話有理，白髮乞丐想了一下方道：「十日之後，我每晚都來此候你，若你有急事，便來此燒香，我會設法與你聯絡。」

「好，一言爲定！」

白髮乞丐又道：「慢，把行動日期且押後一天，你明晚再來此討消息，我再將計劃告訴你！今次我先走，頓飯工夫之後，你再離開！」言畢「颼」地一聲又離開了。

唐郎一個人在廟裡甚是無聊，但見屋頂上有一頭鴿子，咕咕咕地叫個不停。

他「回家」時，十八妹尚在廳裡等他，見到他方露出笑容，道：「我已替你弄好澡水了，趕快洗個澡吧！」

十八妹的熱情，使唐郎有點吃驚，也微生不快，淡淡地道：「以後你不必管我，我看你還是將精神放在正事上！」

十八妹雙頰發紅，道：「你以爲我犯賤？我這樣做正是想你集中精神思索殺敵之計！好啊，以後我都不管你

啦！」她一賭氣，跑回房內，用力關上房門。

唐郎進房，果見房內放着一大盆澡水，他發了一陣怔，最後還是躺到澡盆裡去。次日，十八妹的態度果然轉冷，燒飯時，還故意問唐郎吃不吃，唐郎也故意說有事要辦，寧願跑到外面去祭五臟廟。

* * *

第三天，唐郎仍然一早便出去，他在崔府附近吃早點，然後在附近徘徊，未幾，便聞到一陣毒罵及呼喚喝聲，他這才信步走過去。原來有五六十個大漢正在崔家門外吵鬧，「快將咱們妹子放出來！」

守門的大漢喝道：「誰不要命啦，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另一個大漢道：「好啦，老爺回來啦，快讓開，否則咱們可不客氣啦！」

唐郎轉頭望去，果見幾個轎夫抬着一乘轎子，如飛而至，轎前還有一位佩刀的漢子。那漢子喝道：「誰敢在此鬧事，快讓開！」

人叢中有一名五十歲左右的漢子跳了出來，戟指罵道：「姓崔的狗官，你乘大人不在家，把人家的閨女毀了，老夫問你，你還是不是人？畜牲！」

轎帘揚起，只見崔振中鐵青着臉，探頭罵道：「不知死活的老匹夫，居然膽敢當衆辱我，胡奕，還不給我殺！」

那佩刀漢子大概是崔振中的保鏢，聞令抽刀便向那老頭砍去。那老頭冷笑一聲：「爲虎作倀，無好下場！」他展開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與胡奕周旋。

崔振中的聲音自轎內傳出來：「胡奕，那老匹夫死了沒有？起轎！」

轎夫忙道：「大人……胡奕尚未得手……」

「還不呼叫，着家內的壯丁出來助戰！都是飯桶！」

話音剛落，忽聞胡奕一聲怪叫，崔振中吃了一驚，忙揭開一縫轎帘窺之，只見胡奕被那老頭攻得手忙脚亂，不斷後退，他更是三魂不見了六魄，顫聲道：「還不快扶我回府！」

可是他剛離開轎子，胡奕已中了那老頭一腿，直向轎子飛去，崔振中大驚而逃，那老頭邊追邊呼：「姓崔的狗官，今日老夫拚着坐牢，也要殺死你！」

「打朝廷命官，是要判死罪的……」崔振中嚇得雙脚直發抖，幾乎跑不動。那老頭手脚十分俐落，拳頭沉重，一接近轎夫，只一拳，便將一位轎夫擊倒在地！

眼看老頭便要追上崔振中，而府內的家丁尚未到達，唐郎及時出現，揮拳擋住老頭。他右手一落在腰上，軟劍已在手，「颼颼」幾劍，便將老頭迫退幾步。

崔振中呼道：「壯士，只要你能殺死他，本官重重有賞，能生擒的獎金加倍。」

「好！」唐郎長劍一變，攻得更急，只聞兵刃破空之聲和令人眼花撩亂的劍光，那裡看得到人影？

那老頭突然叫道：「風緊，扯呼！」他的同伴立即退後，那老頭虛發一招，也溜之大吉。

崔振中道：「快追！」

唐郎冷冷地道：「我不是吃公飯的，爲何要追強盜？」

崔振中一怔，隨即道：「本官自不會叫你白幹。」

「但若在下離開，他的同黨又至，大人有何善策却敵？大人飽讀詩書，自然聽過三十六計中之調虎離山！」唐郎淡淡地道：「依小民之見，大人還是先回府吧！」

崔振中又是一怔，但覺他說得合理，更由這幾句話之中，斷定此人不同凡响，最低限度不像胡奕那樣可以隨時用金錢收買，正想說話，府內已湧出一羣家丁來。

唐郎一轉身便走了，崔振中見人來了，膽量頓豪，道：「壯士停步，本官有話說。」

唐郎止步却不回頭，崔振中乾咳一聲，道：「壯士幫了本官大忙，本官理該謝你，請跟我回府取賞錢！」

唐郎淡淡地道：「在下路見不平，並非爲了金錢，多謝您的好意！」言畢又抬步走。

一位家丁大喝一聲：「臭小子，你不識抬舉，敢情是討打！」唐郎頭也不回，却發出大笑。

唐郎一句路見不平，聽得崔振中滿心高興，更覺他是高人，忙喝止手下，斥道：「滾回來，對待高人豈可用此態度？快上前道歉！」

那家丁一時不明所以，崔振中怒眼瞪之，他這才知道自己馬屁拍在馬脚上，只好追上前，訕訕地道：「咳咳，小的不知道……請壯士原諒！」

唐郎再發出長笑，「在下豈與你一般見識？罷了！」拂袖而行。崔振中一直想學梁乙匡那樣找幾名高手保護，以防反金義士及苦主尋仇，如今見到此高人，簡直有心癢難搔之感，呆呆地望着其背影。

他手下有一名幕僚蕭英，頗善揣摸主子的心意，上前低聲道：「大人是否想收他在身邊？」

「正有此意！」崔振中問道：「蕭師爺，你有什麼好辦法？」

「急不得，而且咱們還不知道這小子是什麼來路！」蕭英道：「大人大概也聽過三顧草廬的故事，只要持之以誠，多派人上門做說客，不怕他不投入大人懷抱！」

崔振中哈哈大笑：「好極了，這件事交由你辦。」言畢帶人回府去了，想起剛才的險象，後背又湧出一陣冷汗，連忙去七妾那裡聽瑤琴以平心情。

唐郎走了一陣，發覺有人跟踪，回頭一望，却是崔府的家丁，心中暗

喜，也不理會，快步回家。

十八妹早已在那裡等待，一見到他，便問東問西，唐郎低聲道：「小心，有人跟着來。」

十八妹柳眉一掀，問道：「有惡意？」唐郎搖搖頭，臉帶笑意，十八妹會意，立即走進廚房燒飯，唐郎伏耳在門上聽了一陣，不聞外面有聲音，知道那人已走，便進灶房將情況告訴十八妹。

十八妹大惑不解地道：「既然如此，為何不立即答應？你故意吊他胃口？」唐郎點點頭，十八妹又道：「他派人跟踪，一定會再來，你準備吊他幾次胃口？」

唐郎想了一下，才道：「視情況而定！」他在十八妹耳邊說了幾句話。「不可讓人看出破綻！」

十八妹在他身上擂了一記，道：「小妹的易容術，你應該放心。」兩人吃了飯後，十八妹便進內易容，再度出來時，已成為一位容貌普通、皮膚稍黑的鄉村少女。「小妹不怕崔振中會看出破綻，只怕鄰居奇怪……」

話未說畢，忽然有人來拍門。唐郎心頭一跳，問道：「是誰啊？」

「我是劉夫人，快開門。」

唐郎奇怪她怎地摸上門來。把門打開讓劉夫人進來，「咱們沒欠你的房租，您來此有何貴幹？」

劉夫人瞪了他一眼，道：「你快進崔府了，人家若問起你倆的身世，你倆準備如何回答？」

十八妹道：「咱們已套好口供，佯稱是兩兄妹，是江南人氏，到京師探親。」

「如此簡單還不夠，你倆坐下來，聽老身說！」劉夫人待他倆坐下才低聲說了一番話，最後又道：「你倆應當只辦自己的事，不可理會別人，不可多管閒事！待事成之後，再把崔府內的情況告訴你。」言畢起身閃了出去，手脚甚是俐落。

唐郎和十八妹直至此時方知劉夫人也是「自己人」，十八妹低聲問道：「大哥，你說她是什麼人？」

「女人。」唐郎淡淡地道：「她臨別時說的話你忘記了？」十八妹碰了一個軟釘子，一扭腰閃進房內。

過了兩頓飯工夫，大門又被人拍响，唐郎一開門，見門外站着兩個男人，前面那位似是管家，後面那一位手上提着禮盒，他心頭自然明白，却冷冷地問道：「找誰？」

後面那位僕人閃了出來，道：「壯士，咱們要找的就是您哪！」

「你我素不相識，何故找上門來？」

管家道：「在下姓蘇，奉我家崔大人之命，特來送禮，多謝壯士今早拔刀相助之情！小七，還不把禮物奉上！」

唐郎不為所動地道：「今早在下早已說過，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純是出於俠義兩個字，又怎會要你們老爺的禮物！請替我回你家大人，說在下心領了！」說罷用力將門關上，任他倆在外面敲打呼叫，也不開門。

那兩人大概自覺沒趣，只好回去交差。誰知過了半炷香工夫，又有人來拍門。唐郎開門，見來者是蕭英，乃冷聲問道：「你們又來作甚？」

蕭英一手撐住門板，道：「大俠可知適才那兩位如今怎樣麼？他倆因辦事不力，被大人罰跪地三個時辰，不許吃晚飯，大俠不會害在下也受此苦吧？」

「然則閣下意欲如何？」

蕭英道：「此乃大俠待客之道乎？何不請在下進內喝杯茶水？」唐郎裝作無可奈何地讓開。蕭英進內，一對賊眼到處打量。唐郎道：「妹子，倒杯水來！」

十八妹斟了一杯水，羞怯地捧了出來！唐郎道：「這是舍妹。」

蕭英連忙長身回禮。「在下蕭英，不敢勞煩小姐……啊，至今尚未請教兩位高姓大名。」

唐郎道：「敝姓唐，賤名一個盛字，舍妹名秀。」當下賓主重新坐下，唐郎再問：「崔大人因何這般好禮？在下學武不是為了賺錢。」

蕭英道：「大人一向禮賢下士，尤其對高人雅士更常存接近之心，吸，大人也知道唐兄不是俗人，因此一不送金銀，二不送珠寶，三不送貴重的禮物……派人來送禮，純粹是表達一下感激之意，唐兄再不接受，不但小弟難以回去交代，而且不近人情！」

唐郎沉吟道：「既然如此，唐某只好生受，請蕭英回去代在下向崔大人多謝！」

「今天聽府內的人說唐兄武功超羣，未悉令師是那位高人？」

「家師在江湖上無名號，因為他已殘了一腿，行動不大方便，在江南一帶隱居，連在下也不知其真姓名。」

蕭英見他說得誠懇，心中半信半疑，又道：「聽唐兄之口音，料是江南人氏，未知來京何事？若需要蕭某者，但請開口，崔大人也交代過，一定要報答唐兄之恩情。」

唐郎嘆了一口氣，道：「不瞞蕭兄，小弟是送舍妹來京完婚的，誰知到了京師却找不到未來的妹夫！」

蕭英目光一亮，道：「令妹的婚事……咳咳，願聞其詳，說不定咱們可以替你找到人！」

「舍妹的婚事乃先父替她指腹為婚的，對方姓戴，二十年前乃同鄉，與生父情同手足，後來搬到京師生活，起初尚有音訊，最近三年却如石沉大海，小弟見舍妹年紀已不輕，不能再等，因此來京找他，好歹討個結果，免得誤了舍妹的終身！」

「你未來妹夫叫什麼名字？」

「叫戴松，他父親叫戴源，原本住在石子胡同的，在下到京之後，方知

道石子胡同已拆掉，却不知他們搬去那裡，蕭兄在京已久，若能代查，愚兄妹感激不盡！」

蕭英沉吟了一陣，再問：「你們家鄉在何處？」

「宜興。」唐郎道：「蕭兄去過江南麼？」

蕭英搖頭道：「蕭某向在河北走動，從未去過江南。」

「江南是個好地方，蕭兄日後有機會必須去看看。」

「一定一定。」蕭英又問：「唐兄準備在京多久？有打算在京謀生麼？」

「小弟準備再過旬日便回去，這房子也只賃到月底。」

「那又何必呢？天下茫茫何處不能安身，何況如今這個時勢，要混一口飯吃，實在易如反掌！」

「人浮於事，何況小弟對京華又不熟，欲討份差事，談何容易！」

蕭英哈哈笑道：「別的不容易，這還不容易？只怕唐兄不肯屈就矣！」

唐郎早料到他打什麼主意，却故意露出一副欣喜若狂的神情來。「未知蕭兄……這話是什麼意思？」

「崔大人早想僱幾位像唐兄這般的人，只是找不到，如果唐兄肯屈就當保鏢的，酎金必定十分優厚，勝過你幹別的活！」

唐郎搖搖頭，道：「可惜在下不能賣武！」

蕭英微微一怔。「這如何是賣武？身為禮部郎中的侍衛，高人一等，怎可與江湖賣武等同！」

「蕭兄有所不知，在下投師之時，家師曾立例，教曉子弟武功之後，日後不許當保鏢護院，當然也不許憑武力去強劫。」唐郎道：「換言之，是不准小弟以武功賺錢！難道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活可幹？」

蕭英喪氣地道：「那蕭某可無能為力了！唐兄不再考慮一下？機會難逢！何況像今早這種情況，一年不曾發生過一趟……」

「若不會發生這種事，崔大人又怎會找上小弟？」唐郎嘆了一口氣。「多謝蕭兄好意，只是各有各的難處，諒蕭兄會諒我！」

蕭英長身告辭，「蕭某也須回去覆命了，不過適才的話，請唐兄再考慮考慮，崔大人絕對不會待薄你！」言畢出門，唐郎送他到巷口才回去。

十八妹道：「大哥，你還要吊他胃口？小心他不來找你，一切計劃便成泡影，依小妹之見，適才便應該打蛇隨棍上！」

「若蕭英和崔振中是聰明者，他必然會有疑心，是故再吊他一次胃口是應該的，你放心，我已替他留了餘地，不是接受他的禮物了麼？」

十八妹問：「大哥準備吊到什麼時候？」

唐郎含笑道：「若我沒有算錯者，最多三日，崔振中必親自光臨，而且必謂戴氏父子已不在京師，甚至已經死了！屆時我自會答應他。」

十八妹道：「先打開禮盒，看他送的是什麼禮。」她邊說邊將盒蓋揭起，上面那層有兩塊上好的布，再揭起第二層，有一對薄底快靴、一件髮束，最後一層則是些糖果蜜餞之類的食品。十八妹笑嘻嘻地道：「蕭英真以為你不愛財，果真沒一件值錢的東西！」

唐郎微微一笑，問道：「今晚吃什麼菜？」

「待小妹去買一隻鷄回來燉，預祝成功，你在家裡練功吧，女人做事不用你管！」

唐郎道：「我索性做得像一點，出去打聽戴氏父子的下落！」十八妹哈哈嬌笑，又在臉上補了一些易容藥，又添幾分醜態，免得招蜂引蝶。

待唐郎回家時，鼻端已嗅到一股鷄肉香味，不禁垂涎三尺，他剛在椅上坐下來，正欲解下靴子，門聲一响，十八妹已自灶房出來。

「來，先燙燙脚！」十八妹將一盆湯放在唐郎身前：「就差未炒菜，酒亦已溫好了，半頓飯工夫，包保你吃一頓熱呼呼的飯！」

這刹那，唐郎心頭好像通過一道暖流，忽然一手抓住十八妹的柔荑。

「十八妹，你在玩火！」

十八妹粉臉微紅，有意避開其目光，結結巴巴地道：「你說什麼……小妹不明白！」

「不，你明白的！」唐郎目光如刃，似要剖開其胸膛般。「我很多謝你的好意，你是位好姑娘，也將會是男人的賢內助，終生伴侶，但我不值得你如此！」

十八妹嬌軀倏地顫抖起來。「有些事是不能用值不值得去衡量……多謝你的讚賞，但你也不必妄自菲薄！」

唐郎道：「不是我妄自菲薄，而是咱們如今的身份，絕不宜搞這種玩意兒！十八妹，你答應我，你只把我當作同僚……」

「誰不把你當作同僚？」十八妹連聲音也發顫，「你……大戰即臨，不要想得太多，小妹懂得自處……啊，飯燒焦了！」她甩掉唐郎的手，跑進灶房。

唐郎心頭亦如亂草，坐在椅上，腦海裡一片空白。半晌，十八妹自灶房出來，似什麼事也未發生過，看了唐郎一眼，叫了起來：「啊，湯都涼了，你怎還不浸脚？不洗脚就不讓你吃飯！」

唐郎尷尬地笑笑，立即洗起脚來，十八妹又將毛巾遞給他，冷冷地道：「你別誤會，毛巾在灶房裡，你脚濕漉漉的，小妹怕你把地上弄髒！」

唐郎苦笑道：「十八妹，您……算啦，我不曉得該怎樣說才對！」

「那麼這種話，以後少說就是！」十八妹首先坐下，道：「快來嚐嚐我的手藝兒！」她心情平復得真快，教唐郎

也暗暗佩服。他喝了幾口鷄湯，十八妹眉開眼笑地問道：「味道如何？」

唐郎由衷地道：「佩服之至！」

十八妹笑道：「答非所問！佩服之至，這四個字好像表示你也能燒菜！」

「不，我佩服你能文能武，還能燒菜！而且……」唐郎誠懇地道：「就我所見到的『孫悟空』中，只有你一人令我佩服！」

十八妹笑道：「能得十一郎題名，已不得了，値得你佩服的，那就更受不了啦，菜若好吃的，你就多吃一點吧！」她殷勤地爲他佈菜。

唐郎喉頭聳動，却說不出話來，心中暗道：「若我和她都是常人……十八妹當眞是理想的終生伴侶，大丈夫能娶到這樣的女子作妻子，夫復何求？」

「大哥，你不吃飯在想什麼？」

唐郎臉上發熱，連忙匆匆把肚子塡飽，食不知其味，枉費十八妹一番心血。飯後兩人都有點難以面對之感，是以都進房休息。

屋子裡一片漆黑，寂靜如死，唐郎本需練內功，却因心境難以平靜而作罷，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忽然他聽到鄰房也傳來吱吱的床板聲，不由忖道：「十八妹也睡不着麼？此刻她在想什麼？」

他從未喜歡過任何女子，向來對自己很具信心，但十八妹一出現，便像一把火，在他心中燃燒，他發覺自己越來越難自持，以後會怎樣實難逆料，但却警覺到這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

「只要崔振中再來找我，我便得答應，再和她住在一起，實是一件危險的事。」唐郎打定主意之後，方能進入夢鄉，他睡着之後，鄰室床板仍不時吱吱地響着，次日下床，唐郎發現十八妹雙眼微紅，他心頭牽扯一下，不敢在屋內逗留，忙出去「打探」戴氏父子的下落。

唐郎沒有料錯，過了三天，又有人來拍門了，這次崔振中居然親自出馬。唐郎故意裝出一副愕然的神態，結結巴巴地道：「崔大人，您……」

蕭英笑道：「大人特地來看唐兄你！」

唐郎連忙回頭往內喊道：「妹妹，快泡一壺茶來，崔大人來啦！」

「哈哈，唐壯士不必客氣，千萬莫勞煩令妹。」

「請進請進！」唐郎將他倆迎了進去，態度與上次大不一樣。「大人……咳咳，今日是什麼風將你吹來的？」

崔振中坐下之後，邊打量十八妹，邊道：「上次得唐壯士之助，崔某方能化險爲夷，理該來拜訪你。」

唐郎故意問道：「未知抓到那些鬧事的人沒有？」

蕭英道：「奇怪，一個也找不到。」

唐郎隨口道：「也許他們已經溜出京師了！」

蕭英續問：「未知唐兄找到令未來妹夫否？」

唐郎嘆了一口氣：「唐某天天去外面查問，毫無消息，也許他們已不在京師了！」

「不錯！咱們派了幾十個人到處打聽，都沒有結果，依蕭某之見，他父子若非已死，便已搬離京師，否則憑崔大人在京師之人面，怎連一點消息也探不到？」

唐郎長嘆道：「如此小弟與舍妹今番算是白走了！」

蕭英看了主子一眼，續問：「未知唐兄有何打算？」

「過幾天若眞的找不到人，只好與舍妹回去了！」

崔振中問道：「唐壯士一向幹甚麼營生？」

「唐某除了懂得點花拳綉腿之外，一無所長，因此平常在鄉間當泥工、木匠。」

「啊，像唐壯士這等人材，幹這種粗活，實在是大材小用，嗯，壯士何不留在京內謀生？京師到底不同鄉間，賺錢較易，他日養妻活兒也好辦。」

唐郎垂首道：「以草民做慣粗活的人，在繁華的京城，又能幹得甚麼事！」

崔振中道：「如果壯士不嫌屈就者，可到府上幹活。」

「未知在下能幹得甚麼活？」

他以爲崔振中會要他當保鏢，誰知崔振中竟道：「你喜歡幹甚麼就幹甚麼，不喜歡幹便不幹，但奉銀照付，也算是崔某報答你早前相救之恩！」

唐郎忙道：「大人如此待草民，教草民過意不去！」

崔振中道：「就這樣決定吧，酎金由蕭師父與你商量。」回首又對蕭英道：「蕭師爺，唐壯士不同別人，一切從優！」

「小的曉得。」

崔振中起身道：「崔某尚有官場上之酧酢，不多坐了，後會有期！唐壯士，崔某誠心答謝你的恩情，請勿令我失望！」

唐郎裝出一副感激之態，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待草民送大人回府。」

崔振中展開笑容，道：「你尚未到過寒舍，不必相送，巷口便有小轎等着崔某。」唐郎還是送他到巷口，果見那裏停着一乘小轎，四名轎夫、六名壯漢都佩兵刃，擁着崔振中上轎。

崔振中在起轎之前，仍叮囑一番，要唐郎留在京師。「壯士若不肯在寒舍屈就，崔某再替你另找一份，包保你收入比在鄉間高！」

唐郎感激地道：「大人如此抬舉草民，草民再拒絕，難免不近人情！」崔振中哈哈大笑，揮手着轎夫起程。唐郎等他們在街角消逝，才猛吸一口氣，緩緩回家。一到門外，又換上一副

激動之態。

蕭英笑問：「唐兄在崔府屈就，要求多少酎金？」

唐郎道：「這個在下怎敢開口……何況我還不知能夠做些甚麼事！」

蕭英道：「既然如此，蕭某便斗膽替你作主，工資一天一兩銀子，每季計算一次薪酎，若以後有重用，薪酎另計，未知唐兄意下如何？」

唐郎忙道：「小弟那値得一兩銀子一天！」

「唐兄若連這點也不能接受，便算了吧！崔大人賞識你，認爲你是個人材，蕭某若出手太低，要受他指責！」

唐郎「惶恐」地道：「那小弟只好生受了！」

蕭英喜問道：「唐兄跟令妹幾時搬到崔府？」

唐郎道：「舍妹仍住在此處比較方便，小弟明天便到崔府找您！」

蕭英道：「有一事忘記先交代，唐兄以後須在崔府過夜，大約一個月才能回家一兩次，是以若令妹能搬到府內，你也比較放心。」

「舍妹與房東關係不錯，平日有事也可互相照顧，待小弟到崔府後再作道理。」

「最後還有一條，就是唐兄若不想幹下去，須在半年前提出。」

「這個時間太長了吧，三個月如何？萬一找到戴氏父子，小弟便得送舍妹完婚！」

蕭英沉吟了一陣才答應，末了又放下幾錠銀子，共是三十兩。「這是預付給唐兄您的安家費。明日午時前到崔府報到，小弟先走了！」

唐郎送走了蕭英，心頭反而有點緊張，蓋計劃的第一步已成功了，亦身入虎穴，以後若有差錯，莫說殺不了梁乙匡，說不定自己反而先被殺了。十八妹低頭道：「大哥，你明日到崔府，可得先準備一下。」

唐郎想了一下，搖頭道：「暫時用不着準備。」他只取了兩錠銀子，將其他的推給十八妹。

十八妹「噗嗤」一笑。「這是你給我的安家費？」

唐郎道：「家裏也要買米也要付租金，再說我身上也還有錢。」十八妹想了一下，把銀子收起來。唐郎又道：「我不在時，你可得小心，不要露出破綻！」

「你少擔心！」十八妹一笑又問：「對啦，你我之間，若有事如何聯絡？」

唐郎道：「暫時只好由我跑動快一點，以後再設法。」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十八妹便煮了半鍋麵條，兩人吃了麵，唐郎佩上軟劍，穿上崔振中送的薄底快靴，去崔府報到。

唐郎去後，十八妹忽然覺得屋子裏空空盪盪，了無生氣。她一個人呆呆地坐在廳內，腦海裏思潮起伏，又好像甚麼也沒想過。一個人吃飯也沒有意思，於是連飯也不煮，索性躺在床上。

忽然，她聽到一個輕微之極的異響，錯非她是久經訓練的殺手，根本不能發覺。只見她似豹子般自床上跳下來，像一頭準備咬人之猛獸，豎起耳朵靜聽，手掌已落在劍柄上！

「篤篤篤……」窗戶上傳來輕重有緻的敲打聲，十八妹目光一亮，一陣風衝前，霍地將窗子打開。說時遲，那時快，一把短刀竟自外扎了進來！

這一刀來勢極快，幸好十八妹反應也快，腳底在牆上一蹬，身子倒飛；「颯」地一聲，窗外跳進一個白衣人，臉如冠玉，朱唇瑤鼻，好生俊俏。

白衣人一進屋便回身將窗子關上，十八妹暗舒一口氣，冷冷地道：「十七姐，你好毒的刀！」

那白衣人也是「如來佛」的手下殺手「血觀音」白冰冰！只聽她聲如其名，冷若冰霜地道：「柳青青，你怎地忘了規矩，不先對暗號便開窗？」

「今日你來此是爲了教訓我？」

「雖然不是，但你若犯規，我可得提醒你！不要忘記你的身份！」白冰冰忽然冷冷地笑道：「女大不中留，你與十一郎日夕同室而居，暗生情愫也難怪！」

十八妹柳青青被人窺破心事，有點惱羞成怒地道：「你胡說甚麼？別以爲你排名十七，我尊稱你一句姐，你便端起架子來！我的事，你無權過問！快說，你今日到此，意欲何爲？」

白冰冰聲音更冷。「你的事，我才不理！你以爲我吃飽飯沒事做，故意來找你消遣？這封信是『如來佛』着我送來的，你先看了再說！」她自懷內掏出一封信來，隨手一拋。

別看那信輕飄飄的，但却似箭一般，向柳青青射去，柳青青伸手接住，撕開緘口，取出信來，展開閱之，上面的字跡十分熟悉。

字諭十八妹：十一郎進了崔府之後，若有異心，即想辦法殺之，不得有誤，切記之。孤鶴老人。

柳青青心房似被匕首捅了一記，不由呆了一呆，耳畔又聞白冰冰的聲音：「你看清楚了吧？把信燒掉！」

柳青青不敢違抗，邊燒信邊問：「信上的內容你已知道？」她見白冰冰頷首，又問：「何謂異心？」

白冰冰道：「不思進取是異心；欲假借官府的力量而違抗命令是異心；錯失殺敵之機會亦爲異心；還有，貪戀女色忘了正事，也是異心。」

柳青青冷聲譏諷道：「最後那一句是你自己加上的吧！信已送到，你還有何吩咐？」

「若有事求助，儘速通知劉夫人，她化名關玉章，有事吩咐她，須先說出其化名，但她不是咱們的人，你可得記牢，不過她有辦法聯絡到我！」

「除了你之外，還有誰一起做這宗

生意？」

「如今尚不大清楚。」白冰冰忽又厲聲道：「你又忘記規矩了，這事你不用知道，也不該問！還有一點，我來此及『如來佛』寄信之事，不許告訴十一郎，否則……嘿嘿，你知道後果！」

柳青青心頭有氣，忍不住道：「誰不知道，要你來教訓？」白冰冰冷冷哼了一聲，推開窗子又躍了出去。柳青青又發了一陣子怔才定下神來，忖道：「這宗生意到底動用了多少人？僱主又是甚麼人？梁乙匡眞的這般重要麼？看來尚有內情，恐怕不好賺……上天保祐，千萬莫讓他最後一宗才做虧本生意！」

心念未了，大門又被拍响，這次她不敢大意，先豎耳聽了一下，外面除了拍門的人之外，便無別人，正想上前開門，已聞外面傳來唐郎的聲音：「妹子快開門，愚兄回來了！」

柳青青又驚又喜、又急又擔心，急不及待地把門拉開，探頭一望，不見有別人，乃問：「大哥，你怎地這麼快便回來？」

唐郎舉一舉手上之鹹菜臘肉，道：「若非去買這些東西，我來得更早！」他把食物交給柳青青，回身將門關上，再回頭，發覺柳青青有點異樣，關心地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沒有，想不到你的疑心這麼重！我奇怪你因何來得這般快，不是崔振中改變主意，又不要你吧？」

唐郎微微一笑。「非也，蕭英見我空手而去，着我早點回家，把衣服收拾一下，明早拿去崔家，以後恐難再有機會在家裏睡覺了！」

「他不一定會這般不近人情，是你自己也不喜歡回這裏住吧？」

唐郎道：「胡說！住在這裏，起碼比較安全！」

「蕭英安排你做甚麼事？沒懷疑你吧？」

「暫時應該不會懷疑，以後就難說，他現在只安排我的住所，至於日常幹的活，則隨我喜歡。」

「那一定安排你睡在崔振中附近。」

「住在他前面那一棟房子，我一個人獨居，旁邊四間房，住的都是護院，兩人一間，對我算是特別開恩！」

「他的目的還不是要你保護他，想不到他還搞了這許多花樣！」柳青青「噗嗤」一笑，「看來他的確以爲你是高人雅士！」

唐郎沉吟道：「他待我太過好，我反而有點擔心，小心他會從你這邊入手。蕭英還說他不斷派人打探戴氏父子的下落！」

柳青青反問：「你認爲他會如何從我這邊下手？」

「軟的是替你做媒，硬的是找人來欺侮你，然後他出面維護你，以取得我的心！」

柳青青想了一下，方道：「你記住一點，我是你妹妹，我也懂得一點武功，是你教的！其他的我懂得處理！」

唐郎忽然長長一嘆：「希望能早日做成買賣，不用再過這樣的日子！」

「誰不想？我預祝你成功，希望你以後能過着好日子！」

唐郎微微激動地道：「我同樣祝福你！」

柳青青抿嘴一笑。「如今我只求你不要心急，不要太緊張，一切需按部就班，免得功虧一簣；今晚早點吃飯，早點休息！」一頓忽又問道：「蕭英可曾說過，准許我去探望你？」

「這個我沒有問他，」唐郎抬頭道：「明天我再求求他，相信問題不大！」

* * *

次日一早，唐郎把隨身衣物，打了個包袱，換了一件新淨的長袍，便去崔府，看來俊朗之中帶着幾分斯文。一進門，便有人對他道：「蕭師爺請您去見他。」

唐郎已去過蕭英之書房，對殺手來說認路也是一種本領，但他却故意道：「府內地方太大，在下恐認不得路，煩大叔帶路！」那老蒼頭似乎料到他會這樣說，微微一笑，帶他去見蕭英。

蕭英正伏在書桌上寫東西，抬一抬頭，道：「崔福，你先帶他到各處走走，順便介紹他認識府內的人，今晚吃過晚飯，蕭某再跟唐兄詳談。」老蒼頭應了一聲，帶唐郎在崔府內各地走了兩匝，又介紹那裏是甚麼人住的，再將府內較重要的人物介紹給唐郎認識。由於崔府人多，房舍又多，這麼一來，已到吃午飯時候。

唐郎跟府內的護院坐在一起吃飯，那些護院對他都懷妒忌之心，言詞間頗多冷嘲熱諷，唐郎一笑置之，只當作耳邊風。

一個姓蔡名佐、年紀五十左右的護院問道：「唐兄弟是那個門派的弟子？」

「家師是隱世高手，在下也不知他是那個門派的弟子。」

蔡佐不悅地道：「唐兄弟連這個也隱瞞，以後彼此如何合作？」

另一個叫周信的冷冷地道：「九成是看咱們不起！」

唐郎沉吟一下，冷笑道：「隨你們說去，豈與你們一般見識？」

周信拍案道：「果然是看不起咱們！你這般清高，又何必來搶咱們的飯碗！」

「這句話若告訴崔大人，你們連飯碗都不保！」

蔡佐哈哈笑道：「唐兄弟千萬不可做這種失德的事，否則咱們老婆兒子都要挨餓，聽人說唐兄弟武功十分了得，只是咱們未曾見過，未知今日有此眼福否？唐兄弟千萬不可客氣，一定要讓咱們開開眼界！」

唐郎知道今日不下馬威，日後必

處處受制肘，是以故意用激將法。「蔡老哥說的話，諸位都同意？只怕屆時有人不同意！」衆護院全表同意，唐郎道：「如此也好辦，諸位派兩個人作代表，待會兒大家印證一下，不就清楚了？」

那幾個護院面面相覷，無人作聲。唐郎又道：「若諸位認爲兩個人鬥我一個，難以盡展在下之能者，特許多讓一個，再客氣便沒有意思了。」

蔡佐冷聲道：「諸兄弟，咱們再不濟，也不能讓人看不起，周信、趙志勇，咱們三人向他討教一下！」言畢，將竹箸重重放下。

唐郎忙道：「且慢，咱們內閧到底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待會兒再找個清靜的地方印證。」蔡佐想了一陣，終於同意。

飯後歇了一下，那些護院便來找唐郎。「來來，咱們到後院，那裏沒有人去！」唐郎悠閒地跟着他們來到後院，蔡佐派了一個護院守住月洞門，道：「抽劍吧！」

唐郎道：「刀劍無眼，不如比拳腳吧。」

蔡佐冷笑道：「你是害怕，還是明知咱們一身武功都在兵刃上，故意要佔便宜？」

唐郎沉住氣道：「也罷，咱們點到即止。」

趙志勇道：「別廢話，看刀！」他首先發動攻勢，唐郎眼睛看也不看他一眼，身子一偏，軟劍已在手，手腕一抖，「呼」地一聲，已刺向周信。他出劍極快，使得周信吃了一驚，來不及揮刀，忙不迭後退。

蔡佐長鞭「畢啪」一聲，自遠抽至，唐郎一偏身，剛好趙志勇的刀又劈至，他大喝一聲：「撒手！」軟劍如蛇一般，向趙志勇手腕捲起，左腿却悄沒聲息地飛起。這一記出腿極快，且毫無先兆，趙志勇那裏閃避得及？被踢倒在地，一時之間爬不起來。

唐郎動作疾如閃電，趁蔡佐發出第二鞭時，身子突然一旋，軟劍急刺周信雙眼，將對方的刀引開，左手五指突然揮出，抓住周信的腰，用力一甩，周信登時離地斜退幾步！

「啪！」蔡佐長鞭抽在他後肩上，痛得他怪叫一聲，說時遲，那時快，唐郎身子又如離弦之矢般，向蔡佐射去！

蔡佐第二鞭揮出時，突見周信身子斜飛，眼看長鞭即將抽在他身上，大驚之餘，連忙收鞭後退，可是已遲了一步！這剎那，唐郎已至，軟劍急刺，蔡佐長鞭只利遠攻，一被對方纏上，便左支右拙，「刷刷」幾劍，劍刃過處，蔡佐的襟上已多了幾個小洞！

與此同時，周信和趙志勇剛想過去，誰知唐郎已退開，收劍揚長而去，那守月洞門的護院，連吭也不敢吭一聲，怔怔地望着他離開。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閃即逝；使得蔡佐三人一敗塗地，猶似在夢中！

良久，一陣風吹來，蔡佐忽覺胸膛微涼，低頭一望，但見前襟多了幾個小洞，剛才唐郎若要取其生命，莫說是一個蔡佐，就算是四個，也全得到閻羅殿報到！蔡佐禁不住後背冒出一陣冷汗。

一個姓萬的護院結結巴巴地道：「這小……唐盛的武功的確厲害……而且……而且他好像沒有惡意……恐怕咱們三個人加起來也未必能勝他！」

周信問道：「老大，以後咱們該如何對待他？」

蔡佐似鬥敗公雞，無奈地道：「回去吧，慢慢再商量，今日之事，不許洩漏一句出去！」

趙志勇道：「這個放心，咱們也不會把丟人的事宣揚出去！」當下衆人垂頭喪氣地跟着蔡佐回房。

蔡佐剛喝了一杯酒，忽然房門被人敲响，他以爲是自己的手下，沒好氣地道：「誰呀？」

外面傳來唐郎的聲音：「是我，蔡老大請開門。」

蔡佐吃了一驚，着萬方開門，唐郎一進門便道：「你出去一下，我有話跟老大說！」不知爲何，萬方竟然如奉綸音，慢慢地走出去。

蔡佐厲聲地道：「你已得了甜頭，還想來侮辱咱們？士可殺不可辱，大不了跟你拚了！」

（未完．二）

上文提要：漁隱帶艾芙下了小舟而去，隱在僻靜的地方，午夜夢迴，艾芙聽到人聲嘈雜，原來是爺爺、師傅、啞婆婆、瘋和尚、巴鼻老道高談闊論國是，興亡大計，要爲自己和霍爾撮合婚事，認爲有出賣自己之嫌，忿而離去，在飯鋪遇上丹鳳五傑，山東侉子似是要捉五傑，但又寡不敵衆，暗中叫人監視，自己也似被監視之中……

一代天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衆人談虎色變　魔窟陰盛陽衰

田舍郎凝重對那自命風流的河洛情俠道：「才說這裡藏龍臥虎，你却亂語胡言，人家不過示警，小施警誡，看你還敢不敢？」

涂丹怒得連眼也紅了，猛可裡一抹嘴，倒把下巴上的血抹紅了半截臉，跺脚，仰面房上，叫道：「詭計暗算，算那門子好漢，有膽的滾出來。」

古天雷與田舍郎都面上變了色，低聲急道：「閉嘴！人家明去明來，咱們却連人家影兒也沒瞄見，說甚麼詭計暗算，倒是人家手下留情，田老三，你今晚陪他，回房去。」

古天雷一使眼色，田舍郎連忙點頭，把涂丹拖回房去了，另兩人顯然亦明白古天雷的意思，相對點了點頭，也各自回房。

那掌燈的夥計兀自發楞，聽得召喚，才慌忙去把房中的燈點上了。

艾芙仍未消氣，氣怒之下，竄出去狠狠打了涂丹一個嘴巴子，却也心中一喜，才知雜毛老道傳她的奇門遁甲，果然妙用非凡，也才明白，距離遠，奇門遁甲顯奇能，近身其實移形換位更佳妙，加上宋匡教她九宮迷踪，配合起來運用，若她更熟練了，便是光天白日之下，必也眞能有如遁形。

她明白，說穿了，不過是變位太快，妙就妙在遁了形，影却在，影游移，令對方分了神，神分影淡，因而達到幻影影滅的境界，其實傍觀凝神，形不遁，影亦不滅，只不過對起敵來，對方神不能凝，影也便滅。

她是心性高傲些，其實並不算任性，她惱恨的不過是自以爲風流，自命風流的涂丹，既是抗元義士，自當敵愾同仇，呸！若不是涂丹這賊惱了她，原來知會這五人的，但田舍郎倒眞說得不錯，正可讓那風流賊吃點苦頭，受些兒教訓。

除了殺千刀，該死，艾芙懂得的駡人的話，就只有這賊字了，醉菩提是賊和尚，霍爾王子是賊霍爾，情俠涂丹當然也就成了賊涂丹。要不是看在反元抗元上頭，哼！就不會這麼便宜，只打落他幾顆牙齒。

忽聽一聲咿呀！田舍郎開門走出房來，進入古天雷房中，艾芙心中一動，從躺着的瓦溝裡坐了起來，賊涂丹八成兒躺在床上哼，這賊目空一切，可知平日橫行無忌，沒受過教訓，也必然氣惱羞怒得發昏。

有道是英雄無錢，難行寸步，爲何不再給這風流賊一次教訓，就是這個主意。

她飛落下房，只不過一點地，旋身已溜進了房內，只不過燈光微閃，和衣而臥的涂丹已有所覺，但他坐起身來，艾芙却早出了房，又躺在瓦溝中了。

艾芙心中大樂，心想：小妹子要是在身邊，怕不樂得大叫大嚷。下面一點兒動靜也沒有，涂丹那賊影顯然又躺下了。

原來燈光中，窗上曾映下涂丹進門時的身影，見他把隨身包袱扔在窗前桌上，簡直快得不過眨眨眼間，她已把桌上的包袱取了來。

包袱沉甸甸的，嘿！有金也有銀，可知道這賊涂丹，賊風流，平日揮金如土，沒了金銀，看他拿甚麼去買笑，只有偷情。

在長年只有師傅南郭先生和啞婆婆爲伴，在深山秦嶺鎖深春中長大起來的艾芙，長一輩的當她是長不大的小艾芙，她自己可不也是沒長大的小艾芙的心態，忑怪，怎生想到買笑、偷情，臉兒就熱熱的。

呸！她啐了一口，這可是想也不該的，雖說與她無關，但怎會想到買笑、偷情，多骯髒，髒死了。

難道她眞長大了？

她取出金銀，摸了幾片碎裂的瓦塊，放在包袱中包好，眞好玩又得意，當今天下最神奇詭絕的輕功，竟集於一身，現下她也眞相信了，便是面對再强的强手，她已立於不敗之地，既然走爲上計，自也不管丟臉。

眞可惜，這河洛情俠不過浪得虛名，適才那一巴掌就是見證，不過是河洛無老虎，小猴兒稱霸王，眞掃興極了。

同樣快去快來，這番從開着的房門去來，更是眞快如電閃，便是院中有人，也只是眼前陡然更暗，只道眼花。

哈！明兒這涂丹打開包袱一瞧，不驚駭得傻了才怪。呵！不不！那山東侉子調來的人馬，既然知己知彼，不用說，都是高手，而且人多勢衆，被捉拿圍攻之下，那還顧得包袱。

想到這裡，心中一團高興，登時涼了，正想：該不該，要不要知會這丹鳳五傑？

那料就在這瞬間，對面房脊上，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影，慢慢長起身來，跟着不遠處，又有一個人影現出，是在暗中久了，還是她的功力增强了？隔着一個院子，只有星光，對面屋脊上的人，她竟也分辨得出來。

正是那山東侉子，哼！只見他兩手一招，左右兩邊房脊上，也有人影在長身。

艾芙嚇了一跳，這山東侉子竟衝着她點了點頭。還幸沉得住氣，驀聽頭後發出一聲輕响，側頭仰望，才知丈許外，也有兩個黑影現出身來，來到了她身後，竟然不覺察，可知無一弱者。

不料她這麼一側面，竟發現遠處有亮光，其實不過較明亮些，而且在閃動，在遊移，而且一大片。

她明白了，這山東侉子調來的，不僅是這些房上的武林高手，還有兵騎，眼看就要到達。

她身形小巧，天色也暗，伏在瓦溝裡，竟未被發覺，輕輕揭起一塊瓦，正想打出示警，忽見院中陡然一亮，古天雷的房門大開，燈光暴射出來。

只見古天雷在前，田農隨後，走了出來。

古天雷拱手道：「各位駕臨何不現身相見，適才我那涂二弟，多蒙教誨……」

艾芙才知先前打了那涂丹一嘴巴子，倒無異示警了，令這五人提高了警覺，是以都未就寢，早發現了房上有人。

這古天雷竟把房上的人認爲是她了，哼！艾芙心說：若是我，憑你們豈能發覺。

不料就在瞬間，四外房上現身的人，皆已隱去，她當然明白，要擒拿這五人邀功，他們只是先困住五人，待兵騎到達才發難，志在一擧成擒，不容漏網，適才現身，不過是互相知會，是以門一開，燈光暴射，立即隱去。

古天雷和田農互望了一眼，只見那河洛情俠當先奔出，血雖抹乾淨，一邊臉却腫得高高的。艾芙怒極之下，那一掌打得端的不輕。

另一間房中的兩人也開門竄出，燈光把滿院都照亮了，只不過燈光微弱，亮而不明。

涂丹氣怒交加，只見他一圈臂，寒光一閃，横劍當胸，先前那一巴掌，他有生以來，何曾吃過這樣的苦頭，更是大辱奇耻，眞個是又怕又怒，怒叫道：「有種的，滾出來。」

艾芙順着房坡一翻滾，不是往下，而是向上翻過屋脊，她早辨清那兩人隱去之處，下秦嶺以來，尚未施展過的絕招兒，今晚可派上用場。

那晚在城樓之上，着了何爲——呸！那霍爾的道兒，被那賊閉了穴，令她羞恨至今。哼！啞婆婆這絕世功夫，霍爾不過學了三年，她可練了十載，當眞妙極，而今再配合上她的神奇詭絕的絕世輕功，自能當面也能閉人穴道於無形。

隱在屋脊後的兩人正在全神貫注院中，黑暗之中，才覺出那颯然的風聲有異，想回頭望，已是不能了，早已動彈不得。

糟，她手小，竟抓握不了那兩個漢子的脚裸，惱得她勾脚一挑，跟着一掌拍出，一先一後，兩個漢子成了空中飛人，啪啪兩聲爆响，跌落院中。

院中五人一見兩團黑影飛落，紛紛滑步，旋身，涂丹紅了眼，只道是打她嘴巴子的，旋身已一劍劈落。

却見古天雷上步，快逾電閃，駢指向涂丹劈落的劍身一點，把劍蕩開，叫道：「且慢！」

田舍郎也道：「這兩人雖還有命，也已半死了，顯然被人點了穴。」

涂丹是怒得紅了眼，當眞，這兩人躺在地上，毫不動彈。

卻是那四外屋脊後隱身的人，都大吃一驚，古天雷駢指點蕩劈落的劍，那是何等功夫，簡直是聞所未聞，簡直親眼見到了，亦不敢相信，這一出手，可把房上的人全鎮住了。田舍郎這一出聲，那屋脊後隱身的人，不是看清，而是才知道，被點了穴道，擲落院中的人，是他們隱身在對面房上的自己人。

更是一驚，這一驚，更駭然非同小可。

那山東傍子發號施令，更是心膽俱裂，儘管他沒輕敵，但這丹鳳五傑武功之高，顯然更出意外，卻不料暗中更有強敵，對面房上的兩人，都非弱者，竟無聲無息，被人點了穴，擲落院中，分明是沒命了。

那知他才這麼一怔，只聽耳邊細細聲，說：「賊傍子，輪到你啦，下去！」

當眞心膽俱裂，聞聲想回頭，才知已被人閉了穴道動彈不得，不能動，卻會飛，又被人擲落院中。

說時遲，到底那隱在房上的人，都不是弱者，久闖江湖，面對過强敵，經歷過大場面，一連傷了他們三人，全都無聲無息，可知下手這人武功絕世，慌忙聚在一起，也現身出來。

這原是一瞬之間的事，快得像是同時發生，院中的五人是愕住了，望望地上三個不能動彈的人，再望望房上現身的人，口呆目瞪，傻了！不知是敵是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靠街外一邊更明亮了，顯然調來的兵騎更來得近了，屋脊上聚在一起的三人必是已見到，也壯了膽，喝道：「是誰暗算爺們，滾出來。」

艾芙忽然心中一動，殺千刀的和尚戲要她，戲要他夠了，苦頭也吃得夠多了，她也討了乖。妙極，就是這個主意。

脚下一爻，再爻，她身形小巧，簡直就如同貼着屋脊一般，沿着屋脊，飛繞了一匝，又一匝，除了初長身的那一剎那，乍然一現之外，簡直如同一股黑烟繞飛一匝，叫道：「下面的丹鳳五傑聽清了，房上的賊是特穆爾的鷹犬，要捉拿你們去請功領賞，我已替你們除了三個，兵騎就要來圍店，雖說韃子該殺，這些死有餘辜的鷹犬喪心病狂，但三聖一元大會期近，不許血腥沾污聖會，你們趁早離開此地，却是這些鷹犬死罪暫免，活罪難饒。」

只聞聲，豈僅不見人，連影也不見，聲音似左還似在右，忽前忽後，活像四面八方同時傳來，但聲音既嬌且嫩，而且，分明又同是一個少女的聲音。

房上的人固然嚇得心膽俱裂，院中五人的傲氣亦全消，駭然說不出話來。

古天雷慌忙拱手，道：「有勞賜助，敢不聽從吩咐，還請賜告芳名。」

卻聽啪啪連聲，饒是前屋上的三人背靠背，聚在一起，竟也脆響連珠，各脆生生着一個嘴巴子，後房上的兩人本也背靠背，聽得叫聲，嚇得慌了手脚，要逃，如何還來的及，一個漢子剛轉身露出的背脊上立即着了一掌，本就已嚇慌了，如何還能站立，只聽嘩啦啦連聲暴響，連同掃落的一大片瓦塊，跌落院中慘叫聲，瓦塊碎裂聲，響成一片，卻是另一個身手了得，見機得早，斜竄了出去。

艾芙也不爲已甚，俏生生現出身來，不論房上院中，全嚇破了膽，只有嚇得發楞，嚇傻了的，誰還想到出手攻擊，是以連鳳凰軟鞭也不撤在手中，簷口一站，說道：「我就是你們要會，要找，要捉拿的人，淦丹，你要再敢嘴裡不乾不淨，再遇到我手裏，就不僅是打落你幾顆牙兒。房上的你們這些喪心病狂的鷹犬聽眞了，今天我體三聖好生之德，今天饒爾等狗命，回去告訴特穆爾，我火鳳凰早晚去取他人頭，告訴耶律那丫頭，她不找我，我也要早晚去找她，叫她小心她的小命兒。」

話聲未落，街道上的人喧馬嘶之聲已入耳，艾芙再又說道：「便是萬馬千軍，我知亦不放在你丹鳳五傑眼裡。」

古天雷忙道：「原來是火鳳凰姑娘，當眞如雷貫耳，眼見更勝聞名，敢不遵從吩咐，走。」

這古天雷一揮手，五人騰身上房，只不過這麼眨眼間，簷口的艾芙已踪跡不見。

丹鳳五傑如何不明白，人家火鳳凰是給他們臉上貼金，把逃走作爲光榮的撤退。

蒙古人的鐵騎曾敗俄羅斯聯軍、歐洲聯軍，所向披靡，攻則排山倒海，無堅不摧，圍則如鐵壁銅牆，固如金湯，兵騎仍在遠處，雜沓的蹄聲已轟然入耳，可知已出動鐵騎了，對方勢大，一旦被圍困，想全身而退，那可是千難萬難，而今有了台階，還有不趕快下的。

五人騰身上房，即向院後方如飛而去，只見鎮口店外，人喧馬嘶，火把已照亮了半邊天。

艾芙可明白，燈球火把照耀，大隊人馬圍困中，沒有了黑夜掩護，沒有了換位移形的空間，想遁形而不現形，却也不易，要想再躺在瓦溝裡而不被發現，也不可能，丹鳳五傑上房之前，她已貼着房坡一滚翻，越脊而去。

那心中的悲傷、怨恨、惱怒，已一掃而空，心花却在怒放。

即使獨闖特穆爾大營，名震天下，也不及她今兒心頭之樂，嘿！集巴鼻雜毛老道，殺千刀的賊和尚，和啞婆婆胡姬的功夫於一身，原來如此奇妙絕倫，詭絕更神奇，而她却還連她師傅儒而優則武，從詩詞中演化出來

的窮通武學招術施展出來。哼！說甚麼踩踩脚西蜀亂顫，而今，五湖四海，天下也任她遨遊。

抹不去被蒙蔽、被欺騙、被侮辱的怨恨與惱怒，尤其是蒙蔽、欺騙她的人，竟是至親至愛的人，可說是世上最親的人，因是也眞悲哀而最悲傷，她切齒，咬緊牙兒，而今她有了最恨的人了，該死的霍爾若在她面前，她一定要斬他千刀。

在她罵人的僅有的幾句詞兒中，殺千刀自是最狠毒的了，但不行，她不用刀，也不使劍，那就抽他一千鞭兒。

她誰也不願見，即使是她爺爺和胡姬，好，就是這個主意，遨遊四海五湖。

一口氣奔了十來里地，天上星多月不明，她奔得太快，那道傍的樹木，像黑黝黝的巨大魔影，一個又一個，向她迎面壓來，忑怪，十年秦嶺山中歲月，夜半練功，時在黝黑的密林中闖蕩，可也不曾心悸過，怎生今晚竟陣陣驚悸？

站在小山坡上，夜風遒勁，樹梢在搖曳。

她明白了，是了，搖曳的樹梢，像殺千刀的和尚晃腦袋。

敢情是她疑心生暗鬼，是啊！今日黃昏前，她從小舟中溜走，久不見她回轉，怎會不尋她，啞婆婆胡姬寵她，爺爺愛她，和尚不用說，賊和尚自然更緊張她，那小鎮今晚地覆天翻，韃子出動了兵騎，相距又不遠，他們怎會聽不到風聲，聞聲尋去，還會不知是她大鬧夜鎮麼，何況她自報了名姓。

賊和尚神出鬼沒，任你跑得多快，逃出多遠，這殺千刀和尚有本事突然在你面前鑽出來，晃腦袋，一齜牙，嚇得你魄散魂飛，她沒被嚇過，那是因爲她沒逃跑過，江虹小妹子可不是多次被嚇得失魂少魄？

而今，她却在逃跑，心疑鬼生，原來是鬼和尚陰魂不散。是以樹影成了魔影，搖曳的樹晃，像賊和尚晃腦。

不，這不是疑心，既然合情合理，就大有可能，薑可是老的辣，苦頭吃得多了，不由她不心悸。

不行，不能走大路，也不能讓他們猜出她逃走的方向，小鎮在芙蓉城西，必猜不到她往北。

不錯，往北，她倒想往東南，聽雜毛老道說：羣雄割據稱王，天下大亂，才知自己是井底之蛙，所見的不過是蜀山水碧蜀山青，敢情蜀山蜀水之外，那春風綠了的江南岸上，海更闊，天更空，已是烽煙處處。但往東南可得走回頭，豈不被他們手到擒來。

她惱和尚蒙蔽、欺騙，恨和尚利用她，當眞連寵她的胡姬，愛她的爺爺也惱了，她不自知，令她決心出走的，是巴鼻老道的一席話，天下大亂，對她來說，那是一場多大的熱鬧，烽烟處處，江南地燃起了熊熊烈火，那是多大的誘惑。

捨了大路，天上有星星指引，那管是荒野，是叢山，只認定北面方向，奔了一夜。

天明後到了一個鎮市，第一樁要辦的事，是更換衣衫。嘿，任你和尚再賊猾，換了衣物，便不怕被和尚打聽出來，有了河洛情俠的銀子，那還不好辦事。

和尚知道的，見過的，都不能扮，有了，她師傅儒雅，她也讀過不少書，她倒想扮個翩翩佳公子，但不能着上女紅妝，她是大姑娘，扮兒郎，她可成了小小子，只能扮過讀書小兒郎。

想到和尚再賊猾也查訪不出她的行踪，心下一得意，可又樂了。

在秦嶺山中野了十年，鎮日練功夫，雖是姑娘，又那會有姑娘的溫柔，連性情兒也不像，扮個讀書小兒郎，像極了，當眞妙極了，童音清脆，更不易被識破她是女扮男裝。

只不過行了兩日，便已出了劍閣，眞個天下雄，天下險，三百里柏道濃蔭蔽天，不用深山尋，道上便多千年樹，古戰場，兵家必爭之地，她可沒心情去憑吊，雖然道在叢山中，道上却多行人，蜀陝交通必經之地，天下雖亂，亂在東南，這蜀陝一帶却寧謐，是以多商賈行人往來。

顯然她成功了，任誰也猜不出往北邊來，即使追趕，也早失了她的踪跡，已近千里了，再不怕追趕，她也不再急急如漏網之魚了。

日正當午，而松柏樹間有個茶寮，兩張桌子，都有人客，一張桌上是三人圍坐，另一張坐着個少年，桌上放着一把長劍，面容慘澹，兩眼滿佈紅筋，像要噴出火來，牙關咬得緊緊的。

艾芙也別無選擇，拖開板凳，坐在一邊，那少年目光茫然，並沒瞧她一眼。

只聽傍邊桌上一人長嘆一聲，說道：「打從前年起，就是二十兩銀子了，叫做買山錢。」

「甚麼叫買山錢？」一人問道：

「攔路打劫的剪徑賊說：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過路既叫買路錢，入山，自是叫買山錢了。」

「那太白山又不是他逍遙公子的，簡直是打劫。」

艾芙一怔，逍遙公子！當眞，這裡距太白山近了，她怎會沒想到。

早聽一人低聲道：「你可是不想活了，若被人聽到，你就會到極樂世界去逍遙。」

「怕甚麼？我這是第五次入山了，再清楚不過，那逍遙宮陰盛陽衰，男的守山服賤役，是從不離山的，女的

卻個個貌美如花，別看她們百媚千嬌，卻隻隻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雌老虎，出了劍閣往北走，若發現身邊有雌兒，說話倒眞要小心，尤其是有姿色的雌兒。」

「我可不信，」一個說，邊說卻不住左右望：「千嬌百媚的姑娘竟會殺人不眨眼，再說，難道沒王法啦！」

「王法！」那人打了個哈哈，卻苦着臉，緊皺着眉頭，道：「別說韃子沒王法，便有，也管不了太白山的逍遙宮，你沒聽說過韃子在七年中，曾兩度興師，入山想蕩平逍遙宮麼？你猜，那結果是如何？是韃子尸橫遍野，渭水成了血河，都鎩羽而逃。再因那逍遙公子並不出山滋擾，只在逍遙宮中左擁右抱樂逍遙，經過了兩次慘敗，便也不去管他了，那隴西之地，任由他去稱王稱霸。」

另一個道：「你是初次出川，入山採藥也是第一遭兒，是以不知，他所說全是眞的，別看韃子鐵騎四海任縱橫，但那太白山山高陡峭，峻嶺重巒，到處懸崖壁立，險峻處眞個一夫當關，萬馬千軍也難越雷池，任韃子鐵騎無數，到了山中，便也無用武之地，何況那逍遙宮中的美嬌娘，武功高強，捷如猿猴。」

敢情是這麼回事，艾芙的眉兒不自覺已挑了起來，才知這三人是入山採藥的，太白山中盛產珍貴藥材，只有此山，別處不生，難怪逍遙公子奇貨可居，入山採葯要收買山錢了。

「但是，」那個初次入山的人仍然迷惑，道：「那逍遙宮又那裡來這麼多武功高强的美嬌娘？」

「說出來，當眞令人髮指。」

他髮倒未指，卻是眼中現怒火，也見了懼色。他瞧了兩人一眼，他這麼一轉頭，艾芙倒把他瞧得清楚些了，敢情這人也練過功夫。

當眞，遠赴深山採葯，不健壯，沒武功防身，那如何行，難怪談吐見識，也異於普通人。

只聽他繼續說道：「這逍遙公子不僅武功高强，而且高强得怪異，簡直奇詭，莫測高深，我猜，不但熟讀孫子兵法，而且師事孫武。」

艾芙想笑，不料另一人也有見識，道：「我們讀書雖不及你多，但這著孫子兵法的孫武，倒也知其人其事，孫武是春秋戰國時人，距今已千年，逍遙公子今人，倒師事千年前的古人了，你明明欺我們。」

那人道：「虧你還說讀史書，何謂法古今完人？那孔子和孫武亦同時代人。今天的讀書人不也尊稱先師孔子麼？孫武在吳宮演兵法，妃嬪列陣的故事你聽說過麼？這逍遙公子把方圓千里內的女子，只要有幾分姿色的，擄劫上山，按姿色分出等級，除了供其淫樂外，就是强逼她們練武，就是效法重演孫武在吳王宮中，教妃嬪列陣練武的故事，鎮日以丁香結子芙蓉縧，不繫明珠繫寶刀爲樂，以叱咤猶聞口舌香，霜矛雪劍嬌難舉爲得意，千年前的孫武把嘻笑的兩個吳王寵妃斬首，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妃嬪宮女，登時列陣嚴明起來，叱咤惟聞口舌香，誰還敢嘻笑，逍遙公子這淫魔更絕滅人性，霜矛雪劍嬌難舉嗎，誰要是舉不起來，立即當衆斬斷，不論死活，棄屍後山懸崖之下，絕谷之中。

「要想活命，誰敢不勤練武功，誰敢不打熬力氣，而且一旦被擄上太白山，逍遙宮門深似海，就休想能活着出來。得到逍遙公子的寵愛，可就有享不盡的福。女子之中，豈無資質好的，是以，那宮中妃子不但美貌如花，而且武功高强，山高林密，萬壑千崖，處處是奇險絕域，你們且想，可是兵騎用武之地，韃子兩次發兵進剿，都落得屍橫遍山而逃。」

只聽一人道：「我不明白，你怎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那人道：「一次入山採藥，誤入那絕谷之中，被我發現一個斷腿折臂，垂死的女子，原來是幾個時辰之前，被擲落絕谷的，垂死卻還沒嚥氣，一見我，就哀求我賜她一死，我怎能殺一個垂死重傷的可憐女子，但又明知她是不能活，不能救的了，苟延活命，不過是多受痛苦，受活罪，身邊幸有止痛的藥物，那是我們山行採藥，必備的隨身携帶的藥物。詢問之下，才知是鳳翔縣人，月前才被擄劫上去，忤了逍遙公子，被擲落山崖……」

那人慘然一聲浩嘆，道：「我爲何對逍遙宮這淫宮魔窟，知道這麼多？現在你們該明白了。」

「你……你把她……」

那人卻轉變了話題，又道：「自那次出來後，整整五個年頭，我再沒上山採藥，直到你們前來邀請我這個識途老馬。誰教坐吃山空，生活迫人，不得已，這才陪你們走一趟。」

艾芙身邊那少年霍地站了起來，也才發現，少年的嘴角流出了血來，顯然也像她一樣，適才咬緊了牙關，强壓怒火，必是把牙也咬碎了。

只見少年掏出兩個銅錢，擲在桌上，抓起桌上的劍，快步走出茶寮。

說她絕頂聰明，那是一些兒也不假，察其容，觀其色，艾芙心道：「若不是他的姊妹被那淫魔逍遙公子擄劫上太白山，必也是他最恩愛的妻子，看他年未弱冠，他妻子必也年輕美貌。」

慌忙也學樣，摸了幾個銅錢放在桌上，遠遠跟踪那少年。

果然她猜得不錯，那少年沿途停下來，打聽太白山的去路。

只把艾芙恨得牙兒也要咬碎了，皆因少年打聽的是太白山的去路，少年一開口，顯然人家見得多了，知道他爲何打聽太白山的去路，已知他帶劍上山去做甚麼，兩日之間，倒有三個人，少年並未說出原故，已出言勸阻，艾芙曾聽一個老大爺搖頭長嘆一聲，說道：「哥兒，我知你爲何要上太白山，這些年來，像你一樣，滿懷悲憤，帶着刀劍上山的，全是有去的，沒一個活着回來，何必也去送命，被擄的人救不回來，倒又去賠上一條性命。」

那少年總是一言不發，面容更慘白，兩眼滿佈紅絲，簡直像要噴出火來。

那還用說，方圓千里之內，貌美的，甚至有些姿色的大姑娘、小媳婦，被擄劫得多了，那親人中好勝的，年輕有血性的，身有些武功的，更不用說了，悲憤塡膺，誰不會去找逍遙公子拚命，明知去是送死，也懷必死決心，毫不遲疑。以血去洗羞辱，以死去埋葬悲憤。

當眞是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艾芙所見所聞，亦髮爲之指，心想：聽那採藥的說來，逍遙公子這淫魔已在太白山上盤據了十有餘年，被蹂躪、被殺害的年輕婦女，以及被害婦女的親人，何止千百之數，自也令千百個家庭破碎悲傷，別說她本無一定去處，便有目的地，她既然知道，而且遇上了，她豈能袖手旁觀。

她好恨，眞不明白，她隨師在秦嶺，相距太白山不過百里，她師傅和啞婆婆，竟然容許這淫魔就在眼前肆虐，啞婆婆竟警告她不許出後山，竟然像是怕了這逍遙公子！

她恨，她不明白，不禁也心中羞憤，替她師傅、替啞婆婆羞愧。

啞婆婆的警告她全不放在心上，她不是初生之犢不怕虎，若早知道了，她也會像這少年一樣。練就一身功夫，秦嶺山中苦練十年，所爲何來，不用以鋤奸懲惡，練功夫來做甚麼，何況現今，現今她已練就了神奇絕頂的輕身功夫，他們是這樣說的，她爺爺也這樣說：面對再强的殺手，她也立於不敗之地。

當眞妙極，她掃平了逍遙宮，不用說，必也立即傳遍武林，當然也會轟傳西蜀，不用說，該死的賊和尚就會追來尋訪，而她，卻海闊天空，去遨遊四海。

她沒有想過，但不用想，她也知道要去何處，就是那烽烟處處的江南地。

她知道不能阻止這少年，又爲何要阻止他去尋訪他至親至愛的人呢？但她能幫助他，在龍潭虎穴的逍遙宮中，她能保護他嗎？

既然不能阻止，若要這少年不受傷害，辦法只有一個，在他上山之前，掃蕩逍遙宮。

不再尾隨那少年，越近太白山，越少人烟，只見市集蕭條，田地蓬蒿，那渭水平原，當眞是每一寸土地，都用鮮血寫下了悲壯又輝煌的歷史，渭水滔滔，而今嗚咽的卻是哀愁。

她當然知道那是甚麼緣故，不用半日，她已飛奔到了太白山下，山下竟有個市集，採藥人所說不假，就沒見到過韃子兵騎。

山口竟設了個關卡，一個綵巾抹額的漢子攔阻去路，艾芙一瞧，懶懶散散的竟有五七人，盡皆綵巾抹額。

那漢子道：「小子，站住了。」

艾芙心想：這必是要買山錢，眉兒一揚，說：「二十兩銀子，是嗎？」

又一個漢子走過來，道：「且慢，你不像是採藥的。」

艾芙說：「果然好眼力，我不買山，買命呢？多少銀子一條？」

那漢子回頭哈哈笑道：「這是又來送死的了。」把艾芙打量了一會，道：「喂，你不像是不見了小媳婦，是姊姊還是妹妹失蹤了？」

那攔路的漢子道：「這小子長得標緻，姐妹必也是美人兒……」

艾芙那還忍耐得住，那採藥人以及沿途所聞，果然是眞，再容這漢子說下去，必是穢語汚言，她爲何而來？不是掃穴犁庭麼？好！就先從這關卡開始。

就憑她一人之力，要想犁庭掃穴，可得省些兒力氣，登時有了主意，肩頭倏晃，那漢子才啊了半聲，便已動彈不得。

光天白日之下，怎生這小子忽然無影無踪？啊呀！有鬼！

只聽適才的兩語三言，有如途中遇到的少年一樣，失了親人尋來的，不知多少人喪命於此，自也是怨氣沖天的厲鬼，雖不是眞有鬼，但殺得人多了，自會心生暗鬼。

眨眼間，艾芙腳下三ㄨ兩ㄨ，便已把關卡中人全閉了穴道。

她道：「惡貫滿盈，死有餘辜，教你們不得好死。」

啞婆婆傳她的閉穴功夫，這還是第二遭施爲，以少敵衆，這法兒當眞省力又省時，啞婆婆傳她這功夫時，就說過：你一個小人兒，一旦遇到衆多强敵，怎麼辦？先得省力，速戰、速決，卻因手法獨特，不是一般手法可能解的，是以效果雖與一般點穴相同，也就歹毒了，人不能解，至死方休。

啞婆婆不許她讓師傅知道，南郭先生儒者，儒者仁，自然厭惡殘暴殺戮，現下她才明白其故，現下也才信了，她爺爺說啞婆婆的武功不在三聖之下，敢情果眞。

艾芙滿腔怒火，自不會心生憐憫，反而高興，這首道關卡的惡賊，至死也站立不倒，若是化爲白骨也屹立不倒，就更妙了，不僅惡報警世，也戒之後世，令千百個受害的人和他們的家人親人，一舒怨氣。

尋了火種，把那關卡放起了一把火，不一會烈焰濃烟冲天，就是要讓山中逍遙宮中人見到，有人來掃穴犁庭。山下那市集中人必也能見到，知道逍遙宮已被犁庭掃穴。

不錯，在逍遙宮裏放一把火來，那多省事，大火一起，宮中必亂，惡在逍遙公子一人，罪也罪在逍遙公子一人，擒賊擒王，逍遙宮毀於火，逍遙公子心神先亂，不怕他武功了得。

艾芙循路上山，驀見一座高大的牌樓矗立，且慢，牌樓分明是新建的，石色新，綵畫也新。牌樓上斗大的四個大字：「有鳳來儀」。

驀然間，心中閃過那田舍郎田農的話語：逍遙公子也聞名驚艷，下了太白，有鳳來儀？牌樓新建，莫非這「鳳」字是指她。

忽見牌樓下紅影一閃，也才發現，牌樓下遍種奇花，道傍也鮮花吐艷，夾道萬紫千紅，花香襲人。

原來是四個紅衣女子在花叢中移動。顯然尚未發現山下關卡的火烟。艾芙回頭一看，可不是一道橫嶺阻擋了，山高林又密，似霧似瘴、還似雲，霧鎖雲封，牌樓在嶺下平坦之處，自不能發現嶺外的濃烟。

她那有心思去觀賞山景，這時也才發現，她不過才入山中，已是嶺峻峯奇，便是這一道嶺，已是入山的屏障了，上望重巒疊翠，更是霧繞雲環，眞箇山在虛無縹緲間。

回望來路，斷崖壁立，成了天然的門戶。心想：「山口已是如此險峻，難怪韃子兵騎鎩羽，難越雷池。只要守住了這道山嶺，便已固若金城。」

她那把這四個紅衣女子放在心上，人在花叢中，別說逍遙宮，便是太白山，外人誰敢入來，便有採藥人，也只放行後山，另有山道，是以竟未發現道上的艾芙。

四個紅衣女子原來是在修剪花木，花艷人嬌，穿行在花叢中，直是人花在鬥艷爭妍。

艾芙瞧得眼兒也直了，修剪花木，自然不過是服役女子，已是如此美艷，逍遙宮的姬妾，不用說更比花嬌。

只聽燕語鶯聲，隱隱傳來，原來四個女子只顧談笑，艾芙溜進花叢，花枝在山風中搖曳，毫不費功夫，她已掩到了近處。更看得清楚了，四個女子皆雲鬢霓裳。

一個手攀花枝，停下剪來的女子側過面去，說道：「我不信，若不是嫦娥下月殿，公子豈會爲她神魂顚倒。」

這不是在說她麼？直恨得她切齒咬牙，她再不可憐那該死的賊猴兒了，若不是何爲那僮兒傳出來，他爺爺編成詞兒來唱，怎會唱得芙蓉城皆知，呸！嫦娥下月殿，涂丹那賊也聽到，他稱河洛情俠，不用說，也傳遍河洛了，而今連逍遙宮也傳遍了，怕不已傳遍天下。

那賊猴兒該死，一刀殺死，那是便宜那猴兒，才眞該殺千刀。

忽見花叢中伸出一隻手來，指着那牌樓，是又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牌樓都建好了，你還不信，你沒見那牌樓上的四個大字麼？有鳳來儀，鳳即是指火鳳凰，若不是嫦娥下月殿，遠勝逍遙宮的四大美人、十二艷妃，公子豈會如此鄭重其事，建牌樓來迎接。」

「這還僅是其一。」惟見花枝在搖曳，不見人的另一個女子的聲音說道：「跺跺脚西蜀亂顫，天下英雄豪傑盡低頭，敢隻身一人，獨闖特穆爾大營，那是甚麼高絕武功，武功高絕而又年輕貌美，美賽天仙，公子又豈不爲她神魂顚倒。」

氣得艾芙抓住了軟鞭，忽聽更遠的一個聲音傳來，說道：「我倒眞盼此番公子下山，早早把火鳳凰接入宮來，這些年來，咱們受夠四大美人的頤指氣使，十二艷妃作威作福，仗着有公子寵愛，那把我們放在眼裡。哼！三百寵愛在一身，四大美人、十二艷妃，還怕不也被打入冷宮。」

艾芙心中一動，這女子燕地口音，可知擄劫上山來的，不僅是方圓千里的美女了。

又一個長嘆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你的感受，雲孃，你被公子冷落，其實我們被擄劫入宮之初，誰沒被寵過，好比這花兒，嬌花初放花正香，自然得寵，奈何好花不常開，不久香，有了新人，那會不忘了舊人，我們身列媲嬙，不入女嬪之列，僅低於十二艷妃，也該滿足自慰了。」

艾芙狠狠地啐了一口，眞不料有這樣下賤的女人，被擄劫上山，被蹂躪，供人淫樂，竟還吃醋爭風，惱得性起，啊！呀！

她想抽出軟鞭，不料竟已軟弱無力！

陣陣花香，襲人倍常濃烈，待她警覺，渾身已癱軟無力，才知那花香有古怪。

她已着了道兒！

艾芙感到渾身癱軟無力，這一驚，眞箇非同小可！

有鳳來儀！就在這有鳳來儀牌樓下的花叢中，她癱軟在地，豈不成了她這隻火鳳凰自己送上門來，眞箇來儀！

魄散魂飛，有生以來第一遭，她嚇得魂飛魄散。她，着了逍遙公子這死魔的道兒，落入了這萬惡淫賊的手中！逍遙公子竟事先建立牌樓於此，竟像事先預知她要送上門來！她早已從丹鳳五傑口中聽到傳聞，而今再從這四個紅衣女子口中得到證實，逍遙公子志在必得，必要得到她。她這個跺跺脚，西蜀亂顫的火鳳凰，天下英雄豪傑盡低頭的艾芙，清清白白的大姑娘，竟落入這萬惡淫賊手中！

在這濃烈的花香撲鼻，她仍能看到、嗅到、感覺得出，就是癱軟無力，動彈不得。

那麼，她不是被人點了穴道，那四個紅衣女仍在說個不休，並未走近前來，竟像不知她已倒地，倒地仍然清醒，若是被點穴，她豈有不知不覺的，而且也無人現身出來，若另外有人，豈有不現身出來的？

但沒有，她現在看不見那四個紅衣女子，傳來的話聲倒越去越遠了，話聲也斷斷續續。只聽一人道：「公子下山已十日了，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他看中了的人，那一次不是手到擒來，而且很少公子親自出馬，難道這火鳳凰眞如傳聞所說，武功了得高絕？」

風送話聲雖斷續，却清晰可聞，隨聽另一個女子說道：「我可不信，三十六婕衛中，擄劫上山來之前，武功已高絕，數得出來的已有七八位，而且全是名門正派，响噹噹，威鎭一方的。」

「我也知道，」又一個女子道：「而且公子不是暗施擄劫，而是事先知會指定時刻，上門明擄明劫。你們想想既是名門正派，威鎭一方，自也是人多勢衆的大派，但任他們如何嚴加保護，嚴陣以待，公子還不是手到擄來。」

「却是我不明白了。」這女子必在遠處，話聲僅可聽聞。「我們知道，日久宮中人都知道了，但江湖上却無傳聞？」

「這有何不明白的，名門正派，威鎭一方，自是有頭有臉，女兒被擄劫，倒敢張揚出去麼？」

始終不見有人現身，那四個紅衣女也不像是裝作不知，艾芙心定了些，她如何不想對逍遙宮知道得多些，是以不放過一句。她是相信，武林中人，可殺不可辱，更何況是名門正派。

但她再想聽時，那四個女子更去遠了，話聲也僅可辨聞。「眞不信公子親自出馬，還擄不得火鳳凰。」

接口的女子未語先笑，道：「我知你恨不得把這火鳳凰早早接入宮來，我知道爲甚麼。」

「爲甚麼？你倒說說看。」

「因爲，你恨那個四大美人，恨十二艷妃，希望火鳳凰早早入宮，那時……那時三百寵愛在一身，就把四大美人和十二艷妃打入冷宮。」

「你胡說，我……我不過眞想瞧瞧，火鳳凰怎生美艷人寰，天上少有，地上無雙，天下間的美人都被公子搜藏在宮中了，不信還有更美的美人，美得如此令公子神魂顚倒，如此鄭重其事，有鳳來儀，建牌樓來迎接外，宮中建鳳樓，從山口直到逍遙宮，二十里山路也遍種奇花，僅這有鳳來儀牌樓下，按九宮方位，就種植了九畝花圃。」

「還不許有一朵花殘，不許見一根枯枝，否則惟我們七十二媲嬙是問。」一個語帶怨怒的聲音說道：「這是打那兒說起，爲了一個未曾見過的火鳳凰，我們先已忙了數月。」

「忙的不僅是我們這七十二媲嬙，其實更苦的還是那三十六婕衛率領的三百六十女嬪，方圓百里的太白山，數十道山徑務要蒼蒼垂翠微。」

「咦！」有人驚呼：「你們瞧！三隊，五隊女嬪，在婕衛率領下，奔去山口，莫不是公子回山了？」

「烟！看，山口外有濃烟昇起！」

艾芙聽得逍遙公子不在山中，雖然動彈不得，總算心定了些，即使被獲遭擒，也不會立即落入逍遙公子惡魔淫賊手中，但越往下聽，也越更好奇，越更迷惑，美人、艷妃、倒也懂得，甚麼婕衛、媲嬙、女嬪這是甚麼稱謂？

她明白驚呼爲何，這牌樓在嶺下低處，有峻嶺橫阻，更兼霧鎖雲封，未見那山外衝天的濃烟，但高處的逍遙宮，必然見到，知有事故，所說的婕衛率領女嬪，這當然是奔去查看。

她倒卧的花叢，近着上山的花徑，如何聽不到雜沓的奔跑的足音，而且聽得出一隊又一隊，快速若風飄，奔向山口去了。

足音去遠，消失了，也不再聞那幾個紅衣女的話聲，襲人的花香又濃烈起來。

她再凝神，又試運眞氣，不料仍然相同，眞氣浮散，仍不能聚於丹田。

她眞不明白，到底是怎生着了道兒，不是被點了穴道，亦始終無人現身。

就在她惶恐間，驀然又有足音入耳，足音輕，而且亂，近了，更近了。

艾芙只道是暗算她的人終要現身了，她從未像現刻一樣驚恐無助過，落入逍遙公子這惡魔淫賊手中，如何不驚恐。

她驚恐，不料她未出聲，却有人驚呼出聲，不，僅是半聲，她見到了一雙驚惶的眼睛。

是一個掩着嘴的姣好的姑娘，顯然是驀然發現她，駭極驚呼！

豈僅驚恐得瞪大了眼睛，而且臉白如紙，顯然她本已瘦弱，臉色蒼白，因驚駭更失去了血色。

驚恐更勝於她，那麼，顯然不是暗算她的，來擒她的人了。

艾芙大大舒了一口氣，顯然這姑娘比她更害怕，怕人聽到她的驚呼聲。

只見她驚惶四顧，見無人，這才安心了些，放下掩着嘴的手。果然姣好標緻，雖然瘦弱些，却難掩她麗質天生的清婉。

艾芙打量她，她也在打量艾芙。

艾芙說：「喂！你不像是逍遙宮的人？」

那姑娘兀自在喘氣，眼兒瞪得大大的，說：「我……我是，你才不像，你穿的不是宮衣。而且，雖然你是個小小子，但逍遙宮禁地，是不許男子進來的。」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皇甫大山憑着巧兒的兵器，認出她就是自己追緝多年的「黑獄十三煞」之一，連忙上前擒人，巧兒反抗，却敵不過皇甫大山，以至身受重傷，幸丘浩及時出刀擊退對方，救回巧兒一命，巧兒在十三煞的「情報站」花大娘那裡養好傷後，與丘浩一同返回老龍洞，吳非吾一見巧兒，欲上前擁抱她，丘浩怕他弄傷巧兒，忙伸手阻攔，吳非吾大怒……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可飛・圖

邪道小子

誤收虛假情報　惡煞血濺山頭

「呼！」

吳非吾一掌拍過來，丘浩一個反旋身，就聽石壁上「啪」的一聲響，石屑飛起一片，光景那一掌就要斃了丘浩似的，顯然用了十成功力。

巧兒可樂了，她不攔住吳非吾。

爲什麼她樂？那是因爲吳非吾的摯愛到了發瘋程度！

一個女人發覺愛她的男人愛得發瘋，這女人能不樂？怕是睡覺也會笑醒。

當然，當她發覺連那麼小的丘浩也爲她挨揍，她當然更快樂。

於是，這快樂的結果，她就看這二人幹上了。

* * *

吳非吾三招均落空，氣得他唬吼一聲，雙臂箕張，好傢伙，銀絲魔爪十八殺施出來了。

丘浩一看，就知道吳非吾玩眞的了，他可不敢大意，便到口的叫喊也嚥回肚子裡了。

室中地方雖不大，兩個動手脚還是夠，丘浩三五招還知道閃，因爲這幾招他早就熟透了，可是到了第六招便麻煩了，因爲十八殺他只知道前幾殺。

丘浩忽見吳非吾雙手十指似無數個鋼鈎罩過來，嚇得他急忙斜身側面閃，不輕易的使出「過山虎」萬子壯的「血槍十三挑」。

他手中無槍，但他的右腿用得妙，一傢伙掃去漫天指影於無形。

「他媽的，你……」

吳非吾從腰上摘下他的「銀絲魔爪」了，巧兒這才呵呵笑道：「好了，我親愛的，你別拿好人心當驢肝肺，娃兒可是爲我好呀！」

吳非吾罵道：「他爲妳好，妳就不爲我好了？」

巧兒道：「放屁，娃兒更是爲了你。」

吳非吾看看丘浩，又問巧兒：「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巧兒道：「我說呀，娃兒可是個有良心的，這一回不是娃兒，我怕是死在王老十的那家野店門口了。」

吳非吾吃驚的道：「誰有那麼大的本事？」

巧兒道：「關洛道上的『摘星聖手』皇甫大山。」

吳非吾一瞪眼，道：「怎的惹上那小子？」

巧兒道：「不是惹上他，是他在找咱們十三人。」

於是，她把那一戰對吳非吾述了個仔細，嘩，吳非吾可樂了。

他對丘浩招招手，道：「來來來。」

丘浩不動，怯怯的道：「不，我過來你會打我。」

吳非吾笑呵呵的道：「娃兒，你過來，往後不但我不打你，我叫他們都不打你，嗨，我把你小子當成我親生

的兒子一樣疼愛！」

丘浩移向吳非吾，道：「當你親生兒子我不敢，以後別打我就行了。」

「不打，不打，哈……」

吳非吾雙手擱在丘浩兩肩上，他哈哈笑道：「娃兒，等一會大叔送你一把刀。」他好像後悔似的又道：「奶奶的，你要是有把好用的刀，這世上就沒有皇甫大山這個人了。」

其實連巧兒也不知道，丘浩當時只想把皇甫大山拿刀的右腕傷了，如果他把小刀移向皇甫大山的脖子，這世上一樣也沒有皇甫大山這個人了。

* * *

丘浩聽了吳非吾的話，立刻搖搖頭道：「大叔，我已經有一把刀了。」說着，他反手抽出花大娘送他的木鞘尖刀，又笑笑，道：「這把刀我喜歡。」

吳非吾一瞪眼，道：「這不是花大娘開黑店時候用的刀嗎？她怎麼捨得送你？」

巧兒道：「花大娘知道娃兒救了我的命，便把這刀拿出來送給娃兒了。」

吳非吾哈哈笑了。

巧兒又把洛陽城中之事說了一遍，他們對丘浩的機智，更是大加讚揚。

那吳非吾立刻把「黑獄十三煞」全部召喚在一起，共商如何攔劫丁化龍寶物之事。

「黑獄十三煞」早就等得不耐煩了，一個個焦急得等着消息快送來。

* * *

巧兒身上有傷，吳非吾命丘浩去找扁鴉，要扁鴉把最好的刀傷藥送過來。

他還眞急，這幾天就是盼望着巧兒快回來，只可惜巧兒帶傷回來，他不敢霸王硬上弓。

其實，巧兒的傷早就好了大半，只要吳非吾不發狂，文明一些還是可以的，但巧兒明白，吳非吾只一上了床，就如同老虎吃綿羊，所以她不痛也裝痛。

就這樣渡過兩天半，巧兒發現吳非吾實在可憐兮兮的，這才哈哈一笑，送點甜頭叫人魔嚐一嚐。

這一夜，吳非吾盡量不「野性」，他比文明人還文明，反倒是巧兒不痛快了。

* * *

花滿天在第二天黃昏便進了洛陽城，她的打扮可眞土——印白花藍布包着頭，拐杖拄地咯咯響，大掛只到膝頭上，肥屁股像個大皮球一樣圓又翹，兩條褲腿紮得緊，那雙黑布鞋好像大了一寸長，脚頭朝上翻捲着。

一根拐杖是粗栗木，一個包袱掛肩上，就這麼扭呀扭的往城中走去了。

鄉下來的老太婆，守城的當然不注意，還眞的巧，她就在酒館遇上她的姘頭快刀劉了。

快刀劉一個人喝悶酒，身旁放了一把刀，由於那把刀，他這張桌子便只有他一個人坐了。

此刻，花大娘歪着屁股坐下來了，她發現快刀劉的眼皮快睜不開了，再看快刀劉的臉，泛着灰帶青，只有那麼一點血色全集在兩隻眼珠子上了。

這是快喝醉的了，花大娘冷冷的瞧着快刀劉。

「幹……幹什麼的？」

花大娘憋着嘴不回答。

快刀劉仍然不抬眼，他拍拍身邊的那把吃飯傢伙，又道：「這……是專切人頭的刀……呀……」

快刀劉一邊拍一邊抬頭看，嗨，這一看，他的酒便醒了一大半。

「妳……是小蝶對妳……說的？」

花大娘仍然不開口。

快刀劉的腮幫子抖了一下，便高聲喊：「伙計。」

有個年輕的過來了：「劉爺，你吩咐。」

快刀劉拍拍刀，道：「這把刀抵酒帳。」

伙計哈哈一笑，道：「劉爺，我們掌櫃有交代，劉爺手頭不方便，不收劉爺銀子，這把刀……劉爺，你自己還是帶回去吧！」

快刀劉一瞪眼，道：「老子不吃霸王酒，洛陽城是什麼地方，府台大人是丘閻王，誰敢犯法。」

伙計哈哈笑道：「誰敢說劉爺吃霸王酒？這又不是頭一回，劉爺聽誰放個屁呀。」

快刀劉抓起刀，道：「那就記在帳上吧！」

坐在一旁的花大娘，慢吞吞的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道：「伙計，清帳。」

快刀劉又是一瞪眼，道：「姐，我怎能花妳的辛苦錢，賣柴種田多不易。」

花大娘心裡直想笑。

「兄弟，以後少喝這馬尿，回去吧！姐好不容易來一趟，見你這模樣，心痛吶。」

伙計眞機伶，他拿着銀子問快刀劉，道：「劉爺，我這就替你去付帳，你老放心，什麼時候想喝酒，只管來，你老喝得也不多，半斤白乾就打發了，再說你老也眞省，每一次花生煮的一小盤。」

快刀劉叱道：「去，去去，多的銀子存在帳上，下回我來一起算。」

伙計心想，沒醉嘛，這銀子只多不少，不像迷糊的人。

「劉爺，照你老的吩咐！你老好走。」

花大娘已當先往酒館外面走了。

快刀劉緊緊的跟在花大娘後面，他低聲的道：「我親愛的，本要找妳去的，可是妳又不許……」

「我不想有麻煩。」

「荒山中有什麼痲煩？」

「你懂個屁，出了岔他們就會要我命。」

快刀劉道：「我的心肝，妳這是帶我去那兒？」

「你住的地方呀！」

「我搬了。」

「搬了？爲什麼要搬？」

快刀劉道：「不幹衙門差事，當然不能住在後衙，我搬到『快樂賭坊』後院了。」

花大娘冷笑道：「好地方。」

快刀劉道：「哼，賭坊還不是看我快刀劉這把刀，也好，我就吃他們的。」

花大娘道：「便賭也方便。」

快刀劉道：「不賭了，給他們撐枱面，怎好去賭。」

「所以你喝酒？」

「我的老心肝，妳想我還能幹什麼？」

「當初我就不同意你幹劊子手，可是你偏不聽，這才兩年吧！」

快刀劉咬牙，道：「人爭一口氣，佛要一爐香，誰也想不到，段家兄弟不講情面，一是一、二是二，時常告誡我，我快刀劉的刀法不比他們差，奶奶的，老子不幹了。」

花大娘道：「洛陽地面你得小心，別殺不了別人的頭，先把你的人頭被人家砍了掛在城門樓。」

哈哈一笑，快刀劉道：「丘冠中是閻王，只不過我也不呆，眞要犯了案，我抽屁股往山裡跑。」

花大娘道：「你最好當一盞省油燈。」

快刀劉道：「我明白妳的意思，要消息，對不對？」

花大娘看看四下無人，天又黑了，這才伸過手去摸了一把快刀劉，她摸得快刀劉一哆嗦，然後哈哈笑。

天黑，也不知她摸在快刀劉的什麼毛地方。

花大娘已笑笑，道：「我就是爲打探消息才來的，走，先回你住的『快樂賭坊』再細說。」

快刀劉也出手了。

他出手摟住花大娘那水桶般粗的腰，兩個人月下情人也似的轉往另一條小街走去。

* * *

前院的喧囂聲眞大，好像在趕集似的，吆喝聲傳出半里遠，叱喝聲也令花大娘不高興。

「多吵，睡得着覺？」

「所以我喝酒。」

花大娘嘆口氣，道：「想當年，咱們在丹江的時候多風光，可是，自從我那口子短命之後，便眞的樹倒猢猻散，我算什麼？替人幹眼綫，而你……」

快刀劉道：「當年我叫妳跟着我，咱們一樣可以撐起來，妳不幹。」

花大娘道：「你怎麼不認清時務，當年天下大亂，混水摸魚有飯吃，到後來連我當家的也抗不起來，天下太平，官府就有力量對付咱們，我不想被拉去砍頭。」

快刀劉道：「可是妳現在……」

花大娘道：「我是個山裡大腳娘，又不殺人。」

「可是吳非吾他們殺人。」

「他們殺人管我屁事，老娘用消息換幾個跑腿銀子，誰會知道是我母女？」

快刀劉一笑，推開一間邊廂房，花大娘朝屋內只一伸頭，立刻又把頭縮回來，道：「屋子裡怎麼那麼臭？」

快刀劉道：「缺少女人味的屋子都發臭，哈！」

他摟着花大娘擠進門，花大娘伸手捏鼻子。

快刀劉燃上燈，花大娘這才看清這間小屋子。

靠墻邊一張床，床上被子亂放，床下有個尿壺，好像三天沒有人倒了，地上有些潮濕，中間那張舊木桌上，花生殼有半桌子那麼多，酒瓶酒杯各一個，這間屋子裡一共也就這麼多了。

花大娘道：「你連件換洗衣裳也沒有呀？」

快刀劉道：「春夏秋冬我不分，天熱脫外罩，天冷罩外套，我的心肝呀，一個人就是這模樣。」

花大娘伸手拉起床上棉被，有股味道叫她一皺眉，便哈哈一笑，道：「除了一股子男人味，就是臭味道，你也眞的能凑和。」

不料她的話甫完，快刀劉「噗通」一聲就壓上來了。

花大娘還眞不拒絕，隨便快刀劉把大鬍子在她的面上脖子上蹭不停。

這麼一蹭，還眞的臭，花大娘也不嫌這兒臭氣難聞了，反臂勾住快刀劉。

雖然她勾住快刀劉，可並未立刻「進一步」。

她先穩住快刀劉，沉聲道：「別急躁，我有事先要問清楚。」

快刀劉道：「心火燒起來了，怎不急躁？」

花大娘道：「今夜我既來找你，當然不會馬上走人，先說說這幾天洛陽城中的事情。」

快刀劉道：「前幾天見到那個討厭我的丫頭小蝶，就知道下一個妳會來，妳果然來了。」

快刀劉把身子撐起來，又道：「說吧，妳想知道些甚麼事？」

花大娘也坐在床沿上，道：「我想知道那個最愛寶物骨董的丁總兵，他甚麼時候起程去西京當總督。」

快刀劉一拍大腿，道：「嗨，妳問丁化龍呀，這件事全洛陽城誰也知道哩！」

花大娘道：「全城都知道？」

快刀劉道：「這是大事，誰人不知

，何人不曉？」

花大娘道：「快說，你知道些甚麼？」

快刀劉道：「洛陽城關有個關山驛馬棧，明日一大早就有十二輛雙轡大車馳到總兵府門外，聽說是先運他的家眷上路，至於丁化龍，那得再遲兩天才能成行。」

花大娘道：「這消息可靠麼？」

快刀劉道：「絕對錯不了。」

花大娘道：「可知他們走的是那一條大道？」

快刀劉道：「有人說，他們從西山潼關入秦川，我親愛的，別再問了，明日一大早過去瞧瞧不就明白了？」

花大娘哈哈笑了。

快刀劉第二次又對花大娘「不太文明了」。

於是，「朽柴餘燼」還照樣的能燃燒出熊熊之火。

爲甚麼不稱爲「乾柴烈火」？嗨，人都五十出頭了。

* * *

花大娘與快刀劉二人雖然窮折騰了大半夜，但花大娘却心中塞着一塊大石頭似的睡不着。

她起身了。

這時候，她又覺得快刀劉這兒實在髒又臭。

她把衣衫穿整齊，這才推醒快刀劉。

「起來，起來。」

「還早嘛，妳……」

快刀劉還以爲花大娘未起床，他閉着眼睛猛一摟，却摟了個空。

於是，他睜開了眼睛，發覺花大娘已經站在床前，便驚訝的道：「怎麼，妳要走了？」

「吳老大等消息，我若是送遲了，他會剝我的皮。」

快刀劉道：「妳打算去總兵府前走一趟？」

花大娘道：「快刀劉，你也別在這家賭坊混日子了，換個地方去住，我這裡送你銀子去開銷，你只要爲我跑腿就好了。」

快刀劉眼前一亮，嘩，花大娘一大把銀子擱在桌子上了，算一算就有五十兩。

花大娘早就料到快刀劉的日子不痛快，當她聽小蝶說快刀劉不幹劊子手以後，就知道快刀劉的日子苦，她便帶了些銀子來找快刀劉了。

快刀劉想哭，他這幾年就未曾見過這麼多銀子。

花大娘指着前院，道：「銀子省着用，別往前院賭桌上送。」

快刀劉道：「我的滿天呀，你這是答應我可以去烏鴉谷你同小蝶住的地方了？」

花大娘道：「不行，小蝶不會答應的。」

快刀劉道：「我們怎麼連絡？」

花大娘道：「你知道烏鴉谷谷口有座山神廟，把你知道的消息送到山神廟，寫在紙上，擱在二郎神的後面，我自會去取。」

快刀劉道：「好吧，就這麼辦了。」他想了一下，又道：「我聽妳的，這就搬出賭坊，我在城南找間房子住，滿天呀，妳若找我，就去那家酒館，我白天都會去喝酒。」

花滿天面無表情的走了。

天空剛放亮，賭坊才打烊，她出去的時候，還眞的沒有人知道。

* * *

總兵府前果然有大車十二輛，花大娘從頭數到尾，不多不少十二輛。

這時候，趕大車的人坐在車轅上不動顫，細竿長鞭握在手上，每輛大車有篷帳，一邊還掛着個木桶，有熊腰那麼粗，大概裡面裝的是水吧。

總兵府的左邊有扇門，裡面有個馬廐，此時正有不少人在裡面忙碌着。

花大娘遙遙望過去，忽見一個軍官模樣大漢走到門口，那人一聲大吼，道：「第一輛大車進來。」

只見門口一輛大車緩緩的從左面大門馳進裡面去了。

花大娘看着，她幾乎笑咧開嘴，因爲她發現大口的箱子正往篷車上抬。

花大娘心裡想，箱子裡裝的是金銀吶。

大車上只裝了三大口箱子，便又緩緩的馳到大門外面來，那軍官又一聲叫：「第二輛大車進來。」

果然，應聲又馳進一輛大篷車，然同樣的，又是三大口箱子抬上車，然後小心翼翼的馳出來。

那軍官還特別一聲吼：「小心點，裡面的東西不能受震動，誰震壞了誰賠！」

趕大車的忙陪笑，手中的鞭子可得輕輕的落了。

裝好了的大車不能走，沿着街邊排開成一條車隊，單單只裝箱籠什物就塞了七大車之多，另外五輛大車上坐着人，一共是十個人，有男也有女，這些大車只一馳出門外，趕大車的便立刻把篷車車帘拴起來。

於是，從總兵府正門走出一批軍官來，這些軍官們只一到了車隊前，便立刻分散開來，車前面坐一人，車後面坐兩人，每人掛着腰刀，精神抖擻，十分威猛。

十二輛大車上一共是三十六名軍官，另外還有一隊騎馬的跟在大車隊後面，花大娘數一數，一共是六十四個人，她搬動指頭算一算，嗨，一共是一百整。

現在，花大娘就是不明白這車隊要走那條路，只不過她正在思忖着，忽然有個虬髯魁梧怒漢走到總兵府正門前的石階上，這人的後面擁着八個衛士。

花大娘一看就知道這人是丁化

龍。

只聽丁化龍高聲叫過一個軍官到他面前：「未過潼關，日走六十，過了潼關，日走八十，不可有誤。」

那軍官一聲：「是，大人。」便高舉右手大聲厲吼：「走啦。」

趕大車的狂吼一聲：「叱！」細長鞭空中連連响起小鞭炮也似的聲音，十二輛大車便順序的往西城門那面馳去，眞壯觀吶。

那六十四匹馬上坐的軍官，一半刀來一半槍，十個人的背上還揹着弓箭，一個個金剛怒目，威風八面，一大早街上行人少，那馬蹄聲便也更清晰的傳出數里遠。

這與當年執掌金州府衙的丘閻王就大不相同，丘冠中可眞夠寒喰的，一輛大車上兩個大包袱，幾個公差陪着來洛陽上任，眞像是破落戶搬家——一張草蓆捲個娃兒。

如今再看人家丁總兵，人還未走呢，十二輛大車已上路了。

* * *

花大娘不用再打探了，因爲丁化龍親口交代的，這幾句話她聽得十分清楚，未到潼關日走六十，過了潼關，日走八十。

花大娘立刻出城了，這消息對吳非吾太重要了。

西出洛陽的大車不快，只因爲丁化龍的交代，日行六十足矣，當然，丁化龍爲的是兩個字「安全」。

西出洛陽城的花大娘就不一樣了，她出了城，抄小路往大山裡行，從她的行動看，她是日走百里也有餘。她跑得眞快，就像她在深山打獵追花豹一樣快。

兩天的路程一天趕完，花大娘剛剛奔到老龍峯前的山口處，就見荒林中躍出一個黑不溜脊的怒漢，花大娘認得他乃是「二閻王」厲莫野。

厲莫野腰插一對尖刀，見了花大娘，面色一寒，道：「別跑，花大娘，我在等妳送消息。」

花大娘喘大氣，雙肩一聳又聳的道：「我的厲爺，你嚇了我一大跳。」

厲莫野又是一聲冷哼，道：「別逗了，花大娘，就算我是厲鬼也嚇妳不倒，因爲妳是製造鬼的人物，比我這二閻王還閻王。」

花大娘樂了，她幾乎要摸厲莫野一把了。

她的聲音也嗲起來了：「我偉大的厲爺，看你說得多難聽，從前我是弄死不少人，這幾年我修行，過日子還不是仰仗幾位爺的大方，倒是厲爺呀，你是個火辣辣的大男人，難道你就不再想你那位老相好涂玫瑰呀。」

厲莫野叱道：「休提她，我早把她忘了。」

花大娘道：「她可沒有忘了你呀，每次見了我，她就先問你在甚麼地方，日子過得怎麼樣，只那份思念，就叫人感動。」

厲莫野道：「我不想被她毒死，一個玩毒的女人，我睡在她身邊就會半夜驚醒，操……」

花大娘道：「那好，睡我身邊怎麼樣？」

厲莫野道：「只聞妳是丹江夜叉，我就會提着褲子逃了，娘的，沒得倒被妳把老子的頭切掉。」

花大娘道：「我切別人的頭，可不敢切你二閻王的頭，厲爺，我住的地方爲你把門兒開呀。」

厲莫野一瞪眼，道：「花大娘，咱們這開場白閒扯淡也該到此爲止了，說吧，妳有甚麼消息？」

花大娘道：「吳老大呢？」

厲莫野道：「老子就是吳老大叫我在林子裡等妳的，大伙等妳的消息了。」

花大娘道：「厲爺，快出動吧，丁化龍的大車上路了，一共十二輛，有七輛裝的是大木箱，五輛上面坐着人，護車隊整整一百人，去晚了大車出了潼關，你們就沒有機會下手了。」

厲莫野道：「甚麼時候開始的呀？」

花大娘道：「昨日一大早啓程往西行。」

厲莫野道：「嗯，已經一天半了。」

花大娘笑笑，道：「不礙事，因爲丁化龍有交代，潼關未出，日走六十，出了潼關，日走八十，如今算一算，才不過走了幾十里，來得及，來得及。」

厲莫野轉頭就往老龍峯奔去，他一句也不再多囉嗦，把花大娘楞在那兒了。

「喂，厲爺，要我老婆子幫忙嗎？」

「回去吧，有機會告訴涂玫瑰，叫她擦擦胭脂抹抹粉，等我去抱她親親吧，哈……」

就這幾句話，厲莫野的人已消失不見了。

花大娘心中想，男人都是一模樣，愛他的女人他不要，不愛他的女人偏去找，姓厲的傢伙還在等巧兒啊，哼，除非吳老大死了。

花大娘扭着屁股回頭走，這一回她不急了。

* * *

「人魔」吳非吾率領着十三個人走出老龍洞了，爲甚麼是十三人？因爲多了一個丘浩。

自從丘浩在王老十的野店中出手露臉之後，巧兒與吳非吾便把丘浩當成一把刷子般看待，只不過丘浩在十三煞面前，仍然一副靦覥樣子。

十四個人翻山越嶺抄近路，這一帶的大山他們最熟悉，吳非吾對大伙道：「咱們迎頭趕，得走快活谷過霸王坡，那條路至少省却一百里。」

厲莫野道：「不對，我以爲穿越老葱嶺，溜過閻王崖，繞過萬年松最

快。」

巧兒不同意的道：「不行，不行，若是只有咱們十三人，自然可以走那條路，如今多了個娃兒，閻王崖又陡又滑，萬一滾下去，便會粉身碎骨……」

她關懷備至的拍拍丘浩的頭，又道：「沒得先折了咱們的人，就不是好兆頭了！」

呂不悔却淡淡的道：「看妳說的是甚麼話，聽妳說這娃兒救了妳，他的本事當然不錯，咱們能走，他當然也可以走，怕甚麼？」他還對丘浩擠眼一笑，道：「娃兒，對不對？」

丘浩赧然一笑，道：「對……對不……」

他未敢說下去，吳非吾又道：「走快活谷過霸王坡，那不只可以迎頭趕上，而且有個地方好埋伏，你們也不用用腦筋，護衛隊約有一百人，咱們差不多每個人要同九個人幹，這萬一他們有厲害的人物，那不就上當了？」

大伙未再爭論，因爲吳非吾是老大，當然，更重要的乃是吳老大會動腦筋，尤其是歪腦筋堪稱一絕。

大家不反對，便等於同意吳非吾的決定——大伙走快活谷過霸王坡了。

* * *

丘浩原本跟在巧兒身邊的，大伙走了近百里路，丘浩身邊換了個人，這人就是白盼兒。

「千面人狐」白盼兒拉着丘浩的手，面帶微笑的道：「娃兒，這些年來，阿姨對你怎麼樣？」

突然問上這一句，丘浩弄不清白盼兒的意思。

他既然弄不清，又怕挨打，只有笑笑，道：「阿姨叔叔對我都很好。」

白盼兒哈哈笑道：「你小子口是心非。」

丘浩心中在想：明知我是口是心非，妳又何必多此一問？

但他可不敢說出口，因爲前面走的就是呂不悔。

丘浩只能說兩個字：「眞的。」

白盼兒道：「娃兒，吾道不孤，有你加入，不久將來，我們『黑獄十三煞』就將變成『黑獄十四煞』了，哈……」

丘浩道：「我還得認眞的跟各位叔叔阿姨學習，我差得太遠了。」

白盼兒道：「你呂大叔教你打飛刀，我也教你擲飛鏢，我還教你易容術，娃兒，你可得把良心放當中呀。」

丘浩道：「阿姨放心，我最有良心，如果有人欺侮阿姨，我一定會替阿姨揍他。」

走在前面的「飛刀怪客」呂不悔冷厲的一回頭，口中發出豹吼：「嗯。」

丘浩忙又解釋，道：「只有呂大叔欺侮妳，我不敢管，呂大叔……他常把妳……」

呂不悔停下脚步，又是一聲「嗯」。

丘浩不開口了。

白盼兒却笑笑，道：「你呂大叔不是欺侮我，他對我好得不得了。」

呂不悔哈哈笑着走開了。

白盼兒這才把話轉入正題上。

她低聲對丘浩道：「娃兒，咱們要仔細改扮一下了。」

丘浩道：「咱們倆？」

「不錯。」

丘浩道：「如何改扮？」

白盼兒道：「這事是你去洛陽的時候，咱們就決定了的，只一開始行動便要改扮。」

她把丘浩的臉端詳了一下，又笑笑道：「你當我兒子也還像，等到了地頭上，我把你好生的改一改面貌。」

眞好玩，丘浩知道白阿姨很會僞裝甚麼的。

白盼兒甚至還會僞裝山豹。

有一回丘浩爬在樹枝上，白盼兒弄了一張豹皮披上身，披豹皮扮豹不難，難的就是一定得扮成母豹，如果她扮成公豹，一定會和豹子打架，因爲天底下任何公的遇上母的，都會裝扮成關愛模樣。

公豹見到母豹，再大的火氣也不咬了。

白盼兒就是抓住這一關鍵，她把那頭抓了幾次未抓到的公豹給宰了。

* * *

丘浩要扮成白盼兒的兒子，那得先習慣着呼叫，習慣成自然，不然到了節骨眼上再叫成阿姨就砸鍋了。

「娘……」

「哎……」

白盼兒聽得一熱呼，她這一輩子也沒有人叫過她這麼一聲好聽的。

丘浩這聲娘，白盼兒幾乎掉淚。

女人就是心軟，白盼兒把丘浩摟在懷，兩個人邊走邊說着話，當然說的全是坑人的話，因爲他們這就是去坑人的。

* * *

山道開始陡斜，雙轡大車上，趕車的人走下車來了。

車軸下面放下木檔，不時的發出「沙沙」磨地聲，怕的是馬拉不動會倒退，木檔就會墊住車輪子。

趕車的皮鞭抽得「叭叭」响，兩匹馬伸頸蹬蹄往山道上面拉，那一隊軍官一個個眼睛瞪得大，只因爲這一帶的荒林太密了。

這道山嶺並不大，上八下九只不過一十七里地，只因爲山路太陡，大車一到了山嶺上，馬脖子就低下來了。爲甚麼這樣？勁用盡了。

山嶺上有兩個人，老太太領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扁豆涼粉最去火，香油大蒜帶老醋，這時候誰不想吃一碗。

除了涼粉之外，竹葉茶水也擺了兩大桶，小碗掛在桶沿上，要喝自己取碗。

老太太見來了這麼多的人，她的嘴也笑開了，忙着叫各位過來吃她的涼粉。

却是出人意外的，這些官兵連她的水也不喝，一個個自己在馬鞍上取杯子，走到大車邊旋開塞子倒水喝。

這光景可把老太太弄僵了，她盛了一碗涼粉端到一個軍官面前，道：「軍爺，你嚐嚐我的涼粉怎麼樣，才一個蹦子呀。」

那軍官嚥了下口水，還眞想嚐，只不過他看看大伙沒人開口，便笑笑，道：「老太太，如果是我一個人，不用妳叫，我早就光顧妳三大碗了。」

這軍官收起杯子又上了馬背，老太太嘆口氣，道：「人人都像你們這些軍爺，日子更難混了，唉。」

她又把涼粉端回攤子上，拉着年輕的又道：「兒呀，賺不到銀子，咱們吃涼粉吧。」

那少年却不以爲然的道：「娘，天還早嘛，他們一定沒有錢，咱們再等過路的，妳老別難過了。」

這母子二人說着話，那批軍官又押着大車往山下去了，而且下山路走得快，轉兩個彎便不見了。

* * *

「砰！」

老太太暴踢一脚，把一攤涼粉踢得往林中飛去。

這動作嚇得那少年吃一驚。

「一定有高人，他娘的！」

老太太的話甫完，少年便問道：「他們不上當。」

「那就來硬的吧！」

「得向吳大叔報告了。」

「而且也得盡快的報告。」

兩個人轉入一片林子裡不見了。

這二人正是白盼兒與丘浩，計謀是好的，可惜人家不上當，早把白盼兒氣壞了。

* * *

吳非吾雙手叉腰站在一塊凸出的岩壁上，他對於白盼兒的失敗也大出意料。

吳非吾也同意白盼兒的看法，這批人是經過高人指點了，那麼，這位高人又是誰？

附近，巧兒對吳非吾一呶嘴，道：「吳老大，你看，那車隊一個接一個。」

吳非吾道：「車上就是咱們等了幾年的寶貝。」

「太行山君」尚不邪道：「老大，一計不成有二計，咱們不早就有計策了？」

吳非吾不開口，他在動腦筋。

「過山虎」萬子壯道：「老大，就算硬拚，咱們豈會把這些吃糧當差唬老百姓的飯桶放在眼裡，以我說，硬碰硬的幹吧！」

「對，我贊成。」李老三有些不耐的說道。

便厲莫野也在點頭了。

吳非吾這才冷冷的道：「我覺得有些不大對勁。」

「海裡蹦」屠大年道：「怎麼說？」

吳非吾道：「這其中一定有高人指點，我他娘的琢磨了，既有高人指點，這些人中一定有不少厲害角色，咱們得再合計合計了。」

「邪刀」風雲道：「老大，合計個鳥，屎到屁門那還壓得回去呀！」

「鬼叫天」石大開道：「照計而行錯不了，老大，別再猶豫不決了。」

吳非吾一跺脚，一咬牙，道：「好，咱們就依計而行，把人先弄開，宰光了這些傢伙，車上的東西咱們搬！」

這等於是下命令，十四個人各自行動了！

* * *

這一段山道是吳非吾選的，陡峭的山崖似刀切，迎在路的一邊好像要壓下來，山溪便在山崖下面潺潺流着。

崖子的這一邊就是山道，三丈寬的石路，有一半是鑿山壁而通的，也因此這是一段險道。

更甚者，這一帶的樹林均屬原始林，插天的老松柏就像烏雲一般罩在頭頂上。

* * *

「老大，來了！」

「我看見了。」

丘浩躲在石壁後，他幾曾見過這種大場面，小小年紀，他的雙手已冒汗水，緊張極了。

這是玩命，幹攔路打劫殺人勾當，尤其是殺的是官兵，那還了得呀！

丘浩心中這麼想，他却又不得不跟着來，巧兒已經把他捧上了天，他怎好給自己場台！

蹄聲傳來，丘浩就想溜，但他却又不敢動。

「黑獄十三煞」也沒有一個動的，那個紅鬍子屠大年還伸舌頭舔他的唇，彷彿就在吃一頓豐盛大餐似的。

丘浩再看看巧兒阿姨，嘩，她笑瞇瞇的提着她那件吃飯傢伙鍊子爪，滿面愉快之色！

其餘的人都差不多，沒有一個吃驚帶緊張。

只有丘浩，他不但吃驚，更緊張，想到「黑獄」洞中扁鴉對他說的話——玩刀之人多修行！

丘浩想着這句話，便也替扁鴉難過，扁大夫眞可憐，被吳大叔關在黑獄出不來。

當然，黑獄中還有別的人，這些人丘浩就很少見過。

就在丘浩思前想後的時候，山道上那一批大車與騎馬的官兵過來了。

那種氣勢，令人不敢仰視。

大車在前面自這一段斷崖下面進去了，然後是車隊後面的官兵，兩人一排併着進，一個個殺氣騰騰的手握刀把，那些拿槍的更把槍尖指向前。

* * *

大車從東口進入，由西口冒出來，石壁後面，巧兒與丘浩暗中數：一、二、三……直到十二輛大車出了下面的斷崖口，便見巧兒一聲尖尖的口哨聲！

「放！」

這是吳非吾的聲音，宛似天上打悶雷。

「嘩！嘩！」兩大棵巨松便應聲往崖下倒壓下去了。

斷崖的東口也有樹倒下去，可妙，兩邊出口全被落下的大樹堵住了，便也把六十多名騎馬軍官堵死在這一段險惡的斷崖下面了。

這斷崖的另一邊是山溪，想由山道上跳到山溪下，怕是不太容易，因爲最低的地方也有三丈深。

十二輛大車一看後面落下兩棵大樹，立刻往前疾馳，只可惜前路有巨石，大車休想通過去。

一時間，軍官們與大車隊被分成兩段，騎馬的軍官一時間被堵在斷崖下出不來，而車隊……

車隊一個接一個的停在山道上，便在這時候，吳非吾已率領着另外十三人往大車圍上去了。

吳非吾得意的大笑。

他不想多殺人，這並非他慈悲。

幹這種事的人是不會慈悲的，只因爲他們的目的是寶物，尤其是三個女人最思念的楊貴妃那件寶，有了寶貝，他們寧願平安走人。

如果「黑獄十三煞」躲起來，天底下休想找到他們。

* * *

「黑獄十三煞」的動作眞粗狂，那呂不悔躍近大篷車，迎面車上跳下一名軍官，那軍官一聲吼叫：「大膽賊子，膽敢打劫丁總兵的家眷！」

可眞像家眷，車上坐着兩個姑娘。

兩個姑娘不動顫，直不楞的看着一個大漢把車篷掀開來，她們只是冷冷的笑。

呂不悔也冷笑，他只一轉身，一把飛刀已切過那軍官的脖子。

實在說一句，那軍官還未看清楚，刀已切過脖子了。

軍官只「啊」了一聲，呂不悔已把一隻大箱子往地上拖拉着，對於大車上的姑娘，他根本不看。

「咚！」

大箱子落在地上了。

呂不悔一掌擘開大箱子，他伸手去掀箱子蓋。

「咻！」

好一道極光自箱中冒上來，只見一個虬髯壯漢一刀便往呂不悔的胸口切去。

「唔！」

呂不悔不防這一招，上身衣破，六根肋骨已露出來了。

「他媽的有詐！」

就在他的叫喊中，另外三處也有了同樣的叫喊。

於是，車上的兩個女子抽刀跳下車來了。

兩個女子加上從大箱子中跳出來的壯漢，三個人便把呂不悔圍上了。

呂不悔浴血幹，附近的白盼兒一聲清叱，當先打出一鏢，擊退壯漢，尖刀旋殺中，她大叫：「不悔，快退！」

突然，附近又傳來一聲淒叫，只一聽聲音就知是「鬼叫天」石大海。

石大海受傷也不輕，他的右肩下被一劍刺穿一個血洞，幾乎潑風刀也掉了。

石大海刀交左手殺，那刺他一劍的人也是自箱中突然冒出來的。

這人只一站出來，巧兒已驚叫：「喲，那不是皇甫大山呀，他怎麼會來的？」

「呀！」

又是一聲淒叫，「拐子」李老三拄着鐵拐往外閃，便也閃出一溜鮮血飛濺。

有個怒漢躍出大木箱子來，這人敢情正是「冷面金剛」羅玉。

羅玉與皇甫大山的交情好，自從皇甫大山受傷回到洛陽，皇甫大山就與羅玉打商量。

他二人把計謀先向丘冠中報告——既然「黑獄十三煞」又露面，何不借着丁化龍的西調而設下這條計謀，一舉而殺光「黑獄十三煞」。

丘冠中當然高興，便把此計向丁化龍商議，果然這位即將赴西京當大督都的丁大人也高興了。

當丘浩與巧兒在洛陽城外殺傷他的人之後，丁化龍還眞爲西赴長安而擔心，如今他自然樂意與丘冠中配合，且又請來幾位高人相助。

終於，洛陽城中傳出丁總兵僱大車西去長安之事。

原來也是故意把消息外洩，目的當然是把「黑獄十三煞」誘出來。

果然，吳非吾等中計了。

* * *

奔到第一輛大車前面的「二閻王」厲莫野，正找上揮刀撲下車來的押車軍官，厲莫野側身出刀，那軍官的刀劈空之後急忙閃躲，但厲莫野的尖刀太快了，早抹過那人的脅下，厲莫野看也不看那人，便往趕大車的殺去。

趕大車的跳下大車就逃，厲莫野也不追趕，尖刀切開車篷，就在大車上掀起一隻大箱子。

「咻！」

好尖利的一把虎頭雙鈎，對着厲莫野削過來。

厲莫野已聞得有人喊叫上當，他當然小心了，這時但見寒光突現，他一個倒翻落在大車下面。

就在他剛站定身形，當頭一片灰影挾着兩團冷芒，猝然向他罩過來。

厲莫野舞動雙尖刀猛一旋，空中響起一片金鐵撞擊聲，他可就開罵了

：「他奶奶的，你不是官家的人，官家沒有用你這種外門兵刃的！」

一邊說一邊殺，厲莫野毫不退縮。

使雙鈎的壯漢嘿嘿笑道：「秦大爺久想找你們幾個比高下了，直到今天才償心願。」

厲莫野冷笑道：「姓秦的，又使雙鈎，你可不就是『關山飛鷹』秦大川呀！」

秦大川嘿嘿一笑，道：「既知秦大爺的名，還不棄刀投降！」

「降你娘的老皮，你把你厲爺當成甚麼？紙糊的不是？殺！」

厲莫野罵得凶，殺得更凶，一頭便撞進迎面的那大團芒彩中。

聽吧，切肉與撞擊聲可眞的嚇人。

* * *

第二輛大車上也幹上了，那「海裡蹦」屠大年才剛剛掀起後面車帘子，迎面一塊黑呼呼的東西便朝他的臉上砸過來了。

屠大年的紅鬍子一翹便往後閃，「錚！」他的鼻子頭上着了一記，立刻鮮血直流。

那地方傷不重，但血最多，屠大年橫閃一大步，只見一個瘦漢擧着一塊鐵牌衝下大車了，鐵牌上還鑲着亮晶晶的尖錐有五個，屠大年的鼻尖便是被這些尖錐刺破的。

屠大年心中一緊，他知道江湖道上用這玩意的人物不太多，難道這人會是……

「娘的，你莫非是『秦川鐵手』司馬大膽不成？」

瘦子個子高，打出的鐵牌帶嘯聲，聞得屠大年的話，不由狂笑，道：「然也！」

屠大年破口罵：「我操，當起鷹犬了，殺！」

他的三把匕首藏身上，這時候他一刀砍在鐵牌上，立刻暴閃一丈遠，另一把匕首便出手了。

「噹！」

匕首打在鐵牌上，司馬大膽冷笑連聲，雙手擧牌側身旋砸，屠大年卯上了，手中鋼刀抱在懷，溜地往敵人便滾殺過去，三十六路地堂刀法在這時候使上了。

這二人殺得凶殘，空中標起一縷碎肉，還眞看不出是誰的身上掉下來的，因爲二人都不吭聲叫。

* * *

「過山虎」萬子壯已發覺情況不對勁，他以爲丁化龍的寶物一定在某一輛大車上。

血槍挑起第三輛車篷，忽見一隻大箱子拋過來，緊接着，就見一人擧着四尺半長的鐵杖攔腰橫打。

萬子壯豎槍狂攔，頭一偏閃在兩丈外，他才瞪眼看來人，不由又驚又怒，吼叱道：「你是張彤！」

「不錯。」

「你在黃河討生活，爺們道上做買賣，正是河水不犯井水，你他奶奶的黃河鯉魚吃膩了，跑來和大爺們作對呀，我操你娘，今天叫你見閻王！」

張彤正是「黃河魚叟」，花白的鬍子一大把，鐵杖舞得呼呼響，他冷笑道：「那是張大爺要說的！」

兩個人這一幹，可眞的不要命，那股子狠勁，恨不得把對方的肉剁碎了。

* * *

除了這幾對血戰不已，吳非吾與巧兒、尚不邪與風雲、悟空與齊飛兒六個人可也沒有空，因爲另外幾輛大車上也埋伏着七八人，正是丁化龍從他的手下中百中選一挑出來的高手。

大箱子裝的盡是人，沒有一隻箱子裡面裝寶物。

丁化龍當然不會把他的寶物裝在大車上。

* * *

八個人圍着吳非吾六個人，一時間雙方狠幹在一起，殺得好不熱鬧。

呂不悔被一男二女圍殺，他的傷眞不輕，可把白盼兒急壞了。

白盼兒雙鏢已打出一支，她叫呂不悔趕快退。

那壯漢正是佟家莊莊主佟長青，佟長青的兩個女兒也來了，三個人本來可以宰了呂不悔，却因爲白盼兒拚命的掩護，一時間佟長青發火了……

他命他兩個女兒去合殺白盼兒，他自己撲殺呂不悔一人。

果然，如此一來，白盼兒危險了。

就在這時候，躲在一塊大石後面的丘浩看見了。

他雖對呂不悔無好感，却對白盼兒還不錯，至少，白盼兒從未把他趕到室外挨凍！

丘浩便在這時候出手了。

他的身法是怪異的，當他彈升到半空中的時候，口中那一聲叫，可眞令白盼兒感動得想哭。

「白阿姨，我來了！」

接着，只見冷焰流閃，「噹噹」之聲驟響，丘浩已攔住佟家兩姐妹打起來。

丘浩爲甚麼不接下佟長青，救下呂不悔？這當然是平日裡呂不悔罵他揍他，根本不把他當人看待，他寧願接替白盼兒，叫白盼兒去支援呂不悔。

佟長青已把呂不悔堵在一處石縫裡，而呂不悔身上的飛刀僅剩下手上兩把，更危險的乃是呂不悔的傷太重了，他幾乎出氣似拉風箱。

丘浩這一出手，白盼兒尖叫一聲：「殺！」

她的唯一那支鏢陡然出手，狠狠的打在佟長青的屁股上，氣得佟長青一回頭，才看清這女人往他殺來了。

他更看清冒出個少年把他的兩個女兒接下了。

佟長青狂吼如虎，「閻王刀」也不是善類，他反手拔出屁股上的鏢，對着呂不悔打過去，「錚！」呂不悔甩頭往左偏，三顆牙齒隨着血水吐出來了。

白盼兒好心痛，尖刀十八殺一次出，不要命的直往佟長青罩過去。

這三人就在大石前幹得兇，丘浩那面可輕鬆。

佟飛虹與佟飛霞姐妹二人剛要攔住白盼兒，沒來由的冒出個丘浩出來。

佟飛虹怒叱道：「你是誰？爲甚麼幫惡人？」

丘浩只是笑笑，那佟飛霞看見丘浩不比自己大，便叱道：「快走，這兒與你無關，這兒是官家拿惡人，你小小年紀也當惡人？」

丘浩道：「你的年紀也不大，爲何要拿刀殺人？」

佟飛霞道：「惡人人人可殺！」

「那麼，妳們就把我當惡人吧！」

佟氏姐妹一瞪眼，佟飛虹已尖聲道：「你死吧，小鬼！」

丘浩聞得這聲喝叱，也不多言，三種刀法在一招之間抖出來了，便也把佟氏姐妹殺得不知如何招架！

佟飛虹斜身撲進的時候，她大叫：「下盤。」

佟飛霞立即把刀往丘浩的雙腿削過去！

丘浩一聲冷笑，一個觔斗彈起三丈高，他的尖刀十分銳利，「咻」的一聲閃過佟飛虹的頭頂，山風呼嘯，一撮頭髮隨風飄下，嚇得佟飛虹哎唷一聲叫。

丘浩落在地上微笑道：「下一招我就不客氣了！」他指指大石前，又道：「去救你們老子吧！」

佟飛虹側頭看，果然她爹浴血拚殺得十分慘烈。

佟家姐妹狠狠的看了丘浩一眼，併肩往佟長青奔去，却見佟長青以刀拄地，而白盼兒身上流血扶着呂不悔往山坡疾走，不幹了。

二人當然不幹了，如果一個人的命都沒有了，還奪甚麼寶——保命第一呀！

佟氏姐妹也不追殺呂不悔與白盼兒了，她們不是不想追，只因爲白盼兒的後面還有個丘浩。

丘浩沒有撲殺她們父女三人，已經令她們奇怪了。

「爹，我給你包紮，你這傷……」

「不用，扶我上車躺着，爹身邊有藥。」

不錯，他挨了一鏢在屁股上，那是白盼兒偷襲的一鏢，他不能脫掉褲子讓女兒包紮上藥。

佟氏姐妹把老父扶上車，二人分守在大車前後，誰敢上車，她們就拚命。

* * *

站在車尾的佟飛霞，相當注意丘浩。

她想不到這少年人武功如此了得，遙遙的望向山坡上，忽見丘浩又奔過來了。

佟飛霞好緊張，握刀準備再殺，不料丘浩只在她附近掠過去，而且還對她微微笑了一下。

佟飛霞怔了一下，丘浩已經撲向和厲莫野殺得血肉橫飛、已至兩敗俱傷的秦大川。

秦大川的虎頭雙鈎上還有揮之不去的碎肉，而厲莫野的尖刀上也染紅了。

這二人已殺得東倒西歪，似已力氣用盡，便在這時候，丘浩一個騰空便落下來了。

「上當了，厲大叔，快退，這人是我的了！」

厲莫野一見丘浩來了，他還發楞一番，旋即喘着大氣，道：「娃兒，快宰了他！」

丘浩指向山坡，道：「厲叔叔，別管了，快退！」

厲莫野不是傻子，他當然會退，他說話的時候已退在十丈外了。

丘浩一緊手上尖刀，面對全身流血的秦大川，道：「這位大叔，我先讓你七招，七招一過，我把你的頭切下來，你不會怨我心狠吧？」

秦大川吃一驚，行走江湖二十年，被人先讓七招，這還是頭一遭，再聽說要把頭切下，他的心中就發毛了。

「少年人，你吹甚麼牛？」

「我等你發招了。」

「你到底是誰？」

「他們叫我娃兒。」

「難道你是他們的接班人？」

「老實說，我學了他們十三位高人的武功。」

「你！」秦大川大吃一驚，這少年不好對付，一個厲莫野他已經吃不消，怎還能對付這少年人，他學了十三個惡人的武功，也難怪他說大話會面不改色。

秦大川怒道：「想在老夫受傷的時候撿便宜？」

「我不是撿便宜，不過我不殺你，你會退走嗎？」

秦大川怔了一下，忽然轉身便走，只不過走得很吃力，他還在滴着血，此時他身上至少有七個血洞。

丘浩不攔秦大川，他很高興。

遙遙看着丘浩的佟飛霞也想不通，爲甚麼他只幾句話，秦家大叔就轉身走了。

她開始更注意這少年人了。

丘浩當然高興，他只用幾句話，就把秦大川嚇走，實在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他現在又走到萬子壯附近了。

萬子壯的血槍十三挑這已經是第八遍了，却也在「黃河魚叟」張彤的身上面皮上扎了五個洞。（未完・八）

上文提要：三宮主約江楓等在萬梅坪夜戰，萬梅坪是天馬堂的隱蔽據點，衆人均擔心內宮一系會與天馬堂及天王門聯手對付他們，於是決定以精兵迎敵，還計劃了退走的令諭及路綫，一旦不敵，便要抽身而退，不准戀戰；由於人手不夠，江楓邀請鄧飛加入迎戰，鄧飛猶疑不決，後經刁鵬規勸，決定爲江楓效力……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一掌震驚四座　和尚深藏不露

「可以走啦，到甚麼地方赴約？」鄧飛道。

「萬梅坪，」江楓道：「距長安二十多里。」

「我知道那個地方，」鄧飛拂髯一笑，道：「那裏有兩座外表很不起眼，裏面却佈置得十分豪華的酒館，一叫梅園，一稱竹軒，竹軒的大掌櫃和我見過幾次面。」

「他們也是天馬堂中人麼？」江楓道：「和洛陽居是否有過連繫？」

「沒有！」鄧飛道：「他們也不像是天馬堂中人，但竹軒的大掌櫃却是個歷練頗豐的江湖人物！」

「姓名呢？」七寶和尚問道。

鄧飛沉吟了一陣，道：「好像叫朱老三，但這名字不像是其眞實的姓名，不過，那個三字，可能是表明一個排行，他雖然有意隱藏，但想瞞過我這一雙眼睛，還不太容易，如果我沒有看錯，他應該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年齡大約在五十左右。」

「這就有些奇怪了，」刁鵬接道：「這樣一個人物，應該是天馬堂中人，爲甚麼刁某從未聽過呢？」

「那就不是天馬堂中人了，」七寶和尚道：「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今日與會的高手，不知凡幾，朱老三大概也要自現原形，」目光一掠江楓，接道：「現在，我們可以出發了。」

歐陽昭、羅蘭、胡萍、段九，早已結束停當，在廳外等候。

自昨夜一番深談之後，歐陽昭和羅蘭也受了大和尚的感染，雖是長一輩的身份，也把江楓視作了主帥般敬重。

* * *

萬梅坪名副其實，萬株梅樹分佈在廣闊的雪地上，這裏本是一片丘嶺起伏的地方，只不過丘嶺不高，看梅樹高矮的差距，這裏應該有淺溝溪流，但積雪過深，一切都被掩去，看上去一片銀白。

但竹軒、梅園却似建築在一片平原上，因爲那裏的梅樹，高矮相若，差距不大。

江楓打量過四週形勢，笑道：「踏雪賞梅，是何等風雅事，想不到這裏竟然會變成濺血搏命的所在，眞是大煞風景，有辱斯文了！」

「你可是眞瀟洒啊！」羅蘭道：「大敵當前，勝負難料，你却是一點也不擔心。」

「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江楓笑道：「踏千仞如履平地，小弟的心情，確是平靜得很。」

「好一個踏千仞如履平地，單是這份氣勢，就叫人心折，」歐陽昭目光四顧，接道：「甚麼時刻啦？怎麼不見一個人影，一點動靜？」

「他們應該早就到了，很可能是藏身在竹軒、梅園中養精蓄銳，」七寶和尚接道：「讓咱們等得心火上升時，他們再現身迎敵。」

「刁兄、鄧兄，這梅園、竹軒是何物築建的？」江楓道：「潑上桐油，放上一把火，能不能燒它個片瓦不存？」

「雲雖未散，大雪已停，」鄧飛道：「這把火燒得起來，刁兄，走！咱們放火去！」

江楓的話，是用內力傳送出去，鄧飛也提高了聲音回答，別說竹軒、梅園中的人了，就是再遠一些，也可以聽得清楚。

但竹軒、梅園中並無動靜，也無人回應，似乎是人都早已離去，這片茫茫的雪地梅林之中，只有江楓等幾個人。

刁鵬大聲喝道：「難道認爲我們不敢放火麼？就燒給他們瞧瞧。」

只聽一個細微但却清晰的聲音傳入了江楓耳際，道：「小情郎，燒不得，梅園、竹軒中已都滿佈了火藥、奇毒，一把火藥爆、毒散，方圓百丈內，全無生機，他們來人很多，均躲在兩里之外，正在看你們放火燒屋的好戲呢！」

聽出是張大姐的聲音，江楓心中又甜蜜、又驚駭，張四姑當面時有所顧忌，尤其和兩個小狐女相處之後，言語行動，無不檢點，不敢縱情示愛，這會兒施展傳音入密，反正只有江楓一個人聽到，心無顧忌，一聲小情郎，叫得無限嬌柔。

江楓沒有回頭張望，看向聲音傳來的地方，却提高了聲音，叫道：「鄧兄、刁兄，快請回來。」

敢情兩個人是眞的準備放火，已向竹軒、梅園奔去。

聽得江楓呼叫，兩個人只好又跑了回來，刁鵬氣呼呼的說道：「師父說得不錯，他們明明躲在梅園、竹軒中取暖喝酒，拖延時間，故意要我們在這裏迎着西北風、站在雪地裏受凍，爲甚麼不放一把火把他們給燒出來？」

江楓笑一笑，道：「他們約好申初，相信不會失約，放火燒屋的事，有失磊落風度，不燒也罷！」

「江少俠，」刁鵬道：「江湖中事，奸險百出，可是厚道不得！」

江楓也不解釋，笑一笑，道：「咱們再等候一陣，也許還未到申時呢！」

刁鵬不敢再辯，拉長一張臉，迎風而立，似是要那如剪北風，吹消他心中的火氣。

羅蘭道：「我也不服氣，爲甚麼他們在屋裏暖和，我們在雪裏受凍？」

她那張嬌嫩的臉兒，任憑寒風吹襲，歐陽昭口雖不言，但却看得有些心疼。

「刁鵬，」七寶和尚微微一笑，道：「如若那梅園、竹軒中藏了桐油、火藥，你們放了火，引燃藥信，能不能活着回來？」

大和尚還未想到藥中混有奇毒，可波及百丈以外。

但刁鵬已聽得一身冷汗，道：「師父教訓的是！」

「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鄧飛無限感慨的說道：「後人奸險勝前人。」

但他立刻想到，這不是也把江楓給罵上了嗎？急急住口不言。

歐陽昭歎息一聲，道：「說得是啊！江湖上這些奸險設計，可眞叫人防不勝防，當眞得小心謹愼才行。」

「好像是有人來了，」江楓望着正北的方向，道：「來人似是不少，三宮主一馬當先。」

他們都看到了，大約由三十多人，分成了四個羣體行動，每一批似是一個聚集的戰鬥單位，保持了丈餘的距離。

他們走得很從容，不快不慢。

七寶和尚道：「非不得已，不要和他們展開羣鬥，如若他們一擁而上，分由四面八方攻來，咱們結合成一個圓陣拒敵。」

大和尚未雨綢繆，把各人的位置分配得很清楚，胡萍緊鄰江楓，段九靠着歐陽昭，刁鵬緊旁大和尚，羅蘭和鄧飛一組，分對向東南西北四個方位。

安排好各人方位後，大和尚沉聲說道：「四面拒敵，相互支援，看敵勢變化，圓陣轉動，就可以調整方位，不過，這是對付敵人的羣攻方法，也是最壞的一種戰法，非必要，最好不用，最好是和他們一對一的動手，如能先勝幾陣，以挫敵銳氣，這一戰就可以掌握勝機了。」

大和尚說得頗具自信，但鄧飛却看到了天馬堂中的一批人，竟然有兩位副總堂主領隊臨陣，那是一掌招魂萬方和天虛子，隨行六人，也都是三十六長老中的頂尖人物，這八個人給了鄧飛和刁鵬很大的震駭，因爲，他們沒有信心能勝過其中任何一個人。

三宮主爲首的一批，除了神、鬼雙刀、秋花雙婢之外，還有一個手執竹杖的老翁、兩個面上刺着花紋的强壯婦人。

她們體形精壯，尤勝過一般男人，最妙的是身上衣着，似是全用蛇皮作成，長褲皮靴上的蛇鱗，更是片片聳立，看上去不像是中原人物，有如巨蛇幻化成的蛇人。

第三批是一個童顏鶴髮的老者，手中執着一柄古形長刀，身後四個佩刀大漢，都穿着黑色勁裝，以裝扮而言，這五個是最正常文雅的一組，但刁鵬却瞧得心頭上泛起了一股寒意，低聲道：「江少俠，那白髮老者是福壽院中六大樓主之一的一品刀和四個追隨他三十年的弟子，聽說，他的刀法已入化境，能馭刀取敵人首級於百步之外，四大弟子也是刀招詭奇難測，少俠要多多留心。」

第四組走在最後，竟是天王門的青鳳，帶着王嬤、李嬤，身側有一身穿着天藍勁裝的少女，左手抱着一面令牌，和一支長逾二尺的朱筆，身後跟着三個身高八尺、面色青紫、髮似

硃砂的人，各捧着一柄八尺長的鋼叉。

他們和前面三組保持了相當的距離，似乎是另有用心。

江楓低聲道：「那個藍衣姑娘，大概是天王門中的藍鳳了，帶的人應該是門下三魔，天王和四大天鵝及五怪還未現身，當眞是出動了大部份精銳。」

歐陽昭道：「希望他們能有點君子風度，一對一的比個勝負。」

前面三批人手，逼近到一丈距離，才停了下來。

但藍鳳、青鳳却停在十丈以外，大有袖手旁觀這場龍爭虎鬥的用心。

江楓踏前三步，突出於衆人之外，一個人面對着三批扇形而立的江湖高手，冷冷一笑，道：「諸位，那一批是打頭陣的？」

三宮主臉色一變，道：「江楓，你果然沒有死！眞是好長的命！」

「奪魂神針的滋味，可不怎麼好受！」江楓笑道：「三宮主請小心了，今天說不定你會挨上一針，品試一下針上的毒性如何？」

三宮主臉色一變，道：「方妙留下的寒鐵毒針，已落在你的手中？」

「在誰手中，三宮主請慢慢的猜吧！恕在下不說明了。」江楓的目光轉注到萬方、天虛子的臉上，道：「兩位副總堂主可是趕來幫襯我們的？」

天虛子乾笑兩聲，道：「你就是那個戴着面具，欺騙貧道和老萬的韓霸了？」

「不錯，也在你副堂主的命令之下，殺了內宮和……」

對這頂扣過來的大帽子，天虛子有着不勝負荷之感，急急接道：「你化名頂替韓霸，易容混入了洛陽居，挑撥本堂和內宮一系中人的衝突，其行可卑，其心可誅，還引誘本堂長老刁鵬誤入歧途。」目光轉注到刁鵬的身上，接道：「刁鵬，回頭是岸，既往不究，只要你反正歸來，貧道以副總堂主的身份，擔保你不受任何懲罰。」

「算了！」刁鵬冷笑一聲，道：「你還是花點心思，保住你這個副總堂主的位置吧！你陰險苛毒，跟過你的人，大概都被你折騰得不死也要脫掉一層皮！」

對江楓，天虛子心中存了七分敬畏，但刁鵬在天虛子心中，可是好吃的菓子，怒聲喝道：「反了，反了，忤逆犯上，罪不可赦，出來，老道要把你萬劍碎屍。」

兇狠冷酷，那裏有出家人的樣子。

刁鵬也火了，厲聲喝道：「牛鼻子老道，過去你作威作福，把刁大爺呼來喝去的，擺盡了你副總堂主的威風，現在，刁大爺不吃這一套了！」口中應着話，人却已向外衝去。

七寶和尚一伸手，攔住了刁鵬，同時低聲說道：「江少俠，你別動，你已出陣，他就龜縮不出了，這個雜毛老道可惡得很，交給我和尚收拾！」

緩緩移動脚步，行了出來，笑道：「咱們來玩兩手如何？」

天虛子兩道目光凝注在七寶和尚的臉上，老道士看了良久，突然哦了一聲，道：「是你呀，酒肉和尚！在洛陽居中，你戴上了假髮，脫去僧袍，還眞把我老道給騙住了，今日原形畢露，還敢出面叫陣，呵呵！眞是壽星公吊頸，嫌命長了。」

七寶和尚一直在江湖上走動，暗中觀察形勢，但却深藏不露，表面上十分窩囊，別說天虛子這等身份的人物了，就是低兩級的江湖同道，像刁鵬一樣的人物，也不會把七寶和尚看在眼中。

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江湖上跑來跑去，未引起別人的注意。

「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七寶和尚笑道：「牛鼻子老道，我可是先給你一個警告，動上手，栽倒在我和尚手中，可不要怨天尤人。」

「你酒肉和尚吹牛的本領，江湖上誰人不知，那個不曉？老道我只用一隻左手，十招之內，要把你擺得平平整整！」天虛子道：「沒有聽說過你用兵刃，老道爺我就陪你空手過幾招吧！」

七寶和尚冷冷說道：「老道士，這可是玩命的事，據我所知，你在劍上的造詣不錯，不拔劍在手，你還有甚麼耍的？」

「對付你酒肉和尚，老道爺一隻手就已用不完了！」突然踏前一步，一掌劈下。

他果然用的是左手，可也掌風呼嘯，震得積雪紛飛。

「好吧！和尚讓你三掌，也好使你死得順氣一些。」

天虛子大怒，左掌揮轉，連劈三掌。

大和尚說讓三掌，就只讓三掌，第四掌就開始反擊，左掌一揚，架開天虛子的掌勢，右拳直搗過去。

看上去平淡無奇，只是一拳打向天虛子的前胸。

但天虛子可不是這樣的感覺了，大和尚擋開他那一掌，他已經覺出不對，那一股隨手拂出的潛力，完全把他的一條左臂封住，迎胸搗來的一拳，籠罩了胸腹七處大穴，竟不知他攻向何處。

就那麼一猶豫，前胸已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拳。

天虛子運功抗拒，身子站穩在原地，竟然一步也未移動。

「好精深的功力！」一掌招魂萬方低聲讚道：「道兄的修爲之深，兄弟難及。」

忽見天虛子鼻、耳、雙目中，一齊湧出血來，嘴巴一張，吐出一大口血塊。

以萬方的經驗，一眼就看出那是

被震碎的內腑，不禁大吃一驚。

但見天虛子身子一晃，倒了下去，口中說道：「小心啊！大和尚扮豬吃……」

大概是想說扮豬吃老虎，可惜沒有說完，人就氣絕而逝。

好厲害的一拳，江楓、羅蘭、歐陽昭都看得大爲驚異，也都有着意外的感覺，大和尚的無相神功，似已到了極高的境界，七寶拳法，也到了實而不華，大巧似拙的化境了。

鄧飛和刁鵬更是看得呆住了，一拳能打死像天虛子這樣的武林高手，可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但它竟是事實，人已死了，血湧七竅，屍橫雪地。

這一拳之威，不但使萬方心生寒意，戰志頓消，就是三宮主和那童顏鶴髮的老人，也看得聳然動容，心中暗暗忖道：「自己全力一拳打在天虛子的前胸，也未必能把他活活打死。」

七寶和尚哈哈一笑，道：「老道士，你太大意了，和尚可是已經再三提醒你，你不聽，可不能怪我。」目光一掠萬方，道：「不知那一位想替老道士報仇？和尚這裏候教了。」

萬方轉臉他顧，聽到裝作沒聽到。

他雖號稱一掌招魂，但心中明白，就是兩掌，也招不了天虛子的魂，但天虛子却被人家一拳打死。

只聽兩聲哇哇怪叫，兩個面刺花紋、身上穿着逆鱗豎立衣着的健壯婦人，突然並肩向七寶和尚走了過去。

三宮主想阻止兩人，但已晚了一步，心中暗暗罵道：「南荒愚婦，果然是全無心機，天馬堂的人未死光，妳們急着出頭幹甚麼呢？」

眼看聳立的鱗片上發着藍光，分明淬有劇毒，也許它本身就是一種奇毒的蛇皮作成，江楓低聲說道：「大和尚，歇一下，這一陣交給小弟。」

「最難對付的可能是一品刀和他隨來的四大弟子，」七寶和尚施展傳音之術，道：「你留點精神對付他們吧！」

江楓望了望那童顏鶴髮的老人一眼，未再多言。

大和尚面拙心巧，一點也不託大，看着兩個婦人身上的衣服，笑道：「蛇鱗毒衣，厲害呀！厲害！血肉之軀，如何能和這毒衣對抗？」

口中叫着，人却從衣袋中取出了金、銀雙圈，分握雙手。

「金、銀、銅、鐵、錫……」一品刀大聲叫道：「無相大師的五福照命圈，還有銅、鐵、錫三圈呢？」

「二十年未在江湖上出現過了，竟然還有人認得出來，」七寶和尚笑道：「你雞毛子喊叫甚麼？接下了和尚的金銀雙圈，銅、鐵、錫自會出現。」

兩個逼向大和尚的粗壯婦人，雖然不認識五福照命圈，但聽一品刀的大聲喊叫，可也明白這是在向兩人示警，要她們小心應敵。

兩個人看上去粗蠢怪異，但實在不傻，立即停下脚步，互相低聲商量。

只看到她們口齒啓動，咕咕嚕嚕，可是却沒有人聽得懂她們在說些甚麼。

那是南荒土語，連足跡遍天下、精通各地方言的七寶和尚，也一樣聽不明白。

但兩個婦人的舉動，表達出了她們交談的目的。

只見兩人同時伸手在形如蛇鱗的衣服中，各取出兩把短刀。

刀長不過一尺八寸，但刀身一片藍光，顯然是奇毒淬煉的毒刀。

大和尚歎息一聲，道：「妳們遠在南荒，過的是何等逍遙自在的生活，爲甚麼你們要跑到中原來淌這次渾水呢？」

言下之意，殺機已動。

江楓沉聲道：「鱗衣、毒刀，沾身取命，你儘管施下毒手，不要心存仁慈。」

兩個精壯的婦人已然怪叱一聲，分左右向七寶和尚撲去。

她們兩人平飛起，鱗衣閃光，看上去，完全沒有人的味道，像兩條怪異的飛蛇。

七寶和尚雙圈一揮，突然脫手而出，金、銀兩團光華，分向兩人擊去。

原來，五福照命圈可以擲出傷敵。

羅蘭低聲問道：「老公，他雙圈出手，如何收回來呢？」

「這個麼？我也不知道了。」歐陽昭道：「妳問問江楓吧！」

事實上，已經用不着問了，只見兩個健婦手中毒刀一撥，想把雙圈撥開，那知刀、圈相觸，金銀雙圈突然一轉，橫裏飛去，交錯而過，正擊在兩個鱗衣怪婦的腰上，那麼健壯的兩個人，竟被打得橫飛三尺，跌在雪地上。

七寶和尚雙手一收，雙圈旋飛而回。

敢情雙圈上繫有一條細索，深藏袖中，大和尚以內力操縱，不知內情的人，很難看得出來。

兩個精壯的健婦跌下去，就沒有再動過，看樣子已經挺屍了，圈上的勁力，當眞如巨錘擊岩一般，看得人心驚膽顫。

好厲害的大和尚，兩次出手，三人送命，一個是江湖道上的一流高手，兩個是來自南荒的怪客。

「瞧不出啊！大和尚竟是如此的高明神勇。」羅蘭低聲問江楓道：「他比令師無相大師如何？」

「看樣子，已盡得眞傳，」江楓道：「論他內力的雄厚、出手的紮實，小弟也自歎不如了。」

大和尚收回雙圈，不再理會敵人，轉頭走了回來，一面低聲說道：「江

老弟，和尚這兩招用足了全力，强蹩着一口氣沒有喘出來，再打下去就要現原形了。」

歐陽昭目睹大和尚凜凜神威，早已技癢，飛身一躍而出，橫劍喝道：「區區歐陽昭，江湖中無名小卒，那一位不吝賜教，請出來指點指點。」

他身軀修偉，聲如宏鐘，橫劍而立，先聲奪人，一時間，竟無人出面迎敵。

刁鵬低聲道：「老鄧啊！小弟我闖了幾十年江湖，可是從沒有見過那麼霸道的武功，一擊取命，用不着第二次出手，乖乖，當眞是大開眼界了。」

「幸好過去我沒有惹過他！」鄧飛道：「看他殺法的俐落可怕，似不在江楓之下！」

歐陽昭不見有人出陣回話，心頭十分惱火，長劍一指神鬼雙刀，道：「你們兩個出來，我要一劍鬥雙刀！」

「怎麼？指名挑戰嗎？」神、鬼雙刀是成名多年的人物，這口氣若忍下去，日後那裏還能見人？只好雙雙緩步而出，神刀抽出窄刀，接道：「你要一劍鬥雙刀！倒是豪氣干雲，不知這句話可是當眞？」

「老公，不能中他們的詭計。」羅蘭飛躍而出，和歐陽昭並肩而立，接道：「我們夫妻聯手，二對二，才算公平啊。」

對愛妻的關懷，歐陽昭十分受用，但話已出口，覆水難收，不知如何拒絕羅蘭插手。

只聽鬼刀說道：「我說神兄啊！牛皮人人會吹，言猶在耳，那邊廂已經改變主意了。」

歐陽昭只覺臉上發熱，低聲說道：「羅蘭，給我點面子嘛！以後這種話，我不再說就是了。」

羅蘭歎息一聲，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要太逞强，兩個老色鬼身上不知藏了多少刀，你要小心啊！」

「知道了！」歐陽昭道：「妳退下去吧！」

羅蘭只好退了丈許，但劍在手中，全神貫注，準備隨時出手救援。

歐陽昭長劍一振，道：「來吧！現在是一劍鬥雙刀了。」

神、鬼雙刀走得非常慢，但攻勢却快如閃電，羅蘭退下，歐陽昭那句一劍鬥雙刀餘音猶在，兩人手中的窄刀，已到了歐陽昭的前胸。

神、鬼雙刀雖是同時出手，但他們並未分由左右夾攻，而是同時在正面出手，雙刀並排攻到。

歐陽昭長劍一式「長虹經天」，竟是硬封雙刀。

劍走輕靈，他這樣硬碰硬的打法，大背了用劍之道。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兩柄窄刀，竟被一劍震開。

刀、劍之上，雙方都貫注了强大的內力，一劍封雙刀，一劍還稍佔優勢。

歐陽昭精神大振，長劍展開反擊，劍勢如長江大河一般，竟把神、鬼雙刀圈入了一片劍光之中。

他大半生專注於練劍之上，天生神力，再加上深厚的內功，劍上勁道之强，勝妻十倍，神、鬼雙刀立刻感覺到，森寒的劍氣密佈四週，有如一個逐漸合攏的網體，八方四面，全被劍氣封住，心中大感震駭。

神、鬼雙刀縱橫江湖，除了受挫於金丹書生和天狐夫人之外，從未吃過敗仗，也從未遇過如此霸道的劍法，日前，兩人合鬥羅蘭，雖然秋色平分，但却有三分謙讓裝作，一則是自保心態，不願涉險殺敵，使自身受傷；二則羅蘭的嬌美姿色，也使兩個老色鬼心存憐惜，當然，羅蘭劍法的精妙，也使兩人大感意外。

但此刻的情勢不同了，歐陽昭除了劍招精妙之外，內力也在兩人之上，隨手揮劍，自成文章，一上手，兩人就被迫落下風。

但神、鬼雙刀被譽爲一代刀法名家，亦非同小可，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突然改變了打法，不再和歐陽昭搶爭先機，雙刀改採守勢，相互支援。

歐陽昭劍勢凌厲，着着逼進，劍花錯落，化出萬道寒光，緊緊圈定兩人。

但神、鬼雙刀守得緊嚴，雙刀幻出一片刀幕，護住全身，劍招雖然綿密，但一時之間，却也無法突破刀網。

七寶大師經過一陣調息，元氣恢復，低聲說道：「神、鬼雙刀果然是奸滑得很，他們以守代攻，準備久戰，以消耗歐陽兄的內力。」

江楓微微一笑，道：「他們低估了歐陽師兄的劍法，他的殺着，也未出手，正等待適當的機會，作致命的一擊，倒是你，可眞是內力不繼麼？」

言下之意，隱隱詰問大和尚是否又在隱藏眞正實力。

「和尚還有再戰之能，只不過需要幾口大喘氣調整體能，那會給敵人一種研判的訊息，適時而退，讓他們莫測高深。」

羅蘭注視着丈夫和神、鬼雙刀的惡戰，全神貫注，根本沒有留意兩人的談話。

只聽張四姑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如果天王門那批高手不加進來，看樣子，你們可能已具有應付强敵的能力，倒是我們四個人，白白的窩在雪中，忍受了半夜一日的雪寒侵迫之苦。」

「天馬堂一股力量，似是銳氣已挫，天虛子被和尚一拳打死，萬方膽氣已寒，這批人手已無再戰之勇，如果歐陽昭能一舉擊敗神、鬼雙刀，內宮人馬亦難再有作爲，只不知他們是否還有伏兵未出。」江楓也以傳音之術回答，大和尚雖然站在身側，却也無法

聽到。

「我看到了大和尚的威風！」張四姑道：「他深藏不露，連我也被他瞞住了，我知道他隱技扮懵，但却未料到他成就如此之高，連無相大師的看家本領五福照命圈也被他學會了，唉！身負絕技，却能任人激諷、輕藐，付之一笑，單是這一份忍耐的工夫，就非常人能夠學得。」

「我一直認爲勢單力孤，無法拒抗强敵，却不料三位師長早已未雨綢繆，爲我安排了如此强大的助手，」江楓道：「這種關愛之情，叫小弟倍生懷念了。」

大和尚雖然聽不到兩人交談的內容，但見江楓口齒啓動，已知他和張四姑互用傳音入密之術談論敵情，目光轉動，四下環顧，竟是瞧不出張四姑隱身之處，心中暗暗佩服，張姑娘五遁奇術，果是人間奇技。

「大和尚已經發覺了。」張四姑道：「敵人還有伏兵未出，可能是天馬堂中高手，不過，歐陽昭的五個弟子也隱在三里之外的一座農舍，等候召喚，雪、霜、梅花都藏在附近雪中，可憐三個嬌滴滴的小美女，忍受了近十個時辰的雪寒迫體之苦。」

「會不會凍壞她們？」江楓無限關懷的問道。

「放心吧！苦是苦一點，但還不會凍壞她們，大姐的貂皮衣套，可以使覆在她們身上的積雪不溶化，拒抗酷寒。」張四姑道：「倒是你們，要盡快的搏殺他們一些高手，夜色已臨，眞正的重頭戲，可能就要上場，三宮主狡猾多智，必有詭計，咱們以埋伏對抗他們援手伏兵，雖然技高一着，但他們人手衆多，我們利在速決，不跟你多說了，小情郎，用不着再隱技自珍了，拿出眞本領，別要大和尚專美於前。」

江楓抬頭四顧，果然，夜幕已垂，但歐陽昭和神、鬼雙刀之戰，已近兩百多個回合，仍未分出勝負，正想暗助歐陽昭一臂之力，忽聽歐陽昭長嘯一聲，劍氣斂收，凝成一線，有如尖錐一般，刺入了渾成一體的刀光之中。

一聲凄厲的尖叫，鬼刀竟被一劍穿胸，手中窄刀亦被震飛出手。

好霸道的一劍。

但鬼刀亦未後退，擺脫長劍，却一咬牙，身子向前衝來，長劍透胸而過，但他却已撲近了歐陽昭，雙手前推，似是發掌擊敵，但袖中却突然射出兩柄刀來，森森寒芒，也刺向了歐陽昭的前胸。

這等捨命還擊，暗刀突出，本是極難防備，但羅蘭那句他們身上藏刀無數的囑咐，使歐陽昭早生戒心，見鬼刀任劍透體，奮勇撲上，早已右腿抬起，登出一脚。

他人高腿長，這一脚先中鬼刀小腹，鬼刀竟被登得倒飛出一丈多，摔倒雪地上，但他袖中雙刀突長，竟也刺入歐陽昭的前胸兩分之深，皮破血流。

就是那毫厘之差，生死殊途。

但神刀却在這電光石火的瞬間，窄刀擲出，飛刺咽喉。

歐陽昭閃避不及，人隨刀仆，向後倒去。

刀掠鼻尖而過。

但神刀眞正的殺着，却在雙腿之上，他飛身躍起，雙脚踏向歐陽昭的小腹。

乖乖，雙腿的褲管中，竟也彈出了兩把尖刀，長逾一尺。

當眞是全身藏刀，神鬼莫測，神鬼雙刀之名，大約也由此而來的，全身有刀不見刀。

但歐陽昭收回的長劍，似是早已等在那裏，上翹的劍尖暴長而起，刺入了神刀的左脚脚心，劍上力道强大，生生把神刀給震飛起來，一柄長劍，沿脚心透骨而入，直沒及劍柄。

原來，劍上的內力强大，無堅不摧，長劍直入，竟然未偏出大腿之外。

神刀也被推飛起一丈多高，跌摔在雪地上。

長劍由脚底直入胸中，加上那重重的一摔，眞氣渙散，立刻氣絕。

羅蘭驚魂初定，飛躍在歐陽昭的身側，道：「老公，你傷勢如何？」目光却盯在歐陽昭前胸傷處。

「一點皮肉之傷！」歐陽昭挺身而起，道：「總算把神、鬼雙刀給解決了，只是不像大和尚那樣乾脆倒落。」

「這是兩件完全不能相比的事，」大和尚道：「十個天虛子加起來，也不如神、鬼雙刀，他們是眞正一代刀法宗師，單是全身藏刀那一招，就前無古人，和尚實無把握能勝得過他們兩人聯手。」

「算了，大和尚，我可沒有和你比苗頭的意思。」歐陽昭笑道：「只不過是一句感慨之言罷了，這神、鬼雙刀實在不好對付，我能搏殺他們，心中還眞有點飄飄然呢！」

「哼！以後最好不要再飄了。」羅蘭嬌嗔道：「你飄得快活，我可是揪着心在等待，難道你想我作……」

大概是想說作寡婦，話到口邊，又吞了回去。

歐陽昭豪壯的說道：「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我們既入了江湖，生死事就該看開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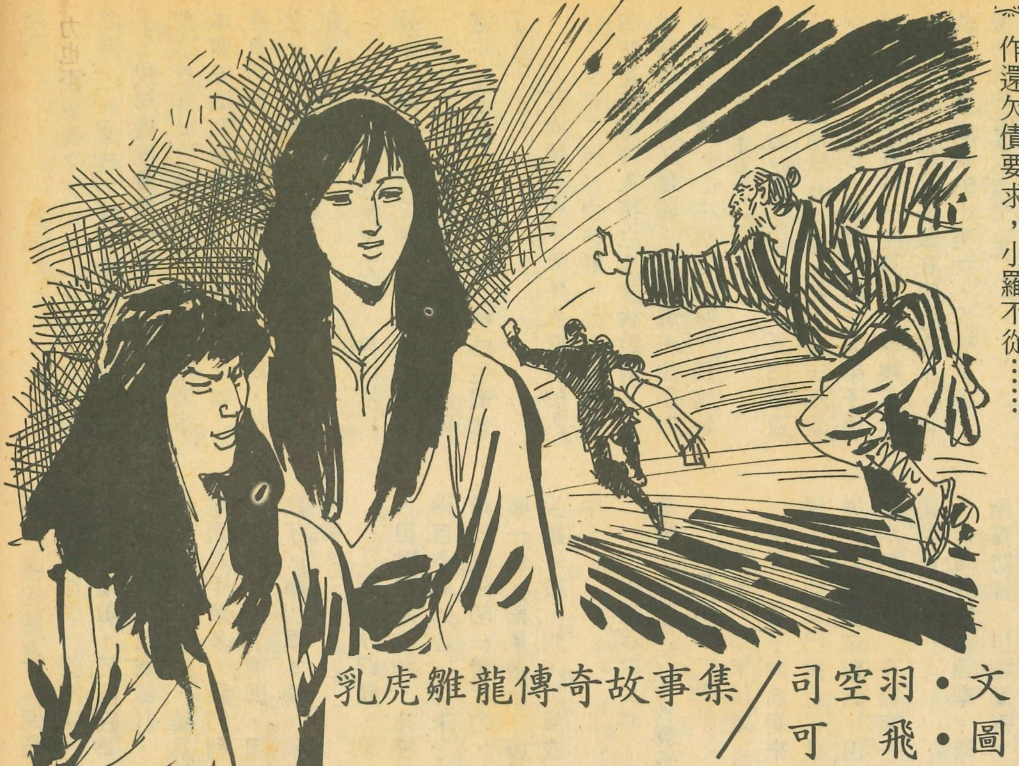
「你死了，我還能活得下去麼？」羅蘭低聲傾訴，泫然欲泣。

這大概也是天狐技藝之一吧！歐陽昭心中那份感動、快樂，簡直無法描述，恨不得一把抱過羅蘭，叫個千百聲老婆、愛妻。

但他咬着牙忍了下去，臉上却笑意充盈，目中神光爍然。

「那一劍由脚心透入前胸，簡直是神來之筆。」江楓道。（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玄陰教的哭笑面具人追捉小羅，正迫得走頭無路之際，突出現塞外三鷹之一的衛天愚，哭笑人只好退走。小羅將所聽的事對他說，衛天愚將武林逸事和秘密談得很詳細，小羅對一些謎團總算有了點頭緒，尤其是對父母健在寄望很大。小羅好賭欠下醫仙周光迪一百萬兩，無法償還，醫仙迫他娶自己的醜女兒作還欠債要求，小羅不從……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垂死英雄

幾番驚險雖逃脫 竄入壽筵更恐慌

賈聖仁忙絕招盡出，在第二招上，果然退了一步。

小羅立刻退回原地道：「賈大俠，咱們點到為止吧！」

在一邊觀戰的柳無情不由駭然。眼見小羅的樹枝上用的是最最上乘的劍法，賈聖仁果然落了下風。

剛才小羅說過，只想佔他的上風。

小羅只用一招半，賈聖仁卻用了三招，還退了一步。

賈聖仁無論如何臉上掛不住，道：「小子，這是甚麼劍法？」

小羅還沒回答，「葛三刀」道：「這是現形劍法。」

賈聖仁看看柳無情，似乎都未聽過這種劍法。

他們都相信，小羅剛才用的劍法必是武林最著名的一種。

「葛三刀」道：「家師『金刀聖母』曾說，小羅這種劍法獨步武林，任何妖魔邪怪都會現形。」

賈、柳二人知道他們可能在胡扯。

柳無情道：「我來試試看。」

小羅道：「家師『八荒至尊叟』對在下叮囑過，若非深仇大敵，只許用一兩招，咱們就以三招為限吧！」

當然，以柳、賈二人的身份來說，武林任何大人物，他們都該聽說過，卻都未聽過「八荒至尊叟」之名。

他們雖以為兩小在胡扯，但對小羅剛才這一兩招卻十分在乎。

柳無情道：「小子，你先出手吧！」

小羅道：「我一向不先出手，既然如此，柳大俠看劍。」

這一次更凌厲，因為他如果唬不住對方，他自己就要顯原形。

獨步天下的劍法有一種「咄咄」逼人的氣勢。

一招半共十一式，柳無情連接十七刀，也退了一步。

他當然是全力施為，退一步那就是分出了強弱勝敗。

柳、賈二人心中驚奇不已。

他們當然知道小羅的一切——一個有「五陰鬼脈」活不了一年的年輕人，功力忽有忽無忽高忽低。

他們只知道這些。

正因為只知道這些，他們又怎會就此罷手？

儘管二人十五年前就凶名大噪，但他們畢竟沒有這份涵養。

兩人一交眼色，居然一左一右掄刀攻上。

其實他們任何一個在百招之後都可能佔便宜，但他們被小羅那一招半劍法唬住，那一招太玄太凌厲了。

他們都有一種想法，要丟人一起丟，誰也不願自己丟人。

這兩人聯手，小羅立感壓力無儔，刀幕重重，裏裏外外全是光芒，一招半過後，立刻就感吃力。

「葛三刀」和茜茜掄刀劍撲上，助力也不太大。

柳、賈二人此刻才看出，小羅只有一招半特別凌厲。

二人不免更加惱火，剛才差點被他唬住。

七八十招以後，「葛三刀」身上掛了幾處彩，茜茜也挨了兩腳，小羅攻少守多，有時為了支援二人只攻不守。

即使這樣打法，他估計也過不了一百二十招。

這時茜茜一招用老，柳無情的刀詭譎地遞到。

小羅大驚，大喝一聲自後面撲上。

但他還未撲到，已被賈聖仁一腳踢出一丈五六之外，滾到山溝草中去了。這麼一來，葛、秦二人立刻就有束手成擒危機。

只不過「葛三刀」，這人很夠義氣，茜茜的工夫雖比他高，但此刻也是一樣，看在小羅面上，就算是他被殺死，也不能讓茜茜缺腿斷胳膊的。

「葛三刀」這一瘋狂玩命，柳、賈二人也不屑和他標上。

就在此刻，小羅又自溝中躍起。奇的是，他本已力盡，攻多守少，這次自溝中出來，又如生龍活虎，攻勢如閃電奔雷，銳不可當。

柳、賈二人十分驚奇，快要死的人，那會有此威力？

這年輕人已是絕症之身，怎會有此潛力？

二人也全力招呼，無論如何，以二對一可不能再佔下風了。

的確，他們二人也不可能落下風，卻也未佔到太多。

又打了七八十招，至多踢小羅一腳或甩他一掌，他也不大在乎。

小羅道：「茜茜和老葛到一邊休息去。」

兩人真累了，退下呼呼牛喘着。

一共是兩百招了，小羅又被賈聖仁一拳打下溝去。

小羅滾入溝中，賈、柳也開始喘息，所以並未撲向「葛三刀」及茜茜，反正他們以為二人也跑不了的。

就在這時小羅又自溝中竄了上來，有如虎撲豹翻，猛不可當，剛才的守多攻少又自改觀了。

柳、賈二人不由暗驚，這小子的內力難道取之不盡？

茜茜道：「『葛三刀』，小羅哥哥變了。」

「葛三刀」道：「當然，至少他正常的時間拉長了很多！」

茜茜道：「而且體力恢復得太快。」

「葛三刀」在她耳邊道：「那有這麼快，八成是……」他抬抬下顎，指指溝中，茜茜似乎未聽到他在說甚麼。

因為此刻雙方全力搏殺纏鬥，十分驚險慘烈。

小羅又中了兩掌和一肘，但柳、賈二人也各挨了一樹枝。

估計雙方已打了二百五十多招，柳、賈二人雖略佔上風，卻已是呼呼牛喘了，這工夫小羅又被砸落溝中。

柳、賈二人拄着大刀喘着。

他們希望小羅這次不再出現，已失去了反擊能力。

只是他們二人見「葛三刀」和茜茜坐在樹下，似乎都是一副篤定的樣子，不由暗暗叫奇，就在這時，一道人箭又自溝中竄起，凌空下擊。

當然又是小羅。

這兩個兇人、煞星，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忽然對這個活不多久的小羅產生了十分畏懼的心情。

世上最可怕的人不一定是兇狠或毒辣，因為那可以趨避。最可怕的人就是死纏不放，沒完沒了的人。

因為這種人一旦粘上了你，使你不得一時安寧。

這種人通常不怕死不怕挨揍，他們只有一個念頭，纏住你。

這凌空下擊之勢凌厲無匹。雖然他手中還是那根樹枝，威力卻籠罩了一丈方圓。

柳、賈二人從未遇上這樣有韌性的人。

二人閃過這一擊，再全力包夾搏殺，又拚了一百招左右。

五百招了，柳、賈二人一身骨頭都快散開來。

揮着大刀拚五百招和徒手打五百招不一樣，他們感覺右臂幾乎已舉不起，揮不動了。

當然，小羅也差不多，而且頻頻中掌。

只是他所中的掌、腿都不重，因為柳、賈二人已經無力了。

「蓬」地一腿，小羅連翻兩個觔斗，又翻入溝中去了。

賈聖仁道：「柳兄，這一次我……我不信他還能再上來。」

柳無情喘着道：「我也不信……」

賈聖仁彎着腰，邊喘邊抹汗，道：「柳兄，只不過這小子真有點邪門，好像消耗的體力盞茶工夫就能完全恢復，天下是否真有這種內功？」

柳無情道：「有人傳說羅寒波夫婦未死，果真如此，這小子的內功心法必是『蟄龍太清玄氣』。」

賈聖仁道：「不管他是甚麼玄炁，我相信他已經昏了過去，或者這小子已經停止呼吸了……」

「了」字未畢，一條人影又如箭射出溝外。

兩個煞星幾乎以為自己產生了錯覺。

一件不可能發生的事，一旦發生了就會有此想法。

但是，這道人箭帶着衣袂破空聲撲向賈聖仁。

他剛才還說小羅不是昏死過去必

是停止呼吸了。

此刻賈聖仁自己却幾乎停止了呼吸。

他以最最狂猛的一式迎上，「颯」地一聲肩衣被樹枝抽裂，雖僅傷及皮肉，也驚得亡魂出竅。

兩人太累了。這些年來過着半隱居的生活，從未與人拚搏兩百招以上，而現在，已接近了六百招。

不過他們的雄心還在，他們仍佔上風，而且偶爾也能擊中小羅一兩掌。

但是，小羅永無休止地往上貼，他們深深地吃驚了。

事實上，他們雖然把他打入溝中數次，以二對一，他們早就敗了。

他們不想承認失敗的事實，勉強支持熬下去。

小羅被打入溝中三次，又出來三次，共拚了八百餘招。

看樣子他還能再挨幾十下，再拚三五百招。

賈聖仁步伐蹣跚，有如宿醉未醒。

柳無情稍好些，也是步伐凌亂，面色慘白。

八百多招已打了半天多，就是鐵人也累壞了。

但小羅一點停手的意思也沒有。

「葛三刀」和茜茜坐在一邊觀戰都累了，連連打呵欠。

千招左右時，賈聖仁稍一用力，左腿一軟跪在地上。

這一個動作雖立刻站起，小羅拖泥帶水的一脚已跺在他的腰上，這一脚也不夠狂猛，但賈聖仁滾出老遠，幾次想站起來却已經辦不到了。

柳無情見有機可乘，在小羅後側掃出一刀。

「葛三刀」和茜茜大叫「小心！」

小羅雖然累得渾身軟塌塌地，仍然勉強閃過這一刀，一把抓住刀背，二人全力一奪，誰也沒得手。

正因爲用力太大，站立不穩，二人同時倒地。

二人倒在地上還都不鬆手，小羅一脚蹬在柳無情的小腹上。這一脚才把他蹬昏過去。

「葛三刀」走到賈聖仁身邊，道：「賈聖仁，你們眞差勁，小羅能再拚一千招，你們却躺下了。」

賈聖仁只有張口猛喘的份兒，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

「葛三刀」揪下褲帶道：「相信你打了千招，最需要的是水……」一道茶色水注，射入賈聖仁的口中。

這老小子可眞是流年不利，嗆得直咳，搖頭之下，弄得一頭一臉的尿，這一下把他氣昏了過去。

這工夫茜茜把小羅扶坐起來，爲他服了兩粒藥。

小羅指指溝中，道：「那個才是你的情人。」

茜茜這才恍然，原來是眞假小羅輪流上陣。

茜茜奔入溝中，見小羅躺在草中猛喘，也爲他服了幾粒藥，坐在他身邊，爲他身上創傷敷葯。

這工夫「葛三刀」也走了過來。

當溝中的小羅站起時，三人出溝望去，影子小羅已不見，柳、賈二人還在昏迷未醒呢。

* * *

衛天愚在山道上疾行。月正中天。他和「神州七子」唯一的倖存者洞天子有約今夜相見。

目的地大約還有五七里，但山坳中走出二人。

這二人，正是兩個戴哭、笑面具的人。

衛天愚近來已有此預感，會遭遇這兩個人。

他相信這二人即是昔年圍剿「七殺夢魘」十二人中的兩個。

他當然更相信對方知道他已洞察他們的身份了。

這就是他們非殺他不可的理由。

「兩位司馬仁兄，眞是久違了！」

哭笑二人不出聲。

衛天愚笑笑道：「也不必再裝下去了，事實上有很多地方已能証明你們正是『南海雙星』司馬白與司馬黑兄弟。」

兩怪人仍不出聲，就算衛天愚沒有猜錯，他們也不會輕易承認這件事，因爲這會使武林白道唾棄他們。

當年他們是堂堂正正平魔的人，爲何作了玄陰教的教主？

衛天愚道：「由于二位的身材以及過去的武功路子，已可看出。如今二位雖然已很少用過去自己的武功，偶爾還會露出少許。」

這表示衛天愚暗中注意過二人。

這工夫兩面具人緩緩分開，向左右包抄。

衛天愚自腰上抽出烏金九節鞭。

兩怪人撤下了長劍。衛天愚當然知道今夜有多凶險！

哭面人攻出一劍，笑面人立刻助攻，刺向衛的下盤。

衛天愚的九節鞭「嗡」地一聲撩開了雙劍。

但雙劍幾乎沒有收招就已變招，又自兩個不同方位攻到。

衛天愚只求自保，絕不會妄想挫敗二人，所以他的招術中多是守勢，或者以攻代守的路子，時間對他有利。

「誰是太上教主？」衛天愚邊打邊問。

二人自然不會說出來。

衛天愚道：「二位不說我也能猜出來……」

說話分神，「嗤」地一聲，胸衣被笑面人的劍尖刺破。

衛天愚不再說話。

九節鞭幻出一道道扇面型的光浪，但劍芒很快就把他的鞭芒壓制下來，六十招後，衛天愚漸感不支。

他必須拖，但萬一拖到筋疲力盡，也沒救星到達那反而更糟，他忽然攻出凌厲的兩招，使二人稍退。

衛天愚全力一掠接近八丈，再次一掠也有七丈。

他名列「塞外三鷹」之首，顧名思義，輕功必然有過人之處。

哭笑二人當然不會放過他，因爲二人深信自己的身份已洩。

這二人的輕功也不弱，所以雙方的距離始終拉不開。

不過哭笑二人要突破這十餘丈的距離也很難，衛天愚奔行方向正是和洞天子約會的地點。

果然，奔出五六里，衛天愚發出兩聲長嘯，不久，洞天子出現。哭笑二人立刻止步，他們當然不知二人有約會。

再加上洞天子，要生擒衛天愚已經不可能了。

兩人不聲不響，掉頭而去。

不遠處有座無人照料的小道觀，二人即約定在此見面。

爲了怕人偸聽，二人坐在道觀內小鐘樓上，可以遠眺。

洞天子道：「怎麼遇上這兩個人的？」

「應該不是巧合而是有備而來，但可能不知我們在此約會。」

洞天子道：「你知道他們是誰了？」

衛天愚道：「『南海雙星』司馬兄弟。」

「這麼說他們昔年已死的流言是有意按排的了？」

「當然。」

「玄陰教教主是誰？」

「這人本想造成一種錯覺——教主即『七殺夢魘』，但事實上却不是他，你一直沒有猜出他是誰？」

洞天子道：「我曾猜過是『神州七子』其他可能未死的人，但任何一個都沒有這等身手，我們雖未見識此人的技藝，猜想必然有過人之處，反之，哭笑二人不會受他統御。」

衛天愚點點頭，道：「你以爲童羽這人如何？」

「他？」洞天子想了一下道：「童羽爲人城府極深，所以昔年和他很少往還，有人說他是……」

「陰陽人？」

「有人這麼說，我以爲是中傷他。」

「爲甚麼不以別的事中傷他？」

「你以爲是眞的？」

衛天愚說了常有慶、茜茜、小五子及軟軟等人都在童先生的別墅中跟他學藝，且除了茜茜之外都和他有過曖昧苟且之事。

「甚麼？苟且之事也包括常有慶？」

「對，而且互爲雌雄！」

洞天子「呸呸」吐了幾口唾沫，道：「果眞如此，這傢伙可算是一代髒人，但是他的武功爲何與『七殺夢魘』類似，甚至也會『夢裡乾坤』？」

衛天愚道：「只有這一點還是個謎。」

洞天子道：「如果是童羽昔年向『七殺』施襲，搶了他的『夢裡乾坤』秘笈，他的武功應該會超過『七殺夢魘』龍起雲。」

「大致如此。」

「如果不超過龍起雲，應該並不可怕。」

衛天愚道：「我以爲玄陰教教主也許並不太可怕，據說他還有個靠山。」

「誰？」

「在目前還沒有人知道是誰，」衛天愚道：「所以武林高手依附者極多，形成了他們的兇燄。」

洞天子道：「羅寒波夫婦到底是否健在？」

「十之八九健在，但我一直未連絡上。」

就在這時，這座原木構成的小鐘樓突然微微動搖起來。兩人暗吃一驚，因爲鐘樓雖小也有數千斤。

這人顯然是以「蚍蜉撼樹」絕技震動此樓。

向下看由於底下是架子，却看不到人。

此刻搖晃的幅度更大了，是地震？看看道觀大殿却沒動，附近的樹木也沒有動，二人飄落下來。

一個人站在鐘樓之下。而戴金色面罩。

深夜看到金色面罩有如神龕的神像。

衛天愚道：「以尊駕剛才炫露的『蚍蜉撼樹』看來，很有可能就是玄陰教的教主。」

金面人冷冷地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此人的面具內必有干擾或改變嗓音的東西如小瓶或鋼簧等東西，說話震動，而使語音改變。

衛天愚道：「如果你就是玄陰教教主，可能就是童羽。」

「嘿……」此人低笑一陣，道：「如果我承認就是『塞外三鷹』之一的童羽又如何？」

衛天愚道：「如你果眞是童羽，你的雄心早已建立，可以說早在二十餘年前，你就知道會有今天了。」

「爲甚麼？」

衛天愚道：「因爲你的交際頗廣。」

「交際廣有甚麼不好？」

「只不過你的交際和一般的稍有不同。」

金面人冷森地哼了一聲，殺機充滿在這聲冷哼之中。

衛天愚道：「我說的是實話，昔年和你來往的有俊男也有美女，在當時的確未想到其他，但事後回憶，像『大喬』『二喬』的喬金花和喬銀花姊妹及

『三手潘安』郭玉書等，常在你府上進進出出。」

金面人大喝一聲道：「住口！」

衛天愚道：「甚麼？是不是在下說錯了？」

金面人一字字地道：「衛天愚，在半個時辰之內，我要使你變成一個永遠也不會用嘴巴說話的人！」

衛天愚撤鞭，洞天子撤出巨劍。

金面人忽然仰天脆笑了幾聲。

深夜聽到脆笑，有如鬼哭。

金面人似乎未帶兵器，凝視二人一會，突然欺上。

二人幾乎沒有看清他是如何滑近的，只是感覺雙方的距離由一丈三四突然變爲五六尺，而且按出一掌。

這一掌就像伸手去推門一樣那麼慢，根本不像是攻擊。

只不過掌的邊沿上隱隱氤氳着淡淡的紫氣。

有一種玄妙的內功叫着「紫氣東來」，大概就是這人施展的吧？他是童羽嗎？這和童羽昔年所學的相差太懸殊了。

衛天愚道：「小心……」兩人同時推出了「雙撞掌」。

「雙撞掌」就是全力一搏的暗示。

沒有任何高手在使用「雙撞掌」時只用三五成內力。

絕對沒想到，雙方的掌力一接，「忽嗤」一聲，金面人竟然退了一步半。這使衛天愚不由立生「不過如此」的輕敵之意。那知此念未畢，暗勁突然湧到，他們二人的身子如處湍急狂流之中，一連退了四五步。

兩人心頭駭然。

對方內力之玄奧不在於一接觸之時，而在於一震之後第二次迴震。金面人又仰天低笑了幾聲。

他笑得好篤定，他是眞的有資格笑的人。

笑聲一收，人又滑近，雙掌交錯，一連拍出十二三掌，又把二人逼退了五六步，就這麼幾個照面，打掉了二人的信心。

信心建立很難，要打掉却很容易。

金面人道：「多管閒事的下場就是如此……」又緩緩地欺上來，兩人互視一眼，集畢生功力主動迎上。

一個是「三鷹」之首，一個是「七子」之一，這兩人從未聯手過，今夜聯手之下才知道高與低、强與弱的分野了。

金面人內力雄渾，每一舉手一投足，隱隱含着無窮的機變和眞力，收放自如，攻守有據，對二人的巨劍和九節鞭絲毫也不感到礙手。

如果要分等級，現在已經分出來了。

兩人全力搏殺，都相信沒有勝的希望。

沒有勝的希望，就顯示必有敗的可能。

金面人接了二人約五六十招，突一變，居然是用過的舊招反其道而行，就像反時鐘方向運行一樣。

猛古丁地來這一手，高手也會手忙脚亂。

洞天子被踩了一脚，衛天愚被掃裂了衣襟。

弦月忽然鑽進雲中，大地極暗，金面人突然發出一聲冷森的詭笑，雙臂一絞，拍出兩掌。

衛天愚和洞天子招已用老，變招不及。

就算來得及變招，能不能接下這一擊也大有疑問。

就在這時，小道觀殿內忽然飄出一人。

在飄掠中長髮居然遮面如故，紋風不動。但一股無聲無息的狂飆已迎上了金面人的掌勁。

「轟」地一聲，勁氣如爆，那座年久失修的小鐘樓在巨震下倒了下來，塵土飛揚，斷木橫飛。

披髮人連退兩大步，金面人也差不多。

衛天愚和洞天子大喜，道：「這位可是劍客羅寒波羅兄？」

披髮人沒有出聲，這工夫金面人默然拔身以極爲罕見的輕功出觀而去。披髮人立即追出。

「寒波兄……羅兄……」二人也跟着追出，但也僅看到兩個黑點越去越遠，不久消失。

二人停下來默然良久，洞天子道：「如果此人不來……」

衛天愚道：「不是洩氣，咱們過不了百招。」

洞天子道：「不俗的儀表上全是驚凜之色，這人眞是童羽？」

衛天愚道：「看身材很像，但看武功就不敢斷定了。這和童羽以前的身手相比，簡直有霄壤之別。」

洞天子道：「披髮人和他對了一掌，似乎軒輊不分。」

衛天愚道：「看來二人的功力相若。」

洞天子道：「披髮人如果是羅寒波，他會不理我們？」

衛天愚道：「當然不該不理，但也許不得不暫時保密。」

洞天子道：「也許剛才有一方面隱藏了實力。」

衛天愚道：「如果是金面人隱藏實力就不妙了。」

洞天子道：「我以爲目前咱們找不到劍客羅氏夫婦，也該設法去找『七殺夢魘』龍起雲。」

衛天愚道：「要找龍起雲更難。」

「不，只要暗暗跟着那個影子小羅就能找到。」

「對！我應該也想到這點才對。」

洞天子道：「這兩個披髮人必是羅寒波與呂冠芳夫婦，如果不是他們，爲甚麼會帶走小仙蒂去待產，又到玄陰教中去要小羅？」

衛天愚道：「不錯，洞天子，自此以後，我們不要分開，遇上大敵還可以應付一下，咱們不能死，但這不是怕死。」

* * *

一月之期將滿，小羅不能賴皮。

賭場的錢不值錢，但那一百萬兩却是周光迪自荷包中掏出來的。

這和賭桌上贏來或輸掉的銀子絕對不一樣。

只不過他現在也知道，要贏百萬兩銀子談何容易。

似乎要輸掉一百萬兩並不難。

這家賭坊不在「中原十二賭坊聯盟」之內，規模却也不小。

小羅先賭痲將，打了四圈，牛刀小試贏了千餘兩。

這樣贏法不過癮，又改賭骰子，又贏了千餘兩。

可惜對手却不是豪客，下注太小。

這種賭局就是連續賭上三天三夜也不可能有百萬兩的輸贏。

最後又賭上紅黑寶，這玩藝的贏輸很大。

有位賭客腰纏萬貫，枱面上竟有二十多萬兩。

小羅暗喜，就和這人較上了勁。

大約不到一個時辰，竟然贏了七十萬兩。

「葛三刀」道：「小羅，要整整贏一百萬兩，只怕不大可能，可以先把這七十萬兩還給周光迪，另外三十萬再要求他延期，分期攤還。」

小羅道：「他未必肯接受分期的辦法，不如乘勝追擊。」對手是個很富態的中年人，輸了七十萬兩似乎沒放在心上，且派人回去再取來五十萬兩銀票。

小羅心道：「這是天助我也。」

再賭，一口氣又贏了二十萬兩。

只差十萬兩，就可以還清周光迪的一百萬兩，照目前的情況看來，很可能把對方的五十萬兩全贏過來。

這位中年人輸了這麼多還是笑容可掬，好像輸的不是銀子，只是石頭而已，也好像仍有把握撈回似的。

最後是小羅作「寶官」，也就是由他來作「寶」由別人來押，中年人押了九十萬兩。

「葛三刀」和茜茜一驚，出了一身汗。

這傢伙要是贏了就可以全部撈回，輸了就是一百八十萬兩。

「葛三刀」在小羅耳邊低聲道：「小羅，我看這老小子有點邪門，就算他有錢，輸了九十萬兩還能面不改色。」

小羅道：「輸了錢哭喪着臉也沒有用啊。」

茜茜也道：「小羅哥哥，不如適可而止。」

小羅當然不會聽，他賭寶不全靠運氣，寶盒中的單雙在高手來說，也可以運勁控制。

他以爲贏一百八十萬兩幾乎已成定局。

他看看這位富態的中年人，心想，你這老小子就是有一座金礦也會被你輸光的……

開了寶，中年人笑起來，觀者大嘩。

小羅輸了，九十萬兩全部回籠又到了中年人手中。

觀者紛紛議論，說他貪心不足。

「葛三刀」和茜茜呆了。

就在這工夫，周光迪帶着他的女兒周蓉蓉走了進來。

似乎就在這瞬間，小羅汗出如漿，衣衫幾乎濕透。

周光迪道：「小羅，限期只有三天了。」

小羅道：「到了三天再說。」

周光迪道：「一百萬可不是個小數字。其實你大可不必一次還清，可以一次先還三十萬或五十萬兩……」

「葛三刀」和茜茜互視一眼，自然是內心抱怨小羅太貪。

不然的話，現在可以先把九十萬兩還給周老頭。

如今兩手空空，連十兩銀子也沒有了。

出了賭場，周光迪道：「其實你答應我的條件一切都解決了。」

小羅道：「我不能辜負小仙蒂。」

周光迪道：「你如果死了，豈不是更辜負了她？」

周蓉蓉泫然道：「小羅哥哥，爲了仙蒂也爲了你自己，就答應了吧。」

小羅搖搖頭，大步離去，儘管他以爲這少女的口音有點熟。

「葛三刀」道：「醫仙，大概你也認識劍客羅大俠夫婦，就算看在他們夫婦面上，也不必和小羅計較，應該盡一切能力治好他的絕症才對。」

周光迪道：「你說得倒輕快，一百萬兩不還清，也不要我的女兒，我會平白爲他治病？笑話。」

小羅心煩，狂奔而去。

周光迪在後面大叫道：「蓉蓉快追！這小子賴皮要溜！」

周光迪父女似乎追不上小羅等人。

小羅內心當然也懊惱，但他不願說出來。

奔了三五十里，早已不見周光迪父女，太陽已升起，正要休息一下，忽然發現林中轉出二人，居然又是戴哭、笑面具兩人。

小羅一看左手，正是不能動手之時，道：「快走，分三個方向，如能逃過他們，在鎮上最大的酒樓上見。」

三人分北、東、南三個方向疾奔而去。

面具人自然是去追小羅。

這一次似乎影子小羅不在他身邊。只不過在小羅手上無紅圈時，只有一個影子小羅也擋不住這兩個高手。

小羅知道，至多逃出二三里就會被追上。

如果能逃到五里外的鎮上，就可能逃出他們的掌握。

跑了一會，雙方愈來愈近，看來不到大鎮就會被追上。

快到大鎮時，忽見小路邊有一個茅坑，這是莊稼人方便之處，也是給過路行人方便之處。（古人很重視這種肥料）。

小羅發現這坑中的「黃金」都快滿出來了。

他忽然心頭一動。

他的心眼多，反應靈敏。要不是這樣，他大概也活不到現在。

他再看看風向，正是順風，於是他找了一塊面盆大小的石頭，伏在茅坑上風頭約二十來步的草中。

這茅坑有頂篷，但四周無牆壁，只有四根柱子。

這工夫面具人追到茅坑附近約十來步處。

小羅丟出了大石。

「卜通」一聲，糞漿四濺。加上是順風，二面具人毫無心理準備，要閃避那還來得及。

要不是有面具，很可能臉上及口中都會有糞便的。

只是身上弄了很多。

兩人氣得大肆咆哮，小羅向鎮上狂竄而去，且邊跑邊易容。

但入鎮不遠，又隱隱發現「風雷雨」三人迎面走來。小羅一急，忽見左邊一家大戶，張燈結綵，熱鬧非凡，來來往往進出的人很多。

小羅一時情急，進入大門之中。

原來這大戶巨宅前後五進，當他進入第二進時，一位管家模樣的老人伸手一讓，道：「貴客請到上房入席，請！」

小羅也正餓了，不知是甚麼大人物辦喜事。

此時此刻只有大模大樣地晃入上房，見這上房屋中並未隔間，像是個練武室或者作為私塾之處。

如今大約有三四十桌，已快坐滿。

茜茜、「葛三刀」竟然也在座。

由於小羅衣著一向都很考究，老僕把他讓到主人那一桌上。他坐下來聽客人談論，原來是主人花甲子大壽。

只不過主人還沒有出現。

主人是誰？三小不知道，只聽客人談論齊老爺子如何如何，不知他的大名。

就在這時，有人道：「老壽星來了……」

老壽星當然就是齊老爺子了，衆人望去，一個紅光滿面，年約四旬左右的人由兩位老管家模樣的人擁護着走出來，所有的客人紛紛站起鼓掌致敬。

小羅等三人當然也站起鼓掌。

齊老爺子頷首答禮，看來相當和藹。

此人看來除了氣色好，極有派頭及貌似婦人外，和普通一位地方士紳差不多。只不過他身邊的兩位管家却像是高手。

齊老爺子坐在小羅右手。

小羅一打量，嘿！這不是衛前輩對他說的武林掌故中的一個奇特人物嗎？此人額上正中有一肉瘤。

這肉瘤在髮際邊沿，並不太大，比一顆李子還小一點。

正因為這肉瘤的膚色和臉色一樣，遠看不見肉瘤。

齊天榮先站起向所有的來賓敬酒。

所有的來賓也輪流一批批地過來敬酒。

儘管小羅等本不以為齊老爺子是武林中人，但一看客人中武林人物很多，起碼也是「風、雷、雨」這一流的人物。僅是「窮仙」百里光，他的身份就比「神州七子」、「南海雙星」及「塞外三鷹」低些。他是「獨角鰲」齊天榮的好友。

這「窮仙」百里光也坐在這桌上，而且對三小很注意。道：「小友貴姓？」此人的特徵是眇了一目和那隻三角眼。

小羅道：「在下上官烈，老前輩可是『窮仙』百里大俠？」故意稍作見多識廣的樣子。

百里光「呵呵」大笑道：「小友可眞不簡單，想必是高人門下。」

「那裡……」又故作神秘之態。

齊天榮道：「小友到底是哪一位高人的門下？」

小羅呷了一口酒，笑道：「說起來也都不是外人，家師星宿海老……」

齊天榮和百里光二人同時目光一亮，且同時大聲的笑起來，因為星宿海老怪和二人齊名，甚至還高些。

只不過這老怪不算白道中人，算是百里光和齊天榮二人同流的人物，因而二人聽起來十分高興。

況且二人和那老怪還有交情哩。

「老弟，老哥哥想不到你是冷老哥的得意門下，該罰酒！」「咕嘟」一聲百里光灌下一杯。

齊天榮又舉杯道：「小老弟，我也敬你一杯。」

「這怎麼敢當？」小羅舉杯道：「兩位老哥哥哪一位都比我大兩三倍有餘，理應我敬二位。」

小羅乾了酒，二人也乾了。

星宿海老怪冷通天已近七旬，輩份極高，邪正不分，這兩人自然十分巴結。

因此，對小羅自然要套近乎。

齊天榮道：「冷老哥近況如何？」

小羅道：「家師老當益壯，五個月前還討了一房……」此言一出，茜茜和「葛三刀」不由一驚。

在這場面上可不能信口胡說，因

為這二人都不是等閒之輩。

那知百里光和齊天榮互視一眼，同聲大笑。

兩小不由大驚。

只不過，二人笑了一陣之後，同時一拍小羅的肩胛，道：「本來我們還以為你不是冷老哥的門下呢！」

小羅心頭猛跳，却道：「以為我是假的？」

「現在不會了！」百里光道：「不是冷老哥之徒，說不出這句話來。」

因為星宿海老怪一生別無所好，對女人最感興趣。

到目前為止，他的女人大約有四五十人之多。

齊天榮低聲道：「小老弟，這次冷老哥弄了個甚麼樣的女人？應該不會保密不能說吧。」

小羅攤攤手，道：「兩位請猜猜看。」

百里光眨着獨目偏着頭道：「苗女？」

小羅搖搖頭。

齊天榮低聲道：「扶桑女子？」

小羅又搖搖頭，却道：「雖不中亦不遠矣。」

二人齊聲道：「高麗女人？」

小羅自來熟地拍拍二人的肩胛，道：「眞行，一下子就猜中了。再猜猜她多大年紀如何？」

百里光道：「二十五六？」

小羅哂然搖頭。

齊天榮伸出兩個指頭，暗示雙十年華。

小羅又搖搖頭，道：「差不多了。」

二人又同聲猜是「二九年華」。小羅又搖搖頭，「葛三刀」和茜茜眞服了他，居然變成星宿海老怪的門下，還知道老怪極好色。

齊天榮道：「莫非只有十七歲？」

百里光搶着道：「二八佳人僅十六歲？」

小羅聳聳肩道：「小弟十七，她比我少了一歲半。」

「十五歲……」齊天榮和百里光愣了一下。

最後他們自然相信，當冷通天只有五十左右時，他的女人也從未超過二十八歲，一般都在二十左右。

如今已接近七旬，竟討了個十五歲的小老婆。

齊天榮和百里光自然信服，對小羅十分親暱，就在這時，大廳門口出現了兩個熟面孔。

一個是「無腸居士」柳無情。

另一個是「佛面魔心」賈聖仁。

小羅發現這二人在門口一打量，就向這一桌走來，小羅向「葛三刀」及茜茜使眼色，二人發現了柳、賈二人。

小羅示意叫他們二人先溜。

在賈、柳二人未走近時，二人離座而出。

賈、柳二人到了桌邊，先向齊天榮施禮，再向百里光見禮，然後在齊天榮耳邊說了幾句話。

小羅只聽到一句「羅寒波夫婦未死」的話。

小羅相信賈、柳二人還未發現他。

但不管他如何易容，這二人稍一注意，就會認出他。

如果二人已經認出他來，不會看不出來，那種眼神是無法隱瞞，所以小羅趁他們耳語，立刻離座。

但在離座的同時，賈聖仁忽然瞄了小羅一眼。

正好小羅也回頭張望。

雖然小羅等三人曾在奔逃中易過容，畢竟不擅此道。

就在賈聖仁一愣之間，小羅已快步出廳。

回頭望去，只見賈、柳二人向他指指點點，似在告狀。而百里光及齊天榮也一臉驚疑之色向小羅望過來。

現在小羅已到達大廳門口。

他發現齊天榮已站了起來，兩個管家模樣的高手，似在接受命令，而賈、柳二人恨三小入骨，且「葛三刀」曾把尿射入賈聖仁口中，這口氣他是非出不可，立刻向門口奔來。

小羅知道，若齊天榮和百里光親自追來，他恐怕跑不了。

小羅急中生智，大喊道：「失火了……失火了。」

他這麼一喊，自然大多數人都信，因為剛才他還坐在壽星身邊。

一旦有人站起離席，立刻就是一片大亂。

趁混亂中，小羅就溜了。

齊天榮身邊的兩個老僕模樣的人，也不是等閒之輩，他們的身手比起賈、柳二人只高不低。

一個叫左恩，一個左義。手足兄弟，跟在「獨角鰲」齊天榮身邊已有三十年左右，忠心不二。

當賈、柳二人和左恩左義兄弟回報三小溜了，被齊天榮斥責了一頓，再次派出大量人手追出。

只不過三小並未離開齊府。

因為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們藏在馬廐中，暫時把馬伕制住。

直到深夜派出追緝的人回來，三小才離開了齊府。「葛三刀」還偷了一大包的炸鷄腿和排骨。

茜茜道：「小羅哥哥，你怎知星宿海老怪這個人？」

「現買現賣嘛！當然是聽衛前輩說的。」

「葛三刀」道：「老怪眞的討了個十五歲的小老婆？」

「誰知道？」

「你是胡扯的？」

（未完・五）



東風傳奇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上文提要：少林、武當雖然獲勝，東無忌却把張少軒夫婦救走，秦劍秋也逃去了。衆人處理了戰後勝果之後，各自離去。谷飛雲等一行四騎，由珠兒帶路，奔向華山，來到一處石窟，棄騎上紫雲岩，上面有長春谷，花香鳥語，人間仙境，珠兒已聽到師公岳維峻呼喚，離紫屋還很遠，走出珠兒的師妹玉兒迎入客堂，堂上坐着一男一女，含笑站起來……

紫雲岩拜師學藝　闖天池擬救雙親

她就是令黑白兩道起敬的紫衣女俠——紫雲夫人了。

這一對看去像中年夫妻，實則年已逾百，當眞是一對神仙眷屬！

谷飛雲見到岳維峻夫婦，慌忙趨上幾步拜了下去，口中說道：「晚輩谷飛雲和義妹荊月姑、馮小珍拜見前輩、夫人。」

荊月姑、馮小珍也一齊跟着下拜。

岳維峻含笑道：「小兄弟、二位姑娘長途跋涉，快不可多禮。」

隨着話聲，也不見他抬手作勢，谷飛雲三人才拜下去，就被一陣無形氣體托住身子再也拜不下去，只好站起身子。

紫雲夫人也含笑道：「谷少俠三位快請坐下來好說。」

谷飛雲、荊月姑、馮小珍依言退到下首椅上坐下。

玉兒已經端着三盞茶送上，叫道：「谷大哥，兩位姐姐請用茶。」

谷飛雲三人說了聲「謝謝。」

岳維峻道：「老夫推算你們應該半月前就到了，是不是路上發生了什麼事？」

馮小珍平日總愛搶着說話，這回却也不敢多說。

珠兒接口道：「師公，你老人家還不知道呢，我們幫少林、武當敉平了一場紛爭，所以才躭擱的。」

岳維峻看了她一眼，笑道：「就憑你們四個能够替少林、武當兩派敉平一場紛爭？」

「是眞的！」

珠兒眨着一雙圓滾滾的眼睛，笑道：「不過我們還有一個頭兒，是醉道長。」

岳維峻笑道：「醉道友是怕你們路上招惹麻煩，才暗中護送你們的，怎麼會和你們一起上少林、武當去的？」

珠兒道：「事情起先出在少林寺，後來又牽連武當派……」

岳維峻道：「妳詳細說給師公聽。」

珠兒就從自己等人途經少林，一直說到東無忌等人敗走爲止。

岳維峻修眉微攏，說道：「我早就料到這老魔頭復出沒有好事，却想不到他早在十年前就已佈置下兩處暗樁了，這次若沒有醉道友在場，你們四個也未必是東無忌幾個師兄弟的對手，唉，江湖上永遠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沒有平靜的一天。」

說到這裡，回頭朝谷飛雲道：「老夫要小兄弟到紫雲岩來，原是南山老人的意思，你們三人連日跋涉，今天時間不早，先安頓下來，好好休息一晚再說。」

一面朝珠兒吩咐道：「你領谷大哥到客房去，玉兒可領二位姐姐到後進去，先熟悉一下環境。」

珠兒、玉兒同聲應是，玉兒領着荊月姑、馮小珍往後進走去，珠兒領

着谷飛雲退出客堂，從迴廊折而向右，是一排三間自成院落的房舍。

珠兒道：「這三間名叫客房，其實從來也沒有客人來過，一間住的是陸伯伯，另外兩間一直就空着。」

只聽一個蒼老聲音道：「珠兒，可是谷小兄弟來了？」

隨着話聲，從最右首一間，走出一個身穿一件長僅及膝的黃衫，個子瘦小的老頭，頭上盤着一條花白小辮，頦下留一把花白鬍子，臉上雖然滿佈皺紋，但雙目開闔，却隱隱閃露着金光，手中拿一支紫竹根做的旱烟管，笑容可掬，打量着谷飛雲。

珠兒忙道：「谷大哥，這位就是陸伯伯咯！」

谷飛雲連忙抱拳道：「晚輩谷飛雲，見過陸前輩。」

陸伯伯呵呵一笑，說道：「谷小兄弟不用客氣，咱們這裡不拘俗禮，以後不可再稱什麼前輩後輩的。」

珠兒笑道：「谷大哥，我和玉兒都叫他陸伯伯，你也叫他陸伯伯好了。」

谷飛雲道：「晚輩就叫你陸伯伯好了。」

陸伯伯笑着道：「這個老朽如何敢當？」

珠兒道：「師公要我領谷大哥來的，谷大哥以後就住在這裡了。」

陸伯伯笑道：「陸伯伯早就知道了，玉兒半個月前，就把中間一間收拾好了。」

接着朝谷飛雲笑道：「小兄弟，你福緣不錯，少主人幾十年來從未收過門人，你谷兄弟却蒙南山老人特別推薦，說什麼也非要少主人把你收錄門下不可，今天見到谷兄弟，就是老朽也會勸少主人把你收列門牆的。」

珠兒偏頭問道：「為什麼呢？」

陸伯伯笑道：「谷小兄弟骨格清奇，是練武的上好之材，這樣的奇才，誰見到了都會想收他做徒弟。」

谷飛雲道：「陸伯伯誇獎了。」

心中想道：「原來是南山老人介紹自己給岳前輩的，但自己已經拜師傅（孤雲上人）為師，怎好見異思遷，另投岳前輩門下呢？」

珠兒已走上前去，打開了中間一間的房門，說道：「谷大哥，你看這一間好不？」

谷飛雲跟着走入，但見房間相當寬敞，前後有窗，除了一張木床，靠邊還有一張茶几，兩把椅子，收拾得纖塵不染，忙道：「很好。」

陸伯伯提住旱烟管，含笑走入，說道：「老朽一個人住了三十年啦，谷兄弟住到這裡來，老朽有伴了。」

珠兒道：「好了，谷大哥，你在這裡休息一回和陸伯伯聊聊，我去看看兩位姐姐，待會吃飯的時候我會來叫你的。」

谷飛雲含笑道：「妳只管去好了。」

珠兒道：「那我走了！」

退出房門，就連蹦帶跳的朝迴廊奔行而去。

陸伯伯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問道：「谷兄弟，目前江湖上可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嗎？」

谷飛雲道：「目前只有通天教陰謀顛覆少林、武當，這件事現在已成過去。」

「通天教？」陸伯伯聽得一怔，說道：「你說的就是三十年前的通天教主？這魔頭又在江湖出現了，唔，小兄弟，他如何陰謀顛覆少林、武當？」

谷飛雲就把通天教主門下二弟子張少軒、三弟子秦劍秋以少林、武當弟子身份，從事顛覆工作，並在少林方丈、武當掌教等人身上暗下散功毒藥，差幸被醉道人識破，東無忌如何劫持少林方丈，大概說了一遍。

陸伯伯點着頭哼了一聲，道：「這只是他門下弟子受了點小挫折而已，這魔頭既已重出江湖，豈肯就此甘休，看來各大門派又不得寧日了。」

接着問道：「小兄弟從小由頑石大師扶養長大的，也學了不少少林寺的功夫吧？」

谷飛雲道：「在下就是跟家師學的武功。」

陸伯伯問道：「你叫他師父？」

谷飛雲道：「他老人家本來就是在下師父。」

陸伯伯笑着問道：「你只是口頭叫他師父，沒有正式磕頭拜頑石大師為師吧？」

谷飛雲奇道：「這有什麼分別？」

陸伯伯笑道：「自然有分別，正式磕頭拜師，才是大師的衣鉢傳人，你小兄弟只是大師從小扶養長大，口頭叫叫師父而已。」

谷飛雲道：「但家師門下只有在下一個弟子。」

陸伯伯笑道：「小兄弟原來不知道頑石大師已有正式傳人？」

谷飛雲奇道：「在下怎麼會從沒聽家師說過呢？」

陸伯伯道：「那是因為還不到時機，尊師就沒有說了。」

谷飛雲越聽越奇，忍不住問道：「你老知道家師傳人是誰？」

陸伯伯笑了笑道：「小兄弟到了這裡，少主人自然會告訴你的了。」

剛說到這裡，只聽珠兒叫道：「谷大哥，快去吃飯了。」

谷飛雲道：「陸伯伯，珠兒叫我們去吃飯了。」

陸伯伯道：「你快去吧，老朽是在廚房裡吃的。」

谷飛雲跨出房間，珠兒已經走到門口，催道：「谷大哥快些走咯！」

兩人走入長廊，谷飛雲問道：「這位陸伯伯是什麼人？」

珠兒道：「陸伯伯名字叫做福葆，從小就跟師公的，你別小覷了他，他本領可大呢！」

餐廳在客堂裡首一間，地方不大

，正好擺上一張八仙桌，這時桌上已經放好五盤菜餚，也裝好了五碗飯，荊月姑、馮小珍和玉兒已經坐着等候。

珠兒道：「谷大哥快坐下來。」

谷飛雲問道：「岳前輩和夫人呢？」

珠兒道：「師公、師傅只有中午才進餐，此刻正是兩位老人家運功的時候，我們吃吧！」

＊　＊　＊

晚餐之後，天色已經全黑，大家坐了一回，就各自回房。一晚過去，第二天一早，谷飛雲五人用過早餐，岳維峻和紫雲夫人一起走出。谷飛雲幾人慌忙站起身來，說道：「前輩，夫人早。」

岳維峻含笑道：「你們住得習慣吧？」

谷飛雲道：「住得習慣。」

「很好。」岳維峻道：「飛雲，你隨老夫到書房裡來。」

說完，轉身領着谷飛雲往左首行去。

書房略呈長方，當眞四壁圖書，陳設古雅，更是纖塵不染。

岳維峻已在一張籐編的椅上坐下，指指對面一把椅子，說道：「你也坐下來。」

谷飛雲依言在他對面落坐。

岳維峻面含笑容，說道：「飛雲，你可知道老夫叫珠兒把你接來，有什麼事嗎？」

谷飛雲欠身道：「晚輩不知道。」

岳維峻徐徐說道：「醉道友已經告訴過你，你生下來不久，是醉道友把你送去頑石大師扶養的，你雖由大師把你扶養長大，但頑石大師並沒有正式收你為徒，你知道為什麼嗎？」

谷飛雲隱隱聽出其中一定另有緣故，一面回道：「晚輩不知道，但晚輩叫他老人家為師父的。」

「那只是口頭叫叫而已，並非正式列入大師門牆。」

岳維峻接着道：「因為頑石大師乃是你的師祖。」

谷飛雲驚奇的道：「他老人家會是晚輩師祖？」

「是的。」岳維峻道：「你父親就是他唯一的徒弟。」

谷飛雲道：「家父是他老人家的弟子？」

「不錯。」岳維峻續道：「當年要醉道友把你送給頑石大師，就是奉了南山老人之命，南山老人早就有意要你投入崑崙門下，所以跟老夫要去三頁太清心法口訣，讓你先把玄門內功基礎打好了，再投到老夫門下，就可事半功倍。」

谷飛雲現在明白了，一面說道：「他老人家曾留了一份密柬，上面寫着『欲尋父母，須問東風』，前輩和南山老人是朋友，一定知道晚輩父母在那裡了？」

岳維峻含笑道：「南山老人遊戲風塵，喜歡和人打啞謎，昔年他曾和老夫提起過令尊，當時是在鳳翔酒會上和令尊認識的，一見如故，遂訂下忘年之交，就叫令尊為小兄弟……」

谷飛雲心想：「這不是和自己認識南山老人一樣嗎？哦，不，自己是奉師父之命到鳳翔酒會去的，自己曾問師父去做什麼？師父只說：你去了就會知道，原來南山老人早就知道自己是誰了。」

只聽岳維峻接下去道：「你是他小兄弟的後人，他自然要照顧你了，所以你一出生，他一面要醉道友把你送給頑石大師，一面又和老夫早就講定，等你二十歲再投到我門下來。至於密柬上說的要尋父母須問東風，哈哈，東來紫氣滿函關，東風是往西吹的，就是要你西出函關。當然，也許還另有深意，但要尋你父母必須先練成崑崙武學才能前去，這也是南山老人的意思。」

谷飛雲心頭一懍，望着岳維峻，說道：「難道晚輩父母有什麼意外，要晚輩練成武功才能救得出來嗎？」

岳維峻一手撚鬚，沉吟道：「你父母在那裡，老夫也並不清楚，只要你練成本門武功，相見之期應該不會太遠了。」

說到這裡，含笑道：「為師已經和你說明白了，你還不拜師嗎？」

谷飛雲幾乎忘了拜師之事，聞言不由「啊」了一聲，慌忙翻身跪拜下去，口中說道：「弟子谷飛雲給師傅磕頭。」

說完，恭恭敬敬的拜了八拜。

岳維峻端坐等着他拜完，站起身來，才道：「很好，你現在是我崑崙派的人了，本門沒有什麼嚴格規定，只要不作奸犯科就好，你是南山老人推介的，老人從你出生到現在，已經操了二十年心了，你不可辜負他的一片期望才好。」

谷飛雲點頭道：「弟子會的。」

剛說到這裡，只見紫雲夫人和荊月姑、馮小珍、珠兒、玉兒一起走了進來。

紫雲夫人含笑道：「恭喜相公，收到一個得意門人了。」一面又朝谷飛雲道：「飛雲，恭喜你成為崑崙派的傳人了。」

谷飛雲慌忙拜了下去道：「弟子谷飛雲叩見師母。」

紫雲夫人道：「你快起來。」

谷飛雲站起身來，荊月姑、馮小珍一齊說道：「恭喜大哥。」

珠兒眨眨眼睛，問道：「師傅，我們應該叫谷大哥師兄呢？還是師弟呢？」

岳維峻含笑道：「自然叫他師兄了。」

珠兒道：「師公偏心，從來都是先進山門為大。」

紫雲夫人笑道：「小丫頭眞是人小

鬼大，妳不是一路都叫他谷大哥的嗎，谷大哥年紀比妳們大，自然是妳們師兄了，我看妳們仍舊叫他谷大哥好了。」

「好嘛，師哥就師哥咯！」

珠兒朝玉兒道：「我們也要恭喜師哥才是。」接着兩人齊聲道：「恭喜谷大哥。」

紫雲夫人柔聲道：「我也有一件事要告訴相公呢，賤妾已經把荊月姑、馮小珍二人收為記名弟子了。」

岳維峻含笑道：「好極了，這二位姑娘資質都不錯，能得夫人傳她們幾手，可以成為飛雲的好幫手。」

紫雲夫人微笑道：「你要珠兒把她們一起邀來，難道不是這個意思嗎？」

「哈哈，知我者夫人！」岳維峻含笑道：「這也是南山老人的意思，他就是因她們兩個資質不錯，才要珠兒帶她們來給妳瞧瞧的，老夫本來想等飛雲拜師之後，再和妳說的，沒想到夫人却已經先收了她們了。」

紫雲夫人道：「我聽珠兒說，是醉道友要她把她們一起帶來的，我們紫雲岩一向從沒有外人來過，飛雲是南山老人二十年前就和相公說好了的，醉道友要珠兒把她們二人一起帶來，不再說也思過半矣，我看兩人資質確不錯，我不喜別人替我作主，所以先作決定，就把她們收為記名弟子。」

岳維峻含笑道：「這還不是一樣？」

谷飛雲聽說兩個妹子都被紫雲夫人收為記名弟子，心中自是替她們高興，就走到二女面前，欣喜的道：「恭喜二位妹子，蒙師母垂青，現在我們是同門師兄妹了。」

紫雲夫人含笑道：「好了，我們是道賀來的，現在該出去了。」

說完，率荊月姑等四人一起退了出去。

岳維峻又回到藤椅上坐下，一面從袖中取出一頁發了黃的絹紙，說道：「本門內功，昔年原以太清心法為最高，也就是道家的護身真氣。自從你師祖無意中在崑崙一處絕壁石窟中，發現一部道書，最後一卷是紫炁神功，是道家練炁防身之術，所載『紫炁』練成之後，可以橫溯六合，所向無敵，實為玄門內功中至高無上神功，從此本門就多了這種神功，但練習紫炁，必須先以太清心法為基礎，你已經練過太清心法，所以為師今天就傳你紫炁神功口訣，你先把這頁口訣拿去背熟了，明天為師再傳你行功練氣之法，練成神功之後，本門武功均可觸類旁通，你可以出去了，明天早晨再來。」

谷飛雲雙手接過，就行了一個禮，退出書房，回到房中仔細研讀。這頁紫炁神功口訣，不過一千多字，但文句古奧，讀來似懂非懂，簡直令人不知所云。

谷飛雲聽師傅說過，這種神功非同小可，自然不敢等閒視之，縱然莫名其妙，也要認真誦讀，一天很快的過去，他已把這篇口訣背誦得滾瓜爛熟。

這天晚上，他想起師傅說過，自己要尋父母必須先練成崑崙武功才能前去。從這句話，可見爹娘一定落在一個武功極高的仇人手中，要自己練成武功才能去把兩位老人家救出來，這人會是誰呢？會不會是通天教主？

不錯，準是這樣了，不然，南山老人不會從自己一出生就早已安排好，等自己到了二十歲投到崑崙門下來。而且這件事從前的師父(孤雲上人)，到現在的師傅好像他們都知道，只是不肯說而已。

他們不肯說的理由，不外乎怕自己練武分心，沒有練到他們認可的階段，貿然找去，這樣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把事情弄砸了。

想到這裡，就下定決心，要把師傅傳給自己的崑崙派武功練好，才不負南山老人的一片苦心。

翌日早晨，吃過早餐，就跟着師傅走入書房，雙手把一頁口訣呈上，說道：「師傅，弟子已經把口訣背熟了。」

岳維峻接過口訣，隨手收入袖中，接着道：「很好，你隨我來。」

起身朝裡首一間走去。

谷飛雲跟着走入裡首一間，地方不大，只放着一張木榻，別無他物，敢情是師傅平日休息運功之處。

岳維峻指着木榻說道：「你上去盤膝坐好，為師指點你運氣之法。」

谷飛雲依言脫下鞋子在榻上盤膝坐好。

岳維峻也在榻上坐下，先給他講解紫炁神功每一句口訣，然後指點他如何運氣、如何行功。

谷飛雲練成「太清心法」，對師傅講解的口訣自能心領神悟，牢記在心，此時再經師傅指點行功之法，但覺和太清心法似乎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又有許多地方似同實異，他不敢絲毫分心，依照師傅指點逐一做去。

好在口訣背熟了，又經師傅講解得十分清楚，等於有了藍本，你只要逐一去體驗實行就好。這樣一直練到中午時分，差不多已可完全做到。

岳維峻看得極為讚許，說道：「你做得很好，這是你的天資過人，才能一學即會，但會，並不等於練成，還得痛下功夫，才能稍有火候，你練的太清心法只不過三四成火候而已，照說應該練到五六成火候才能練紫炁神功，因此，你每日清晨，仍要勤練太清心法，基礎穩固了，紫炁神功也會隨着增進火候，好了，我們出去吃飯了，飯後，你可回房去練，明日早上再到書房裡來練給我看。」

岳維峻夫婦只有中午和大家一起進餐，桌上有他們夫婦在座，大家自然不敢多說，飯後，岳維峻夫婦起身

走了，才是師兄妹們談話的時間。

馮小珍喜孜孜的叫道：「大哥，師公教你練的是什麼功夫？」

谷飛雲道：「師傅叫我練內功，妳們呢？」

馮小珍道：「我和二姐跟珠兒妹子練的是一種步法，師傅說，要等步法練會了，才能練劍法，晚上也練內功，整晚都不准睡覺。」

玉兒道：「我們晚上都不睡覺的，習慣了就好。」

珠兒笑道：「妳有時還偷偷打盹呢！」

玉兒小臉飛紅，啐道：「妳不是有時也會打盹？」

荊月姑笑道：「妳們兩個時常為了一句不相干的話爭個不休，給師傅聽到了，不責怪妳們才怪！」

珠兒咭的笑道：「師傅因為懶得管我們，才要妳大師姐管的咯，妳管得我們太多了，我就少教妳一手。」

荊月姑笑道：「妳敢！」

谷飛雲道：「原來二妹當了大師姐。」

珠兒輕笑道：「師公、師傅門下合起來，你是我們大師兄，光是師傅門下來說，她就是我們的大師姐了。」

馮小珍催道：「大師姐，我們該進去啦，師傅規定今天練的五步身法，我還不熟呢，早些去練才好。」

荊月姑望着谷飛雲幽幽的道：「大哥，我們進去啦！」

谷飛雲道：「我也該回房去練功了。」

* * *

山中無歲月，谷飛雲到紫雲岩來，大概快有三個月了。他和荊月姑、馮小珍二人，只有每天三餐吃飯的時候才見面，說話的機會不太多，只知道兩人正跟珠、玉兒一起練劍。

因為這三個月中間，自己也正在忙着練功，除了早晨練習「太清心法」，整天整晚都在專心一志的練「紫炁神功」。

現在，他漸漸可以感覺到「紫炁神功」和「太清心法」似二實一。太清心法已是道家無上神功的先天輕清之氣，而紫炁却是混沌未鑿，就已形成的一種至大至剛之氣，所以太清真氣雖是先天之氣，但紫炁却是先天之氣中最精純的先天之炁。

當時練習太清心法之初，一呼一吸，體內宛如風雷鼓動，練到後來，才漸趨平靜，如今練習紫炁神功，却一點感覺也沒有，好像做到了返璞還真，心情空靈，無所思，也無所覺的境界。

最早的一個月，師傅還時加指點，後來師傅就讓自己練了，這兩個月幾乎連問也沒問，谷飛雲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練得如何了？師傅沒說，自己當然也不敢多問。

這天谷飛雲用過早餐，只聽師傅的聲音說道：「飛雲，你到為師的書房裡來。」

谷飛雲答應一聲，急步跨進書房，看到岳維峻，恭敬的叫了聲：「師傅。」

岳維峻嘉許的點着頭道：「飛雲，這三個月你進步得很快，不但太清心法已有五成火候，就是紫炁神功，也已有三成火候了，此後只要勤加練習，不難達到五成火候，那就差不多了。」

說到這裡，口氣微頓，續道：「本門武功，有龍飛九淵，縱鶴擒龍和乾坤八劍。龍飛九淵是輕身功夫，只要內功練好了，懂得其法，稍加練習即可，縱鶴擒龍也是一樣，所以為師把這兩種功夫放到最後再傳給你，目前先傳你『乾坤八劍』，你可白天練劍，晚上練功。」

谷飛雲應了聲「是」。

岳維峻又道：「乾坤八劍一共只有八招劍法，但可以演為六十四招，也可以精簡為四招，你現在先練基本的八劍，這是第一個階段，以十天為期，務必練到純熟為止，第二個階段，也以十天為期，再練六十四劍，第三階段，也是十天，那是最難的四劍，前後需要一個月時間，你必須把它完全練成。」

谷飛雲又應了聲「是」。

岳維峻伸手從壁間摘下一柄古劍，說道：「為師先傳你八句口訣，你用心聽着。」

當下就把八句口訣，逐句解釋了一遍，問道：「你記住了嗎？」

谷飛雲道：「弟子記住了。」

「很好！」岳維峻道：「現在為師先傳你第一招『乾字劍』，要仔細看着。」

說完，緩緩抽出長劍，劍頭指天，緩慢的向空劃了一個「之」字，一面口中解說着如何發劍，以及這一劍的訣要所在。

谷飛雲自然一一牢記在心。

岳維峻解說完了，就把長劍遞了過來，說道：「現在你練給為師看看。」

谷飛雲從沒使過劍，但他自小練武，目前武功已有相當根基，自然一看就會，何況方才師傅又解說得很詳細，那知接過長劍，依照師傅示範的動作，試演了一遍，就感到看來容易，實則毫釐之差，就失之千里。

岳維峻知他沒練過劍，不厭其煩的一一加以指正。光是這一招劍法，就足足練了半天時間，才差可中式。

岳維峻道：「好了，休息一回，該出去吃飯了，飯後好好去練習，一天一招，八天就可以練完，剩下的兩天時間，作為複習，就可把八劍練純熟了。」

谷飛雲又應着「是」。

岳維峻含笑道：「你把劍帶去，我們出去吧！」

從這天起，谷飛雲就改在晚上練紫炁神功，白天除了吃飯，就是練

劍。十天時間，已把「乾坤八劍」練得十分純熟，從第十一天起，岳維峻又每天傳他六十四招中的八招劍法，限他當天必須把八招練熟，八天學會六十四招，餘下的二天，綜合練習。

最後十天，岳維峻傳他由「乾坤八劍」精簡濃縮而成的「乾坤四劍」，那是「乾坤一劍」、「震兌一劍」、「坎離一劍」、「艮巽一劍」。這四劍也以每日練會一劍，八天練成，最後兩天作爲複習。

岳維峻鄭重告誡的道：「這四招劍法，是昔年本派祖師崑崙老人晚年精研劍術而創，威力之强，奪天地造化，你行走江湖，非到萬不得已不可輕易施展。」

一個月過去，谷飛雲已把劍法都學會了，早餐之後，他拿着師傅的長劍走入書房，走到師傅面前，雙手呈上長劍，說道：「弟子不負師傅敎誨，已把劍法都練會了，這柄劍請師傅收回了。」

岳維峻伸手接過，含笑問道：「你知道這柄劍叫什麼名稱嗎？」

谷飛雲道：「弟子不知道。」

岳維峻又道：「那麼你對這柄劍和普通長劍，感到有何不同之處嗎？」

谷飛雲道：「弟子愚魯，眞的不知道。」

岳維峻道：「不要緊，你隨便說好了。」

谷飛雲想了想道：「弟子覺得這柄劍形式較古，入手甚輕，本來以爲只是一柄生銹的古劍，那天不愼劍尖劃過地上鋪着的堅硬紫石，竟然無聲無息就把石塊劃開了，弟子才知道這是一柄極爲鋒利的寶劍。」

岳維峻點着頭，又道：「還有呢？」

谷飛雲道：「這柄劍好像入手有點冷，但用慣了也不覺得了，不知弟子說的對不對？」

岳維峻笑道：「你都說對了，此劍原是萬載寒鐵所鑄，所以其色黝黑、入手甚寒，因你練成紫炁，才不覺甚冷，你不妨抽出來看看，其實劍兒並非黑色，而是深紫，故名紫文……」

谷飛雲練了一個月劍，却沒有仔細看過，依言抽出劍來，凝目細看，才辨認出劍身果然色呈深紫。

岳維峻又道：「此劍因是萬載寒鐵，久浸寒潭，精氣內斂，外表看不出一點鋒芒，但只要把眞氣貫注劍身，尤其是紫炁神功，就可發出紫色光芒，不但百鍊精鋼，就是削鐵如泥的名劍，也一揮即斷，不聞一點聲息，這柄劍乃是本派鎭山之寶，傳到爲師已有八百年了，現在爲師把它傳給你，你還不跪下接劍，此後仗劍江湖要爲本派增光，更不可仗着利劍妄開殺戒。」

谷飛雲慌忙跪下，雙手高擧接過長劍，佩到身邊，說道：「弟子謹遵師訓，自當永遠銘記在心。」

「好了，你起來。」岳維峻續道：「你上紫雲岩來，已經四個月了，再有一個月，就可以下山了，從今天起，一月之內，務必把『龍飛九淵』、和『縱鶴擒龍』兩種神功練熟，這兩種神功，全以內功爲基礎，懂得訣要，並不難練，你上午練功，下午仍須練劍，爲師今天先傳你龍飛九淵身法。」

說完，領着谷飛雲來至客堂前面的天井中間，一面說道：「你看清楚了。」

隨着話聲，只見他一個人緩緩升起，到了三丈上空，身形一折轉而向東，再一側身折而向西，在空中不斷的迴翔飛舞，倏而上冲，倏而低迴，轉折自如，宛如一頭紫鶴，在空庭飛舞。

這樣足足延續了一盞熱茶工夫，而且每次變換一種身法，口中都在一邊解說，直等九式身法一齊使完，才緩緩落到原來之處。

要知凌空飛翔，全憑一口眞氣，但既要逐一解說，而又飛翔得如此緩慢，武林中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得到。

谷飛雲屛息凝神，對師傅的每一個轉折身法都牢牢記住，同時也看得目瞪口呆，心頭暗暗高興。

岳維峻含笑道：「龍飛九淵，一共是九式身法，所以也叫雲龍九式，是崑崙派的獨門輕功，當年衡山派掌敎摹倣本派龍飛九淵身法，殫精竭慮歷數十年之久，才把飛騰身法加入劍法之中，還是要藉對方兵刃相接之力，才能迴翔飛刺，在各大門派中別樹一幟，就以珠兒來說，她年紀還小，內力不足，所以才學了『雲龍三折』，就無法再學上去了，以你目前的內功火候，已經可以學全了，今天先練三折，等練熟了，再練三折，半個月時間應該可以學會。」

當下就把口訣傳給了谷飛雲，並要谷飛雲當場練習，自己也一直在旁加以指點，好在谷飛雲內功已有相當火候，又有師傅在旁不時加以糾正，自然領悟得很快。

經過一個月的苦練，對「雲龍九淵」身法和「縱鶴擒龍」兩種崑崙派的絕藝，也都練熟了。

這天早晨，岳維峻把谷飛雲叫到書房中，說道：「徒兒，你還記得五個月前，剛來紫雲岩的第二天，你曾問爲師知不知道你父母下落？爲師當時沒和你說的原因，是怕你惦念父母，練武分心，現在你已盡得爲師傳授，縱或還不是對方敵手，但只要不和對方正面衝突，能够在暗中進行，救出你父母應該不成問題……」

谷飛雲聽說自己父母果然被敵人囚禁，不禁心中大慟，噗的跪倒地上，流淚道：「師傅，不知弟子父母被什麼人囚禁，現在那裡？」

岳維峻含笑道：「你起來，爲師不是正在告訴你嗎？」

谷飛雲拭着眼淚，站起身子。

岳維峻續道：「你知道令尊叫什麼名字嗎？」

谷飛雲道：「從沒有人和弟子說過。」

「他叫谷清輝。」岳維峻笑了笑道：「南山老人只要遇上武林中他看得上眼的年輕人，就會叫一聲小兄弟，他第一次見到爲師，也稱我小兄弟，後來知道爲師年紀和他也小不到那裡去，才改稱爲師老弟了……」

谷飛雲眼看師傅岔了開去，又不敢多問，但一雙眼睛直是望着師傅。

岳維峻知他心意，笑道：「爲師把話題扯遠了，南山老人雖稱你父做小兄弟，但你父親却和醉道友成了眞正的方外之交，後來你父在江湖上認識了一位紅顏知己，雙方情投意合，只是這位女俠因師門有不准婚嫁這一條規定，使兩人都感到十分痛苦，你父在這段時間，時常以酒澆愁，事爲醉道友所悉，認爲男婚女嫁，事屬人倫之常，師門規矩，豈能剝奪一個人的一生幸福，力勸你父和那位女俠結婚，還自充冰人，這位女俠就是你母親席素儀，只可惜當時南山老人遠去關外，不然也就不會發生以後的事了……」

谷飛雲忍不住插口問道：「師傅，是不是我娘的師父不答應？」

岳維峻道：「你母師父得知此事，就派門下大弟子向醉道友追問你父母下落，當時醉道友原想把事情攬在他一人身上，不料和你母親的大師姐在言語上發生了衝突，你母親的大師姐一向目空四海，沒把醉道友放在眼裡，雙方終於交上了手，醉道友一時氣憤，竟然使出『太乙翻天掌』，把對方擊傷，你母親的師父本是剛愎自用之人，這下自然更把她激怒了，派出門下弟子，務必把你母親擒回去……」

谷飛雲緊張的問道：「後來呢？」

岳維峻道：「你母親自然不敢反抗，終於被他們擒回去了。」

谷飛雲道：「那我爹呢？」

岳維峻輕輕歎息一聲道：「你父伉儷情深，一直找上你母親師父那裡，跪求了三天三晚，終於獲得你母親師父的允許，讓他和你母親見上一面，你父親眼看你母親囚禁在石室裡，甘願陪着你母親，不願下山，你母親的師父當時已經心軟，但她大弟子因被醉道友翻天掌擊傷內腑，懷恨在心，在師父面前進了讒言，一怒之下，就把你父囚禁在你母對面石室之中，揚言只要接得住她一掌就可把兩人放了，但普天之下能够接得下她一掌的人，大概除了南山老人，也只有練成本門紫炁神功，才能勝任！」

谷飛雲聽說父母被禁在對面石室之中，心頭十分激動，忍不住淚流滿面，問道：「師傅，我娘的師父，究竟是什麼人呢？」

岳維峻沉吟道：「你雖然練成紫炁神功，但火候尚淺，以你目前的功力斷難接得下她的一掌，因此要救你父母也只能暗中進行，以爲師推想，你父母被囚禁了已有二十年之久，囚禁之處看守不會很嚴，南山老人不便出面，二十年前曾要醉道友偸偸進去探過你父母，曾口授內功口訣，這二十年你父母也應該功力大增，只要把他們救出來了，即可順利離開，因你母親的師父在二十年前，你母生下你的時候，是醉道友去抱來的，她說過二十年後，只要這孩子學成武功，能把他父母救出去，她可以任人離去，只要不是硬闖，救出你父母之後，她說過的話就不能不承認。」

谷飛雲看師傅說了許多話，還沒說出娘的師父是誰？急着問道：「師傅，他到底是誰呢？」

岳維峻臉含微笑，徐徐說道：「南山老人用心良苦，不是早就要你去探看過虛實了嗎？」

谷飛雲身軀陡然一震，張目道：「會是金母？」

「不錯！」岳維峻道：「欲尋父母，須問東風，東風是朝西吹的，金母號稱西鳳，以整個武林來說，她是住在最西邊的一個，也是武林中最難惹的一個人，她練成『天池水面風』，是一種陰柔勁力，就算紫炁神功能夠化解，但以她的功力，你沒練到五成以上火候，仍然無法與之抗衡，你必須謹記爲師之言，以你所學，潛入天池把你父母救出石室，應該可以辦得到，不可和她正面衝突，這是十分重要之事，千萬魯莽不得。」

谷飛雲道：「弟子記住了。」

岳維峻道：「你現在就可以下山去了。」

說到這裡，口中又「哦」了一聲，叮囑道：「荊月姑、馮小珍雖得你師母傳授，學會一套劍掌，應付一般江湖高手已經綽有餘裕，但和金母門下相較，仍非其敵，要去救你父母，最好你一人前往，相機行事，反而較少危險，切不可讓她們知道，行前最好先去找醉道友，他去過天池，知道你父母被囚禁在何處，自會指點於你，好了，你可以出去了，荊月姑、馮小珍大概已在客堂等你了。」

谷飛雲噗的跪了下去，流淚道：「弟子多蒙師傅成全，若能救出父母，都出師傅所賜，師傅大德，弟子萬難報答，弟子只有給你老人家多磕幾個頭了。」

岳維峻微笑道：「你只要堂堂正正做人，就是報答師傅了，你快去吧！」

谷飛雲恭恭敬敬的叩了八個頭，才拭着淚水站起，說道：「師傅，弟子告辭了，弟子還想去拜別師母。」

「不用了。」岳維峻含笑道：「你師母這時候還在運功呢，你們只管走好了。」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徐不凡殺了總兵褚鵬飛，爲國鋤奸，鍾玉郎出面架樑，徐不凡總算將他制住，下一站是固陽，輪到哈爾納拉，一路疾行，遇銅衣人攻血轎，上官巧雲協助解圍，對徐熱戀常小琬不滿，不辭而去，徐不凡說好說歹的才和好如初。鍾雪娥協助殺了哈爾納拉，她自稱是賣情報的。一行西行找巴爾勒法王，喇嘛廟內鍾玉郎和法王弟子巴敦夫、韃靼二太子呼杜拉出迎……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血劍屠龍

御史喬裝查案　使者氣燄囂張

地動山搖，石破天驚，這一刻只怕千年難得一見，徐不凡的玄功發揮到極致，竟將柵牆爆裂，從鐵屑中彈出。天地二老也不是簡單的人物，咬着他的脚後跟脫出困境。

鍾玉郎、巴敦夫、呼杜拉都嚇傻了，張口結舌，莫知所措。

徐不凡冷冷一笑，道：「怎麼樣？還要不要繼續玩下去？」

巴敦夫如夢初醒的道：「當然要，直到你把命留下來！」

鍾玉郎更乾脆，立即付諸行動，祭起十二把飛刀。

巴敦夫也不稍慢，唸咒作法，飛出無數柄巨斧。

噹！噹！噹！徐不凡正待出手反擊，左邊射來一個乾坤圈，右邊竄出一支風火劍，飛刀、巨斧招架不住，先後跌落塵埃，化爲烏有。

石娘娘、高天木飄然而現，道：「主人，讓奴才陪他們玩玩吧！」

徐不凡頷首稱善，二老放心的轉往前殿，鍾玉郎、巴敦夫見勢不妙，打起退堂鼓，已轉至殿角，準備開溜，石娘娘怒叱一聲。「別溜，你家姑奶奶已經很久沒玩法術了。」

心念動起，立有數塊巨石砸下，二人不得已飛上了房，又差點被二棵千斤巨木砸倒，隨後被迫退到殿後廣場去。

鍾玉郎霍地轉過身來，道：「你們最好不要得寸進尺，惹火了我，管保你們吃不了兜着走。」

高天木道：「鍾玉郎，有甚麼邪魔歪道儘管施出來，我高天木與石娘娘保証奉陪到底。」

巴敦夫道：「拚就拚，巴某還從來沒有怕過誰。」

場中掀起一陣狂風，飛砂走石，遮天蔽日，石娘娘和高天木交換一個眼色，同時運起無邊法力，狂風倒捲，砂石回飛，弄得鍾玉郎、巴敦夫土頭土臉，忙將妖術撤回，始告風止砂落。

鍾玉郎抹了一把灰，正想再變一個新花樣，忽見面前已豎起好幾根合圍巨木，心知要糟，生怕再中了徐不凡的「玄冰大法」，轉身就走。

說怪眞怪，他轉身到那裡，那裡就出現合圍巨木，彼此在較法力，也在較速度，眨眼工夫，鍾玉郎與巴敦夫便被圍起來。

二人知道不妙，急忙騰空而起，這時候斗大的石頭，已如雨點子似的打下，很快就將五尺見方的地方塞滿了。

石娘娘道：「主人，如在石縫之內施以『玄冰大法』再在外面放一把火，一定可以要了他們的命。」

徐不凡道：「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給他們一點教訓也就夠了，咱們走吧。但不知巴爾勒是否確實不在廟裡？」

高天木道：「我們已經查過，巴爾

勒的確不在。」

「那咱們就走吧，只要巴爾勒人在中原，我相信會碰上這個老狐狸的。」

走回頭路，再也沒見到二太子呼杜拉，來到前殿，果然有一大羣喇嘛，正與二老八駿大打出手，喇嘛性殘兇悍，頻施殺手，惹火了二老八駿，撂倒了好幾個。

徐不凡上前說道：「各位大師父，巴敦夫被我困在偏殿後面的廣場上，省點力氣，快去救人吧。」

這話說的十分技巧，一方面表明了巴敦夫都不是對手，你們又何必作困獸之鬥；另方面叫大家去救人，等於給了他們下台之階。衆喇嘛聞言之下，眞的不再戀戰，紛紛退走。

徐不凡命石娘娘、高天木去投送血旗、血帖，對二老八駿道：「怎麼樣？大家沒有吃虧吧？」

八駿之首緊握着拳頭，意氣飛揚的道：「當年隨着主人出生入死，不知道殺了多少韃子，這幾個喇嘛算甚麼，要不是少主不准我們殺人，可能早就全部解決了。」

徐不凡笑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正因爲當年大家的英勇表現，才換得目前的和平，爲了免於再起爭戰，容忍是必須的。好了，諸位既然無礙，我們這就上路吧。」

曉行夜宿，一路東返，這一天已進入天險之地的「九死谷」。山壁高而險，谷道窄而曲，徐不凡有感而發，道：「好地方，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難怪從古至今，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

天叟丁威道：「此谷地勢險要，又是東西方必經之路，誰據有此谷，攻者必定九死一生，故有九死之名，所幸目前劃爲緩衝地區，雙方皆未設防。」

忽聞頭頂上有人接口說道：「現在已經有人設防了。」

話落人現，原來是石娘娘。徐不凡馬上問道：「是誰設防九死谷？」

王石娘恭身答道：「是歸化城的兵馬。」

「奇怪，我們入谷已大半天，怎麼沒有發現？」

「他們部署在出谷山口上。」

「有多少兵力？」

「褚鵬飛的三千子弟兵。」

「目標是我？」

「他們知道主人西走固陽、狼山，返回來必然直奔大同府，所以佈下重兵，張網以待的。

徐不凡命八駿停下來，道：「走，咱們繞路。」

地叟毛奇滿面困惑的道：「這怎麼可以，繞路至少要躭誤半個月的行程，這是東西交通的惟一捷徑，其他的路線都是重山峻嶺，寸步難行。」

石娘娘也接着補充道：「而且，血旗已發，血帖應亦投送出去，我們一旦爽約不去，天下人會以爲主人臨事退縮，大大地影響主人的聲譽。」

天叟丁威道：「少主，當年總兵大人遇害時，褚鵬飛就是以這三千子弟兵爲憑藉，他們每個人的手上，都可能沾有徐家老少、家將、護衛的血，老奴斗膽建議，咱們衝上去，殺他個片甲不留。」

「對，咱們衝上去，殺！」

「血債血還，以牙還牙！」

「對，衝呀！」

「殺啊，殺！」

隨徐全壽死難的護衛家將，皆八駿二老的同僚知交，袍澤情深，怒火中燒之下，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將憤怒的情緒燒到了沸點，大有山雨欲來，非一拚不足以平衆怒的境地。

然而，徐不凡却異常平靜而理智，道：「我說過只殺元兇主犯，脅從者一概不究。」

八駿之首道：「公子，這三千弟子兵中，一定也有殺人的兇手，怎可任其逍遙法外？」

「兇手是有，但非元兇，同時混戰的結果，必然會禍及無辜，智者不取！」

「不衝出去，難道眞的要繞路，饒了于堅的狗命？」

「不！我一向言必踐，行必果，于堅的人頭絕不允許他多留一分一刻！」

既不願浴血衝殺，又不改索仇日程，兩相矛盾，互爲扞格，八駿二老面面相覷，皆被他弄糊塗了。

地叟毛奇道：「那現在該怎麼辦？」

王石娘冰雪聰明，已猜透了主人的心意，道：「主人是否想『凌空飛渡』？」

徐不凡點頭道：「事到如今，這是惟一的方法。」

叫二老八駿，攀附轎身四週，眞氣上提，以減輕重量，緊閉雙目，以防臨事慌亂。然後，徐不凡在前，王石娘在後，二人緊握雙轅，同喊一聲：「飛！」無邊的法力已發，血轎宛若一隻巨鳥，從九死谷內升起，飛越聳立羣峯，落在一處平坦的草原上。

二老八駿睜開雙目，一臉驚喜，皆引爲畢生奇遇，飄飄然有一種曾爲神仙似的喜悅。

露宿一夜，就地造飯，次日上午便踏上往大同的官道，打算進城去，高天木却匆匆迎上來，提出相反的意見，道：「不行，絕對不能進城去！」

徐不凡一楞，道：「爲甚麼？」

「因爲各門的城門已半關閉，任何車轎皆不准入城去，我們如果硬闖，一定會發生流血事件。」

「守備府那邊的情形怎樣？」

「更嚴重，劍樹刀山，如臨大敵，聽說于堅已誇下海口，要將主人消滅在大同府，鍾姑娘叫奴才轉告主人，最好取消這一次行動。」

「你遇見她了？」

「是她找到我的，也因而延誤不少時間，不然早就該回來了。」

「她怎麼說?」

「她說主人這一次犯了一個錯誤，通知的時間，與實際行動的時間相隔一天以上，于堅正可以從容部署，主人一定會吃虧的。」

「所以她有意阻止?」

「她的態度很誠懇。」

「我問你，血帖送出去了嗎?」

「早已送達。」

「那我們就不必做任何考慮，一切照原定計劃行事，絕不更改!」

大同乃九邊之一，扼北方咽喉，素為軍事重地，為了方便行事，綏靖邊疆，大同知府賀紹庭，與大同守備于堅採合府辦公制，全部集中在一座古城堡內。

城堡外，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甚是森嚴。城牆上更是密密麻麻，佈滿了弓箭刀斧手。四角四個碉樓上各有一個手持號角的人，不停的在四下張望，一有動靜，馬上就會將消息傳進堡內去。

堡門却是敞開着，守衛也不比平時多，顯然于堅是打算放徐不凡進來，好在甕中捉鱉。

堡內的部署更不必說，面對大門的一座樓前，站着三隊兵士，每隊三列，一列執刀、一列持劍、一列使槍，約有三百之多，向大門的這一邊無人站立，活像一個開着口的口袋。更多更厲害的人，全部藏在暗中，所有能夠藏人的地方都藏滿了人。

儘管人多勢衆，儘管似乎有十成十的把握，徐不凡的名頭太大，兵士們的臉仍如繃緊了的鼓，緊張萬分。

于堅更緊張，全副戎裝，戴着頭盔不算，脖子上還特意套上一副護甲，目光散亂而游移，額頭已淌下了汗水，神情極為焦躁不安，站在樓上的窗前，正不時的引頸眺望。

站在一旁的大同知府賀紹庭道:「時間該差不多了吧?」

于堅望望就貼在面前的血帖，再看看天色，道:「午時三刻，差不多應該就是這個時候。」

「大同府鐵壁銅牆，固若金湯，我看姓徐的小兒可能早已望風而逃。」

「逆徒生性強悍，視名如命，恐怕未必會知難而退……」

一語未畢，後門一側的碉樓上已響起「嗚!嗚!」的號角，不旋踵間，前門的碉樓上也「嗚!嗚!」之聲大作，一名兵士進來報道:「報告兩位大人，血轎已近在一箭之內。」

大家緊張的情緒馬上提到頂點，千百隻眼睛全部集中到大門口。

「血轎!」

「血轎!」

隨着大家的驚叫聲，一頂血紅色的轎子抬進府衙大門。

這轎子較眞正的血轎為小，徐不凡在大同城內買了一頂普通轎子臨時改裝的。轎伕亦非八駿，而是二老與王石娘、高天木。

于堅單手高舉，已打出了訊號，刀出鞘，劍出匣，箭已搭上弦，暗中的人更是蠢蠢欲動。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血轎速度極快，昂首闊步的走進口袋內。

驀然，于堅右拳緊握，用力下壓，傳下攻擊令，登時，三隊兵士快速移位，先將袋口封住，斷了徐不凡的退路，藏在樓上樓下，牆裡牆外的刀斧手、弓箭手一齊發動，箭如雨，斧如林，目標對準血轎，聲勢實在駭人，眼皮子都來不及眨一下，血轎業已變成刺蝟，插滿了長箭刀斧。

王石娘、高天木與二老却毫髮未傷，憑着四人超人一等的武藝，尤其大家有備而來，身上皆穿有護甲，從容不迫的將血轎停下，打開轎簾。

徐不凡跨步而出，目光環掃一週，抱拳說道:「那一位是于守備于堅將軍?」

話還沒有說完，第二批弓箭刀斧又到，五人連在一起，快速旋轉，藉高度旋轉所產生的氣旋力道，瓦解了于堅的第二次攻勢。

天叟丁威眼尖，指着樓上的于堅道:「少主，那老小子在樓上。」

徐不凡抬頭一望，道:「于將軍，血帖收到了吧?」

「哼!」

「對血帖上所指的罪狀，你可有辯解?」

「你父徐全壽私吞貢品，是被皇上賜死的，徐總兵抗旨不從，只好在褚前守備的命令下格殺。」

「于堅，聖旨是假的，這是問題的關鍵。」

「本將軍不知眞偽。」

「先父曾當面告訴你。」

「絕無此事。」

地叟毛奇勃然大怒道:「你放屁，此事老夫親目所見，親耳所聞，你有一百張嘴也推不掉。」

于堅怒沖沖的道:「你看到又怎樣，聖旨的眞假不能單憑徐全壽一面之詞，況且本將軍是奉命行事。」

徐不凡亟欲知道的就是幕後人物，急急追問道:「是奉何人之命?」

「褚鵬飛。」

「你們是一丘之貉，我是問你幕後的主使人?」

「無可奉告。據我所知，此事內幕重重，牽扯極廣，你如肯招出實情，徐不凡或可網開一面，不要你吃飯的傢伙。」

「徐不凡，你簡直目中無人，給我拿下!」

軍令如山，衆兵勇一湧而上，徐不凡怒喝一聲。「你找死!」身形也隨聲離地拔起。

兵士中不乏身懷絕技之人，事先又曾經過演練，撲擊之勢十分美妙，一圈比一圈高，一層比一層密，再加

上從樓頂墜擊而下的人，形成一個肉網，將徐不凡主僕五人圍困在裡面，有如網中之魚。

徐不凡藝高人膽大，偏偏不肯束手就擒，徐不凡居中，四人背裡面外，緊貼在一起，繼續硬向上衝。

如果說，大同府的兵士佈下的是一張肉網，那麼，徐不凡主僕的組合就是一枚冲天炮。肉網罩不住冲天炮，冲天炮終於破網而出。

不僅速度快，尤其美妙絕倫，一出肉網，馬上一式「天女散花」第三批弓箭刀斧尚未攻到，五個人已分成五路，破窗進入樓內。

糟!樓上空空如也，已不見賀紹庭、于堅的踪跡，眼見一道梯子直通樓下，當下不遑多想，直往下衝，一口氣衝至底層時，才發現已經在地層下。

四面都是石壁，無窗又無門，一燈如豆，陰暗昏黃。

徐不凡皺着眉頭，道:「老賊就是逃來此地的，一定有門。」

運足一掌眞力，拊貼壁上，一陣摸索，不久便找到出路，啟開一道石門。

突覺金風貫耳，射來一蓬寒星，王石娘的風火劍一掃，再加上高天木的乾坤圈，一個不剩的倒打回地道去。

天地二叟動作好快，彈身疾竄而出，已扣住兩個手持鉛筒，旋放暗器的傢伙。

王石娘、高天木搶在前頭，當先深入地道中。

天叟丁威最是急性子，劈面就問:「說，于堅那個老匹夫是否逃到這裡來了?」

那人嚇得屁滾尿流，連說:「是，是。」

「往那裡去。」

「前面。」

「前面是那裡?」

「前面岔路很多，我……我不知道。」

「你不說實話老子就活劈了你。」

那人支吾其詞，丁威揚掌就要劈下去，徐不凡道:「別為難他，狡兔三窟，于堅的確實去處，他可能眞的不知道，點了他們的穴道，咱們自己去找。」

深入數丈之後，地道便分開，再往前行，岔路更多，似如星羅棋佈，四通八達，眞不知該走那一條才好。

見王石娘從前面折轉，徐不凡道:「石娘，前面的情形怎麼樣?」

王石娘道:「守衞並不多，可能于堅自信可以在上面就把我們除掉，所以在下面未作安排，奴才已經把他們制住了。」

「可知于老兒的去處!」

「前面岔路太多，我不敢走遠，還沒有找到盡頭。」

俄頃，高天木也回來了，提出相同的報告，于堅去向不明。

這下可把徐不凡難住了，分頭去找吧，怕迷途失散，單尋一條路吧，又怕誤時誤事，最令他放心不下的是，萬一大同府的兵勇湧進地道來，是可以將地道塞滿，果不幸而言中，想要再在不傷人的情況下全身而退，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徐不凡稍作遲疑，決定採用最笨的辦法，由他本人守在原地不動，四人分向四個不同的方向去搜尋，尋得目標後立即回報，再作計較。

四人剛去，耳際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道:「笨雖笨，倒不失為是個好辦法，只是通路多如牛毛，不一定能找對門。」

話說一半時，從另一條岔道裡走出一位婀娜多姿的女郎來，是鍾雪娥。

鍾雪娥實在太神秘了，徐不凡做夢也想不到，會在府衙的地道裡遇上她，敵乎?友乎?高深莫測，一片迷離。

由於在徐不凡的心裡，始終無法肯定她是敵是友，所以在態度上也只好以非敵非友處之，淡然一笑，道:「幸會，幸會!」

鍾雪娥却甚是熟絡，道:「的確是幸會，我原先的判斷，你多一半逃不過于堅的毒手，所以勸你打消原意，看來是我小瞧你了。」

徐不凡笑道:「那裡，無論如何，我還是很感謝姑娘的善意。」

「你沒有聽我的話，不必謝我，而且，你現在的麻煩也不小。」

「現在有甚麼麻煩?」

「如果被于堅或賀知府曉得你們在地道裡，下令堵死所有的出口，就只有死路一條，我奉勸你還是及早離開的好。」

「對不起，找不到于堅這個老賊，我絕不會離此一步。」

「這個地道，是根據河圖八卦之學建造的，除非識途老馬，一般人進出都很困難，何況找一兩個人。」

「謝謝鍾姑娘的關心，我徐不凡天生倔強脾氣，不達目的，絕不休止，四個人一趟找四條路，兩趟八條路，三趟……」

鍾雪娥不等他把話說完，便格格笑起來，道:「這多麻煩，你既然如此堅決，我就成全你好了。」

「妳是說，妳知道于堅的去處?」

「當然，不知道拿甚麼賣給你。」

「妳說吧，要多少?」

「錢財乃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夠花就行了，太多了也沒意思，這一陣子，從你身上賺的銀子已經足夠我三年用，咱們換個方式吧。」

「換甚麼方式?」

「你這個人有時候宅心寬厚，慈悲為懷，連一隻螞蟻也不忍心踩，儼若文人雅士，有時候又膽大包天，固執已見，敢闖千軍萬馬，倔得像一頭大

蠻牛，我最欣賞你這種有個性的男人。」

「鍾姑娘，我們在談生意，別把話題扯遠。」

「我們是談生意，我要你嫁給我。」

徐不凡吃了一驚，道：「妳說甚麼，嫁給妳？」

鍾雪娥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不錯，嫁給我！」

「妳在說笑話，自古有女嫁男，沒有男嫁女的。」

「這是條件，也是生意，自然是你嫁給我。」

「我是一個殘廢，妳應該嫁一個四肢齊全的人。」

「我是個醜八怪，」鍾雪娥指着自己的綠色面紗：「咱們誰也不吃虧。」

徐不凡凝視着她的面紗，只看到一個美麗的輪廓，以開玩笑的語氣說道：「可惜我已名花有主。」

一句「名花有主」，又惹得鍾雪娥笑起來，道：「你是說常小琬？」

「妳知道小琬？」

「你的未婚妻，可惜已經死了，不然我又何必搶人家的丈夫。」

「抱歉，就算小琬死了，我也不作任何承諾，因爲我覺得這事太荒唐，而且更不喜歡接受別人的勒索。」

「沒有關係，你不必急着答覆，來日方長，反正我現在還不打算討丈夫。」

這種男女婚嫁之事，在鍾雪娥口中說來，自自然然，從從容容，一點也沒有嬌羞忸怩之態，徐不凡心中直犯嘀咕，暗想：「這丫頭處處與衆不同，我可要小心提防着點。」

掏出一錠銀子擲給她，道：「好朋友勤算帳，走一步路，辦一件事，現在總該可以說出于堅的去處了吧？」

鍾雪娥也不客氣，收起銀子，指着地道拐角處的牆壁說：「看到沒有，一左一右，這上面有各種不同的符號，你的目標是四號，當左則左，當右則右，便可找到姓于的。」

「謝了，石娘他們到時，請替我招呼一聲，徐某先走一步。」

足底抹油，掉頭就走，照着鍾雪娥的指點，當左就左，當右就右，不一時已至盡頭，順路爬上一道石階。

石階呈螺旋形，到達頂部時才發現，原來是一個碉樓，于堅與賀紹庭正趴在窗口上，注視着外面。賀紹庭氣喘咻咻的還在擦着汗，似乎才上來不久，道：「于兄，外面亂鬨鬨的，好像還沒有逮住徐不凡。」

于堅信心十足的道：「知府大人請放心，四門緊閉，十面埋伏，徐不凡就算有十條命也飛不了，咱們等着好消息吧。」

徐不凡的短刀已貼在右肘上，接口說道：「很不幸，我給你帶來壞消息。」

于堅猛回頭，面無人色，「你……你怎麼會找到這兒來？」

徐不凡殺氣騰騰的道：「閻王要你今夜死，不得留命到天明，于堅，你認命吧！」

似蒼鷹攫兔，似餓狼撲羊，賀紹庭根本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于堅的佩劍才拔出一半，連哼一聲都來不及，人頭已鈎在徐不凡的鐵耙上。

也不知是氣的還是嚇的，賀紹庭全身嗦嗦而抖，惡狠狠的道：「徐不凡，你們徐家世代忠良，想不到會生出你這個殺人魔王來，本府雖一介書生，自知非爾之敵，也絕不引頸就戮，我跟你拚了。」

他自份必死，所以根本未將生死放在心上，不顧一切的撲出去，詎料，徐不凡不閃不避不還手，劈！劈！在臉上清清脆脆的挨了兩個耳光子。

這一來，反倒使賀知府糊塗了，傻楞楞地道：「徐不凡，你怎麼不動手？」

徐不凡放下人頭，洒上藥水，收起短刀，心平氣和的道：「晚生與賀知府無怨無仇，怎麼敢對大人無禮，置朝廷的王法於不顧？」

賀紹庭見徐不凡前後判若二人，更加費解，道：「你既知朝廷王法，就不該恣意胡爲，殺害于將軍。」

「賀大人，晚生與他仇深似海，事實俱在，我不想再多作解釋。」

「就算聖旨是假的，他錯殺了徐總兵，也應該由王法來處置，不可私刑殺人。」

「我正是在執行王法。」

「甚麼？你在執行王法？你把話說清楚。」

「對不起，我不想多費唇舌，再見。」

從于堅身上撕下一片衣襟，包好骷髏頭，轉身就要離去，却被賀紹庭堵住去路，正氣凜然的道：「徐不凡，你今天要是不交代清楚，本府職責所在，即使粉身碎骨，也不放你走。」

徐不凡面有難色，苦笑道：「賀大人，請別誤會，晚生不告訴你，純粹是爲大人着想。」

「本府不明白你的意思。」

「聰明容易糊塗難，不明白最好。」

「休花言巧語，本府要知道你憑甚麼代表王法。」

「賀大人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

「絕不後悔？」

「絕不後悔！」

說話中，已將徐不凡緊緊抱了起來，徐不凡想要在不傷人的情況下離去，幾乎不可能，聞言遲疑再三後，慨然歎道：「好吧！大人既然如此堅決，晚生也不便再固執己見，看完之後，請不必言語，該怎麼做就怎麼做，賀大人忠心耿耿，天人共鑑，盼能早登極樂。」

取出一個東西來，展現在賀紹庭

面前，賀知府看完之後，臉色大變，二話不說，一頭撞上石柱，當場腦漿四溢而亡。

徐不凡忍不住掉下兩滴英雄淚，樓下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王石娘、高天木與二老都到了，忙將東西收起來，轉身就走。

地叟毛奇見現場倒下兩個人，道：「公子，賀知府爲官清正，口碑載道，怎麼也死了？」

徐不凡兀自前行，頭也不回的道：「他是自殺的。」

賀紹庭爲甚麼會自殺，四個人皆一團迷霧，但見他臉色不對，却沒有一個人敢追根究底。

碉樓半腰有一個小門，可通城牆上，城牆上兵士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堡內，徐不凡主僕奪門而出，勢如瀉電，他們連攔截的念頭都沒有產生，見到的影子已經消失了。

一行五人直奔南門外，原想去與八駿會合，在一座五道廟前，遇上神探刁鑽、神偸孟元。天叟丁威道：「赫，兩位也到大同來了，想必又有新發現。」

神探刁鑽道：「是有新發現，所以特來報與公子知。」

徐不凡道：「發現甚麼了？」

「最新消息，京城裡有一位御史到大同來了。」

「是那一位御史？來大同做甚麼？跟我們又有甚麼關係？」

「就是那位敢言直諫，有鐵血御史之稱的余浩然，據說他此來大同的目的，是爲了調查徐總兵當年蒙冤遇害的案子，與我們當然大有關係。」

「余御史現在何處？」

「就住在南關的『蓬萊居』。」

「先父當年遇害的那一家客棧？」

「是的，聽說昨天就到了。」

這事關係太大，徐不凡馬上作了決定，命二老去與血轎會合，免得八駿擔心，請神探神偸繼續打探，自己則與王石娘、高天木同行，準備去會一會余御史。

神探刁鑽道：「公子請注意，余御史係喬裝而來，可能是一位走方郎中，也可能是一位算命先生，千萬不要認錯人。」

「我知道了。」

* * *

徐不凡去勢如風，最後一個字已聽不大清楚。

蓬萊居，在南關算是最大的一家客棧，一排五間店面，還兼營飯莊的生意，客房全部在後進。

這時候正當晚膳時分，已經上了有七八成的座，徐不凡主僕入門後，便被小二領到角落的一副座頭上。

點好了吃喝的東西，徐不凡目光如炬，四下掃視，發現左前方不遠處，就有一個五十餘歲的走方郎中，藥箱擱在脚邊，上面還插着一方布招，正在嘖嘖有聲的品味大同有名的燒刀子。

右邊，有一個身穿八卦衣，手搖串鈴的老者，自稱「鐵口直斷死生，能知過去未來」，不停的沿桌兜攬生意。

石娘娘小聲說道：「主人，我與天木過去跟他們搭訕，如何。」

徐不凡道：「不要，咱們先觀察一會兒，再作計較，你們快坐下來，幹嘛老是站着。」

高天木道：「有人在，我們……」

「甚麼你們我們，我叫你們坐下來就坐下來，再這麼彆彆扭扭的，乾脆咱們各走各的好了。」

見徐不凡動了氣了，石娘娘、高天木那還敢再堅持，挨肩坐在主人的對面。

菜端來了，徐不凡趁機問小二：「住在貴店的客旅，都在此地用膳？」

小二道：「後面不開伙，都在前面吃。」

「我可不可以請教，那位郎中與相士，是否住在貴店？」

店小二的眼最尖，手最短，一見徐不凡要打聽事情，哼哼哈哈的根本不搭話兒，徐不凡塞給他三錢碎銀子，馬上滿臉堆笑的道：「是是，這兩位都是本店的住客。」

「甚麼時候住進來的？」

「大概是昨天吧。」

隨着一陣蹦蹦鼓鼓的聲音，外面走進一個貨郎來，放下挑子、手鼓，叫了幾樣菜食，找了一個空位坐下來。

高天木眉頭一蹙，道：「這下可麻煩了，誰敢說這貨郎不是我們要找的人。」

客人越來越多，此刻已達九成，徐不凡主僕正自吃喝間，門外突然傳來一陣急促馬蹄聲，馬鳴如嘯，衆蹄雜沓，一下子衝進來十幾條彪形大漢，一個個灰頭土臉，風塵僕僕，敢情是遠道而來的。

徐不凡不看則已，一看之下，不由暗吃一驚，十三名大漢共穿三色衣裳，兩名銅衣使者的中間，站着一位銀靴、銀褲、銀衫、銀帽、銀披風的漢子，顯然是銀衣使者無疑。餘皆一色黑衣，分站左右。

店家以爲生意上門了，趨前迎迓道：「諸位爺們是打尖？還是住店？」

銀衣使者雙目炯炯有神，答非所問的道：「住在你店裡的客人，是否全在這兒？」

店家彎腰哈背的道：「正當吃飯的時候，全在這兒，全在這兒。」

銀衣使者一陣調度，派二人去後面搜查，三人守住通往外面的門，大聲呼喝道：「大家不必驚慌，繼續用餐，問到你的時候必須據實回答，倘若假言搪塞，或企圖潛逃，一概格殺！」

言畢，七八人一字排開，開始逐席搜查盤問。

王石娘道：「他們是否衝着主人來？」

徐不凡道：「我懷疑與我們的目標相同。」

「這羣傢伙好跋扈，究竟是甚麼路子？」

「這是我們目前亟須知道的事。」

高天木拋了一個眼色過來，道：「主人，朝左側的樓上看，鍾玉郎那小子也在座。」

不僅鍾玉郎在座，當徐不凡仔細察看時，發現上官巧雲就坐在他對面。

王石娘道：「這小子跑來此地做甚麼？」

徐不凡道：「有他在的地方就有麻煩，要特別注意他的一舉一動。」

「乾脆把他攆出去算了。」

「不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鍾玉郎正在注意樓下的銀衣使者等人，上官巧雲背向而坐，也沒有發現徐不凡。空氣在緊張中透着幾許沉悶，食客們的筷子也比平常慢了許多。

只聽一名銅衣使者問那貨郎道：「老頭兒，你叫甚麼？」

貨郎有重聽的毛病，銅衣使者再問一遍，他才聽清楚，道：「老漢姓金，大家都叫我老金。」

「那裡人？」

「潞安府。」

「他媽的，不對吧，你的口音不像是老西？」

「老漢小時候曾在北京當過三年學徒。」

「你來大同做甚麼？」

「做生意，賣胭脂花粉。」

「打開給我看。」

「是，是！」

老金打開貨擔子，果然是胭脂花粉。這貨擔子，一頭是一個四尺高，一尺見方的橱櫃，上面置一木匣，擺滿針線鈕扣脂粉小東西，下面則是洋傘帽子等，另一頭疊着七層小方盒，銅衣使者嫌他笨手笨脚，索性翻過來，全部倒在地上，胰子、香水、襪子、手絹等散落滿地，害得老金滿地亂爬撿東西。

銅衣使者亂翻一通，似未發現可疑之物，粗聲大氣的吼叫道：「看你乾巴巴的，手脚又不靈光，快進棺材的人了，還出來做甚麼生意？」

老金低聲下氣的道：「說出來不怕大爺您笑話，只因沒兒沒女，只好沿街叫賣。」

「來大同多久了？」

「昨天才到。」

「準備到那兒去？」

「塞外，那兒沒有貨郎，有賺頭。」

「昨夜住在那裡？」

「就是這家蓬萊居。」

「你沒有說謊吧？」

「小老兒斗膽也不敢。」

「哼，量你也不敢。」

老金總算平安過關，正在滿頭大汗的收拾東西，這一邊，走方郎中的藥箱子，也被另一名銅衣使者打翻在地，甘草芍藥，人參當歸，遍地皆是，郎中雙眼發直，却敢怒而不敢言。

相士的處境也差不多，生意做不成，還被拖到一邊去查長問短，喋喋不休。問來問去，還是那一套，弄不懂他們在找甚麼東西，或者找甚麼人。

王石娘實在憋不住了，道：「主人，這羣傢伙太囂張，我想……」

想怎麼樣還沒有說出來，一名銅衣使者已來到面前，一脚踩在高天木旁邊的板凳上，大模大樣的說道：「你們叫甚麼？從那兒來的？往那兒去？把身上的東西全部掏出來。」

徐不凡滿面肅穆，不亢不卑的道：「在我未回答閣下的問題之前，想先請教你幾句話，你們可是大同府的捕快？」

「不是！」

「是守備府的軍爺？」

「不是！」

「那麼，是化裝的錦衣衛？」

「也不是！」

徐不凡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怒不可當的道：「既非捕快，亦非軍爺，更不是錦衣衛，你們憑甚麼張牙舞爪，濫搜百姓？」

拍桌子的聲音驚動了蓬萊居所有的人，銀衣使者、銅衣使者等人皆聞聲趕到，上官巧雲也發現了徐不凡，離座走過來。

銀衣使者冷電似的眸子直盯着徐不凡，手按劍柄，吐字如刀。「你是誰？」

徐不凡反問一句。「你又是誰？」

「銀衣使者。」

「沒名沒姓？」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是那條線上的？」

「你問的太多了，還沒有答覆本使者的問題。」

「別忙，我看先要確定，你有沒有資格盤查。」

「當然有資格。」

「憑甚麼？」

「憑這個！」一名銅衣使者搶先答話，拔劍分心就刺，被王石娘伸手將劍身壓在桌面上，另一雙手向外一揮，口叱：「放肆！」一拳就將對手打了個元寶翻身。

銀衣使者知道遇上了扎手貨，向衆人使個眼色，一齊亮出傢伙，將徐不凡主僕圍起來。

上官巧雲挺身而出，往徐不凡身邊一站，道：「不要臉，你們想以多爲勝？」

銀衣使者籠着一臉寒霜，厲色喝道：「小子，你聽清楚，今天要是不將你的來龍去脈交代明白，休想活着離開蓬萊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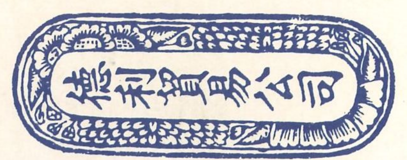
（未完・四）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 1 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右列印章，以免受騙。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德利貿易公司 啓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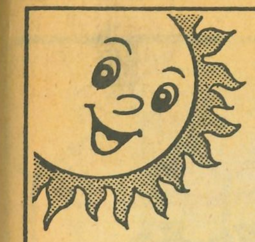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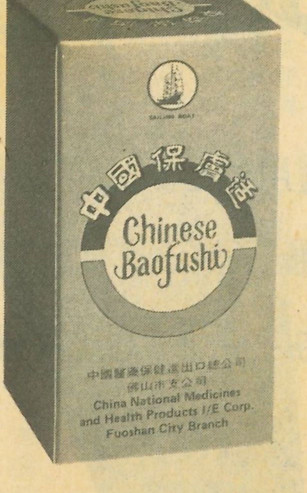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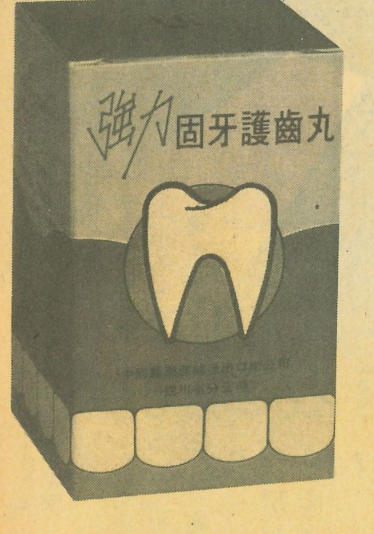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